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赤川次郎作品集



# 恋母刑警 V S 占星馆主

作者：赤川次郎

## 第 1 节 雨中的少女

雨，已经连续下了三天。

这云层还真厚，香月弓江心里想。气象报告说这场雨得下到明天中午左右。

真扫兴……。

弓江把前座的椅子尽量压低，身子躺在上面，尽量地放松自己。已经连续在车上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腰酸背痛。

仪表盘上的时钟项示着晚上十一点五十分。

早知道削才应该我去买才对，弓江望着车窗外。到底跑到哪里去买了吗！

仔细一看，刚好看见大谷正从远处的街灯下往这边跑过来。弓江急忙打开车门。

“组长！看你淋得全身都湿了！为什么不撑伞呢！”弓江打开车内的另一把伞迎了过去。

“呃，抱歉！”

说话的是警视厅搜查一课的美男子。不光是脸蛋俊俏，而且办事能力也相当好。大谷努身上穿着三件式的西装，全身淋得湿答答的。

“来，快点上车。全身都湿透了。”

“嗯……我并不是喜欢淋雨而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

坐在驾驶座上，大谷一边用手帕擦着头发上的雨水一边说道。

“话是没错，可是……”

“喏 便当。趁热吃吧！”

大谷把装便当的塑胶袋放在两个人中间。

“你的伞怎么了？”

“被偷了。”

“？”

“我买了便当，付过钱之后伸手想拿伞，结果伞竟然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店里有个可恶的家伙，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伞偷走了。”

大谷摇摇头道，“我想他一定做梦也没想到偷的竟然是搜查一课刑事组长的伞吧？”

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地然后同时笑了起来。

从这两个人对话的内容不难看出；大谷努和香月弓江不仅是长官与部下的关系，同时也是一对情人。

但是，两个人在车上吃便当绝对不是为了互吐爱意，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

“你打个电话到车上来不就行了？我给你送伞过去呀！”

“不，那怎么行！”

大谷摇摇头道，“万一那个小山泰趁着我们两个都不在车上的时候出现……。我考虑的是这一点。”

“是的。话是没错，可是……，你这个样子会感冒的。”弓江说道。

“你担心我，对不！”大谷窝心地笑着说道。

“当然呀！你是我最重要的人。”弓江深情地说道。

就这样……虽然现在正在出任务，但两个人仍利用短短的几秒钟“休息”一下，轻轻地在对方的唇上吻了一下……。

“组长。”

弓江说道，“又来了。你看！”

大谷把视线移向车窗外。

在通缉犯小山泰的情妇家附近埋伏，已经是第三天了。

大谷和弓江的座车刚好停在埋伏的那栋房子后面的神社旁。

神社建在一座小丘陵上，车子停的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段长长的石阶直通上面的神社。

这两三天来，弓江和大谷一直在雨中埋伏着，等待小山泰的出现。……

“真的耶！”

大谷点点头，“是昨天那个女孩。”

女孩手上撑的白色雨伞就像一个显目标志一样，一看就知道。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每天一到十二点，就会到神社下面来。

然后……

“今天晚上也一样。”弓江说道。

“好像开始了。”

那位少女手上提着塑胶袋，一走进树荫下便收起雨伞靠在树干上。然后，打开袋口……第一个晚上，大谷和弓江简直看得目瞪口呆心因为少女竟然脱起衣服来了。

脱掉毛衣和裙子之后，便在内衣外罩着一件类似白色浴袍的东西，裸着脚往雨中走去。

当然，不一会儿工夫少女便已全身湿透，但她却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双手合掌在胸前做祈祷的手势，往长长的石阶走去。

“真是令人吃惊。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大谷说道。

“竟然没有感冒！”

弓江发表了很实在的感言。

“她这样子来来回回地在石阶上走了三十次哪。体力也真是惊人。”

神社的位置相当高，一般人只要来回走个两三趟儿已上气不接下气。不管少女是为了什么的这么做，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的确非常认真地做这件事。

“好像是在求神。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还会做这种事吗？”

“这个嘛……。总之，不太寻常。”

“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小山泰，只好不管她罗。来，我们吃便当吧。”

“嗯……”

弓江从塑胶袋中取出便当，又朝窗外瞄了一眼“呀！”

弓江跳了起来。“呵……”

“妈咪！”

大谷的母亲正从车窗外朝车内窥视。

“我听说你在这里出任务，所以就给你做了便当。”

大谷的母亲一坐进车后座，便打开包袱，拿出便当。

“妈咪……。我们现在正是监视得最紧的时刻耶！”

大谷努伤脑筋地说道。

“所以啊，你怎么可以吃那种便当呢？不但营养不均衡，而且油炸食物的油也对身体不好！

这种重要时刻更要注意饮食。”

大谷的母亲理直气壮地说道。

大谷本来就拿自己的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虽然头发有点斑白，但是却精力充沛，只要是为了心肝宝贝的独生子“小努”，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大谷虽然也常说这说那地请求母亲不要这么做，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比“妈咪亲手做的便当”更好吃。托大谷的福，弓江只好把大谷买来的两个便当全都吃了。

“不过，你们这种做事情的方式恐怕也有问题吧？”大谷的母亲说道。

“妈咪，再怎么说明我们都不可能在埋伏的时候把餐厅带来呀！”

“我说的不只是便当的事。在这么狭窄的车子里，孤男寡女的，多么不自然啊！”

大谷努的母亲不以为然地说道。

弓江虽然有点生气，但早已习惯了。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伯母，组长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

“那当然。小努是个优秀的警官呀；只不过，有时候也有女孩子在积极勾引他”

“妈咪”

“我又没说是弓江小姐，我只是一般而言。”

虽然大谷努的母亲这么说，但很明显的，箭头指的就是香月。

“伯母，这是奉课长的命令行事的，如果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麻烦您向课长申诉。”

“哎哟！我去讲没关系吗？如果你不跟小努一组的话，不会寂寞吗？”

两个人的言谈之间充满了火药味。

危险危险！弓江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赌气地说一句“才不会咧”，那正中是大谷努母亲的圈套。但是，如果承认“会寂寞”的话，那她必定会到课长那里去告状说她“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上”。考虑过各种可能的后果之后，弓江暂且敷衍了一句：

“组长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有能力的部下。”

“妈咪，能不能给我一杯茶喝？”

大谷插嘴道，试着转换话题。

“好，好。”

大谷的母亲连保温瓶都带来了。

“谢谢。还是喝口茶最能让身体暖和起来。”

“小努！”

大谷的母亲突然大喊道。

怎么说三个人挤在这部狭窄的车子里，突然听到这一声具有震破车窗的威力的叫声，也无怪乎香月和大谷差点跳起来。

“怎，怎么啦？妈咪？”

“怎么啦？看你身上湿成这个样子！”

“没关系啦！已经乾多了。有任务在身的时候这也是没办法的。”

“赶快换一下衣服，这样会感冒的。”

“我又没准备。”

“我给你带来了。”

大谷的母亲在袋子里翻了一下，说：“我看外面在下雨，就给你带来了，以免到时候要换穿找不到衣服。真是太好了！我的预感真准。”

大谷努的母亲就像变魔术般地从袋子里掏出了上衣，长裤，白衬衫，领带……。一旁的大谷努看得目瞪口呆……。

“妈咪，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大谷努之所以会如此难为情是因为座位上还摆着汗衫和内裤。

“干嘛！换件新的内衣感觉不是清爽多吗？逮捕犯人的时候也带劲儿多呀！”

“这种东西，您叫我在哪里换嘛？”

“哎呀，在这里换不就得了？在妈咪面前存什么好难为情的？我连你的尿片都换过的呀！”

“我到外面去。”

香月把吃过的便当盒放进塑胶袋里，说：“我顺便把这个拿去丢掉。”

“好呀，你慢走啊！”大谷的母亲咧着嘴笑道。

撑着伞，走在雨中的香月弓江往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垃圾桶走去。

在车里换内裤这种事挺稀奇的。至于到底需要步少时间，弓江也无从测起。

雨，依然不停地下着。以秋天来说，实在是冷了点。

弓江走到树荫下，叹了一口气。

弓江想起那位少女正好也把雨伞和放衣服的袋子放在树下。看了一下身旁的袋子，树梢的雨滴正“剥，剥”地掉落在袋子上。弓江把袋子移开了一点。

那个女孩远在祈祷吗？

弓江往石阶看了一眼，那位少女正好从石阶上下来。当然，衣服湿淋淋地贴在身上，而弓江虽然离少女相当远，但仍可看出少女的手脚以及脸庞都极为苍白。

下了石阶之后，少女一直双手合掌她做祈祷状，口中念念有辞，然后又开始走上石阶。

以时间来计算的话，少女这样来来回回地爬上爬下大概已经有三十趟了吧。看她的外表根本不像是个身体很强健的女孩，大概是凭一股毅力吧！

弓江往车子的方向瞄了一眼，心想，再等一会儿吧！大谷的母亲一定连她那“宝贝的小努”

的头发也用毛巾擦得连一滴水都不留吧！

偶尔弓江也会对这份感情感到疲惫，但是，一看到大谷努的母亲，心中反而会涌起一股斗志。以这一点来说，大谷努母亲的存在反而弥足珍贵。

虽然如此，但是，和大谷的母亲之间的“冷战”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正当弓江想得入神的时候，刚才那个少女又从石阶上下来了。到达地面之后，一直闭着眼睛，好像在祈祷什么似的，然后……。

弓江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少女突然浑身无力地昏倒在地

上。

弓江跑过去抱起少女。

身体冰冷得吓人。

“得叫救护车才行！”

弓江说道。就在这时候少女张开嘴巴，喃喃说道；“ 原谅我。”

“ ！”

“原谅我……建介……”

弓江的视线忽然被少女的左手吸引住。

少女的左手掌上大概是用油墨笔写的吧，写着“建介”两个字。

打开少女的右掌，弓江吓了一跳。右掌上只有一个字“咒”。

## 第2节 采病的客人

“累惨了……！”

大谷在短短的十分钟内已经连打了四个哈欠。

“ 睡一下吧，实在撑不下去了。”

弓江说道，“反正监视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天早就亮了，就快中午了。

通缉中的小山泰已经被人看见在大阪出现。于是两个人便暂时停止监视的工作，到一家小餐厅喝咖啡，稍作休息。

“你也累了吧？”

大谷说道，“昨晚为了那女孩住院的事又忙了一晚上。”

“不过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年轻人反而更迷信呢！”

“可是，这种时代竟然还有“下咒”这种事……。而且在大雨中连续祈祷了三天。”

弓江把昏倒的少女送到医院住院后，由于不放心便打电话到医院询问少女的情况。

院方表示少女除了发高烧，引起肺炎外，体力还算好，不用担心。

“你妈还在等你呢！”

被弓江这一说，大谷有点难为情地说：

“实在伤脑筋，她老是把我也当作三岁小孩。”

“对父母而言，孩子永远是孩子。”

弓江边说，眼睛边看餐店角落的电规。

“建介”这个名字映入眼帘，弓江心里抽了一下。

和昨晚那个少女手上写的名字一样。

“建介，猝死！” 电视萤幕上满满地打出这四个字。

“偶像歌星，最近正在走红当中的田崎建介，二十一岁，昨天晚上突然在六本木的迪斯可舞厅昏厥，被送医急救后不久即告死亡。”

死亡！ 弓江镇目结舌地盯着电视。

“怎么啦！”

大谷一头雾水地看着弓江。

“你看……电视……！”

弓江定定地看着电视。

根据电视上女播音员相当夸张且富戏剧效果的报导：偶像歌星田崎建介

“弓江连听都没听过”昨晚两点左有在六本木的迪斯可舞厅跳舞时突然昏倒。

虽然立即被送往医院，但由于急性心脏病发，急救无效而终告死亡。

凌晨两点左右。

“建介。好像是昨晚那女孩……”大谷说道。

“没错，手上写着“建介”，完全一样的两个字。”

“原来如此。可是”

“凌晨两点，那女孩昏倒的时候也是凌晨两点左右啊！”弓江说道。

“这个嘛，难道”

“当然，我还没考虑到这一点。都已经什么时代了，哪有下咒这种荒谬的事嘛！”

“是嘛。只是碰巧啦！”

大谷说道。

弓江点点头。当然，大概只是偶然碰巧吧！但是，弓江介意的是那种年龄的少女怎么会想到“下咒”这种事呢？

“那，我们先回去一下好了。”

大谷伸伸懒腰道，“你也得好好休息一下。”

“好的。”弓江点点头道。

但是，由于在车内有盹了一下，所以弓江并不困，而且本身就是心里一有事，便精神百倍地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的个性。

电视上以特写镜头拍摄田崎建介的女歌迷们在哭泣的镜头。弓江移开了视线……。

“我女儿叫做仓林良子。”那位母亲说道。

弓江记下这个名字，继续问道：

“良子是吧。伯母，您什么时候到医院来的？”

“刚刚才到。今天早上一起床便发现良子不见了，惊慌之间便到处找她。”

母亲面色苍白地说道，“结果，没想到却接到医院的通知。是良子醒过来之后，才说出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这样啊！”

弓江把良子的母亲请到医院的咖啡厅，问了一些事情。

“家里只有我和良子两个人，由于我外出工，因此晚上回家的时间比较晚……”

仓林文代是这位母亲的名字。

“你知道良子在做什么吗？”

弓江问道。仓林文代困惑地答道：

“不知道……。她一直在发高烧，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她到底在雨中做什么呢？”

“事实上”

弓江把仓林良子之所以会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来龙去脉告诉仓林文代。

“连续三天？”文代眼睛瞪得圆鼓鼓地。

“在那么寒冷的下雨天，连续三天在石阶上上下下的，不得肺炎才怪！”

“怎么会这样……。可是，她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文代讶异地说道。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线索？”

“这……。良子已经十七岁了。个人的事一向不跟我讲。”

“良子会不会很迷算命之类的事？”

“算命！”

“有没有看过这类的书或杂志？”

“这……。吃饭的时候倒是跟我提过哪种星座出生的人具有哪种个性之类的。”

弓江点點頭。接着又问：

“良子小姐是田崎建介的歌迷吗？”

仓林文代的脸上浮现出有点痛苦的表情，说：

“嗯。以前的确是他的忠实歌迷，而且是早在他出名之前。”

看来文代似乎不知道建介已经死亡一事。

文代想了一下，接着又说：

“大概是 一年以前吧，建介的车子在我家附近熄火了，三更半夜的，又叫不到计程车，正在伤脑筋的时候我刚好开车经过。建介和他的经纪人一直拜托我，说如果没有赶上的话，录影就会被取消。这些话良子也听见了，便要我送他们一程……。后来总算赶上了。”

“这种事不多见耶！”

“后来建介和经纪人还特地带了礼物到我家来道谢。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

良子也大方地向自己的朋友推介建介的唱片，替他宣传，谁知道

不用问也知道仓林文代想说的是什麼。

“出名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就这么回事？”

“是的。 现在只要在电视上看到那个人就感到很不愉快而立刻转台。不过，你为什么突然问起建介的事？”

母亲虽然感到不愉快，但是女儿又怎么样呢？也许只是超越了歌迷的界线。

弓江决定暂时隐瞒良子左手上写着“建介”两个字，以及昏倒时口中喃喃念着“原谅我……

建介”这件事。

“没什么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连。只是刚才电视上报导有关田崎建介的事，让我想起他的年纪大概跟良子小姐差不多吧，就顺便问了一下。”

弓江牵强地解释着。

“田崎建介怎么了？”

“昨晚心脏病发作，死了。”

隔了半晌。

“哦，这样啊！”

仓林文代毫不意外的表情。

“反正他的私生活非常不正常，不是吗？”

“好像是。听说他是深夜在迪斯可舞厅昏倒的。”

“很像他的生活方式。”

一点同情的意味都没有。“你是刑警吧！有关我女儿的事，你是不是……”

“啊，不，不是的。”

弓江傲笑道，“只是碰巧在出任务的时候发现良子小姐倒在地上，很想

知道当时她是在做什么。”

“这样啊。可是，如果不是你送她到医院，而倒在那里到第二天早上的话，也许早就没命了。医生刚刚还这么告诉我呢。真的非常感谢你。”

文代郑重地低头向弓江道谢。弓江有点不好意思。

回到走廊上。

“如果良子小姐已经醒了，我能不能跟她谈一下？”弓江说道。

“好的。你别这么客气。刚刚还睡得迷迷糊糊的。”

打开病房门，仓林文代吃惊地望着里面，然后张口结舌地问道：

“你，你是谁？”

两人房的一张床上躺着仓林良子，床边有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背对着床站着。

听到文代的声音，那男人缓缓回过头。

第一眼看到那男人，弓江便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大概是外国人吧。头发跟眼睛虽然都是黑色的，但轮廓却非常深，肤色微黑。浓眉下黑而深邃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弓江和文代。

黑西装，黑长裤，领子上打着蝴蝶领结。以一个采望病人的客人来讲，这身打扮实在有点突兀。弓江联想到魔术师之类的人。

“您是仓林小姐的母亲吗？”男人问道。

“你是？”仓林文代问道。

“今媛的朋友。”

男人说道，“我到这里来看看她的情况她已经好多了。那我就放心了。”

“是……”

“那，我失陪了。”

男人礼貌地微笑了一笑，然后像一阵风似地从弓江身旁擦身而过。

弓江突然闻到一股奇特的味道。好像是线香之类的味道。

“妈妈！”

有个声音喊道。

“良子！”

文代赶到病床房，“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嗯……轻松多了。”

的确，良子的脸上已经恢复了红晕，眼神也光采多了。

弓江虽然有点犹豫，但出了病房之后，仍然决定找一下刚才那个男人。

弓江发现那男人正悠哉地走在前面走廊的尽头。脚程真快！

“对不起！”

好不容易终于追上去，弓江喊道。

“找我有事吗？”

那男人还是跟刚才一样，以颇具戏削效果的语调问道。

“抱歉，能不能请教您尊姓大名？”

弓江报上自己的身分之后客气地问道。

“哎呀呀……你是刑警呀！”

说着，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名片，说：“这是我的名片。”

名片上印着“幸福之馆·馆主，沙奇·岩”

“幸福之馆？”

“是的，就是做当今最流行的占星以及白魔术的地方。”

沙奇、岩当然不可能是本名。

“仓林良子是贵馆的客人吗？”

“没错。”

男人说道，“不过，这是一种类似“心理辅导”的服务，因此洽谈的内容无法向你报告。”

“我知道。”

弓江无权逼问对方不愿透露的事。

“本馆绝对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场所。”

那位名叫沙奇的男人说道，“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你到本馆来。”

“谢谢你的邀请。”

弓江说道，“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

“什么事？”

“你怎么知道仓林小姐在这家医院住院！”弓江问道。

沙奇有点促狭地笑了一下，说：

“那就是我之所以成为占星师的地方呀！ 我是很想这么说啦，但其实是医院打电话通知我的。”

“医院？”

“因为良子小姐的皮包里有我的名片。”

沙奇·岩说完之后又微笑了一下，然后对弓江说：“那么，香月小姐，我们后会有期了。”

弓江目视那男人的背影，然后折回仓林良子的病房。

“噢，你可以起床了？”

弓江看到仓林良子坐在床上，吓了一跳。

“烧已经退了。”

仓林良子瞠目结舌地说道，“刚刚明明还烧得很厉害的。”

“那位大师别刚用手摸过我。”

良子说道，“烧很快就退下来了。”

“大师？ 你指的是刚刚那个人？叫做沙奇什么的……”

“是的。他是一个法力无边的人。他很了解我的情形，无论任何问题，他都会为我解决。”

“良子……”

“妈妈，您不用担心。我并不是加入什么奇怪的新兴宗教，只是拜托他帮我卜卦而已。”

“良子小姐。”

弓江说道，“你知道田崎建介猝死的事吗？”

良子连眉毛都不动一下，说道：

“嗯，我知道。 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 第3节 领带

“对不起。”

弓江打招呼道，“请问你是水井绿美小姐吗？”

“是……”

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那个女孩茫然地应道，“你是谁？我的歌迷吗？”很遗憾，弓江连水井绿美是个艺人都不知道。

弓江是看到她呆呆地坐在电视台的员工专用餐厅里，猜想大概是干这一行的吧。否则只会当她是“奇装异服”的女人。

据弓江打听到的，她应该只有十九岁。但是，大概是浓妆艳抹的打扮和不健康的生活吧，使得她的肌肤显得非常粗糙，要不然，就是她谎报年龄。

“我想请教几个有关田崎建介的问题。”

弓江拉过一把椅子，在水井绿美的旁边坐下来。

“啊……建介的事啊！要照相吗？”

“照你！不，我想没有必要。”

“这样啊……。如果要照相，那我得先点个眼药水。报导的时候要记得说我眼眶湿润哦！”

水井绿美滔滔不绝地说着。

弓江差一点没笑出来。

“我是警察。”弓江不疾不徐地说道。

水井绿美不知为什么突然慌乱起来，急急说道：

“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说完，又作贼心虚地把眼光移开。弓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水井绿美不是吸大麻，就是海洛因。所以弓江表明自己的身分时，以为是来取缔她的，才吓得方寸大乱。

弓江暂时先不管这件事，哭笑不得地对绿美说：

“我正在调查田崎建介的死因。你不是正在跟他交往吗？”

“呃……是啊，可以这么说。”

水井绿美做作的样子真是令人忍俊不住，“呃，但是，你们报上是不是会说我是建介的“女朋友XXX”呀？”

“那我就知道了。刑警只负责写报告，不负责采访报导。”

“哎唷，原来是这样啊！”

好一个没有大脑的女人。

“田崎建介以前有没有过心脏病发作的纪录？”

“没有过。可是好像不怎么挺得住的样子，两下就喘得要命。他是那种“短距离决战型”

的人。”

“他是个赛跑的人吗？”

“讨厌，不是啦！”

绿美暧昧地笑着说道，“我说的是他的床上功夫，你懂了吗？”

弓江乾咳了两声说：

“他在心脏病发作以前有没有感到不适？”

“没有啊。只是喝酒喝得很厉害，也许生活有点不正常吧？”

“这样啊……。你认识一个叫仓林良子的女孩子吗？”弓江问道。

水井绿美想了一下，说：

“我最不能用脑子。一用脑子马上疼得要命。”

弓江很了解像她这样的女人不适合用脑子。

“良子吗……。我想起来了。姓仓什么的，我不记得了，但我听过“良子”这个名字。”

“是不是听田崎建介谈起的！”

“嗯 没错。他说良子缠着他不放，很伤脑筋。他说女人只要被他抱

上一回，就晕头转向的，自以为是他的女朋友，真受不了！”

抱一次……。如果他指的是良子良子被田崎建介“玩弄”了。弓江很能体会良子憎恨田崎的心情。

“，为什么刑警要调查这种事呢？”水井绿美问道。

“嗯，只是问一下。”

弓江避重就轻地说道，“田崎建介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举动？”

“这个嘛……。变得有点吝啬。任何人只要当上明星，都会变得很吝啬。真的！”

““哦。”

“竟然为了一条领带搞得鸡飞狗跳的。呃，他确实很珍惜那条领带，可是又没凭没据的，竟然问我是不是我拿走的。当时我气疯了，就给他哇哇大哭一场，结果他就请我吃了一顿法国餐。”

绿美掩着嘴“呼呼呼”地笑了起来。接着又说，“我最擅长的就是大哭大闹了。要不要我表演一下？”

“不用了！”

弓江忙着拒绝，“你说的领带是指？”

“大概是十天前吧！他说他的领带放在乐器室里被偷了，搞得大家乌烟瘴气的。”

“很贵吗？”

“不便宜是真的啦，但主要是上面有某位明星的签名好像是他硬叫人家签的，可是却到处炫耀。花色俗气得要命，可是他却非常中意。”

“那条领带最后还是没找到吗？”

“嗯。如果找到了，可不可以给我？”

“这个嘛……。为什么？”

“我是那个人的女朋友耶。可是他却什么也不肯给我。他死了，只来了一个电视台的播报人员来访问我，啊，对了，还有一名刑警。”

绿美耸耸肩道，“不过，电视台最近正忙着筹备建介的追悼节目。我得赶快向制作人自我推荐才行。”

绿美好像是在庆祝情人的死亡一样。虽然这世界已变得这么不容易讨生活，但弓江仍然感到有点受不了。

“谢谢你。”

弓江站起来准备离去，“咖啡我请你。”

“谢啦！没想到竟然也有长得这么可爱的女刑警。喂，你的身材挺匀称的。想不想在深夜的成人电影里脱一下呀！就说是“喷火现职女刑警”什么的，一定会大受欢迎。”

“我敬谢不敏。”

弓江实在不知道这个绿美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惊人之言，便早早起身离去……。

“你说什么？”

听弓江说完，大谷的母亲皱着眉头说道。

“符咒？”

“妈咪，我已经吃得肚子快胀破了。”

大谷抚着肚皮说道，“再不停止的话，等一下万一发生什么状况，就会跑不动的。”

地点是大谷努的家。大谷一直睡到中午过后才起来，精神非常好。

“这样啊？那，晚餐也得乖乖吃哦。你要回来吃吗？”

“还不知道。我们得追查小山泰的行踪。”

大谷说道。“虽然在大阪出现过，但也许什么时候又跑回东京来。

小月，你整晚都没睡，不是吗？”

“弓江小姐忙着研究“符咒”，不是吗？”

大谷的母亲讽刺地说道，“我看你不适合做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刑警吧！我看你可以改行以符咒来逮捕嫌犯了。名字就叫“樱田门之母”，你看怎样？”

“说起“樱田门之母”这类的，依我看是非伯母莫属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大谷的母亲挑地问道。

“妈咪，小月并没有其他意思”

“小努你别打岔，我现在是在跟弓江小姐讲话。”

“我并没有……”

“你一定认为我太照顾小努，对不对！的确，也许跟其他的母亲比起来，我是有点过于保护。”

说着大谷的母亲把身子凑上前去，盯着弓江继续说道，“一般人的儿子都没有这种价值。但小努却有，你也这么认为吧？”

“嗯，当然。组长是个了不起的人。”

“那，你乾脆牺牲自己让小努建功嘛。万一你殉职了，我一定会为你举行葬礼的。”

“妈咪！”

大谷瞪着母亲，“可是，小月并不是真心……刚刚说什么来着！”

“是沙奇、岩的事吗？”

“是的。你怀疑会不会是那个叫沙奇的家伙在田崎建介身上下咒使他暴毙的，是不是？”

“我当然不相信这种怪力乱神的事。”

弓江说着，喝了一口茶，“我担心的是仓林良子相信这件事。”

“但是，符咒又不构成犯法。”

“是啊……。不过，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到底是谁偷走了田崎建介珍藏的那条领带！”

“领带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连吗？”

“一般要对某人下咒的时候，一定会拿对方身上穿戴的东西，或者对方很珍贵的东西为对象。”

“啊？弓江小姐，”

大谷的母亲说道，“你是不是偷了我珍藏的面纸？我今天一看，竟然不见了。”

“小月偷那种东西干嘛呀？”

大谷叹了一口气，“是我擦鼻子用掉了。”

“小努？你感冒了吗？要不要住院？”

“妈咪……”

弓江赶忙插入这对母子的对话：

“组长当然啦，我也认为田崎建介心脏病发作是一个偶发事件。可是，我总觉得那个叫沙奇、岩的男人有点怪怪的。所以才想调查一下他的底

细。”

“那倒没什么关系啦……。你的意思是他不是一般的巫师？”

“我也不清楚，只是……！”

说着，弓江打开皮包，说，“我来这里之前到过仓林良子去的那家神社看了一下。爬上石阶，在神社的内院绕了一圈，里面种了很多树，我在一棵不太显眼的树后面发现了这个。”

弓江皮包里放的是一条领带。

“被撕破了嘛！”

领带被某种利刃直直地割破。虽然经过雨水的冲刷领带早已褪色脏污，但仍可以看得出上面有签名的痕迹。

“这条领带被钉子钉在树干上。弓江说道。

“真令人头皮发麻。”

大谷点顶道，“如果那个叫沙奇、岩的家伙不是一个单纯的巫师，那人的确是个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就试试看吧？”

“是。”

弓江微笑道，“我就相信组长一定会支持我的。”

大谷的母亲拿着领带端详了半天，然后还给弓江，说；“弓江小姐，你能不能把领巾借我一下？”

天知道大谷的母亲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 第4节 要来的传单

好想逃出来。

事实上心里是这么想的。因为心里很清楚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可是……即使心里这么想，但总有那么一丝丝不甘心，也许……。哪怕只是像一条蜘蛛丝般渺茫的希望，也会紧抓住不放。这就是恋爱中的人。

反正，很想找个较不显眼的地方待着，等他下来。至少有五、六个女性看到江藤俱子，而且其中有几个人知道俱子的事情。大厅宽敞无比，实在找不到地方藏身。

由于宴会席的门敞开着，因此不时听到里面的人致词时透过麦克风之后就像是怪物吼叫的声音。

俱子非常清楚里面的情形。一年前的这时候自己也像那些女孩子一样，站在签到的地方。

在宴会开始之前逐一检视会场里的东西是不是齐全。俱子年纪虽然轻，但个性相当严谨，非常适合这种工作。宴会结束的第二天受到董事长和处长极度的赞许。

“呀，餐点和饮料都很好吃。”董事长赞许地说道。

没有实际做做看，就无法体会宴会的筹备工作有多累人。今天晚上的宴会是否也进行得很顺利呢？餐点够不够；饮料充不充分！专为年纪大的人准备的座椅有多少张！……。

这些问题是不是事前就跟饭店方面联络好了！

算了！这些事早就与自己无关了。俱子不禁失笑。就算自己有多操心，公司也不可能发薪水给自己。

背对着会场站着的俱子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的那一瞬间胸口一阵悸动。

终于来找我了，终于……

可是，当俱子回头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僵住了。

身后站的不是他，而是秘书武田。

武田是一个二十七，八岁，企图心很强的年轻人。

“嗨，江藤小姐。”

武田笑咪咪地打招呼道，“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讨厌！俱子心里喊道。

“谢谢你的关心还不错。”

俱子说道，“是山仲处长要我来的。”

“我知道。”

武田点点头道，“我有点话想找你谈”

说着，武田一把抱住俱子的肩膀，往离开会场的方向走去。

“武田先生”

“俱子小姐，你听我说，我们彼此都很了解，不是吗？我也知道你和山仲处长之间的事。但是，男女之间是没有永久的。”

“放手！”

俱子只脚抵住地面，挣扎着，“你再不放手，我要叫了哦。”

“好好好。只要好答应不惹麻烦，我就放手。”

“你说什么？”

俱子挣脱武田的双手，直楞楞地盯着武田问道：“麻烦！如果我有心想找麻烦的话，早就闯进会场了。”

“这我知道。但是，处长并不在乎你哟！”

“太好了。”

俱子忍住满腔的怒火，“你搞清楚，并不是我愿意来这里的耶，是他要我到这里来，我才来的。”

“那是因为你打了好多次电话到公司，处长才要你过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打电话到他家罗！要他的老婆传话！告诉她我是她丈夫的情妇！”

“反正，山仲处长不可能半途溜出来见你。但是处长还是很在意你，所以才要我来见你。”

“谢谢你的多事。”

“处长要我把这个交给你。”

说着，武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信！”

“我没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诡异。俱子认为自己敢打赌一百万武田绝对偷看过信封里的东西。

“然后呢？”

俱子接过信封问道，“其他还有没有交代什么话！”

“处长要我转达“很抱歉，实在抽不出时间。接过这封信之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武田说道。然后小声地说了一句“失陪了”，便快步走向会场。

签到处的女孩子正窃窃私语得起劲，大概是在谈论俱子的事吧。也许是在告诉那些不知道俱子的事的新进人员吧！

俱子慢慢她走出来。走到饭店门口之前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打开信封大概是要求分手的信吧。

不像个有担当的男人。就算要分手，也该当面说清楚呀！干嘛叫武田那样的男人……

停住脚步。俱子愣愣地看着从信封里拿出来东西，并且无意识地采索着信封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

但是，信封里空空如也。

俱子呆呆地望着手上的支票。

金额：二百万日币。山仲“分手的话”，就只有这个吗？

俱子的心冻住了。

俱子用力地把支票撕破。但放弃了把它撕得粉碎的念头。在可以辨认的前提下把支票撕成碎片，然后丢在大店的走廊上。

参加过宴会后准备回家的客人看到地上的支票一定觉得很奇怪。而山仲也许也会注意到。

俱子几乎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走出饭店。一股冰冷的火焰在俱子心底燃烧着。

俱子是如何走到车站的？

“人类的酒能真是厉害。”俱子喃喃自语道。

不知不觉地搭上平常搭的电车，然后又在平常下车的车站下车。只是，那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

大概是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走了很久的缘故吧！晚上十点多。已经没有公车可以回住的地方了。

一想到要独自走上二十分钟的夜路，心里就觉得好烦，但是也许这样反倒好吧！俱子希望自己能有多一点时间好让自己恨那个山仲，哪怕只是几分钟……。

俱子以前在山仲忠志的下面工作。山仲是个年纪轻轻便当上处长的青年才俊型的人，对甫出女子大学校门，步入社会的俱子来说，正是最理想的“恋爱对象”。

不靠父母的经济支援，自力更生的心情让俱子凡事放得很开。

俱子没多久便跟山仲发生肉体上的关系。但是俱子却怀孕了。

跟山仲之间的事被同事发现而无法在公司待下去，俱子便辞去工作，过了几个月被山仲“包围”的幸福日子。但是，要跟使君有妇的山仲结婚却是遥遥无期的。

痛苦，烦恼，这一连串的压力致使俱子流产。而山仲却很明显地流露出松了口气的神色。

仔细想来从月台走下阶梯，俱子一边通过剪票口一边想到其实那时候山仲已经在盘算着准备堆开自己了。

自己却一直没有发觉这一点。或者应该说是自己故意装作不知道。

如果山仲向自己明白表示“我们分手吧”的话，俱子大概会默默地消失吧。可是他竟然用钱！是保密费吗？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

满腔的忿愤令俱子的身子不住地打颤。

“请！”

车站前一个散发传单的人说了一声。俱子这才突然回过神来反射性地接过传单。

走在夜晚的路上，传单迎着风在手上飘呀飘地。俱子想把它丢掉，可是却找不到垃圾桶。

在街灯的照明下，俱子瞄了一下传单上的标题，上面用偌大的字写着“幸福之馆”。

“来的真不是时候。”

俱子苦笑道，“对一个最不幸的人来说。”

“占星，星座。情人合婚八字。其他，青春的烦恼，为您解答任何烦恼”  
烦恼。 恋爱的烦恼……要是真能用算命的方式解决的话……。

俱子用力把手中的广告单捏成一团：但是 。广告单背面的文字不经意地映入眼廉。

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好像有瞥到上面有“咒”的字眼。

停下脚步，摊开广告单，翻过背面一看，俱子怀疑自己的眼睛。

跃入眼廉。

“占星之馆 您所憎恨的人，想置之于死地的人。不消您亲自下手便可将害惨您的人置之于死地……”

这怎么可能？为什么这种广告单会？……

“占星之馆”这几个字俱子回头看看火车站的方向，还看得到火车站前的情景。但是，刚刚那个发广告单给自己的男孩却早已不见踪影了。

俱子把广告单上的文字重读了一遍。

“不消自己动手，便可将害惨您的人置之于死地……”

“笨蛋！”

俱子喃喃说道，“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罢了。难不成还拿支铁钉钉在稻草人身上吗？骗三岁小孩我看还差不多！”

可是 俱子并没有丢掉那张广告单，抚平之后摺成小片放进皮包。

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对！不能把纸屑乱丢在路上呀！所以才想把它带回家去丢进垃圾桶的，如此而已呀！

俱子打起精神堪缀往前走。

夜风寒冷彻骨，就像是催促着俱子快回家般地不断从背后袭来。

“ 喏，你看！”女人说道。

“什么啦！”

一肚子不高兴的男人绷着脸说道，“没什么嘛！”

不管“他和她”，或者“她与他”叫什么名字，总之，他们只是两个目击者。

今晚，这两个人到宾馆幽会。

三个月前就约好的事。男人努力打工，为的只是赚取今晚幽会所需的费用。

幽会之后，两个人去吃饭，然后到迪斯可舞厅跳舞。但是，女人最后还是提出分手的要求。

“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关系。”

对于男人的呕气，还是有一丝丝值得同情的地方。

“喏，你看嘛！”

女人停下脚步，推推男人的手肘。

“什么啦！”

“你看嘛，那边！”

男人鼓着活像吹了气的河豚般的脸往女人指的方向看去。

“咦……。那个人在干什么？”

那是一栋施工中的大楼。照明灯从下面往上照，灯光下的钢骨结构就像人的骨骼一样。

而就在大楼的极高处 大概有十楼高吧，有一个男人站在上面。

而且并不光是站在上面而已。而是站在细长的板子上，身体还作跳跃前的准备动作似的，双手向外张开，背脊挺得笔直。

细长的板子就像是跳板一样。只是，下面并没有游泳池。

“那个男人 穿着西装吗？”

眼睛不好却偏偏不戴眼镜的女人问道。

“啊……好像不是在工作耶 ”

男人的话中斯了。

那个男人往板子的前方 换句话说，就是突出在空中的方向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板子没几公尺，两三步便走到尽头。男人就像是空中早已架好一座看不见的板子似地往前踏出去 重力原理，男人笔直地往下掉了下来。

一瞬间，只听到“咚”地一声，幸好男人坠落的地方是工地的围篱内，两个人才不致看到那幕惨状。

“可是 那个人，掉下来了耶！”

女人一副不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是一件事实的表情。

“嗯 掉下来了。”

“死了吗？”

“大概吧。”

男人坠楼的地方离地面约有十层楼高，怎么想都不可能活命的。

“怎么办？”女人问道。

“这……怎么办呢？”

男人也不知所措。下决定的反而是女人。

“我们快去报警吧！唔？这是市民的义务哟！”

“市民的义务吗？…… ”

女人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男人的心。

果然不错，她实在是位迷人的女性！

真是一对单纯的情侣……。

## 第5节 稳重的自杀

“坠楼死亡？”

大谷问道，“会不会是意外事件？”

“这一点很不寻常。”弓江说道。

“怎么说？”

“在一对情侣刚好经过现场，目击了这一切。当他们住上看的时候，死者正在板子上“什么上！”

“在一片突出的木板上，工程用的踏板上。”

“差不多有多高？”

“大约十楼左右。我上去查过了，上面有死者的脚印。”

“这么说，死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坠楼罗？会不会是有人推他？”

“不。据目击者说，四周并没有其他的人影。”

天已经亮了。

一大早大谷便接到命令赶往现场。

“这么说，死者是自杀的罗？”

大谷点点头道，“看来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

“可是，组长……”

“什么？”

“没 没什么。”

据目击女证人的话有些地方令弓江感到有点狐疑。

“大步大步地往前走，好像浑然不知道自己正站在十层楼高的木板上。毫不犹豫地向前走 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自杀法吧？可是……。”

“死者身上有没有遗书或身分证件？”

“我们正要查。想等组长来看过之后再进一步的调查。”说着，弓江掀开盖在死者身上的布块。并没有大出血的现象，但全身遭受强大的撞击，当场死亡。

“好棒的西装。”

大谷说道，“订做的吧？”

“跟组长的同一个牌子的呢？”

“我的是母亲大人订做的。”

大谷说道，“有没有身分证或驾照？”

弓江搜搜死者上衣的暗袋，接着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您看这个！组长。”

弓江放在手怕上的是一把二二口径的手枪……。

“手枪！看起来不像是帮派份子呀！”大谷说道。

弓江从死者的口袋中掏出名片。

“死者身上有名片。叫做“吉川一”。”

“是他本人吗？”

“是。其他各种卡上也是这个名字。 组长！”

弓江不自觉地喊道。

“怎么了？”

“你看。这个名片上的服务地点。”

名片上印着“幸福之馆事务课长”。

““幸福之馆”！你好像提起过想调查”

“是的，地址也一样。”

“哦！……。“幸福之馆”的事务课长也会自杀呀！”

大谷说道，“不过，问题是这把二二口径的手枪。你去查一下它的来源。”

“是 果然不出我所料。也许那个叫沙奇、岩的男人有什么秘密。”弓江说道。

大谷微笑道；“你的直觉真敏锐！”

“哎呀，我才比不上你妈咪呢？”

弓江说道。这时候有位警官走过来报告道：

“大谷组长，警车上有您的电话。”

“好。谁打来的！”

“呃 好像是您母亲。”

大谷乾咳了两声，说：

“这样啊我马上去。”

弓江目送着大谷的背影，喃喃说道：

“当儿子真是辛苦。”

如果我有孩子，我绝对不会如此呵护。再说，自己可能会单身地过一辈子……

想到这里，弓江耸耸肩。

“要想有个儿子”，首先必须有个“可以当父亲的男人”。

弓江暂且又把注意力移到眼前的死者身上。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吉川一。    身上穿的确实是上等的高级衬衫，鞋子也是瑞士的名牌货。

然后……

弓江蹲下来看看吉川的左手腕和右手腕。

对了，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吉川手上没戴手表。

跟自己想像中的印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弓江虽然无法想像“幸福之馆”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可是却也从未想过竟然是这种样子！

那个叫做沙奇、岩的男人所特有的神秘感，还有吉川的死。这些在在都让弓江认为它是一个秘密而且幽暗神秘的地方。

但是，事实上却    。

天气晴朗的午后。心想怎么有这么多如此年轻的女孩在这里呢？这才想起原来今天是周末。

大概是放学后便直接到这里来的吧！有些女孩子身上还穿着水兵制服，身边还带著书包。    涩谷是一个连弓江这般年轻的女子走在路上也会感到似嫌太老的“年轻人的城市”    。

而“幸福之馆”就在这人马杂沓的市中心区。而且还是坐落在一栋超大型的商业大楼里的呢！

乘着电梯上到五楼，挤在连直走都有点举步维艰的人群中，好不容易终于在卖场的一角发现一个隔成“幸福之馆”的地方。

为迎合高中女、学生而装饰得类似童话世界的入口，饰品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是这里吗？”

弓江讶异地呆立在门口，这简直就像是游乐场嘛！

可是，入口处的确贴着以粗大的字体写看“让沙奇大师的法力告诉您的未来吧？”的海报，同时近挂着一幅和沙奇一般高的版画。画中的沙奇身上披着活像吸血鬼似的长披风。

是这里没错。但是，照这种情形看来，怎么看都像是出现在少女杂志上，叫做“星星王子”

之类的地方。

算了，反正是职责所在嘛！    弓江从入口走了进去。看见对面桌子前面坐着一个穿着一套正式但嫌古板的洋装的女孩。桌子上摆着“柜台”的牌子，感觉上好像是在银行写取款条一样，桌子的两侧还设有写字台，上面摆着笔纸以及“谘商内容”的表格。有五、六个女孩正起劲地填写着。

“对不起    我想见沙奇先生。”

弓江说道。

“请按照号码排队等候。”

说话的是一个皮肤白净，令人眼睛一亮的美少女。

“在哪里等？”

“那边有一列队伍，请你排在后面。”

顺着少女手指的方向望过去，那里约有十来个少女正在排队等候见沙奇。

当然，自己并不是来算命的，只要直接出示身份证件，应该可以立刻见到沙奇，但是弓江决定跟那些少女一起排队，听听沙奇的一些事迹。

“谢谢你。”

“不客气。”少女笑着回答。

但是排队等待的队伍却不是眼前所见的五六个人而已。事实上差太多了！

队伍蜿蜒曲折，根本看不到最后。没办法，弓江只好顺着队伍找末端，一直往前走……。

队伍竟然绵延到楼梯口，然后往下延伸。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的当儿，弓江已经顺着队伍从五楼走到了四楼，然后又下到三楼。

到底排到哪里了嘛！我的妈呀！

最后终于找到队伍的末端，却已经是二楼和一楼之间的楼梯间了。

“厉害！”

弓江叹了一口气。这下子到底要等几个钟头呀……。

弓江一站到队伍后面，很快地又有五六个女孩子跟着排在自己身后。

没想到沙奇竟然是这么“出名”！

其他的女孩子大多几个人一块来，似乎视这种大排长龙的景象为理所当然地在聊天，或者轮流去买饮料，汉堡。

没办法，弓江只好觉悟今天得在这里耗上一整天。

过了约莫十分钟，前面的三位一起来的高中少女真了饮料回来，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还买了四杯。

“喏，这给你。”

说着，少女把一杯饮料拿到弓江面前，弓江吓了一跳。

“给我的吗？”

“你看起来好像很渴的样子。”

“谢谢你。多少钱？”

弓江接过冷饮。

“不用了。”

“那怎么行？”

“我跟家里要了足够的钱，包括“咨询费”在内。呃，阿姨你也是来找沙奇先生商量事情的吗？”少女问道。

弓江好不容易从惊讶的情绪中回过神来，连忙挤出一丝笑容，说：

“嗯……啊，是的。……对了，你们常来吗？”

“是啊，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

“噢。很准吗？”

“原来阿姨是第一次来的！”

“对，对呀！”。“不论我们有任何的烦恼，沙奇都会很有耐性地听我们诉苦，而且还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这一点他跟那些诡异而以敛

财为目的的算命师不一样哦！”

“哦？”

“当然啦，也有替人用符咒教人家该怎么样让心仪的对象喜欢上自己之类的。但是大部份的人只要跟沙奇先生谈过以后都会觉得心情开爽许多。”

“这样啊！那，他是个很好的人罗！”

“嗯！他很值得信赖。而且绝对会替我们保守秘密。”

在听女孩讲话的当儿，弓江渐渐觉得有一股落寞的情绪笼上心头。当然，她所谓的“烦恼”其中有一些是绝对不可以对老师或父母提及的。弓江也经历过这样的少女时代，很了解这种心情。但是，听这些少女的谈话内容可知她们压根儿就从未想过要把“老师”或“父母”当作谈心的对象。

“我说啊，我爸妈忙得要命，哪有空跟我讲话谈心嘛！”

“对啊！”

少女们异口同声地互相点头附议。

“我以前曾经把烦恼告诉前任的导师，没想到那位老师竟然在教职员会议的时候僻哩啪啦地全讲出来，害得我的朋友就此跟我绝交。”其中一位少女说道。

哎！……，也许那些当老师的，无法作“大人的判断”的人愈来愈多了吧。

队伍以比想像中快得多的速度向前推进。

因为，好像每一个报名谘商的人旁边总有五六个陪着来的人。弓江这才松了一口气。

照这种情形看来，大概不用等到半夜了。

正当弓江跟前面的“三人组”少女谈得正投机的时候，有个女人从楼梯上走下来。

弓江的眼光突然被那个女人吸引住。

“啊，俱子！”

弓江喊道。“你是俱子吧？”

那个女人听是听见了，但一时却无法回过神的神情继续往下走，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才回过头，说：

“你是弓江？”

“是，果然是你！好久没见了，不是吗？”

弓江跟江藤俱子是高中同学，两个人很要好。

“你看起来神采飞扬的。”

江藤俱子虽然这么说，但她本人却显得无精打采的。

“你现在在做什么？在工作吧？”

“现在嘛 无业游民。”

俱子略显落寞地微笑道，“弓江，你还在当刑警吧，跟以前一样！”

听到俱子这么一说，前面的三位少女同时惊呼了一声“嘎！”

“嗯，可以这么说啦？”

弓江说道，“我们找个时间见个面嘛！”

“再过一阵子吧。抱歉，我赶时间。”

“嗯，那再见了”

弓江有点担心地目送着江藤俱子近乎逃走的背影。

如果是真的赶时间，那么刚才从楼梯下来的时候就应该很赶才对吧，

俱子怎么好像不想跟弓江说话的样子呢？

俱子……难道俱子也是来这“幸福之馆”的吗？

从这一点看来，俱子的样子看起来并不怎么幸福……。

“喂，阿姨，你真的是刑警吗？”

前面的三名高中女生问道。

“嗯，是啊！”

“哇哇，真帅！”

“哪有。任何工作还不都是差不多。”

“刑警也会仰赖占星之类的吗？”

“是啊？”

弓江点头道，“我想请他帮我算算看嫌犯躲在哪里。”弓江认真地说道。

## 第6节 动脑

“哟，这位是刑警小姐耶！”

沙奇、岩张大眼睛说道，“稀客，稀客。你是照顺序排队等候的呀？真是失礼了。

你只要交代一声就行了嘛！”

“哦不，我在等的过程中非常愉快。”

说着，弓江在舒适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你真受欢迎！”

“不知不觉中，这些年轻人便开始聚集到我这里来。这是我女儿美雪。美雪，泡杯茶来。”

“是，爸爸。”

少女应着，然后走出房间。

“那是今媛？”

“是的，我试着让她打工当柜台小姐，没想到现在却非她不行了。她还想提高薪水，真是伤脑筋。”沙奇笑着说道。

内侧贴着紫色天鹅绒的房间并不宽敞，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具有令进入这个房间的人心情稳静下来的效果，弓江心里想心。

“对了，你来找我有事吗？”

沙奇把修长的手指交叉合掌问道，“是私人的谘商呢？或是”

“为了工作。”

弓江说道，“首先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是关于仓林良子的事。她也到你这里来吗？”

“是的。”

“良子小姐对最近突然猝死的偶像歌手田崎建介怀恨在心。是不是这里有人教她下符咒的事！”

“不可能。”

沙奇摇摇头道，“她的确很恨田崎建介，但她就是为了害怕自己的这种情绪，所以才来我这里找我倾诉的。”

“那，你怎么对她说？”

“我劝她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卑鄙的男人身上。反正那种男人总有一天会自作孽地自取灭亡的。”

“他确实是死了。”

“嗯，心脏病发作。他一直在透支体力，狂欢作乐，不是吗？”沙奇点点头道。

沙奇的女儿美雪端上茶来。

“谢谢……”

说着，弓江慢慢地啜了一口茶，“真好喝。”

“谢谢！”美雪微笑道。

这时候，沙奇突然说道：

“你正在谈恋爱，对不？”

“哦！”弓江吓了一跳。

“哦，这种事即使不用超能力也可以看得出来。你浑身散发着恋爱中的女人所特有的光采。”

“这样吗？……”

弓江见腆地应道，“请问”

“但是，其中有障碍，令你伤透脑筋。”

弓江瞠目结舌地看着沙奇。

“你跟你男朋友之间有个阴影。我说的没错吧！只要那个影子不消失，你跟你男朋友之间的爱情就不会有结果。”

“呃……”

“依我的猜测，应该是他的母亲吧？”沙奇说道。

弓江心里一震。

“他的母亲，母亲的爱是没有道理的，无论面对再好的女性，她都会一律采取抗拒的态度。”沙奇继续说道。

“呃，我们暂时不”

“这是一场悲剧。本来应该结合的一对情人，却因为“母亲”这个第三者而无法结合。

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否则他和你都将身陷不幸。而他的母亲又如何呢？也是一个不幸的人。总有一天，儿子对自己的爱会转化成怨恨。不可以哦！你不能就此打退堂鼓哟！你应该贯彻你的爱。有障碍，就应该铲除掉它。”

弓江奋力地试着站起来。

“爸爸，你真失礼！”

在一旁的美雪说道，“自己一个劲儿地猛讲。”

“哎呀呀，真是抱歉。”

沙奇稍稍笑了一下，接着又说，“你看我整天光听那些年轻女孩的心事。偶尔有像你这种成年女士来，往往会讲得太多。请多包涵。”

“不……”

弓江吓出一身冷汗。

“呃，你说找我有事！”

“是……。你认识一个姓吉川的人吗？”

“吉川？是这里的事务课长。不过呢，他属下的职员却只有美雪一个。其他的都是打工的。”

“吉川先生从前天开始就没来上班了！”

“吉川先生很少请假耶。刑警小姐，吉川先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死了。”

美雪尖叫了一声。沙奇则眉头探锁。

“死了！……。吉川他……！”

“是的。昨天晚上在大楼的工地现场。”

“意外吗？”

“从很高的地方往下跳。”

“这么说 是自杀？”

“可以这么说。现场也有目击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沙奇摇摇头道，“大概是有什么须恼吧！是我疏忽了，什么也没发现。

美雪，你有没有听他提起过什么？”

“没有……。我也吓了一跳。”

事实上美雪的脸色因为这个打击而青一阵白一阵的。

“而且还不只如此。”

弓江接着又把吉川持有一把二二口径手枪的事告诉沙奇和美雪。”两位有没有想到什么线索？”

“不，完全想不起来。又要给你添麻烦了。”

“我想再到他家调查一下。”

“美雪，去把吉川家里的住址拿来。”

“是。”

美雪很快地走出房间。

“美雪跟吉川很熟，她受到的打击一定不小。”沙奇说道。

“吉川先生的家人呢？”

“只有他跟太太两个人。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必须请他的家人去确认尸体。”

“我也去吧！只有奈奈子一个人实在太可怜了。”

“他的太太叫奈奈子，是吗？”

“年纪退很轻好像才二十七，八岁。由于吉川已经年过四十，所以常常被嘲笑，说他老牛吃嫩草。”

美雪把写着地址，电话的便条纸交给弓江。

“谢谢。那这里的工作结束后，请跟奈奈子一块儿到停尸间来一趟。”

“好的。”

“打扰了。”

弓江和美雪一起离开沙奇的房间。

“好大的打击？”

美雪说道，“吉川先生是一个好人，怎么会 ”

弓江临走的时候突然回头问了一句：

“美雪小姐，吉川先生一直都有戴表的习惯吗？”

美雪一副迷惑的表情，说：

“是……的。长久以来，他一直很锺爱一只浪琴表。有什么不对吗？”

“不，没什么。那，后会有期喽。再见！”

说着，弓江往门外走去。

楼梯间还有一大群女孩子大排长龙地等候与沙奇见面。

弓江下楼离去。

沙奇的话来得太突然了，令弓江有点招架不住。

母亲，儿子都将陷入不幸……。

铲除障碍……。

不要！不要！弓江用力地甩甩头。真是荒谬。干嘛相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话呢？

弓江一走出大楼，便迫不及待地往前急奔。弓江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急切。

总之，就是想要早点离开那栋大楼，离得远远的……。

“是我先生没错。”

说了这句话，吉川奈奈子便忍不住用手帕掩住脸，泣不成声。

“呃……。坚强一点。”

沙奇搂着奈奈子的肩膀，安慰道。

“请节哀顺变。”

大谷说道，“请这边走。”

沙奇和奈奈子在走廊角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弓江和大谷互看了一眼。

“太太。我想你也听说了，你先生是自杀身亡的。但是，却找不到遗书之类的东西，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奈奈子拭了拭眼泪，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力地说：“我也不知道。最近大概是工作忙的关系，回到家都已经很晚了，根本没能跟他好好谈上几句话。不过，看他的样子倒是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还有，你先生身上有一把枪这件事……！”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拿到那种东西，又拿它来做什么……”

奈奈子的表情十分困惑。

“我们正在追查这把枪的来源，可是工作进行得相当困难。”

大谷说道，“但是，他之所以会带着枪是不是可以认为他的处境有危险！”

“就算是，他也从未跟我提起过。”

吉川奈奈子虽然看起来有点神经质，但却是一个纤细而姣美的女子。

她所表现出来因为丈夫的自杀而方寸大乱的神情，弓江认为应该不是装出来的。

“你是沙奇先生吧？”

大谷说道，“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线索，比如吉川先生过去有没有跟别人结怨之类的！”

“我也一无所知。”

沙奇说道，“在计算以及细微的数字这方面，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我一直很倚重他，谁知道……”

“我明白了。如果说是不明原因的自杀，那警方就必须做搜查的工作。这一点请两位谅解”

正当大谷向沙奇和奈奈子解释警方的立场时，突然……

“小努！”

一声尖锐的声音响彻走廊。

大谷的母亲手上拿着便当走过来。大谷轻咳了两声。

“啊，失陪一下。”

说着，大谷急忙往母亲跑过去……。

沙奇和奈奈子一时回不过神，呆呆地望着大谷从也母亲手上接过“母亲的爱心便当”。

而弓江则刻意地把眼光别开。

“听话哦？要把饭菜都吃光光哦！”

大谷的母亲不放心地吩咐道。

“我知道啦！妈咪。”

大谷往沙奇和奈奈子坐的方向瞄了一眼。

“我现在正在工作，所以”

“哎呀！”

大谷的母亲格登格登地走到沙奇的面前，说：

“就是你嘛！现在很受年轻女孩欢迎的魔术师。”

“不敢当。”

沙奇站起身子欠身说道，“我姓沙奇。”

“我是大谷努的母亲。你看起来好像很灵耶！”

“妈咪！”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要翻一翻少女杂志，一定会看到这个人的照片。”

“您在那里看到那些书的！”

“在电车上啊！隔壁的女孩子在看嘛！”

大谷努的母亲的好奇心真是凡人无法比。

“打扰你们谈话了。”

大谷的母亲对沙奇说道，“请多关照我们家小努。”

“是是？”

连一向神态自若的沙奇这会儿也感到有点吃瘪。

大谷的母亲离去后，只见大谷猛擦汗。

“抱歉 失礼了。”

“呀，好健朗的母亲啊！”沙奇说道。

“就是太健朗了，反而有点伤脑筋。”

大谷已经忘了刚才话讲到哪里了，“那 如果有任何的消息，我们会立刻与你们联络。”

“谢谢……”

吉川奈奈子似乎也因为大谷努的母亲的出现而暂时忘记了失去丈夫的打击。

“ 我的妈呀！”

大谷努重重地跌坐在接客用的沙发椅上，说：

“妈咪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这种场合出现。 小月，你怎么了！”

弓江这才回过神来，说：

“啊，没……。对不起。”

“在这种地方吃便当实在……。我们还是走吧！”

“你要不要在车上吃？我也去买点东西吃。”

“言之有理。”

两个人离开了停尸间。

夜幕已经低垂。确实已经到了用膳时间。

大谷开车的时候，弓江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这时候，沙奇也正巧把手搭在奈奈子的肩上准备离去。当车子驱近他们的时候，沙奇突然回过头来，好像早知道弓江正在注视着他们的样子。

和沙奇四目相接的时候，弓江感到那一瞬间就像有一道冷锋划过背部一样。

我了解。虽然沙奇什么都没说，可是弓江却感觉到自己好像听到了沙奇说话的声音。

弓江用力地甩甩头。到底是怎么了嘛！

“你怎么了？”大谷问道。

“没，没什么，只是有点……”

弓江闭上眼睛。

“是不是不舒服！会不会是睡眠不足引起的！”

大谷把车子开到路追停住，关心地问道。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没关系。”

弓江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叹了一口气，说：“只是有点 有点不足。”

“果然是睡眠不足。”

“不是啦？”

弓江微笑道：“是你对我的爱不足。”

大谷一把抱过弓江，温柔地亲吻她……

## 第7节 影子

“喂，到这里就行了。”山仲忠志说道。

“处长。”

“在前面停车。”

“是。”

秘书武田换档把车子开到路边，“要不要在这里等？”

“不用了。”

山仲说道，“我自己回去。”

“是。”

武田打开车门，说，“明天……”

“明天要开会。中午以前我会到公司去。”

“是。”

武田说道，“但是，处长”

“什么事？”

“呃 如果有什么急事，该怎么处理？”

“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不用担心。”

说着，山仲“碰”地在武田肩上拍了一下，“那，明天见！”

“是。”

“你知道吧？今天晚上”

“工作忙，住在饭店里。”

“没错。”

山仲毕起手挥了挥，便信步往前走去。

山仲走的方向是一处大厦林立的宁静住宅区。

又找到了“新的女人”武田摇了摇头，上了车，发动车子。

山仲往连个人影都不见的路上走去。

女人是祸水。但是，一旦工作累了，总会不自觉地往女人的地方走。夜风虽然有点冷冽，但吹在因工作而疲惫不堪的脸庞上竟觉得挺舒服。充实感。山仲一直追求的就是这种感觉。

人生如果过得不充实，那就毫无意义可言。

对山仲这样的男人来说，空白的的时间简直是毫无意义可言。

充实的工作。而消除工作上的疲惫得有“充实的休息”。那是在家庭中所无法获得的。

山仲边走边抬头望着左右两旁的大厦。有很多窗户里面亮着灯光。

当然，虽然并不是每一户都住着正在等待男人的女人，但其中有几户确实是在等待像山仲这种在外打野食的男人。

山仲并不是对妻子不满。妻子目前仍颇具魅力。但是就是因为跟妻子做那件事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虽然“舒服”有余却赚“紧张”不足。

而山仲一向追求的是那种紧张的感觉。人生必须随时保持紧张，随时应战的心情……。

登，登，登……。

山仲停下脚步。脚步声好像是在追自己一样。

回头望了一眼，却不见任何人，这是一条视野很好的通道。又有路灯，并不怎么暗呀！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是自己神经过敏吧。或者，是自己的脚步声。

耸耸肩，山仲继续往前走。

山仲想起俱子。

那女人实在也满可怜的。虽然自己并不想以那种方式分手。但是，男女之间只要走到那种地步，就无可挽回了。一想到撕碎支票忿恨离去的俱子，心里就感到有点心痛。哦不！老实说，应该说山仲对俱子仍有一丝不舍。

自己心里也很清楚。现在的这个女人也不可能维持太久。

自己之所以会被现在的这个女人迷住，主要是因为她长得有点像俱子，如此而已……

登，登，登……

山仲停下脚步。背后的脚步声也只晚了一瞬闲地停了下来。

“什么人？”

回过头，山仲出声问道。

寂静的夜里，只有山仲的声音回荡在冷空气里。

“谁躲在后面，出来！”

但是，四周只是一片寂静。

山仲开始感到有点不安。虽道这地方会有强盗不成！

还好，离女人住的大厦只有几百公尺，山仲稍稍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

刚刚应该叫武田送到大楼前面的，山仲心想。他的口风很紧，不会有问题的。但是，现在还是先。

登，登，登。脚步声也配合自己加快的步伐地快了起来。

山仲一边继续加快脚步，一边回头看。

但是，路上依然不见人影。山仲一个劲儿地加快脚步，最后干脆开始跑起来。

登，登，登。追上来了。脚步声也开始跑起来。

山仲的心片似乎快跳出来似地怦怦跳着。  
快到了。只剩几十公尺。二十公尺。十公尺……。  
山仲一把冲进大厦明亮的大厅。  
一边喘气一边回头看脚步声已经消失。  
到底是什么？那脚步声到底是！……  
山仲用力地用肩膀吐了一口气。汗水滑过背部掉了下来。  
从明亮的大厅往路上看，路上连个人影也不见地沈静着。  
刚刚的脚步声是……幻听？  
不，不是，那脚步声是千真万确的。  
有人，有人在追我；“你怎么了？”  
突然，身后有个声音问道：  
“哇！”  
山仲叫了一声，吓得跳了起来。  
“你到底吃错什么药了？”  
女人穿着一件长大衣，无奈地站在山仲身后。  
“是你啊……你别吓我，行不行？”  
“可是……，人家从窗口看见你急急地往这边跑来，心想你是不是怎么了，所以……”  
“你看到啦？”  
“嗯。你在跟人家赛跑呀！”  
“我是一个人吗？”  
“你说什么？这还用问吗？”  
“这样啊……”  
“你不要紧吧！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  
女人看着山仲的脸说道。  
“哦，没事。上去吧？”  
山仲搂着女人的肩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对呀！”  
句子说道，“当个女刑警似乎也挺不错的。”  
“哦！句子当女刑警！”  
周围的女孩子们“哄”地笑成一团。  
“哎哟，有什么不对吗？”  
“要是句子当女刑警的话，我看哪，那些犯人不跑光才怪！”  
“没错，就是这样！”  
“你们真失礼耶！我虽然跑得慢，可是抓犯人又不只是跑得快慢的问题而已。”  
句子回嘴顶道。  
“不过，句子，你不是一直希望当个设计师吗？怎么突然想当起女刑警来了！”  
“那又怎样？”  
句子噘着嘴说道，“我才不要告诉你们这群只会浇人家冷水的人呢？”  
午休时间。女子学校的午休时间总是特别热闹。  
虽然有些女子学校会严格要求学生绝对“淑女”地度过午休时间，但句子上的这所女子学校却没有这种规定，而让学生自由发挥。

吃过便当，句子大都和平常在一起的死党们聊天。

这一天，句子突然宣布自己想当“刑警”。

那天跟句子一块儿到“幸福之馆”的另外两个女孩子当然知道，为什么句子会这么说。

但是，这件事是她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约好绝对不说出去。

句子非常崇拜当时和自己谈得挺投机的那位年轻女刑警。

虽然一提起女警官总是让人联想到不外乎从事取缔违规车辆这类烦琐的工作，但是那位女刑警却给人一种如同一般上班族般的平实印象。

不过。当然一定持有手枪，也一定会空手道，而且一旦碰到凶恶的犯人时，想必也会奋不顾身地迎击才对。

一想到一个看起来如此可爱的女人，竟然从事这样的工作，句子的内心便不自主地沸腾起来。

也许我也可以成为一位女刑警。凭着十七岁的丰富想像力，要在脑海里描绘一幅自己是个女刑警，奋力拯救一位俊美的男性的情景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老实说，句子心里也很清楚自己不但跑得慢，而且运动神经十分迟钝，实在不是当刑警的料子，不过嘛，如果只是想像，其实也是人畜无害呀……。

“啊，只剩下五分钟？”

本周值星的“美化委员”句子倏地从位置上站起来。

美化委员必须利用午休时间把放在教室角落里的纸屑箕里的垃圾倒掉。下午值星的三年级一定会来检查。

提着塑胶垃圾桶，句子往走廊的那端走去。

桶子里几乎都是纸屑，因此并不重。

“佃同学，你是今天的美化委员“值日生”啊！”

跟句子打招呼的是宾户老师。

他是一位三十四岁的英语老师，虽然谈不上英俊，但因为人好相处，性格又开朗，因此很受欢迎。

“是的。”句子答道。

“辛苦了！”

宾户老师说着，往教职员室走去。

宾户老师总是这么开朗，句子想道。

尤其去年生了小孩以后更是愈来愈开朗了。听说他结婚七年一直没有小孩，正准备放弃的时候总算生了一个小宝贝。

每次一谈到小孩，总是眉开眼笑地，好不满足的模样。在这样的愉快心情下，也难怪学生可免去英文小考的折磨。

句子走出校园，来到后院的焚化炕边，碰到同样来倒垃圾的其他班的同学，彼此交换了一句：

“嗨！”便各自把桶中的纸屑倒到焚化炕里。

“这样就行了。”

回去吧，句子心想。

正当句子回头准备回教室的时候。

“喂……小姐……”

有个声音说道。

“找我？”

跟前站着一个人，穿着长外套，戴着太阳眼镜，给人一种形迹可疑印象的男人。

“有事吗？”

句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个男人到底从哪里进来的呢？后门一直关着的呀！

“你认识宾户老师吧！”男人问道。

“嗯……”

“把这个交给他。”

男人掏出一个信封说道。

“呃？……”

“交给他，他就知道了。知道吗？”

句子连拒绝的时间都没有，男人已很快地把信封塞到句子手上，然后便一溜烟地不见了。“真奇怪……”

句子耸耸肩道。

反正，又不能把它给丢了，所以句子便在回教室的途中绕到教职员室，把信封放在宾户老师的桌上。

午休时间老师大都不在位置上。

句子走向教室，洗了手，接着上课铃也响了。

下午的课开始了，句子也逐渐把刚才那个奇怪的男人和那个信封的事抛在脑后。眼前的考试比较重要。

上课开始，大约过了三十分钟之后，有人敲门，老师的话被打断。

教室的门一打开，一位女职员面色惨白地站在门口。

“老师，有点事……”女职员说道。

年事已相当高的，担任古典课程的老师迷惑地走到走廊。

老师在走廊上小声地和女职员交谈了几句，然后便相当慌乱地走向教室，说：

“啊……。剩下的时间同学们自习。”

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地一脸狐疑。出事了？

“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学生问道。

“没什么……。大概是等一下有事找我谈吧？”

老师只说了这一句，便匆匆忙忙地离开教室。

教室里闹哄哄的。

事情不寻常！因为其他的教室也同样传来学生哄闹的声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句子开始读刚刚才开始的小说。虽然自己也挺好奇的，但是在这里跟大家瞎胡猜也是没用。

大概过了十分钟。门“砰”地一声打开来，气喘吁吁地冲进来的是今天值日“倒茶水”

的学生。

这所学校里倒茶给访客的工作是由学生负责的。

“不好了！哎呀，不好了啦！”

值日的学生面无血色地喊道。教室里一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呃 宾户老师他 ”

旬子抬起头来。

“怎么了？”

有人问道。

“不晓得……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午休过后，老师回到家”  
宾户老师的家就在学校附近的教职员宿舍里。

“到底怎么了嘛！”

“呃……！老师杀死他太太……”

！学生异口同声地惊呼道。

“你乱讲！”

“警车刚刚已经”

确实听到好几个锋鸣器的声音。但是，这种事怎么可能……。

“老师……把太太和小孩……杀死以后，也自杀了！”

教室里没有人动弹，就像连呼吸也停止般的死寂。

有一个人哭了起来，接着哭泣声便迅速地在学生间扩展开来，发出很大的声响，盒里的东西散落一地。

## 第8节 纪念品

“下午有什么吩咐？”

武田问道，“下午三点有处长会议，三点以前 处长。处长？”

“嗯？”

山仲突然转过头问道，“你刚刚说什么？”

“处长……。您是不是太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谁累了！”

山仲不悦地说道，“菜怎么上得这么慢啊！”

两个人正在法国餐馆吃午餐。

“我去催一下。”

武田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嘴里忽然喊了一声：“ 处长！”

“什么事？”

山仲顺着武田的视线看过去，那边站着江藤俱子。

“我就想你大概在这里。”

俱子走过来说道，“你不是说过在这种高级餐厅里匆匆忙忙地吃一顿实在可惜。不是吗？”

“大概吧。”

山仲虽然眼睛看着俱子，但嘴里却喊着：“ 武田！”

“是。”

“你先回公司吧？”山仲说道：

“可是……”

武田讶异地支吾道。

“我三点以前会赶回去。 不会有问题的，你走吧！”

“是。”

武田站起来，欠身鞠了一个躬，然后离开餐厅。

“ 我可以跟你坐一块儿吗？”俱子问道。

“我订了两人份。”山仲说道。

俱子在山仲对面的位置上坐下，说：

“你是不是有点累？”

“看起来累累的吗？”

“嗯。是不是现在的那个女人活力太充沛了？”俱子说道。

山仲笑了一下。

俱子简直变了一个人似地打扮得十分美丽，看起来年轻许多。

“上一次真是抱歉。”

俱子说出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话，“支票……”

“不……。那件事我也不对。”山仲说道。

“我是因为你连见我一面都不肯，竟然叫武田带话给我才生气的。

不过，我不需要钱。”

“你就是这种女人。”

山仲点点头道，“你从来不曾央求我买任何东西给你。”

“真正爱上一个人，就是这样。”

“可是，哎，算了！”

上菜了。

“吃吧。”

“好。”

山仲退吃边问道：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回乡下去。”

“回家？这样啊！”

“如果不这么做，根本无法下定决心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

俱子说道，“虽然在那种小镇吃不到这种高级料理。”

“会找个人嫁了吧？”

“大概吧。不过，我想过得悠哉一点，待在这种忙乱的都市里，就算自己不喜欢也得匆匆忙忙地活下去，不是吗？”

“嗯。……是啊！”山仲点点头道。

两人默默地吃着。

餐后咖啡送上来了，山仲看看手表，说：

“一点四十分。离三点还早。”

山仲和俱子的视线相接触，发现俱子眼睛的深处像是有火焰在燃烧。

“怎么了？”山仲问道。

“我本来就是抱着这种心情来的。”

“真的吗？”

“我想最后再让你抱一次。”俱子说道。

山仲的胸口一阵温热。

后悔自己竟然舍弃这样的女人，并盘算着如果这是最后一次，那就放心了的心情在山仲的心中交错着。

“那，我们走吧。”

“咖啡还没喝呢？”

“时间宝贵。”

山仲已经站起来了。

“现在几点了？”

山仲边喘气边问道。

“现在……两点半。你该准备上班了。”

俱子在床上慵懒地动了动身体。

“嗯……。还来得及。休息一下再去没关系。”

没有窗户的宾馆恕让人分不清楚是白天还是夜晚。但是，到这里来的情侣大都是必须在某一时间前赶回去的灰姑娘“或是王子”。

“俱子！”

山仲喊道：“嗯？”

“对不起，我做得实在太过分。”

俱子笑了一下，说：

“都已经过去了，忘了吧？”

“说的也是……。我去冲个澡。”

说着，山仲从床上爬起来。

“喂！”

俱子在床上喊道。

“什么事？”

“我想要点你的东西，便宜的东西也行。”

“那有什么问题。要什么尽管拿。”

山仲边走进浴室边说道……。

山仲一边冲澡一边感到很后悔，后悔竟然抛弃俱子。

这种女人并不多见。

但是，事到如今……。再说，也许是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所以才觉得这么好的。

趁着还有一知不舍的时候分手大概是最适当的时机吧！

山仲用浴巾擦乾身体，然后围在腰际，走出浴室。

“喂，你也淋浴一下……。”

点着灯的房间空荡荡的。

俱子已走了，桌子上放着一张便条纸。

“怕看到你的脸而说不出分手的话，所以我先走一步了，我要了你常用的领带，领带夹当作纪念品。祝你幸福 俱子”

领带夹。确实是很适合留作纪念品的东西。虽然自己一直都用那一支，但并不贵，这种东西随便都能推说不知道在那里丢掉了。山仲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却也愈来愈觉得失去俱子实在可惜。

“这实在太惨了！”

大谷叹了口气道，“真是有点招架不住了。”

弓江没有勇气审视场场太久。

“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发狂了！”

“不知道。但是，一个性情敦厚的学校教员竟然会杀死太太，小孩，然后自杀，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

出了教职员宿舍，大谷和弓江深深地吸一口外面的空气。

“听说学校临时停课，让全校师生回家去。”

弓江说道。

“学生们受到的震撼一定很大吧？”

站在附近的老师们虽然一个个表情茫然，但一看到有一个学生站在附近，便立刻厉声地喝斥道：

“喂，不可以过来！”

弓江循声望过去……

“噢……。你不是……前几天”

弓江讶异地说道。

那个女学生朝弓江把头低下去……

“写给宾户老师的信？”

“是的。”

佃句子点点顽道，“那个男人叫我把信交给宾户老师。我就把信放在老师在教职员室的桌子上。”

“午休过后，宾户老师回到教职员室……”

“如果不是我把那封信放在老师桌上”

“你千万不能这样想。”

弓江温柔地抱着句子的肩膀，“你做的并没有错呀！因为未必那就是引起老师杀人自杀的原因。”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确实有可能是那个奇怪的男子交代转交的那封信的内容，是引起命案发生的原因。

弓江从句子口中得知很多有关宾户老师的事。

长久以来都没有小孩，好不容易去年才终于生了一个小宝贝，夫妇俩高兴得不得了。平常为人极为开朗热情，颇受同事及学生欢迎……。

弓江对句子说：

“你在这里等着。”

然后便快步回到教职员宿舍。

弓江找遍了现场房间里的纸屑垃圾桶，但并没有发现信封之类的东西。

进了厨房，弓江在收拾生鲜废弃物的箱子里发现一张焚毁的纸。也许就是这个。

弓江拜托鉴定的人尽可能地取出灰烬，鉴别出里面到底写些什么。

“这是一张照片，印刷纸。”

“照片！看得见里面照的是什么呢？”

“这……！如果灰烬没有弄乱的话。”

“麻烦尽最大的努力。”

弓江说完便往外走。

大谷面色凝重地沉思着。

“组长！”

“查出什么了没有？”

听过弓江的报告，大谷缓缓地点点头。

“找到什么线索了？”

“是的。夫妇俩一直无法生育。好不容易终于有了一个小宝宝，当父亲的喜不自胜。”

“这时候如果让男的看见孩子的父亲是另有其人的照片之类的证据，那……”

“即使是一个原本性情敦厚的老师，也会错乱地犯下滔天大错，这并不难想像。”

“看起来似乎这条线索比较有可能。”大谷说道。

“问题是谁给了宾户老师那张照片？”

“为了什么？”

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的。两个人再次走进房间，搜查厨房和柜子的抽屉。

“找到了。”

大谷发现的是一本银行的存摺。翻了一下存摺内容，大谷叹了一口气。

“果然没错。这里三十万，这里五十万，这里又领了二十万。”

“有人以照片要胁宾户老师的太太。”

“但是，这个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无力支付对方无度的索求。”

“凶手于是毫不留情地把照片交给宾户老师……”

“可恶的家伙？”

大谷胀红了脸。

“这种人绝对不饶他。这是间接杀人！”

“没错！这种人无论如何也要将他绳之以法！”

大谷很难得一见这么兴奋，因为属于他的责任范围的小山终于在大阪落网了。可以集中精神调查这件案子了。

弓江回到句子等待的地方，要她尽可能仔细回想拿信封来的那个男人的模样。

当然，只凭大衣和太阳眼镜实在很难过滤出特定的嫌疑犯。但是，就算只知道对方的高矮胖瘦这类的线索也是聊胜于无的。

“警方一定会将凶手逮捕归案的。你不要想太多，好吗？”

“好的。”

句子点点顶，“呃，那位帅哥是谁啊？”

“嗯！”

句子指的是大谷，“啊，那是我的上司，大谷组长。”

“哇，他好帅哦！”

“还好啦……”

弓江暗自祈祷着大谷的母亲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出现。

仓林良子在“幸福之馆”的柜台前停了下来。

“今天已经截止登记了。”

说着，美雪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啊，良子小姐！”

“你好？”

良子说道，“令尊在吗？”

“你等一下。”

美雪回到里面的房间，然后很快地探出头来，说：

“进来吧？”

良子走进贴着天鹅绒的房间。

“呀！你已经恢复啦？”

沙奇舒适地坐躺在沙发上说道。

“是的。”

良子也在沙发上坐下来，“一直都没有来向您道谢。”

“不需要，那件事是你做的，不是我。”

“可是”

“你要搞清楚，让人得到幸福是我的工作。而你，则是例外中的例外。”

“这我知道。”  
“既然如此，你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沙奇问道。  
“我妈她……有点怪怪的。”  
良子犹豫了一下，说道。  
“你妈妈？”  
“最近看起来很没精神。好像突然老了许多。”  
“哦？”  
沙奇的眼睛带着锐利的光芒。但是，良子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你说说看……！”  
沙奇将修长的手指只手合拢之后说道。

## 第9节 覆影

沉闷的灰色天空。  
这种天空似乎最适合句子此刻的心情了。  
步伐也不自觉地沉重起来。当然，句子心情沉重并不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佃句子走在通往“幸福之馆”的那栋大楼的巷道里。绕过这里，再从地铁站走过去比较近。  
句子是来见“沙奇先生”的，平常都是一大票人浩浩荡荡地结夥同行，但今天却独自前来。  
如果不是独自一个人的话，大概提不起兴趣到这里来吧！  
是我杀了实户老师。都是我害了宾户老辆，还有他的太和小孩……。  
一想到这一点，句子真想乾脆死了算了。  
宾户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做，学校里传得风风雨雨的。当然，警方并没有做正式的调查，但这种事情是藏不住的。  
宾户老师的孩子是他太太跟其他的男人生的。而那张证据照片是句子代为转交的。  
无论如何，句子希望“沙奇”先生倾听自己现在的心情。总觉得只要说给沙奇先生听，心情一定会轻松不少。  
所以，今天才一个人。  
“把这个交给他。”  
有个声音说道，“交给他他就知道了，拜托。”  
把这个交给他……。交给他他就知道了……。  
句子全身像冻僵似地呆住了。就是这个声音。  
“把这个转交给宾户老师。”  
说这话的那个男人。在焚化坑附近把装着照片的信封交给句子代转的男人。  
刚刚听到的声音就跟那时候听到的声音几乎完全一样。  
“可是……有这种事吗？”  
循声音望过去，刚好有一个男人从“幸福之馆”的那栋大楼的后门走出来。那时候男人身上穿着大衣，又戴着太阳眼镜，根本不容易看清楚对方的脸。  
刚刚从句子面前走过的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好像是商人的男子。对方很快地从车子之间的缝隙穿过去，然后过马路离去。  
不可能，不可能会在这种地方遇见那个男人，再怎么都说都……。

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快消失在人群中了。

句子几乎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开始往前走，朝刚刚的那个男人追过去。

过马路，穿过人群，盯着那男人，拚命地不让自己跟丢了。

追到只剩残公尺远的地方，句子终于嘘了一口气。接下来只要配合那男人的步伐往前走就行了。

他要到哪里去呢？

不管了——目前只要跟踪这个男人，句子的目的就算达成。眼前的这个男人确实是“那个男人”的机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吧！

这个世界上声音，语调类似的人多得很。

但是，此刻的句子很高兴自己能做点什么来补偿自己做的事。即使结果是白费力气。

那个男人倏地转入一条大楼间的小巷。句子加快脚步悄悄地探头往小巷里瞧。

不见男人的踪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转进这条巷子才没几秒钟呀！走到那边至少有数十公尺呀。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这条窄巷的。

可是，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稍微犹豫了一下，句子急急地走进窄巷。如果那男人已经穿过窄巷，则不快点的话就会跟不上的。

走到一半的地方，句子突然停下脚步。

原以为两旁都是墙壁的，没想到途中有边有一处凹进去的地方有个小小的入口。

在前面根本看不清楚。这是一处连句子都得稍微弯下头才进得去的入口，门开了一半。

会不会是从这里进去了呢？

句子往里面探看。只看到墙上有水龙头，水泥通道上摆了好几个塑胶垃圾桶之外连个人影都没有。

真的是从这里进去了吗？

句子慢慢地走了进去。垃圾的臭味扑鼻而来。

通路的尽头还有一道门，门关着。里面是什么地方呢？

句子往前走了两，三步，突然间，后面的门关了起来。

“伊呀！”

句子跳了起来。

原来男人躲在门后。

“什么嘛！原来是个女孩子。”

那个男人一副吃不消的表情，说：“我知道有人在跟踪我，所以就躲在这里看个究竟。”

你找我有事吗？”

“呃……”

句子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那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那个男人，句子也毫无把握。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一个认识的朋友。”

句子低头说道，“我认错人了，抱歉。”

“这样啊！”

男人笑道，“既然如此，那就算了。虽然被一个女孩子跟踪并不特别令人讨厌。不过，也高兴不到哪里就是。”

“是，真是抱歉。”

句子松了一口气道，“呃 我想我该走了。”

“从那道门出去离马路比较近。”

男人指着里面的门说道。

“是的，真是抱歉。”

说着，句子转过身背对着男人快步往里面的门走去。就在这时候“喂，你！”

男人叫住句子。

回头面对男人的句子感到脸上的血色倏地退了去。

男人戴着太阳眼镜，接着说：

“把这个交给宾户老师！”

声音跟那天的那个男人完全一样，长相也一样。

男人笑了。狰狞的笑声在水泥通道上回响着。

句子直直地往里面的门飞奔过去。可是门打不开！

句子用力地拍着门。

“来人啊！开门！救命啊！”句子叫着。

“没有用的。”男人说道。

句子转过身，男人已经来到眼前。

“里面是仓库，仓库的那一边才有人。不管你怎么挣扎也没有人听见的，认命吧！”

男人慢慢地举起只手。

“不要……求求你……”

句子全身都僵住了，连举起手来抵抗都办不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把背部抵在门上，试着想要从男人的手中逃脱……。

“你运气真差！”

男人说着并发出低沉的笑声。边笑边将双手用力掐住句子的脖子。

“从相片的灰烬中采到一些可以辨识的图样了。”

弓江说着，并把放大的照片放在大谷面前。

“就是这个吗？”

大谷拿起照片走到办公桌的照明灯附近。

“一男一女。从轮廓可以辨认得出。”

“嗯，这好像是两个人在床上相拥而眠的样子。”

“女的一定是宾户老师的太太。”

“男的又是什么人呢？”

大谷虽然努力审视着照片中的男人部份，可是“脸部实在无法辨认。”

“嗯，是很困鸡。”

弓江点点顽道，“不过，幸好照片的左下角没有完全烧毁，我已经请他们尽可能地放大了一张。”

这是原照片左下角未烧毁的三角形部份。

“这个羔色的东西是什么？”

大谷拿出放大镜细心地审视着照片。

“这是……”

“依我个人的看法，这应该是两个人在的床铺的对面，黑色的东西，大概是挂在椅子上的外套。”

“外套！有道理。”

大谷再度仔细看着照片上小小的黑色部份。

“小月！”

“是。”

“你看这里！”

大谷把放大镜交给弓江，“ ，外套上的这边，这会不会是外套的内里！”

“嗯，亮度确实和这边不一样。”

“上面可以看到有几个白点吧？”

“嗯……有几个点……连在一起。”

“外套的内里，那地方一般 ”

“绣著名字！”

弓江眼睛一亮地喊道。

“请人用电脑分析一下。也许可以查出男人的姓名。”

“好的。”

正当弓江要往前走的时候，大谷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喂，搜查一课。”

弓江接起电话道，“ 嗯！那女孩前几天 你说什么？”

弓江脸色发青地问道。

“怎么啦？”大谷问道。

“ 我马上过去。”

弓江放下听筒，“ 组长，不是有个女学生把信交给宾户老师吗？”

“啊，好像是你认识的 ”

弓江闭着眼睛，摇摇头说：“ 她被人发现自杀身亡 ”

割断的绳索在风中汤着。

“今天下午有社团活动 ”

眼睛还发红的女学生说道，“ 芭蕾舞的练习课程结束后，我要把道具搬回去放的时候掉了一个球……。我追球来到这个转角 。从那棵树上……”

女学生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泪水又簌簌地掉下来。

弓江无言以对，心情沉重地望着那棵树。

上吊的绳子被赶到现场的老师用刀子割断了。当然，也叫了救护车，可是已经回天乏术。

“真可怜。”大谷说道。

“她责任感很强，对宾户老师的事一直很自责。”弓江说道：

风冷冽地吹过，吹动挂在树枝上的绳子。树枝的正下方倒着绳子用来垫脚的椅子。

绳子的尸体以白布覆盖着，躺在地上。

“有没有联络她的家人！”

“正在赶过来。”

弓江说道，“ 啊，你们两位！”

有两个女学生畏畏怯怯地走了过来。

“好可怜！”

弓江说道，“你们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两个人默默地点头。两个人都哭红了眼睛。

“今天句子有没有到学校来！”弓江问道：

“没有……”

其中一个说道，“句子说想休息一下，昨天……。我本来想：句子很沮丧，还是休息几天比较好。可是，万万没想到句子竟然……”

说话的声音颤抖着。

“这样啊 真的令人难过。”

弓江静静地说道，非到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轻易表露心中的悲愤。

“不过 她大概没去吧？”

其中一个女学生说道。

“去哪里！”

“句子说过今天要去“幸福之馆”的。”

“找那个沙奇先生？”

“是的。句子说也许把心中的烦恼告诉沙奇先生，心情可能会好些，我也鼓励她去。”

弓江思考了半晌，说：

“要辛苦你们两位了。能不能请你们看一下句子同学的衣服和她带的东西？”

两个人彼此看了一下对方，然后缓缓地点头。

跟在弓江后面，两个人来到以白布覆盖着尸体旁边。

弓江轻轻地掀开白布，两个人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

“这身打扮，你们认为是……”弓江说道。

“大概……是要到哪个地方去的样子。”

“到那个“幸福之馆”？”

“嗯，大概吧……”

“噢！她有没有带卡片？”

其中一个突然想起这件事。

“对了。她的手提袋里有没有卡片！”

“卡片？”

“只要到过“幸福之馆”一次，便会替我们制作一张卡片，以后只要带卡片去，就可以在那里查到我们的资料档案。”

弓江打开手提袋。打开放电车月票的夹子，里面夹着一张塑胶制的卡片。

“果然！句子打算到那里去的。”

“她不是一直都带在身上吗？”

“不。学校常常抽检我们带的东西，如果被发现身上带着那种东西，不是挺烦人的吗？所以只有要去的时候才会把卡片带在身上的。”

女学生说话的口气不像在撒谎。

这么说，句子是打算到“幸福之馆”而出了门，之后又来学校上吊自杀的。弓江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

等她的家人来了之后再问看看有没有留下遗书之类的东西。

如果，这不是自杀的话？

弓江捡起从句子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并扶起倒在地上的椅子，然后浅后站了上去把绳套拿到自己的脖子的高度。

“你在干什么？”

大谷从下面往上看着弓江问道。

“你看！”

弓江尽可能地把割断的绳子往上伸，结果跟从树枝上垂下来的绳子的尾端还差十公分以上的高度才够得到。

“句子的高度跟我差不多。如果以绳子的长度来看的话，就算她站在椅子上了大概也够不到。”

“我明白了，就算垫着脚尖也没办法吧！”

大谷点点头道，“很牵强。”

弓江从椅子上跳下来，查看了一下句子的脚底。

“组长，你看，鞋底并不脏。可是，照道理，走到这里来一定会走过落叶，那鞋子上起码也会沾着一两片叶子才对呀，不是吗？”

“嗯。小月，这件案子……”

“有必要请他们做仔细的查验。”弓江说道。

“如果这是故布疑阵地让人误以为是自杀的杀人事件的话……”

“凶手大概就是托句子把信转交给宾户老师的那个男人吧！其他找不出句子遇害的原因了。”

大谷定定地看着少女的尸体。

“我们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的。”

说着，大谷轻轻地把白布覆盖在尸体上。

弓江轻轻地在口中附和道：

“如果让我找到凶手，绝不轻易放过他……”

## 第10节 宴会

仓林良子一颗心七上八下的。其实也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心情静下来。

说起来，反倒应让心情雀跃起来才对，尤其是参加这种宴会。

母亲就职的公司举行宴会，仓林良子也来参加。饭店宽广的宴会厅里挤满了人，气氛显得有点闷热。

但是，埋身在会场里的数百名客人几乎都是中年男士。良子根本没有认识的人，只好一个劲儿地猛吃。餐点非常可口，再加上那些客人几乎都只喝酒，餐点连动都没动，所以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母亲仓林文代从一开始就在会场中奔忙着。或许是工作的关系吧。但是，在良子的眼里，母亲似乎是异于平常地活跃，显得十分不自然。

最近，母亲一切都很消沉。因此，看她变得如此活跃，原本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可是，母亲所表现出来的活跃却带有一点不正经的味道。

母亲原本不是一个酒量很好的人，但是今天晚上却喝了很多。良子很想劝母亲不要再喝了，可是却苦无机会。

“哎呀！”

有个声音说道，“良子小姐！”

良子回过头，一时竟想不起来眼前的这个美少女是谁。

“美雪小姐！”

是沙奇的女儿。穿着晚礼服的美雪美丽耀眼。

“你看起来好美哦！”

“谢谢你的夸奖。”

美雪微笑道，“你一个人来？”

“不，还有我妈。可是，我妈她已经喝醉了。”

“那有什么关系嘛！这种宴会就是为了舒畅一下身心而开的嘛。你妈是个大人，你不用担心啦！”

听美雪这么一说，良子似乎有点认同这种想法，心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美雪小姐……。你是不是跟谁一块儿来的！”

“嗯。我想我爸爸应该也会露脸才对。”

“沙奇先生也会来吗？”

“他认识的人很多，人面广，所以……！”

“说的也是。”

这时候，有一个穿西装，怎么看都是个商人的男人走了过来。

“我就想你会不会在这里，所以过来找找看。”

“你不是一直都不理我吗？”

美雪说道，“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仓林良子小姐，这位是今天充当我的护卫使者的江田先生。”

“你好。”

良子点头打招呼道。

“呀；真年轻。十六岁！”

“十七。”

“喂！”

美雪推推江田，“你就对年轻的有兴趣。”

美雪瞪了江田一眼。

“呀，十七岁，真棒。这可是人生最璀璨的年龄哟！”

“哟，那，十九岁你怎么说呢？”

“这个嘛……。你当然也很棒的罗！”

“贫嘴？”

美雪笑道，“喂，你去拿点东西来给良子小姐。”

“啊，不用了，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良子虽然这么说，但那个姓江田的男人已经很轻巧地穿过人群，往餐桌的方向走去了。

“好棒的人耶。”

良子说道。

“忙得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

美雪耸耸肩道。

“可是他是你的男朋友，不是吗？”

问话的良子自己反而羞红了脸。

“才不是呢？”

美雪笑道，“如果你对他有兴趣，也可以借给你哦！”

“你真是爱说笑……”

良子踪声笑了起来。好不容易心情终于开朗许多。

“ 喏，拿来了。”

江田在盘子里放了许多餐点，端了过来。

“不好意思。”良子说道。

老实说，良子的肚子实在差不多饱了，可是面对江田特地为自己拿来的食物，不吃又不好意思。

“咻”地一声，江田皱了皱眉头，摇摇头说：

“惨了，呼叫器简直就像一条绑在狗脖子上的链子一样。”

“反正是“有急事”，不是吗？每次都这样。”美雪说道。

“不，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拒绝掉。”

江田边说边急急地离开宴会厅。

“ 每次都这样。”

美雪笑道，“正在约会的时候总会来上一句“我得到某个地方一下”，然后在公司工作了个把个小时的。”

“他真忙？”

“他好像忙得很高兴的样子。不过，奇妙的是他跟我爸爸意气非常投合。”

说着，美雪把杯子里的饮料喝光，把杯子交给从旁经过的服务生。

“良子小姐已经吃不下了吗？”

“嗯，吃得好饱。”

“要不要到哪个地方走走？不要待在这种都是中年男人的地方。”

“可是……”

“你母亲不会有问题的啦！也许你让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反而好呢？”

美雪说道。

良子听到母亲的笑声，回头看了一下，母亲正和三，四个男人笑成一团。这跟平常的母亲真是大不相同。

“ 我倒无所谓。”

良子说道，“可是，美雪小姐，江田先生呢？”

“反正他一定会消失的。”

美雪说着。就在这时候江田很快地回到她们站的地方，说：

“美雪，呃，刚刚公司进来一份传真”

“马上得赶回公司，对不！”

“啊 没错，真是抱歉。”

江田搔搔头道。

“算了。偶尔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美雪挖苦道，“罚你请我吃三顿午餐。”

“遵命。 那，我再打电话给你。”

说完，江田便急急离去。

“午餐的约会已欠了三十多次了。”

美雪说道，“那，我们这就走吧。”

“我去跟我妈讲一声。”

说着，良子便往母亲在的方向走去。

“妈。妈！”

良子拍着仓林文代的肩膀。好不容易仓林文代才终于回过顽。

那孩子说了什么？

仓林文代醉了。 以前也醉过，但都没这次这么厉害。这是第一次醉

得这么厉害。

但是，文代意识还很清楚。自己这么认为。

只不过是没听见良子过来跟自己说了什么，如此而已，就是这样。

好像说……碰到什么人了……。良子的朋友会来参加这种宴会吗？

说什么两个人要到哪里去之类的……。没错，良子是这么说的。

喂，你看我不是全部都记得？我才没醉呢！

良子，良子。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让她来参加这种全是一些老男人的宴会，一定会觉得很无聊吧……。

连我都旦得无柳，文代心里想。我也觉得参加这种宴会真是无聊透顶。

可是，我又不是因为有趣才来参加的。

像这样，只要置身于这种吵得令人头皮发麻的地方，就可以忘掉所有的一切。所以。

可是，自己是真的忘了吗？

不，没有办法。任凭喝得再怎么醉都没有办法。

愈想忘记就愈忘不了。只有什么都不想，脑筋一片空白的时候，才会不知不觉地遗忘，就是这样。

良子走了之后，只剩下文代一个人。文代把手支在桌子上，醉得厉害。文代感到醉意突然向自己席卷过来。脚步蹒跚。没问题。

万一在这种地方跌倒了。日后不晓得会怎么被人家取笑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熟人。

但是文代还是无法照自己的意志走路。

文代想走到墙壁的椅子坐下。但是，心里明明想直直往前走，可是双脚却不听使唤地左右踉跄。

“你还好吧？”

有个人抓住文代的手腕说道。

谢谢您的关心。是哪个老先生呢？

“仓林女士，你醉得很厉害耶！”

被对方直呼姓名，文代抬头看了一下。

年轻，大概二十七，八岁吧！哦，也许超过三十岁也说不定。总之，就是比文代年轻。

穿着三件式的西装，那男人感觉十分俐落，可是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呃……！很抱歉……！”

“啊，我想你大概忘了吧，以前曾经因为工作的关系见过你一面。我姓江田。”

“江田先生。啊，江田先生，我想起来，上次谢谢你的关照。”

他到底是谁？这个看起来有点娘娘腔的帅哥。

“你要不要坐下来！”

江田把文代扶到椅子前面，“你要不要紧？要不要帮你拿个醒酒剂来！”

“不，我已经……真的……”

文代已经醉得一坐在椅子上便再也站不起来的地步。

这才发现自己刚刚实在喝得太猛了。暂时只好一直坐在这里了。

“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

江田说道，“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比较好。”

“嗯……可是，我女儿”

说到这里，文代想起了良子说要跟什么人出去一下，“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谢谢你。”

“如果你不嫌弃，我送你回家吧？”

那个姓江田的男人说道。

“不，那怎么好意思。”

“没关系，反正我也正想离开。你住在S区的方向，对不！”

文代吓了一跳。这个人怎么连我住在哪里都知道。

我到底在哪里见过他的？

“我们走吧，我开车送你回去。”

“可是……真的不好意思。”

文代一边说一边被那个姓江田的男人拉着往外走。

“伊呀，仓林女士。”

这次是一张记忆深刻的脸，是文代经常工作的那家公司的老板。

“每次都受您照顾，真是感谢。”

“你要回去啦！”

“是……。我好像稍微喝多了。”

文代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什么？我正期待着跟你痛饮一杯呢！再喝一点无所谓吧？”

说着，便拉起文代的手，准备往里面走。

“呃，我”

文代很想拒绝，但又犹豫着。

独立创业的人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万一争取不到工作那就完了。因此连要拒绝对方都会不由自主地犹豫半天。

“抱歉。”

打岔的是那个姓江田的男人。

“你干什么？”社长不悦地问道。

“我是这位女士的护花使者。”

“注花……使者！”

“她已经很累了。我正准备送她回去，能不能请您不要勉强她？”

社长一时呈现出不悦的脸色。江田则以非常圆滑的语气说道：

“我想您一定很了解宴会的礼仪才对。让女性喝醉是有违礼仪的做法哟？”

“嗯……话是没错啦！”

社长面有难色地说道。

“呀！果然不愧为社长，真是明理，我看您的衬衫，领带的格调就知道您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

“这样吗？呀，这样的搭配可让我绞尽脑汁呢？”

“仓林女士明天还得工作。专业人才是绝对不做勉强的事的。”

“嗯……。确实是如此，我就是欣赏她这一点。”

“那，我一定会安全地把仓林女士送回家的。”

“啊，那就拜托你了。”

那位社长特地展现自己宽大的胸怀，说，“那，我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说着，轻轻地拍了拍文代的肩膀，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来，我们走吧。”

江田催促道，“再让他逮到的话，恐怕就不容易脱身了。”

“好……！真谢谢你。”

“这种小事何必道谢呢？”

说着，江田便扶着文代，边走出大厅，边说道，“我去把车子开到正面大门门口。也许你到外面吹吹风，会舒服一点。”

江田讲的没错。

一走到大门口宽广的车道，冷冽的风立刻使发烫的面颊清爽许多。

但是 好一个俏皮的男人。

巧妙地数落了那个噜嘛的社长一顿，而且还令他感到很满足。 这可不是每个男人都做得到的。

江田……。什么时候跟他一起共事过！任凭文代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一部红色的进口车停在眼前，江田替文代打开了助手席的门。

“谢谢。”

文代并不想拒绝，再说等候搭计程车的人早已经大排长龙，如果跟大家一起排的话，不光只是酒醒，甚至还有可能感冒呢。

“我把椅背调低一点，这样会坐得舒服一点。”

说着，江田把助手席的椅背往后调低了许多。

真舒服。

“感觉怎么样？”

“嗯，很舒服。”

文代说道，“谢谢你这么照顾我。”

“喏，我们出发吧！”

车子开始往前滑动。

他说他姓江田。回去以后得翻一下名片簿。身边的名片相当多，一时实在想不起来。

是的……，不回去不行了。也许良子已经回去了。

良子……她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好像听她说过，可是 。

然后 文代突然睁开眼睛。

“不好意思。竟然睡着了。”

说着，文代把身体坐直。

助手席的安全带已经解开，车子已经停在文代住的大楼前面。

“醒了！”

江田微笑道，“你睡得很熟，叫不起来。”

“抱歉，不知不觉地就……”

文代望着仪表板上的时钟。

“什么时候到的！”

“大概三十分前。”

这段时间江田一直等自己醒来。

“舒服一点点了吗？”

江田问道，“那，我该告辞了。”

江田走出车外，绕到助手席的门边，打开车门。

文代试着想从车上下来。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江田弯下身子探头问道。

文代吻了江田。

“仓林女士……！”

“拜托！”

文代说道，“带我走？”

“可是……”

“我需要一个温柔的人对我好。无论如何，现在江田默默地关上车门，回到驾驶座。

当车子往前滑行时，文代心里没有任何犹豫……。

### 第 11 节 暗示

抱着购物袋的江藤俱子走上楼。

“嗨？”弓江打招呼道。

“弓江……。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俱子问道。

“我想见你。”

弓江说道，“买东西啊！买这么多。”

“嗯，呃……”

“如果你觉得我打扰到你的话，我回头再来好了。”

弓江说的不是“回去”，而是“再来”。这一点俱子似乎也注意到了。

“算了。不过，里面很乱，稍等一下。”俱子说道。

“当然可以。我可以在这里等吗？”

“嗯。”

俱子打开公寓的门，走了进去。

弓江倚在走廊的墙壁上等着。

过了约莫五分钟，俱子开门让弓江进去。

“请进！”

弓江进了俱子的公寓，在沙发上坐下来。

俱子立刻端上红茶。

“俱子的房门一直都收拾得很乾淨嘛！从前就这样子啦！”

过了一会儿，弓江说道，“有什么是刚刚才收拾的吗？”

俱子看着弓江，说：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以前不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呀？”

“你别忘了我是刑警。”

“弓江……。你是以刑警的身分到这里来的？”

“以刑警的身分，也是以朋友的身分。或者，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吧！”

“我不知道……”

弓江犹豫了一下，说：

“我到过你上班的地方，听你的上司谈起过你的事情。而且午休的时候也问过几个跟你共事过的女职员，我所听到的话完全不同。”

“然后呢？”

“我听说了。你跟山仲处长的事。”

弓江说道。

俱子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也可以这么说啦！俱子从以前就是一个凡事都很认真的人。我知道，这件事一定是那个山仲不好。”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我知道，你把他给你的支票撕得粉碎，对不对！”弓江说道。

俱子瞠目结舌地望着弓江。

“谣言真是可怕，再怎么细微的事都逃不过好事者的眼睛。”

说着，弓江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接着又说，“俱子，你应该把山仲那个家伙忘掉，恨他反而会伤害你自己。”

俱子浑身无力地笑着说道：

“我真是吓了一跳，你已经变成一个专业的刑警了。”

“哪里。逮捕杀人犯是我们搜查一课的工作。”

“然后呢？”

“我并不想逮捕俱子你。”

弓江开门见山地说道。俱子定定地盯着弓江，然后摇摇头，说：

“是不是山仲告诉过你关于我的事情？”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特地跑到我这里来？”

“俱子你不是去过“幸福之馆”？”

俱子倒抽了一口冷气，已经无法隐瞒了。

“那又怎样！”

俱子故作镇静地说道。

“他教你了。对不对？教你对山仲下咒的方法。”弓江说道。

俱子纵声笑了起来。一种故意装出来的笑声。

“弓江你真是爱说笑！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身为一名刑警，叹道你会相信符咒”这种事情吗？”

“我当然不信。”

弓江摇摇头道，“如果真有这种事，那也许干我们这一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即使俱子你想用符咒杀死山仲，则在法律上罪名也不成立。但是，很可惜，我不相信符咒这种事情。因此，我才担心你。”

说着，弓江把身体凑近俱子，接着又说：

“俱子，如果山仲真的死了，而且又是他杀的话，那么，俱子，也许你会变成涉嫌人也说不定。”

就在这时候，弓江的身体突然摇晃了一下，连忙用手支住桌面。

“俱子……”

说着，弓江感到眼前一阵昏花，天旋地转的。

地震……。得赶快逃才行。俱子，快逃。

弓江就像眼前的窗廉突然被拉起来似地，眼前一片黑，然后便跌躺在地上。

俱子战战兢兢地走近倒在地上的弓江。

“弓江……你要不要紧！”

说着，俱子又凑近审视着弓江，“弓江”

“药效发作了。”

沙奇、岩从里面的房间走了出来。

“大师……。弓江好像死了耶！”

“没死，只是睡着了。”

沙奇把弓江翻过来仰躺着。

“她真的没关系吗？”

“不用担心。    你到外面去一下。”

“唔？”

“我要给这女孩一些暗示。这样，她就会忘了到这里来的目的。对你们俩都好，你说是不是？”

“嗯，那……。那，我到外面等。”

“不需要多少时间的，大约十分钟过后就可以回来了。”沙奇说道。

“好的。”

说着，俱子走下玄关。

“真会调。    确实是一位能干的刑警。”

“弓江真的    没关系吧？她是我的好朋友。”

“放心好了。只是，为了达成你的心愿，必须让这位女刑警的记忆消失才行，你懂吗？”

沙奇的话颇具说服力。

“好的，那，我这就出去。”

说着俱子打开门走了出来。

沙奇确定俱子的脚步声走远后，便让弓江仰躺着，并打开她的前襟。

“来。    你听仔细了。”

沙奇把手放在弓江裸露的胸口上，继续说：

“你绝对不可以忘了我下面所讲的话……”

弓江的呼吸开始变得有点急促，头并微微地左右摇晃。

“你听到了吗？”

弓江的头微微地上下点头。

“很好。”

沙奇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你听好，你心里憎恨着某一个人……”

沙奇的声音就像是无意识中所听到的音乐似地灌进弓江的耳朵。

“    你在干什么？”

大谷走进家里的客厅，吓了一跳。

弓江正躺在沙发上睡觉。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大谷摇摇弓江的身子问道：

“小月    小月！”

大谷唤道。

弓江睁开眼睛，迷惑地看着大谷。

“    组长。”

“你怎么啦？脸色好像不太好。”大谷问道。

弓江坐了起来，按着头，皱紧眉头。

“你头痛吗？”

“不……线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

“怪怪？”

“好像有个声音一实在我脑海里嗡嗡响。”

“声音？”

“没什么 我已经没关系了。抱歉。”

弓江嘘了一口气道：“这里……是你家，不是吗？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弓江迷惑地说道。

“你太累了，别放在心上。”

“对不起……。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可是，我是自己跑进来的吗？”

“大概是我妈忘了锁门。”

大谷说道，“你可以起来了么？”

“嗯。如果你肯吻我一下，大概就会完全好起来，我想。”

大谷微笑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吻着弓江。

当两个人的唇轻轻接触的那一刹那 突然，两个人同时感觉到后面似乎有人正在看着他们！

两个人赶紧分开。

“妈咪，您一直默默地看着我们吗？”

“那还用说吗！情人是不容许别人打扰的，不是吗？”

大谷的母亲冷冷地说道。

“对不起，伯母。”弓江急忙致歉道。

“不敢，你是故意要让我知道，我是这个家里最碍手碍脚的人，不是吗？”

“我不是 ”

“妈咪，小月她累坏了，因为她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休息了。”

“你总是护着她，你也不想想我含辛茹苦地养你这么大 ”

“伯母，我该回去了。”

弓江急急说道。

“可以啊！ 只是你可别到处跟人家说我吝啬得连晚餐都没留你吃啊！”

“我不…… ”

“吃过晚餐再走吧。 放心好了，我不会下毒的。”

大谷的母亲说道。

弓江突然感到一阵心悸。这突如其来的心悸令弓江感到诧异。

大谷母亲的母亲的做法跟平常一样。但是最后总让弓江感到很窝心“这么说虽然有点谄媚”地接待自己。

“小月，你今天不是说要到哪里去吗？结果怎样？”

“这…… ”

弓江惭愧地说道：“我也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到哪里去过。这种情形 ”

“哦，不，这件事不用放在心上啦！” ，大谷搂着弓江的肩膀安慰道，“你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不，没关系。 除非这件案子有个了结，否则我一定不休息。”

说着弓江坐正身体，伸了伸背脊。”对了，组长，佃句子的死因查出来了吗？”

“嗯…… ”

大谷心情沉重地答道，“在上吊之前就已遭杀害。”

“果然不出我所料？”

弓江点点头道，“无论如何也要把凶手绳之以法！”

“是的。但是，我命令你休假一天。”

“组长”

“这是命令。忘记所有的一切，好好休息一天，知道吗？”

大谷的话充满了温馨的关怀。

“我知道了。”弓江说道。

只是……总觉得好像吞进了什么尖锐的东西似的，胸口觉得好闷。

“这样啊，对不起打扰您了。不，不用了，再见！”

仓林良子挂断电话。

叹了一口气，在沙发上坐下来。

“妈妈到底到哪里去了嘛……！”

母亲文代昨天晚上参加过宴会之后并没有回家。

良子自己也很晚才回来。在沙奇的女儿美雪的带领下，良子到“会员制”的高级沙龙去，然后又到迪斯可跳舞，玩得非常高兴。

对良子而言，这也算是长久以来的一种发泄。

美雪非常悉心地关照对这些还不太习惯的良子，连回家的时候都送她到大楼门口。

已经近午夜两点了，良子战战兢兢地进了大门。

可是，妈妈竟然还没回来？

事实上，母亲的晚归着实让良子松了一口气。良子赶紧洗过澡，钻进被窝，打算趁着母亲还没有回来以前快快就寝，假装很早就回来了。

然后 今天是星期天。

近中午才睁开眼睛的良子仍然不见母亲的踪影。

知道母亲昨天晚上彻夜未归之后，良子开始担心起来。

由于母亲独力在外面工作，因此晚归是稀松平常的事。

只是，“彻夜未归”这倒是头一遭！

良子回想起昨晚母亲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万一出了什么事就糟了，良子愈想愈不安。

良子打了好几通电话到母亲认识的朋友家中，但都说没有接到母亲的电话。

“到底怎么了嘛！”

良子喃喃自语道。

然后 听到车子停在门口的声音。

有一部车停在大楼门口，良子跑到窗边，打开窗帘，住下探望。

好像是一部红色的进口车，虽然从上面看不清楚驾驶座上的人，但从靠在窗口的胳膊看来，知道那是一个男人。

车子开走了。 母亲目送着车子好一会儿。

“妈妈她！”

母亲走进大楼。

良子走到门口等母亲搭电梯上来，脚步声接近门边的时候，良子打开房门。

“哎呀，你已经起床啦？”

文代手还放在皮包里，抬头问道。

“我想你大概还在睡，所以就没按门铃。”

“回来啦！”良子说道。

文代略硕红润的脸庞散发出亮眼的光采。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晚上很晚。”

走进客厅，良子说道。

“妈妈！”

“良子。”

文代褪去外套，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抱歉，害你担心了。”

“嗯。”

“我 跟一个熟人……”

“不要再说了！”

“良子。”

文代望着良子，“妈妈有时候也会感到很寂寞，很想跟某个人在一起。”

“我就不能这样，对不？”良子笑道。

“良子……”

文代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你不生妈妈的气吗？”

“我是妈妈的女儿，又不是情人。”

良子促狭地说道，“不过，妈妈，你今天好漂亮哦？”

“真的！”

文代羞红了脸。“我一直都很漂亮，不是吗？”

良子和文代同时纵声笑了起来。

当然，良子的心中有许多复杂的情绪。母亲跟男人在外面过夜。

但是，母亲一直独立奋斗至今。良子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母亲如此生气蓬勃的样子了。

是的我是我，母亲是母亲，我们有彼此不能干涉对方的范围……。

“妈妈。”

“什么事！”

“下次要在外面过夜的时候得跟我打个电话哦！”

良子说了母亲一句：“不良妇人。”

“看你这孩子！”

文代欣喜地瞪了女儿一眼。

## 第 12 节 奇怪的暮音

山仲打开空荡荡的会议室，对跟在身后的武田说：

“全部摆在桌上。”

“是。”

山仲接住门，武田走了进去。本来应该是武田开门才对。但由于武田双手抱着一堆档案。

“要摆在窗边的位置吗？”

“嗯，坐在看得到门的位置。”

山仲说道，“去泡杯咖啡来。”

“是。”

武田把档案照号码排在会议室的长方桌上，“这样行吗？”

“你可以走了。”

“是。”

等武田边擦汗边离开会议室之后，山仲走到窗边望着外面。

这绝不算是个舒适的日子。沉闷的灰色天空，外面看起来似乎很冷。

今天做什么好呢？晚餐有个饭局，但大概很快便会结束。要不要到女人那里去呢？

偶尔去那里发泄一下，舒展一下情绪是很方便。但是山仲对那女人已经感到厌倦了。怎么说都没有俱子所特有的魅力，很人性化的那种。

连自己都会笑自己不该那么随便抛弃俱子。俱子实在是个好女人。不想要她的时候便默默地离去，完全不会制造麻烦。

是的。只带走一条领带和一支领带夹。

现在的这个女人……。如果一提到分手的话，大概就会扯到钱的问题。

这个也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哎！其实她也并不是个坏女人，但是……

山仲看着桌上长长的一大排档案，心里不由得厌烦起来。这些全部得看过一遍才行。

这是身为一个处长每个月例行的工作。但是，这工作实在是毫无乐趣可言。

整个下午都做这件事的话，一定会很烦躁的。那个女人刚好可以为我纾解压力……。

山仲拿起会议室中的电话。

正想拨电话到女人的公寓而把手伸出时，有个窃笑的声音自电话的那端传来。

什么？有人在用电话呀！不，现在的电话应该不会像这样可以听到别人通话的内容才对。

“他到底以为自己是谁啊！”

“就是嘛！也不照照镜子。”

接着又是一阵窃笑声。

好像是公司女职员之间的对话。

真是过分！上班时间竟然用公司的电话聊天。

虽然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可是又不能这样一直监听她们的对话。

“前几天也是……”

声音突然变得很小声，听不清楚。

“就是啊。虽然是当上处长了。但是，依我看啊，大好前途大概也差不多去了一半了！”

“没错。我看他是升不上去了啦。”

处长？山仲心里抽了一下。当然啦！公司里处长级的人也满多的。但是，就算她们指的不是自己……

“也许他本人根本不这么认为呢？那么年轻就当上处长，很容易过于自信自满的。”

“而且我看他就是这种人。自以为所有的女人都会爱上他哩！”

“你看他装模作样的。身上的西装都是高级货色耶！”

“阿尔马尼的吧！他一定自以为很适合他的身分吧！”

嘻嘻嘻地又是一阵窃笑。

山仲的表情变得很晦涩。

年纪轻轻当上处长？过于自信？阿尔马尼的西装？……

难道是在说“我”！

其他还有符合这条件的“处长”吗？山仲想了一下，但却无法想出其他还有谁。

“她真是可怜。”

“你指的是江藤小姐！是啊，都是处长害得她断送了美好的人生。”

果然是在说我。确实是在批评我。

他妈的！到底是谁？

这时候刚好有人在敲门，山仲赶紧放下听筒。

进来的是为自己送来咖啡的女职员。

“谢谢。放在那里就行了。啊，那里就行了。”

等女职员出去之后，山仲再度拿起听筒。但是，电话那端却只剩下一般常听到的“哆”

的声音。

山仲舔了一下舌头。

不自觉的连打电话给那女人的兴致都没有了。一口气把咖啡喝得精光，然后面对最旁边的档案坐了下来。

打开档案，山仲努力让注意力集中在档案的内容上。可是却老觉得提不起劲来。

都是那通怪电话造成的。

她们说俱子很可怜！哦不，那女人已经很能体谅我了。

管他的，想说就随便她们去说好了。说我坏话是因为她们嫉妒，这正是我事业成功的最佳证明。

虽然有点困难，但在努力的过程中，心中的杂念也渐渐地消失了。

然后，这种无聊的工作竟然渐渐变得有趣起来，而且是愈做愈顺畅。

本来以为得花上一整个下午，但看样子似乎会提早结束的样子。

松了一口气之后，山仲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伸了伸腰肢，打算休息一下。

啊，对了。应该一鼓作气把它做完才对。

趁着正顺手的时候把它做完，效率也会提高不少。

正当山仲准备再度和那些档案奋战的时候。

隔壁的会议室传来尖锐的笑声。

那是什么？倒抽了一口冷气，山仲瞪着墙的那边，但又不能穿透墙壁直接瞪着那群失笑的人。耳边只是一个劲儿地交错着好几个女人的笑声。

到底在搞什么吗？上班时间竟然在会议室里……。

大概是在讨论旅行之类的事吧？

真是伤脑筋。

但是，又不能责骂其他部门的女职员。山仲虽然回到工作上，但隔壁却依然吵闹不休。

一开始介意，那声音愈是听得清晰。

正当山仲再也无法忍受，站起来准备过去纠正她们的时候。

轻轻地敲门进来的是秘书武田。

“抱歉，处长，有客人，是S建设公司的人”

“喂，你去叫隔壁的人安静一下。”

山仲说道，“吵得我没有办法工作。”

“您指的隔壁是……”

“隔壁的会议室。喏，你听”

正要往下说的时候，山仲才注意到隔壁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现在并没有人在用会议室呀！”武田说道。

“乱讲！一群女职员擅自众集在隔壁的会议室里，刚才还吵翻天呢？”

“我去看看。”

武田登登地走了出去，但立刻又回到山仲面前。

“怎么样！”

“没人啊！”武田说道。

山仲哼了一声，说：

“一定是听到我的声音而一哄而散了。算了。是 S 建设公司的哪一位？”

“是松山先生，设计的。”

“好，我马上去。”

“我请他在会客室等。”

说着，武田便离开了会议室。

哎呀呀……。

山仲重新整理好领带，摇摇头。有客人。也许刚好可以转换一下心情吧！

然后，正当山仲走出会议室的时候。

嘻嘻嘻……。

山仲很清楚地听到女人窃笑的声音。

山仲大步跨向前，倏地打开隔壁会议室的门。

“喂！”

会议室空空如也。

山仲楞住了，环视着会议室。怎么会这样呢……。

这时候，反倒是从刚刚只有山仲一个人在的那间会议室传来女人愉快的笑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奔回原来的会议室，笑声立刻停止。

血色迅速从山仲脸上褪去。难道是幻听？

我到底是怎么了？

山仲急切地跑到电话边，抓起电话打到女人住的公寓。

“喂……。”

刚睡醒的声音。

“是我。我今天晚上会过去。”

“哟，可真难得啊！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嘛！有的餐厅不是营业到很晚吗？”

“嗯，当然可以。我九点左右到。先战个一回合，让肚子空了之后再出去吃。”山仲说道。

女人愉悦地笑着说：“好啊。我等你。”

“啊，对了，你先洗好澡等我哦！”

讲完电话，山仲总算稳住纷乱的思绪心然后便往走廊走去。

公司的走廊上竟然出现一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马。

一匹好大的马定定地盯着山仲看。

闭上眼睛，山仲猛烈地摇摇头。

山仲没有勇气睁开眼睛。  
再睁开眼睛 马已经不见了。  
刚刚看到的是什​​么？难道是幻觉？  
为什么非得让我看见那种东西呢？  
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

“处长。”

被武田一喊，山仲几乎跳起来。

“您怎么了？”

武田反而对山仲的反应感到惊讶。

“没什么。”

如果问武田刚刚这里有没有一匹马，他会怎么想呢？他一定会认为自己脑筋有问题吧？

山仲深呼吸了一下，打起精神催促武田道：

“走吧？”

“伯母。”

弓江喊道。

“哎呀！弓江小姐。”

在厨房做饭的大谷的母亲正忙着搅拌炉上的小锅子。

“我今天休假。”弓江说道。

“好像是哦！我正在做小努的便当，你觉得怎样？”

“好棒的味道。”

“我就说嘛！每次都能正合小努的胃口这可不容易呢？”

大谷的母亲说道。

“是啊。”

说着，弓江的视线移向调理台上的菜刀。

菜刀的刀刃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弓江不如不觉得把那把刀拿在手上。

这一定很利吧？

没错，无论是切肉或切菜 人也是一样。

弓江望着大谷母亲的背影。

妨碍我幸福的东西必须除去。

妨碍幸福的东西……是的，我有权获得幸福。

为了这个目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弓江小姐。”

大谷的母亲头也不回地说道，“你帮我拿一下便当盒好不好！平常用的那个。你应该知道吧？”。“好。”弓江应道。

就是这个人，都是这个人害的！也许她会害得我的恋情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不可以的。

是的。障碍必须铲除！

铲除……。

“找到了吗？”

大谷的母亲一回头，看到弓江手上的菜刀，瞪大了眼睛道：

“弓江小姐，你”

“伯母。”

弓江说道，“都是你害的，是你不好。”

说着，弓江把菜刀直直刺向大谷母亲的胸口。  
“伯母！”  
“啪”地从床上坐起来，弓江尖叫着，“你要不要紧？我……”  
自己一个人。自己的房间。  
“原来是一场梦！”  
弓江喃喃说道。  
浑身是汗。  
但是怎么会做这么可怕的梦呢！  
弓江用力地甩甩头，睡眠应该很充分才对呀！头并不感觉昏沈呀！  
可是……。那种手的戚觉。用力把菜刀刺向大谷他母亲的胸口时的那种  
感觉到现在都还印象鲜明。  
好一个逼真的梦啊！  
或者是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事实……。  
弓江遵照大谷的指示，休假一天。应该可以好好地睡一觉，好让疲惫的  
身体和精神得到充分的休息才对，怎么？……  
弓江急忙起身。  
冲过澡，洗去一身的汗水之后，弓江做好外出的准备，然后急急地冲出  
自己的房间。

### 第 13 节 逼近的影像

弓江犹豫了半晌，没有勇气按门铃。  
也许 总觉得也许进去后会发现大谷母亲躺在血泊中的尸体。  
但是，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按了门铃。结果很快地。  
“来了。”  
里面传来大谷母亲的声音。  
谢天谢地……。弓江抚着胸口，终于松了一口气。  
“哎呀，是弓江小姐啊？”  
大谷的母亲手上拿着饭匙站在门口。  
“进来吧，我正在做小努的便当。”  
“打扰了！”  
弓江进入屋内，走进厨房。  
“你今天休假？”  
“是的。”  
弓江把袋子放在椅子上。  
“怎么样！这味道不错吧？”  
大谷的母亲在锅子里搅拌着。  
“好棒的味道……”  
“为了符合小努的胃口，可真辛苦呢？”大谷的母亲说道。  
弓江往流理台上看了一眼，上面有一把菜刀闪闪发亮。  
“弓江小姐，你帮我拿一下便当盒，好不好！”  
大谷的母亲背对着弓江说道，“平常用的那一个，你应该知道吧？”  
“好。”  
弓江再次经历了梦中的一切。

是的。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人类的力量无法更改，无法逃避的命运……。

“找到了吗？”

大谷的母亲回头问道，“你怎么了！那把菜刀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什么。”

弓江急忙把菜刀放下，“您要找便当盒，是吗？找到了，喏”

“谢谢。你要出去吗？”

“没有……。其实是不放心调查的工作，想到局里上班。”

“小努不是叫你休息吗？那你就得休息才行。如果你愿意的话，帮我看看家，好不好！”

“在这里吗？”

“是啊。有个刑警替我看家，我就可以放心了。”

“好的。”

“那就拜托你了。”

说着大谷的母亲熟练地把便当塞进袋子里，然后走到里面的房间，准备出门的东西，然后又很快地折回厨房，说：

“万事拜托了。”

“好的。请慢走。”

大谷的母亲一出门，弓江便在厨房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到底想干什么？手上拿着菜刀！

不可能？再怎么说我都不曾有过杀害大谷他母亲的念头。对，绝对不会！

弓江尽力干抚自己的情绪。很想逃离这种不安的情绪。

走进客厅，弓江把身子丢在沙发上。

当心情稍微平复下来，一股睡意又笼上心头。

昏昏沉沉地……。弓江再度在沙发上睡着了。

接着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电话铃响了，弓江接起电话。

“喂！”

“铲除障碍。”

电话那端传来男人沉稳的声音。

“是。”

“这是个好机会。”

“唔？”

“你一个人在憎恨的人的家里。是拿到对方平时穿戴在身上的东西的绝佳机会。”

是的，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是……”

“你还在犹豫什么？”

“这样做好吗？”

“当然？”

男人说道，“而且还可以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你所憎恨的对象已经拿到你珍视的东西了。”

“你说什么？”

“你打开皮包看一下就知道了。你经常使用的那支原子笔不见了，对方

准备用那支笔来消减障碍物！换句话说，对方正准备杀你。”

“乱讲！”

“是真的。你了解了吗？这是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

“去拿吧！对方的重要物品。消灭你的障碍！”

电话挂断了。弓江放下电话，再度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不一会见便醒过来，弓江反射性地打开皮包，找了一下。

“一派胡言！”

但是，原子笔的确不见了。

无论如何，不可能……。

大谷的母亲对弓江下符咒？不可能。弓江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放小东西的小抽屉。

结果里面竟然有一张名片“幸福之馆”的名片。

这不是梦！大谷的母亲也到那里去了！

弓江摇摇晃晃地回到客厅，浑身无力地跌坐在沙发上。

正当防卫。

这句话一直在弓江的脑海里盘旋……。

“真是贵客临门。”

沙奇一看到大谷，扬了扬眉毛说道，“你是大谷组长吧？”

“抱歉打扰您工作。”

大谷说道，然后环视着“幸福之馆”里沙奇的房间。

“你觉得如何？”

沙奇微笑道，“每天有很多少女到我这里来向我倾诉她们的心事。”

“我也是有心事。”

大谷在沙发上坐下来。

“美雪。给客人泡杯红茶。”

不知道什么时候，美雪已经在房间里。

“我女儿，美雪。这位是大谷组长。”

“你好。”

大谷对眼前的这位美少女微笑了一下。

美雪静静地走出房间。几乎连脚步声都听不到。

“今天怎么没看见令堂！”

沙奇问道。大谷有点脸红地说道：

“我妈真是伤脑筋，老是把当孩子看。”

“父母都是这样的。”沙奇说道。

“对了”

大谷稍微坐直身子，说：“你认识佃句子吗？她是你这里的客人。”

沙奇稍微想了一下，说：

“这个嘛……。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实在很多，所以。佃句子是吗！啊，我想起来了。

她是个高中生，每次都是三个同学一起来的。”

“没错。”

“我完全想起来了。呃，我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一些极其天真的话题，谈过之后她就回去了……。那女孩发生了什么事吗？”

“自杀。”

“怎么会这样！”

沙奇的脸上笼上一层阴影。“为什么又”

“这是件很悲惨的案子。”

大谷一五一十地把宾户杀妻弑子之后自杀的原委向他说明之后，沙奇点点头，说：

“这件案子我在报上看过。然后是那位女学生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美雪已经来到沙奇身边。

“真可怜，她一定是相当痛苦。”

美雪边说边把茶杯放在大谷面前。

“谢谢。对了，佃句子的袋子里有你这里的名片。”

“啊，应该是吧一般女孩身上都会带着好几张这类东西。”

“但是，佃句子的情形似乎不是这样。”

大谷说道，“她的朋友很明白地作证表示：佃句子只有要到这里来的时候才会带著名片。”

“哦。”

“那天她没到这里来吗？”

“美雪，去拿登记簿来。”

“是。”

美雪很快地拿着档案夹回到房间。

“没来耶！”

“嗯。应该是没来才对。组长先生，很抱歉，她那天并没有到这里来。如果来了，我一定会设法阻止的。”

“这样啊！”

大谷点点头道，“但是，这件事实在很奇怪。她明明打算到这里来而带著名片出门的，可是却跑到学校上吊自杀。她为什么会改变主意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沙奇摇摇头道。

“她也许是认为即使到这来也是于事无补，或者”

“或者！组长的意思是”

“在来这里的途中发生了什么事。”大谷说道。

“比如说？”

“这个嘛 我们正要着手调查。”

大谷说道，“我想再请教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对这位女士有没有印象？”

大谷扣出照片拿给沙奇。

“请你仔细看。年纪稍轻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嘛……”

沙奇倚着头想了一下，说：“好像没有印象。”

“这位女士是宾户老师的太太。”

“啊，就是被丈夫杀死的那位！”

“是的。实在很悲惨。或许那孩子确实是其他男人的孩子，可是……这

代价未免太过残酷了！”

“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怎么会认为我认识这位女士呢？”

沙奇把照片交还给大谷。大谷把照片放进口袋之后，说：

“事实上，我们已经用电脑把歹徒用来胁迫死者的照片的灰烬复原了。那是一张一男一女躺在床上的照片。虽然无法看清楚男人的脸。但是，照片的角落部份没有烧掉，经过放大比对之后，知道那是男人的外套。”

“哦。可是光凭一件外套”

“照片上可以看到外套的里衬。”

大谷继续说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大谷把自己身上的外套翻开里衬给沙奇看。

“这里绣有名字。经过放大之后，看出上面繚的是“吉川”。”

过了半晌。

“吉川，是吗？”

沙奇问道，“可是这姓很普通呀！”

“没错。但是，贵馆的事务课长吉川先生不明原因地自杀身亡，而且身上还有一把枪。

此外，跟吉川发生关系的宾户老师的妻子连续被人以照片胁迫。同时，把照片交给宾户老师的女学生佃句子又自杀身亡。佃句子原本打算到你这里来的。可是似乎在半路上又改变了心意。你不认为这一连串的事件很不可思议吗？”

“听你这一说，我倒是深有同感。”

沙奇说道，“但是，这也可能只是巧合啊！”

“的确。不过我们是在非巧合的前提之下进行调查的工作。”

“希望我能略尽绵薄之力。”

“请务必帮忙。”

沙奇和大谷之间有一股紧张的气氛。

“你不知道吉川和那位女士过往甚密的事吗？”

“不知道……。吉川已经有年轻的太太了呀，我一直认为不可能。”

“原来如此。或许是另有其人。现在我们正针对宾户老师他太太所交往的对象进行调查。无论当事人如何隐藏，总会有人看见的。”

“或许吧。”

“那，我告辞了。”

大谷站起来说道，“再见，如果你想到什么线索的话，请跟我们连络。”

“辛苦了。”

沙奇说道，“你连一口红茶都没喝哪！”

“真是抱歉，今天因为工作的关系已经喝了好多饮料。”

大谷微笑了一下，然后往外走。

外面有一大群少女正在排队等候。大谷走下楼。

刚刚踏出大楼，这时候“组长先生！”

有个声音喊着，大谷回头一看。

美雪正小跑步地往自己的方向跟来。

“有什么事吗？”

“呃 我听到你跟家父的谈话了。”

美雪呼吸有点急促地说道，“我……我父亲……”

“你父亲！”

“我爸爸跟吉川先生的太太那个很亲密。”

“原来如此。”

“我不知道是谁先主动的。但是，吉川先生在外面有女人，而我爸爸跟吉川奈奈子也……。”

由于是一位少妇，而吉川先生又太忙了，引起他太太的不满。每次见面总会东抱怨西抱怨的。”

“奈奈子女士现在仍然跟……？”

“我爸爸吗？大概吧？”

美雪点头道：“我爸爸说今天晚上有应酬，但我认为是要去跟奈奈子小姐见面的。”

“我知道了。谢谢你。”

大谷微笑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

美雪脸上突然出现两朵红晕，说：

“因为我喜欢大谷先生你这样的人。”

“那真是万分荣幸。”

“那，我回去了。”

美雪折回原路跑回去。大谷目送着。随即耸耸肩，然后信步往前走去。

口袋里的照片。沙奇已经摸过那张宾户老师他太太的照片了。

上面底该有沙奇的指纹才对。我倒要看看沙奇到底是何方神圣？

12马“你怎么了！”女人问道。

女人慵懒地躺在床上。

“我该回去了，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山仲说着，系好领带。

“这我当然知道。”

女人说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平常不会这么带劲儿的呀！”

山仲笑了一下，说：

“精力过剩吧！要不要再战一回！”

“那太浪费了。”

女人笑道，“欢迎再来啊！”

“嗯。”

说着，山仲从皮夹中抽出几张万圆钞票放在桌上。“去买点东西吧。”

“谢啦。要不要叫计程车！”

“不用了。我自己叫就行了。”

山仲边穿外套边说道。

“现在几点？”

“十二点。哦不，快十二点半了。”

山仲把风衣挂在手上，说，“我走了。”

“不送了。我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女人在床上挥挥手道……

山仲大步离去。

夜晚的道路上连个行人都没有，四周一片静谧。

山仲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白天的那个“幻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已不足以放在心上了。

拥着女人，尽情地燃烧体内的精力，现在已经感到神清气爽了。也许这种做法太单纯了，但是无所谓，重要的是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体很好。

披着风衣，轻快地走在稍嫌寒冷的夜路上。

不知不觉的，山仲忽然有种吹口哨的冲动，虽然技术并不怎样高明。

早知道应该让武田在这里等我的。

但是 稍微走一下也不错。夜风也挺舒服的。

大厦林立在两侧的道路上，自己的脚步声在四周回响着。登，登，登……。

嘶 地后面传来一个怪声，山仲回头一看！

那里 有一匹马！

山仲揉了揉好几次眼睛，用力地摇摇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今天下午在公司的走廊也看见过。当然啦，这种东西有可能是幻觉或是其他的……不是真实的。

这种地方不可能有马嘛！

“消失！”

山仲大吼，“走开！我才不怕咧！”

马变成两匹。呼呼地边吐气边定定地望着山仲。

“滚一边去！”

山仲吼过之后便率性地转过身大步往前走。

哒哒哒……。马逐渐向自己逼近。

不要放在心上。 那是幻觉，不管它。

山仲加快脚步往前走。

哒哒哒……。背后的马蹄声排山倒海般地对自己袭来。

回头一看，山仲楞住了。

大概有一，二十匹的马成群结队地向自己冲过来，山仲顿时感到一阵天摇地动。

山仲拚命地往前跑。

“救命啊！”

山仲边跑边喊，“来人啊，救命啊！”

哒哒哒……。后面的马蹄声不断地向自己逼近。

山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心脏快跳出来了。

怎么……怎么会这样！……

“救命！ ”

山仲往卡车奔去。

一阵煞车的声音。“咚”地一声，山仲的身体弹向半空中，然后在数公尺远的地方掉了下来。

卡车司机慌忙地从车上下来，奔向倒在地上的山仲。

“喂！ 振作点！怎么……喂，你要不要紧啊？”

司机大声喊道。山仲微微地睁开眼睛，说：

“马……”

“什么马？”

“马追过来了……”

山仲如呓语般地说着，然后浑身失去力气地瘫了下来。

“你说马怎么了？”

司机环视着四周。

夜路上寂静无比，连个人影也没有。

仓林文代走进大楼的走廊，伸了伸懒腰。

最近特别忙。虽然女儿良子很能体谅而松了一口气，但是还是累积了太多的疲惫。

探视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个白色信封。

不是邮寄品，而是有人直接放到信箱里。是宣传广告单！但是信封上确实以文书处理机印着“仓林文代”的字样。

文代进了电梯。

又想起来了。那个姓江田的男子。

“到此结束吧？”

提出这项要求的是文代。

考虑到是自己提出这项要求的，所以不能再邀江田。再说，也不知道江田的电话号码。

翻过家里所有的名片，就是没有江田这个人。当然，其中有些已经被自己随手丢掉了，江田的名片大概也在那里吧！

当然啦，如果想跟江田连络，也不是没有办法。也可以向主办那场宴会的单位洽询。只要知道他的工作地点，要找他并不困难。

但是，文代犹豫了。一来怕自己无法自拔，二来如果自己这么热切，也许反而会使江田对自己敬而远之。

是的，也许把它当作仅只一次的回忆比较好……。

“我回来了。”

一进门，文代说道。

“你回来啦！”

刚洗完澡，身上围着浴巾的良子走出来道。

“你怎么这副打扮！会感冒的！”文代笑着说道。

“你要不要洗澡，水还很热的哟。”

“嗯。也可以啊。”文代说道。

走进房间，脱下套装，松了一口气。坐在床沿，揉揉肩膀。

对。应该先去洗个澡才对。

突然，白色的信封映入眼帘。

文代拆开信封，从信封里掉出来的是：

血色迅速从文代脸上褪去。

怎么会这样……。这种东西怎么会……。为什么？

“妈妈！”

良子走进房间。

文代急忙把照片塞到毯子底下。

“怎么了！”

“明天学校有个募款活动。给我三千圆。”

“啊……。你去厨房抽屉里的钱包拿，好不好！”

“嗯。可以拿吗？”

“可以啊？”

“那，我多拿一千圆，午餐费不太够。”

“嗯。好。”

等穿着睡衣的良子一离开房间，文代再次悄悄地拿出照片。

这不是在做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己被拍在照片里。在床上，被男人拥抱着，男人的脸也非常清晰。

那个男人——那个艺人，因心照病发作而猝死的田崎建介……。

同时，文代也注意到白色信封里还有一张像是信件的字条。

打开一看，上面用文书处理机打出的文字写着：

“这些照片如采被你女儿发现，对她而言，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照片，还有底片，以两百万圆交换。一周后再与你连络。”

“组长！”

弓江出声喊道。

“哟，你来了！”

大谷笑咪咪地说边，“怎么样！稍微休息了没有！”

“嗯，多多少少。”弓江点点头道。

弓江一直隐忍着积压在胸口的苦闷。

“真是奇怪！”

大谷坐在桌前边看报告边说道。

“明明是冲出来撞上卡车而当场死亡，可是临死之前却喊着“马追来了”。”

“马？”

“卡车司机说他听得很清楚。可是在街上根本不可能有马，而且现场连个人影都没有。”

弓江看着死者的名字，突然皱紧眉头。

“山仲……”

“嗯，山仲忠志。有什么不对吗？”

“没……。好像在哪里听过这名字。”

弓江努力地思索着，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抱歉，实在想不起来。”

“等查明他的身分之后大概就想得起来吧！依他身上的名片看来，好像是某家公司的处长。

到过情妇的住所之后，在回家的途中被卡车撞死。”

“处长……。对了！”

弓江终于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俱子的上司。”

“俱子！”

“是。她是我的朋友。可是……好像……”

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头疼，弓江痛得站不稳脚步。

“喂，你不要紧吧？”

“没什么……。我没关系。”

弓江嘘了一口气，喃喃说道：“原子笔……”

“你说什么？”

“唔？”

“哦，你刚刚说了一句原子笔什么的。”

“这样啊？”

弓江楞楞地望着大谷。

原子笔。到底是什么呢？

对了。丢掉了。原子笔丢掉了！

弓江轻轻地用手按着袋子。

正当防御。没错。

就在这时候……

“小努！”

有个极其洪亮的声音喊道。大谷的母亲一来到办公室，立刻高高地举起包裹，说“我给你送便当来了！”

15 后悔的时刻是谁先发现的呢？

当江藤俱子穿着黑色套装走向签名处的时候，众集在那里的公司员工交头接耳地谈论著。

当然，这是死者的追悼会会场，没有人高声谈论，但彼此间的低语超过五个或十个以上的时候，总会引人侧耳倾听的。

“她竟然还敢来……”

“她会以哪种表情给处长上香呢？”

但是，往者已矣。我现在是来给山仲的遗容上香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俱子心想。

俱子注意到站在签名处的那些女孩后面的武田，但却避免眼光和他接触地直接走进山仲的家。

房子里铺着塑胶布，好让到访的人穿着鞋子直接进屋。

在签名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俱子，当看到山仲的棺木和遗照的那一刹那，竟然没有勇气往前走。

真的，死了！

俱子努力告诉自己这不算什么。是的，自作自受，就是这么回事儿。

毫不以为意地伤害别人，蹂躏别人的男人，只好在现实的社会中接受报应。

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助了一臂之力而已……。

俱子直直地走到遗照正面，上香，然后合掌祈祷。线香的烟薰得俱子眼睛有点痛。

俱子往旁边走两，三步，来到遗族的面前，低头说道：“请节哀顺变。以前受到你先生很多照顾。”

照顾。俱子并不是存心嘲讽而这么说的。虽然听起来感觉很讽刺。

但是，当俱子一抬头……。俱子第一次见到山仲的妻子。

未亡人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只是以空洞而茫然的眼神愣愣地望着俱子，如机器人般，机械式地重复着：

“不敢当。”

未亡人的身旁坐着一个女孩。看起来好像是个高中生，穿着黑色的洋装，身体微伏地坐著。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像是要把手帕撕裂似地一个劲儿地往两边拉扯。

红肿的眼睛令俱子的身子感到一震。

“真遗憾，实在很意外。”

就像是被身后来上香的另一个客人的声音往前推似地，俱子赶紧离去。

走出屋外，俱子无法走向公司员工众集的正门。

退到侧门，绕过后院。一走进细小的道路，俱子数度倚在围墙上叹气。

俱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如此大的打击。本来是准备来讥笑山仲的。

本来想对着山仲的遗照，问他饱尝多少惊吓之后才迈向死亡之路的！本来还打算对再也无法回答的山仲好好讥笑一番的。可是……

当俱子看到山仲的未亡人眼泪早已哭乾样子，还有拚命忍住泪水，手中紧紧抓住手帕的那个少女那双颤抖的小手……。

这不是俱子所预期的。

俱子想都没想过竟然有人会为了那个卑劣的男人的死亡而哭得肝肠寸断。

反正，他在家大概也不会珍惜妻女吧！所以，他的妻子，女儿也不会为山仲的死感到伤心才对，俱子一直这么认为……。

可是，事实却不然。

那个未亡人和少女的悲叹是活生生的事实。至少，山仲在家里大概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吧！

就算那只是在演戏……。

“江藤小姐。”

一回神，俱子这才发现武田已经站在自己身旁。

“武田先生……”

“你不要紧吧！脸色不太好噢？”

“嗯……”

俱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刚才看到处长太太，还有他女儿的样子……心里觉得好难过。”

“处长在家里倒是表现得很好，一直扮演着好爸爸，好丈夫。”

武田说道，“而且我也帮着捏造了许多谎。”

“可是”

“这次的意外也是从情妇的住所回来的时候发生的。处长夫人心里也很明白。”

“意外？”

俱子问道，“是意外吗？”

武田困惑地说道：

“是呀！被卡车撞死的。或者……你”

“没什么。我要走了。我会立刻消失，你不用担心。”

“嗯，那，呃……”

武田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马上就要出殡了。反正你都已经来了，我看你还是等会见再回去比较不会引人注目。”

“谢谢你。”

俱子点头道，“我照你的话做。”

武田急步走向屋内。

俱子相信山仲的妻子即使知道丈夫在外头有女人也仍然深爱着自己的丈夫。

而自己只因为山仲背弃了自己，便认为自己有权利杀死山仲。其实，那有什么权利？

天哪！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太晚了！

俱子用双手捂着脸庞，心里感到非常痛苦。

“对不起。”

大谷喊住前面的女人。

“唔？”

身穿黑色洋装，正准备离去的女人脸色略显苍白。

“我是刑警。你是江藤俱子小姐吧！”

“是的。”

“关于山仲忠志的死，有几点令我感到很狐疑。”

大谷说道，“听说你跟他以前曾经过往甚密。”

俱子默默地点点头。

“呃，我并非有意批评这件事。只是……。山仲先生突然冲到卡车前面。可是，却又不像是自杀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

“听说山仲先生临死的时候嘴里还喃喃喊着“马边过来了”。对于这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线索？”

“这个嘛……”

俱子伏着脸，摇摇头道。

“因为在市区里不可能有真的马出现，因此，我认为有可能另有含意。

比如，是某人的匿称之类的。你有没有听山仲先生提起过？”

“这个嘛……我倒没有印象。”

俱子摇摇头道，“我可以离开了吗？”

“请便。啊，我想起来了。”

大谷说道，“听说你跟小月是好朋友！”

“你是指弓江香月弓江吗？”

“是的。她是我的部属。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女孩。”

大谷说道，“本来她今天应该也一块儿过来的。可是临时头痛，所以……”

“弓江……头痛！要不要紧！”

俱子忧心地问道。

“她太劳累了。又是睡眠不足什么的，全都挤在一块儿了。我想应该没事才对。她是个坚强的女孩。”

俱子抿嘴一笑，说：

“代我转告她请多保重。”

“谢谢你。我一定把话带到。”大谷说道。

“呃……弓江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的事！”

“你是说？……”

“嗯。比如说，我很可疑之类的。”

“这倒没听她提过。而且，你怎么看都不像嘛。”

大谷说着，开怀地笑了……

她在介意某些事情。

俱子给大谷这个印象。

也许是杀了山仲，或者，即使不是，但至少对山仲这种奇特的“死”，也知道某些内情。

大谷目送着俱子急切地消失在闲散的街道上。

“组长！”

后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弓江。

“什么事，你好点了吗？”

“是的。对不起，耽误了工作。”

虽然脸色还有点苍白，但答话的声音却精神十足。

“我刚刚跟你朋友谈了一会儿。”

“你是说俱子？她是个很认真，上进的女孩。”

弓江说道，“有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没有。看起来好像只能当作意外事故处理了。“马追上来了”这句话确实令人怀疑，可是，也不能光凭这一点就判定是杀人事件呀！”

“是啊！”弓江点头道。

“沙奇·岩的指纹，有没有查出什么？”

大谷一边往前走一边问道。

“没有。好像没什么前科的样子。现在正在调查他的身分。”

“我总觉得他是个可疑的人物。”

大谷边坐进驾驶座边说道。

“要去哪里！”弓江坐在助手席上问道。

“嗯。我想想看。”

大谷把手放在驾驶盘上说道。

“死掉的人还真不少。如果把那个偶像歌手田崎建介也算进去的话。”

““幸福之馆”的事务课长吉川也是。”

“然后是那个学校教员宾户老师，被宾户杀死的妻子和小孩。女学生佃句子。接着是山仲……”

接下来呢？下一个遇害的会是谁呢！弓江心想。

“但是，这其中确实可以算上杀人事件的只有佃句子这一件。至于宾户的妻子，由于凶手已经知道是谁，所以应该除外。”

“是的。田崎建介心脏病发作，吉川自杀，山仲意外车祸死亡。”

“每一件都以“幸福之馆”为轴，有所关连。可是一涉及到该馆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时，却又很难掌握证据。”

说着，大谷叹了一口气。

“可是就算只有佃句子一个人”

“当然也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大谷轻轻地拍拍弓江的肩膀，说，“为了应付突发的状况，你也得好好把病治好噢！”

“我已经没事了。”

弓江朝大谷微笑了一下。

“嗯。脸色确实好多了。有没有发烧！”

说着，大谷用手掌摸摸弓江的额头，“好像没有。”

“要不要诊查一下其他地方！”

“要。”

大谷用嘴唇量了量弓江嘴唇的热度……。

车上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两个人慌忙分开来。虽然没人看见，但弓江

却羞红了脸。

“大概是我妈吧。喂，喂。妈咪啊，有什么事吗？”

大谷叹了一口气道，“不，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把那种东西送给别人呢？对嘛！”

弓江听到电话里传来大谷他母亲如雷贯耳的声音，强忍住笑。

“唔！现在！我一个人呀。嗯。我正要去接小月。对了，晚饭可能要晚点吃。”

“嗯，我知道了啦，妈咪。”

大谷挂断电话，“哎呀呀，这下子可赚到一点时间了。”

“伯母丢了什么东西吗？”弓江问道。

“她说她经常戴的那副眼镜不见了，我看她八成是戴着眼镜找眼镜。”

“噢，有这种事！……”弓江笑道。

“走，我现在要去接你了。”

说着，大谷发动引擎。

“要去哪里呢？”

“哪里都行，只要是能够独处的地方都行。”

大谷开动车子。

“组长。”

想了一下，弓江喊道。

“什么事？”

“我们去见仓林良子小姐好不好？”

“那女孩？为什么？”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但她确实相信符咒这种事而对田崎建介下咒。虽然沙奇极力否认，但她确实依沙奇的指示行事才对。我想问问她这方面的事。”

“原来如此。”

大谷点头道，“这么一来，属于我们的甜蜜时光不就……”

“只好下次再说嘛！”

“好吧。”

大谷笑道，“那女孩住在哪里？”

“你等一下。”

弓江打开皮包，正准备拿出记事簿的时候，停了下来。

“怎么了？”

“没……没什么。”

弓江打开记事本，告诉大谷仓林良子家的地址。

“那，我们全速前进。”

大概没有被发现吧，刚刚不安的情绪。

弓江一边把记事本放回皮包，一边悄悄地探了一下里面，手摸到的是如假包换的眼镜。

眼镜什么时候到我皮包的呢？难道是我放进去的吗？

这是正当防卫！

有个声音在弓江心中响着。

“喂！”

江藤俱子说道，“我是……江藤俱子。我刚刚去参加过葬礼。”

嗯，山仲的，我错了。不，我不该那么做可是……。我错了。 我该  
怎么办！我……照这样下去……。

我必须赎罪。不，我知道。可是……”

俱子的声音颤抖着。

“我真是不可原谅！”

俱子挂断电话，奔出电话亭。

哗哗哗！退出的电话卡留在电话上，不断地响着。

有个人静静地抽出电话卡。

那个人紧跟在脚步踉跄的俱子身后。

16 被召唤出去“妈！”

良子探头望着客厅，一脸的惊讶，“你要去哪里？”

“唔？”

文代这才回过神来，“良子，你洗好澡了？”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良子无可奈何地说道，“你没在听啊？”

“这样啊？是这样吗？”

文代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良子不可思议地望着打点好准备出门的母亲。

“你要去工作吗？”

“是啊。朋友有事要跟我连络，我正在等电话。”

非比寻常。仓林良子一眼就看穿母亲的神情跟平常迥然不同。

上次母亲在外面跟男人过夜回来的时候也是“非比寻常”，可是今天晚上却跟那天不一样。

好像有点慌乱，沉不住气，甚至显得有点惊惧。

“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用担心。早点睡。”

“才九点耶！”良子笑道。

“这样啊……九点。”

文代望着时钟说道。

电话响了。良子正想接起电话，说：

“一定是找我的。”

“不许接！”

文代用近乎尖叫的声音说道。良子吓了一跳。

“对不起。”

文代慌忙表示歉意，“一定是我正在等的电话。”

说着，文代去接起电话。

“喂，仓林。是的。”

血色倏地从文代的脸上褪去。

文代用手指良子离开客厅。良子虽然离开了客厅，但很难叫她不偷听。

“是，准备好了。地点是？知道了。好的。明白了。

我这就出去。”

妈妈在跟谁讲电话呢？

良子心里很清楚那不是工作的电话。只要看一眼妈妈那种如临大敌的表情，谁都看得出这不是件平常的事情。

妈妈是一个不擅长隐藏情绪的人。

母亲挂了电话。良子急忙奔入房间。

良子也急忙换衣服，准备出门。母亲在门口正准备开门出去。

良子等大门门上，立刻冲出房间。

但是，等母亲进了电梯之后才冲出走廊上的良子根本追不上。

一咬牙，开始从楼梯往下奔跑。途中曾经有几次差点跌倒，但最后总算平安抵达一楼。

往大门口一望，母亲正拦了一部计程车准备坐上去。

这下子只好放弃了。良子心想。

走出门口，目送着母亲搭乘的计程车渐渐远去，良子心中有股无法言喻的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良子小姐，你怎么了？”

后面有人叫着自己的名字，良子回头一看，沙奇的女儿美雪站在自己身后。

“啊，美雪小姐。”

“刚刚上计程车的那位女士是你妈妈！”

“嗯，我妈今天有点怪怪的。”

说着，良子把目光移向一部红色的进口车。

“哟，你好。”

从车窗探出头来的是那天在宴会上认识的江田。

“我们想出去玩，顺便过来邀你。”

美雪说道，“难得江田的呼叫器像现在这么合作。”

“呃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追一下我母亲搭的那辆计程车！”良子说道。

“你那么担心吗？”

“嗯……”

“可以啊！这件事就交给江田了。”

“包在我身上。”

江田说道，“喏，上来吧！”

良子跟着美雪上车，坐在后座。

“走喽！”

江田喊了一声，车子开始往前奔驰。

“追得上吗？”

“应该没问题，这条路是这一带唯一的一条路。”

说着，江田加足马力，不一会儿工夫计程车便出现在眼前。

“搞定了！怎么样？不赖吧！”

江田得意洋洋地说道。

“别吹啦。小心开车！别左顾右盼的。”

美雪说道。

“抱歉，我太任性了。”良子说道。

“别这么说。这种事，我挺有兴趣的。”

良子看到已经追上母亲搭的那部计程车，情绪总算比较稳定下来，只不过“这部车……是江田先生的吗！”

“嗯，你怎么这么问？”

“没什么……只是觉得好棒。”

这部车，好像哦。

简直跟宴会完了的第二天早上送母亲回来的那部红色进口车一模一样。

可是，不可能？

那时候江田因为工作的关系早早便离去，不可能遇到母亲的。

“你妈准备上哪里去呢？”

美雪说道。

“我妈这几天神情满奇怪的。只要电话铃一响，就吓得跟什么似的。”

“这样啊！那，我们跟在她后面，看看是怎么回事。”

说着，美雪拍拍良子的肩膀，“别担心。你妈那么坚强，不会有问题的。”

“嗯……”

可是，那部车。实在太像了。

如果，送母亲回来的确实是江田，那……。

会有这种事吗？

良子虽然很担心母亲的事情，但心里不免自问：为什么江田和美雪会这么巧地在这个时候连袂出现，真的是碰巧吗？

文代下了计程车。

这里就行了吗？真的吗？

文代觉得不太相信，普通被胁迫勒索的时候，交钱的地点不都应该选在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吗？

可是，文代却走进一家以年轻人为对象的商店。店里灯火通明，热闹非凡，离然不是周末假日，可是却挤满了高中，大学生年纪的年轻人。

快九点四十分了。到这里来的孩子们都几点才回家呢？文代竟担心起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来。

对了。我没时间想这些问题。

文代在一楼绕着，寻找对方指定的“N”店。眼前到处是令人眼花撩乱的景象。

震耳欲聋的音乐不绝于耳地在宽广的走廊上回响着。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听这种扰人的音乐心里便不舒坦的样子。

文代绕了一圈，叹了一口气。确实是一楼的一家名叫“N”店呀！

没办法。只好问一下在前面这家商店工作的女孩子。

穿着一件大花围裙的女孩虽然有点迷惑，但仍点点头道，““N”是吗？就在那里呀！”

顺着少女手指的方向望去……。就在大门的正对面。一楼大厅的正中央，有个圆形的广场，是一家咖啡厅。

在玻璃框里确实以金色的文字写着“N”。

就在眼前，自己却视而不见。文代红着脸，难为情地道谢道：“谢谢。”

“不客气。太近了反而没注意到。”

如果不是女店员善解人意的话语，文代会更为尴尬。

总而言之，先进去“N”店再说。大概是快打烊了，里面满空的，文代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依照指示，文代必须在这个位置上等。

文代悄悄地打开皮包，检查了一下内有二百万圆的信封。

田崎建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这是文代的经验。

文代并没有被田崎吸引的理由。可是……却又不由自主地接受田崎的诱惑。大概是太累了吧！

但是，那个江田就不同了。江田极其温柔。但田崎却在占有了文代之后便很露骨地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大概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吧！

文代和田崎的关系只维持了两次。田崎死的时候，文代感到浑身无力并不是对田崎的依恋，而只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文代一直很不安，担心自己和田崎的事万一传到女儿耳里就糟了。

不过，良子对某人下咒的这件事令文代感到很震惊。因为文代担心也许良子下咒的对象就是田崎建介。

良子会痛恨田崎到这种地步，那么，田崎和良子之间必定“有过什么”。

这么一来。文代更是不能让良子看见那些照片。

但是，真是不可思议。那种照片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拍下的呢？

文代实在想不起来……

“欢迎光临。”

服务生将装水的杯子放在眼前。

“啊请给我一杯咖啡。”

文代几乎是无意识地点着。

“好的。”

真害怕。

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等待勒索的人确实令文代感到害怕。但是，文代却忘不了。忘不了江田！

想再见他一面，见一面，让他拥着入眠……。

服务生把咖啡放在桌上。然后说：

“还有这个。”

文代的眼前摆着一个信封。

文代困惑地抬起头。

不是刚刚那个女服务生。

“我想你有东西要交给我吧？”

这个女孩子就是……文代楞住了。机械式地从皮包中拿出装着二百万日圆的信封。

“谢啦！”

服务生把信封放进围裙的口袋里，然后快步离去。

这个意想不到的“对手”令文代楞了半晌……。突然回过神，文代打开桌上的信封。

同样的照片和信。没有底片。

文代急忙打开手中的信。

“底片得用较高的价钱来换。”

用文书处理机打的这行字好像在取笑文代一样。

文代倏地站起来，到处寻找刚刚那个服务生，但对方早已不见踪影。

怎么会这样？自己完全被对方玩弄于掌上。

对方打算继续敲竹贡。但是，文代并不宽裕。连这两百万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凑齐的。

如果反覆被对方敲诈下去的话，那……。

怎么办！文代两只手捂住脸庞……。

有人在自己的对面坐了下来。一抬头，文代吓了一跳。

“呃，你是……刑警小姐？”

“我叫香月弓江。”

“你好。呃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我们跟踪你女儿来的。”

“良子？”

“良子小姐好像跟踪你到这里来了。”

弓江说道，“同行的有沙奇·岩的女儿美雪，和她那开着红色轿车的男朋友。”

“红色轿车？”文代问道。

“有什么不对吗？我在后面观察你很久了。你被人勒索，对不对？”

对于弓江明确的语气，文代觉得自己只好老实说了。

“事情是这样的……”

文代一五一十地从和田崎的事情说起，然后懊恼地说道：

“我真是糊涂！……”

“真奇怪，怎么会到了这时候才用以前的照片来向你勒索呢？”

弓江说道，“能不能借我看一下那些照片！”

“好的……”

文代红着脸，从皮包中拿出照片。

弓江从口袋中拿出放大镜仔细检查那些照片。

“女方确实是你没错。”

弓江说道。“不过，男人的部份嘛”

“你是说不是田崎！”

“脸的确是田崎。”弓江说道。

文代不明就里地盯着弓江。

“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男方的脸是有人后来嵌上去的。”

“这么说……”

“有人从田崎的照片中选了一张利用嵌入的方法合成这张照片。虽然做得很巧妙，但还是可以查得出来。”

文代浑身无力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过分！可是至少，如果没有你跟某人睡觉的照片，就没有办法合成这张照片了。”

“你有股有想起来什么人！”

“这……”

文代没有印象曾经跟哪个男人睡过。对。自己一直跟男人颇没缘分。在遇到江田之前。

江田，会是江田？

“想到没有？”

“嗯……。只想起一个人。大概是……对了。”

照片中自己的发型。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

“一个姓江田的男子。前几天在宴会上认识……！”

“江田，是吗？”

“嗯，一个身材修长，个性十分温柔的男人。所以，当时内心充满寂寞

的我，不如不觉地就讲到这里，文代突然倒抽了一口气，焦急地问道：“呃你刚刚是不是说红色的轿车！良子搭乘的那部车？”

“江田也是开红色的车子。”

弓江倏地站起来，说：“如果江田就是那个向你勒索的人，而美雪又是同党的话，那良子小姐的安危就令人担忧了！”

“良子。她会到哪里去呢？”

“请你先回家去。”

弓江说道，“也许对方会有连络。剩下的事就交给警方，知道吗？”

说着，弓江不等文代回答，便匆匆地向屋外跑去。

文代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是江田，他？

我真是个大傻瓜！

“良子……”

文代急忙付了钱，然后几乎用跑的离开那栋大楼。

17 一击“要如何处理这个女人？”

有人问道，“总不能一直把她绑在这里呀！……”

这是谁的声音呢？俱子心想。

噢，在想这个问题之前，反倒是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是睡着了吗？可是，为什么浑身疼痛不堪呢？然后……随着感觉逐渐恢复过来，俱子终于弄清楚自己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俱子试着移动身体。可是手脚却动弹不得。

“哟！她好像醒了。”

俱子清清楚楚地听到有人在讲话，“怎么样，滋味还不错吧？”

俱子明白自己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同时也想起了这之前发生的事情。

“武田先生……”

俱子从地板上望着武田，“你为什么这么做？”

武田耸耸肩，说：

“都是因为你。好不容易如愿以偿地干掉山仲处长，偏偏你说什么要去向他的遗孀坦白。”

俱子完全想起来了。晚上，俱子打了电话给山仲的遗孀。

然后说无论如何想跟她谈谈而去拜访山仲家。就在他家的大门口，正准备按门铃的时候，突然有人从后面用浸了迷药的布块捂住俱子的脸，让她昏迷……。

“武田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嘛，万一让你跑到山仲的老婆那里把事情抖出来的话，我的麻烦就大了。”

说着，武田弯下身子看着俱子，“你遵照沙奇先生的指示，拿了处长的领带夹用来下咒。这件事万一被你泄露出去，那就大事不妙了！”

“你怎么？”

话说到嘴边，俱子立刻改口道，“这么说，你也做了什么吧！那个人临死前嘴里喊着“马追上来了”，这也是”

“我每天在处长的茶里掺一点迷幻药。他应该为各种幻觉，幻听感到困扰不已才对。然后我又播放马嘶的录音带让他听。效果满分哪！”

武田笑道，“虽然卡车刚好开过来是碰巧。”

“你真狠呀！”

“你不是也很恨处长的吗？”

“嗯。可是我错了。”

“后悔已经太迟了。”

武田摇摇头道。

“是的。已经来不及了。”

另外一个声音说道。 俱子扭动了一下身体，循声音望过去。

沙奇·岩坐在椅子上。

“我只是达成你的愿望而已。不过，这是需要报酬的。”

沙奇说道。

俱子浑身发颤。 他们到底打算怎么做？

“你跟山仲是情侣。你因为受不了失去情人的打击而殉情身亡。”

沙奇说道，“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安排，也可以变成我的人。”

俱子吓得面无血色。 这才想起弓江的忠告。

天哪！自己怎么会笨到这种程度呢？

“ 你不想死吧？”

武田说道，“那，你就乖乖地照他的话做。”

“你不用说服她。”

沙奇说道，“我这里有很多种药，也有所谓的毒品。”

俱子张大眼睛。

“要让你中毒可是易如反掌，等你一犯了毒瘾之后，就会变成我的手下，听我使唤。”

“我不要！我才不干呢！”

俱子使尽全身的力量反驳道。

“精神不错嘛！”

沙奇笑道，“精神愈好，药效就愈强。 有人来了。”

敲门声。武田走过去开门，美雪站在门口。

“事情办得怎么样？”

沙奇问道。

“两百万，一毛也不少。”

美雪把信封放在桌上，“接下来还可以敲个三百万。然后是自杀，或是和她女儿一起自杀……”

“这种结局也挺有趣的。”

沙奇笑道：“ 喂，这个送钱来的女孩也和你一样，是乱用药物控制的其中之一。很可爱的哟！美雪，江田到哪里去了！”

“他给您送来一个礼物。”

说着，美雪退到一旁，江田拥着仓林良子走进来。

“她怎么啦！”

“那天好像看到了我送她母亲回去。”

“所以啦！我不是告诉过你红色的车太招摇吗？”

沙奇略有愠色地说道。

“她的神情有点怪，所以就利用催眠术问出来了。 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妨碍才对。”

说着，江田把良子放到旁边的沙发上。

“你们……！”

俱子好不容易坐了起来，“你们有什么阴谋？”

“我是那些困扰中的孩子的心理顾问呀！”

沙奇悠哉地摇摇头道，“那些孩子们都很老实。遇到可以信任的人便什么都说。”

“没错。父亲在外面搞女人，母亲的小白脸，每一个都是我们勒索的对象。”

美雪点了一支烟。

“偶尔也可以从学生口中得知某位老师好不容易终于生了一个小孩。这也可以提供我一些灵感。”

沙奇愉快地说道，“这主意不错吧！”

“是的，爸爸是个天才。”

美雪把身子倚在沙奇身上，双手搭在沙奇肩上继续说道：

“爸爸也是个催眠大师哟？”

催眠……弓江？俱子不寒而栗。

得赶快通知弓江迟了恐怕会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们其中也有人饱受良心的苛责哟。武田老弟！”

“是。”

“你该不会吧！有没有兴趣当我们的事务课长！”沙奇说道。

“我一定全力以赴。”武田微笑道。

“我就猜你会答应的。”

沙奇点点头道，“但是，我想你心里一定很清楚，万一你背叛了我，下场会跟以前的吉川一样哦！”

“你指的是跳楼死亡的那个男人！”

“没错……。虽然很优秀，但终究无法胜任这个工作而向我提出辞职的要求。我把他的手表藏起来。我用催眠术叫他去找，并且暗示他手表在施工中的大楼工地里。吉川去找的时候便从楼上坠楼死亡。”

“好险哪！”

美雪说道，“他身上还带着枪，准备狙击爸爸呢？”

“请您相信我。”

武田鞠躬道，“当我看到处长产生幻觉而惊悚不已的样子时，便觉得人生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快活的工作了。”

“你具有恶人的素质。”

沙奇笑道，“喏，你看这个女孩，还有那个女人该怎么处理？”

“仓林良子可以当作人质来榨取金钱。”

美雪说道，“当然啦，绝对不能让她活着回去。”

“有道理。江田，都是你开那部车才惹来这个麻烦。你自己收拾。把她们母女两个一起干掉也可以。”

“那就这么办。她母亲应该还很信任我才对。”

江田说道，“我可以再爽快一回，然后再一次解决。”

“抱歉……”

武田说道，“我的心愿不知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啊，你看我都忘了。”

沙奇点头道，“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就当作祝贺你荣登事务课

长的贺礼吧？”

“真是感激不尽。”

武田咧嘴一笑，然后走向俱子。

从武田发亮的眼神中，俱子已经觉悟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别过来。我咬舌自尽，死给你看！”

“你好好享受吧！”

沙奇站起来说道，“我们到对面去。江田，把那女孩扛过来。”

“是！”

江田掬着良子，跟在沙奇和美雪后面往里面的房间走去。

房间里只剩下手脚都被绑起来的俱子和武田两人。

“我们开始吧？”

武田慢慢地走向俱子。

俱子死命地瞪着武田，武田笑了一下，说：

“你何必用那种瞧不起人的眼光看人呢？我又没要对你动粗。      你知道吗？那个江田是个杀手，杀人不眨眼的。呃，也许应该说他以杀人为乐。”

武田从上衣的袋子里掏出一个金属盒，说：“我也可以用这个哟。虽然我想尽可能地不用它。”

打开盖子，武田拿出针筒，针头闪着寒光，俱子一阵惊悚。

“你反抗也没用。      我只要在你身上打上一针，你就没辄了。不过呢。只要你答应我乖乖就范，我就不用这个。而且会怜香惜玉，好好疼你。”

“你！……”

“你选择哪一种？”武田问道。

俱子拚命地往后退，但是一碰到墙壁就再也无处可逃了。

“真拿你没办法，我看只好用这个了。”

武田拿着针筒逼近俱子。

“不要？我不要！”

武田用脚踹了一下在地上翻滚，试图脱逃的俱子，俱子蜷曲着身体，痛苦地呻吟着。

“真是个不识好歹的女人！”

武田蹲下来望着俱子，忿恨地说道，“喏，来上一针，你会变得舒服得多。”

“求求你……。不要……”

俱子虚弱地呜咽道，“我听你的就是了。……求求你！”

“真的？”

“真的……。我会照你的意思做……求求你！”

俱子抽抽答答地说道。      武田很快地笑了一下，说：

“这才乖，从一开始就放老实点不就得了，那我就把这个收起来好了。”

把注射器放回盒子之后，武田的双手便开始在俱子的胸部游移。俱子咬住嘴唇。

“在地板上真是不好办事。”

武田喃喃说道，然后拉起俱子在沙发上坐下来。

“帮我解开绳子。”俱子说道。

“不行，我还没完全信任你。”

武田说道，“你知道吗？我从以前就喜欢你了。我一直认为你跟处长好，

简直是一朵花插在牛粪上。本来就是！”

武田让俱子在沙发上躺下来，只解开脚踝上的绳子。”手等一下再帮你解开。等你变成我的人之后。”

武田脱掉上衣挂在旁近的椅子上，然后跨到俱子身上。

“上衣！”俱子说道。

“唔！”

“上衣掉了。”

“这样啊？”

武田挺起身体，回头面向椅子。

俱子双脚用力往武田的臀部踹了一脚。武田低吟了一声胀红了脸，跌坐在地上。

俱子虽然两手被反绑在后面，但仍往门边跑去，反手探寻着门把。

快！快呀！

“他妈的……”

武田好不容易终于站起身子。

转开门把，门打开了。俱子飞也似地往外冲，但是 “这门只有从外面才打得开哟！”

眼前的江田说道。“真可惜。”

江田的手上握着一把刀。

“你他妈的！”

武田拐着脚走过来。

俱子很明白自己未来的命运。这就是代价。让山仲死于非命的代价。

闭上眼睛，俱子纵身往江田手上的刀子凑上去。刀子刺进俱子的腹部。

“喂！”

江田张目结舌地望着俱子。

“臭婊子！”

江田近乎尖叫地喊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沙奇闻声赶来。望着躺在地上的俱子，说：

“是你杀了她？”

“是她自己冲过来的。”

江田说道，“该怎么办？”

“血扩散开来就不妙了！快拿东西来裹住她！”

“要从窗口把她扔出去吗？”

美雪若无其事地说道，“她还活着哟！”

“可是……”

突然，地板一亮，有人开了门进来。

“不许动！”

大谷握着枪，压低身子，尖声喊道。

“跟我来！”

沙奇催促着美雪往里面的房间跑去。

江田拿着刀子刺向大谷，大谷敏捷地低下头，然后扣扳机。江田因为大腿被射穿了，倒在地上痛得哇哇叫。

“别开枪！”

武田举起双手哀求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

弓江跑过来。

“组长！”

“这里就拜托你了。”

说完，大谷跑出房间。

这里是“幸福之馆”所在的那栋大楼内部。谘商室的后面还有几个房间。

“俱子！”

弓江看到躺在血泊中的俱子，吓得脸都白了。

在江田手上戴上手铐之后，弓江急忙抱起俱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坚强一点！”

弓江用布按住俱子的伤口，说，“救护车马上就来！”

武田想趁这时候偷偷溜走。

弓江整个注意力都放在俱子身上，因此并没有注意到武田正准备逃走，武田蹑手蹑足地往楼梯的方向逃。

“哇塞！”

突然有个声音响彻云霄。

“哇？”

武田惨叫着从楼梯滚下去。

“伯母！”

弓江看到大谷的母亲翩然来临，睁大了眼睛。

“有一个人想要逃走，所以我就把他丢下去了。”

大谷的母亲说道，“哎呀，她受伤了！”

“能不能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这里，我得尽快叫救护车才行。”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果然姜是老的辣，大谷的母亲完全没有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手足无措。“躺在那边哇哇叫的是！”

“犯人。”

“那就不管他。”

大谷的母亲说道，“你快去！”

“是！”

弓江飞也似地跑下楼去，即使中途把武田踢得人仰马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18 抵抗原子笔……。

眼镜……。正当防卫……。

是的。到底什么呢？

有人这么说过。

“正当防卫！”

那个人这么说道……。

是谁呢？而且什么时候说的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

想不起来。 不起来。

“小月。”

肩膀被轻轻地摇了一下，弓江突然回过神来。

“组长！”

弓江从座位上站起来，“她的情形怎么样？俱子”

“没关系，已经脱离险境了。”

弓江大大地嘘了一口气，双手放在胸前，说：

“太好了！ 俱子！”

医院里已经曙光乍现。 护士小姐们已经忙进忙出地穿梭着。

“对不起，睡着了。”

“不，这是很自然的事，昨晚真是辛苦了。”

大谷拍拍弓江的肩膀说道，“我送你回去。”

“俱子能不能说话？”

“不行，她还没有醒过来。”

大谷摇摇头道，“等她醒了，我相信她一定会主动跟我们连络的。”

“是的，我明白了。”

“我们走吧！”大谷催促着。

“组长，伯母呢？”

“她已经先回去了。衣服沾了很多血，弄脏了。”

“这样啊。不过俱子是多亏了伯母帮忙，才没有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你也做得很好呀！”

“不，伯母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弓江衷心地说道。

大谷略微用力地搂着弓江的肩……。

走到外面，刺眼的阳光令弓江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其实现在还很早，阳光并不强，但此刻对弓江来说，就像是盛夏的阳光一样地令人晕眩……。

“ 不过，很可惜，沙奇和美雪逃走了。”

大谷边开车边说道，“如果再多等一会见，等一切布置完成之后再冲进去抓人……”

“可是，如果那么做的话，俱子一定早就死了。 到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规避责任哟！”

“这样吗？”

大谷微笑道，“ 从那个江田口中，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事情的真相。”

“佃句子的死因呢？”弓江问。

“他已经招认了。是他勒死的。”大谷神情严肃地说道。

弓江闭起眼睛，叹了一口气。

好可怜，为什么我们救不了她呢？

“田崎建介果然是江田前一阵子用会造成心脏负担的药把他常吃的药掉换过的。吃了药之后又喝酒跳舞，简直就像自杀一样。”

“吉川则是沙奇利用催眠术使他自杀身亡的。”

“此外，他们又用勒索仓林文代一样的方式，在江田和其他女人睡觉的照片上嵌入那位教师的太太的脸，同时把男方的脸部故意弄得看不清楚是什么人。然后用这些照片来勒索被害人。吉川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做法，所以才辞职。”大谷说道。

“山仲的事也因为武田的自白而水落石出。那个武田也真够差劲。”大谷皱眉道。

“实在很想踹他一脚！”弓江说道。

“ 但是，还好我们碰巧遇见仓林良子搭上那部红色轿车离去。如果当时跟丢了，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大谷朝弓江微笑了一下，说，“多亏了你的建议，课长非常赞许你哟！”

“哪有……”

弓江仍然觉得心情沉重。如果早一点在那栋大楼的四周部署好警力，就不会让沙奇他们有隙可逃。而且，如果早一步冲进去的话，俱子也不致于身受重伤。

“仓林良子已经送回家了吗？”

“啊，她只是有点精神恍惚。她母亲赶到医院来接她，两个人高高兴兴地手拉着手回家去了。”

“太好了……。良子已经知道了吧？她母亲和……”

“田崎的事吗？是的。不过，只要两个人同心协力，一定能相互抚平那个伤口的。”

大谷说道，“……呃，你要不要到我家吃点东西？”

“不……我想回公寓休息一下。”弓江说道。

“这样啊？那，你好好休息哦！”

“在我睡觉之前，能不能给我一个晚安吻？”

大弓当然乐于从命。

弓江一走进自己的房间，疲惫和终于救回俱子一条命的欣慰感令她困得几乎张不开眼睛。

本来打算洗个澡，然后再好好睡一觉的。但是实在已经精疲力竭了。

好不容易钻进被窝，弓江立刻沉沉睡去。

做了一个梦。

不，应该说大概是一场梦吧！

大谷的母亲把原子笔丢进火中。烈火中，原子笔逐渐膨胀，然后融化……。

胸口好闷。压迫感。

“你有权获得幸福！”

谁！是谁在说话！

突然闲，胸口感觉轻松多了。眼前就像穿过隧道后的那一刹那般地明亮宽阔，那里有一对幸福的恋人。

那是谁呢？……我吗？是的，是我！看起来真幸福。

相爱的两个人只有两个人。

一定只能两个人。三个人世界一定不会幸福。是的。

“幸福必须自己争取。”

是的，没错。幸福不会自己送上门。

“不用介意。这是正当防卫。对方正想置你于死地，在被杀之前，不如先下手，杀了对方！”

正当防卫。……我有这个权利？……

弓江缓缓地起床。

并没有清醒过来的感觉。倒不如说这才注意到自己一直没有睡着。就这样……。

摇摇头。

我到底是怎样了？我得赶到组长家。

是的。有人叫我去。我必须去！

弓江开始打点自己。……站在镜子前面仔细地梳理头发。

你真是个大美人。非常可爱。

长得这么美丽可爱却无法获得幸福，你不觉得太不公平？不是吗？

弓江正准备出门，打开皮包。      眼镜。

我可以用这个得到幸福。

弓江微笑道。然后脚步轻快地开门离去。

感觉上大谷的家好像一下子就到了。

这是一个晴朗清爽的日子。弓江觉得自己好像是出来郊游似地，感觉有点飘飘然。心情愉快极了……。

“      是你呀！”

大谷出来应门，说，“来啦，上来吧！”

“抱歉，没通知你就自己跑来。”

“快别这么说。      我妈正在做饭，你也一起吃吧？”

“好的。我饥肠辘辘的。”

弓江笑道。

“怎么啦，谁呀？”大谷的母亲从厨房走出来，“哎呀，是弓江小姐呀！”

“打扰了。”

“真的是满打扰的。我正准备和小努吃饭耶。”

“妈咪！”

“我是开玩笑的啦！弓江小姐，要不要来帮忙！”

“好的。”

弓江把袋子放在客厅，然后走进厨房。

“你帮忙盛一下沙拉。我要煮意大利面。”

大谷的母亲穿着围裙说道。

“好。我先洗洗手。”

“好啊？”

弓江走到流理台，拿起香皂。

再怎么洗也洗不掉泊在手上的血……。

是莎士比亚剧里的“马克白”说的吧！

弓江的目光突然朝向沥水篮。      尖锐的菜刀在篮子上闪着寒光。

与其说那是刀身在灯光下反射之后发出的光，倒不如说是刀子本身发出的光芒。

拿着我。

那支菜刀不断地向弓江喊着。      眼前一阵昏花，弓江踉跄了一下。

不行！我得坚强一点才行。大谷的母亲会怎么说我呀！

弓江小姐真是笨得可以。

弓江小姐真是不能信赖。

是一个配不上小努的人……。

不！没这回事！

弓江伸出手去抓起菜刀，藏在身后。

“      你把沙拉盛在那个碗里让要吃的人可以自己拿。”

大谷的母亲边煮意大利面边说道。

“好的。”

弓江站在调理台前。

大锅里发出热滚滚的声音，眼前就是大谷的母亲的后背。

可恨的人的背，一个想要妨碍我的幸福的背。

很简单，只要我把菜刀往她的背部刺进去就行了。这样，那个人就完全属于我了。

我就可以一辈子跟我所深爱的人过着幸福的日子。

两个人可以永远幸福美满地过日子……。

弓江反手抓起菜刀。慢慢地靠近大谷的母亲。

可喜，可贺……。

完美的结局正等待着。

大谷的母亲在锅子里搅拌着。大概是因为热的关系，还呼呼地吹着气。

我马上会帮你停止呼吸的，伯母。

可喜，可贺……。

只要这把刀贯穿你的心脏 不消几秒钟，一切都将结束。不会太痛苦的。而且，我就可以伏在爱人的胸前 。

弓江的体内高胀着紧张的情绪。

稳稳地，稳稳地握紧菜刀，刀刃不断地颤抖着。

然后，弓江慢慢地举起菜刀 。

“小努！”

非比寻常的叫声。

大谷冲出客厅。

“妈咪！出了什么事？”

弓江摇摇晃晃地抓住调理台。侧腹被尖锐的菜刀刺伤的伤口皮开肉绽地进出血来。

铿当一声，菜刀掉了下来。

“出了什么事？”

大谷赶过来问道。

“弓江小姐用刀刺伤自己了！”

大谷的母亲这会儿也乱了方寸。“血 ”

“我……被人催眠……”弓江说道。

“你说什么？”

“我想刺杀伯母……。但是我极力反抗。为了破除催眠，唯有这样……”

“你撑着点！”

“小努，快叫救护车！”

“组长沙奇一定在这附近 。在这附近？”

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哒哒哒的跑步声。

“是他们！”

大谷冲出厨房。 “ 弓江小姐，你不要动。”

“对不起，我 ”

“不要说话。没关系，伤得不太重。”

大谷的母亲让弓江躺下来，说，“不要动哦！我马上帮你处理一下。”

“伯母……！”

“如果你死了，那我就失去了一个吵架的对象，该会多无聊啊！”

大谷的母亲说道。

这时候，屋外来因为紧急煞车而使车胎轧到地面所发出的声音，然后

又是“轰”地一声爆炸声。

“组长他！……伯母，你快去看看，万一组长他出了什么事，那……”

“不会的，如果小努出了什么事，我一定会马上知道的。”大谷的母亲笃定地说道。

过了一会，大谷回到屋里来。

“怎么样！救护车马上来。”

“组长，刚刚那个声音是……”

“沙奇他们想开车逃走，结果却撞上了拖车，引爆了瓦断……。已经没救了。”

“那……”

“一切都结束了。”大谷点点头道。

“不，还没结束。”

大谷的母亲说道。

“妈咪……”

“在弓江小姐的伤还没痊愈以前，一切都还不算结束。我说的没错吧？”

大谷微笑了一下，站起来，说：

“我到外面等救护车！”

说完，大谷便走出厨房……

尾声“你的诚意令我感到很高兴。不过，我想我还是不去了，等下次还有机会。我明天晚上有点事。抱歉。”

仓林文代挂上电话，一回头，“良子，吓我一跳。你不要站在那儿听我讲话嘛！”

“人家只是不小心听到而已。”

良子反驳道，“刚刚是谁打来的电话？”

“工作上认识的人啦。晚餐已经做好了。你帮我摆一下碗筷好吗？”

“嗯……。妈，你明天有什么事吗？”

良子一退从柜子里拿出碗筷，一边问道。

“没有啊！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刚刚不是说明天晚上有点忙吗……！”

“啊！那是藉口。我总不能跟对方说我不想约会吧？”

“对方是个有家室的人吗？”

“不是，很早以前死了太太，单身。”

“那，他是一个脑满肠肥，令人厌恶的家伙喽！”

“没事。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好人。”

“噢！”良子点头道。

“干嘛！”

“没什么。”良子摇摇头。

“我受够了。良子不也这么认为吗？”

说着，文代按下微波炉的开关。

“妈，里面根本没放东西。”

“糟糕！”

文代羞红了脸，慌忙切断电源。

“我一定不会忘记的。良子会数落我。”

“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良子噘着嘴道，“我才不要被你埋怨，说都是因为我才错失了一个好男人。”

“良子”

“有什么关系嘛！跟他吃顿饭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反而很高兴有人能使妈妈看起来既年轻又漂亮呢！总比永远抓着我不放好多了。”

“你这是什么口气嘛！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放心好了。”

说着，文代朝良子吐了吐舌头。良子噗哧地笑了出来。

“妈，你去打电话嘛！”

“？”

“刚刚那个人。还在公司，不是吗？”

文代虽然有点困惑，但仍然幽幽地说道：

“不过……也许他已经安排别的事情……”

“也许是跟其他的女人约好了呢？不快点的话就来不及了。”

文代望着良子，不一会儿便立刻跑向电话边。

“喂，啊，我是仓林。刚刚很抱歉。呃……关于明天晚上的事学校有事会晚点固来，所以嗯，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也可以”

良子耸耸肩，喃喃说道：

“又拿我当藉口了真是伤脑筋耶！”

然后会心一笑。

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会这样地躺着……。

弓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发楞。

伤口虽然还有点痛，但已无大碍。只要再忍耐一阵子，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只是弓江的心里却有一个很重的阴影。

最后虽然想辨法抵抗，防止了一场悲剧，这次那个沙奇很巧妙地切中弓江心中的“阴影”的部份。

那就是即使只是潜意识，但自己内心确实有着“想杀死”大谷他母亲的念头。这种念头使弓江受到很大的打击。

是否该继续在大谷的手下做事呢？也许出院之后应该请调到其他单位比较好。

当然，如果这么做，以后就不能跟大谷见面了……。

病房的门打开来，大谷探头进来。

“组长。”

“咦？你还没睡呀？”

大谷走进来问道。

“会客时间已经过了哦！”

弓江瞄着同房的病患道。

“什么？我是来办公事的耶！”

说着，大谷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并且在弓江的额上吻了一下。

“你跷班没关系吗？”

“这也是任务之一呀！”

“是吗？”

“如果你不早点康复的话，将会影响到逮捕犯人的工作。所以啦，让你恢复精神也是工作之“简直强词夺理！”

弓江笑了一下，“啊，好痛……！”

“要不要紧？你别笑嘛？”

“那你不要乱说笑嘛！”

弓江说道，“沙奇的身分查出来了没有？”

“嗯。他的本名叫做板岩，以前好像是个小有名气的催眠医师。不过，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后来突然失踪了。

“许细的情形雅然不太清楚，不过听说他因为在做催眠实验的时候非礼了一个女学生而被迫离职。”

“真的吗？”

“他大概是为了筹募开设“幸福之馆”的资金而贩毒，之后便深陷泥淖，不可自拔的吧！”

“这样啊！”

弓江心里有个结，“组长已经确定死者是沙奇和美雪了吗？”

大谷想了一下，说：

“沙奇是已经确定了。警方已经从车上采到指纹，经过比对之后证实那是沙奇的没错。

只不过，美雪嘛……。我想大概错不了吧？”

“可是，另外不是还有一个向仓林文代收钱的女孩子吗？找到了没？”

“不，现在还在找，但又不太清楚她的长相，而且，仓林文代也不太记得。”

“这个嘛……”

如果跟沙奇同车的是那个女孩的话，那？会不会是多虑了？

弓江不经意地望着护士开门进来，那位护士似乎有意压低帽缘，趿着拖鞋，发出哒哒的声响穿拖鞋！

“组长，危险！”

弓江从床上跳起来，扑向大谷。

护士摘下帽子是美雪。手上握着枪，扣上扳机，大谷坐的那张椅子翻倒在地上。

大谷和弓江一起滚落在地板上。

大谷手上有枪。“咻”地一声锐响，美雪按着左肩，手上的枪掉落下来，人也踉跄了几步。

“他妈的！”

美雪面目狰狞地尖叫道，“我咒你不得好死！”

然后，美雪往正面的玻璃窗踪身一跃。

一瞬间，玻璃散落一地，美雪的身影消失在窗户的另一边。

这里是五楼。大谷急忙赶到窗边。

弓江也忘了身上的疼痛，跟着跑过去。

“倒在下面。”

大谷说道，“我看是没救了。”

“组长……！”

大谷用力地喘着，说：

“你救了我一命！”

弓江紧紧地抱住大谷。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绝不，绝不！

“你们在干什么？”

有个声音说道，回头一看，大谷的母亲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

“妈咪，刚才……”

“怎么不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呢？而且还在窗户上打了一个洞！会感冒的。你可不能藉故拖延住院的时间来吸引小努的注意噢！”

“遵命，伯母。”

说着，弓江踉跄了一下。

伤口又再度出血了。大谷急急忙忙地冲出病房。

“来，抓着我的手。”

“伯母……真是抱歉。”

好不容易走到床边，弓江缓缓地躺了下来，侧腹的伤口渗出血来。

“弓江小姐。”

大谷的母亲说道，“痛的时候你就想！只要忍耐一下，王子就会骑着白马来。”

“王子……”

“是的。不过呢，母后也会跟在旁边就是了。”

弓江笑了。虽然伤口会痛，但弓江还是开心的笑了。

然后，弓江紧紧地握住大谷母亲的手。

医生和护士被大谷拉着直奔病房来。

## 罗列莱口哨杀人曲

作者：赤川次郎

### 第一节 消失在罗列莱

岩石终究是岩石。

这个真理 虽然不必说得如此严重 即使是来德国旅行还是没有改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什么嘛！就是那玩意吗？”

野野村和子取下架好的相机。

“就是这个……”

山形久江兴奋地叫道：

“听到没！神秘的歌声……”

“这就是神秘的歌声吗？”

野野村和子皱起眉头倾听从下行游船的甲板上所传来的“罗列莱”曲，嘟嘟囔囔地说：

“用那么大号的扩音器。”

“不是这个啦！”

山形久江失望地说道：

“我是说从那个岩石传来的。”

“哪有？”

“算了！连一点想像力都没有。”

的确……。虽然说是出了名的罗列莱岩石，不过要求它的姿态特别与众不同，或许是有些过分。可是，从船上仰望高耸的岩壁顶点，只见插着一根

旗子，让稍有点浪漫想像的观光客感到失望，也是难免的。

不过，平常就自认为是浪漫主义者的山形久江，却是想像那位站在岩石上的谜般美女，一副非常满足的表情。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派的野野村和子则说！

“还是拍一张相吧！有照片为证我们来过这里。”

改变心意之后，把自动对焦距的相机对准罗列莱岩石。

山形久江这趟来德国旅行没有带相机。

“我是用心的眼睛观赏，所以不需要相机。”

从旅行出发之前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正月的下行之游，映着蓝天的丰沛水流，带着春的暖意，闪闪耀眼。

这是个美丽的季节。不至于像夏天那样被汹涌的人潮所淹没，也不至于像秋天那样冷得令人发抖。如果把德国比作日本的话，那么这里的纬度大约相当于北海道。

下行游船上看不到日本团体观光客的影子。看来像是美国人，相当岁数的一群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之间的欢笑喧闹看起来有点“孩子气”，非常纯真，相对之下，日本人就显得有些冷漠。

既不像野野村和子的现实主义者，也不像山形久江的浪漫主义者，有阪千寿站在两人后方，抬头仰望罗列莱岩石。

“噢”

自言自语说道，“那个人不要紧吧？”

从甲板小心翼翼的下了陡斜的阶梯，只见一位穿着灰色大衣，五十出头的日本男子，坐在空空荡荡的船舱内长椅上看观光简介。

“你还好吗？”有阪千寿开口问道。

“噢，谢谢您。”

头发已全部泛白，看起来像六十多岁左右。一眼给人的印象像是位大学老师之类的绅士。

“托您的福……。已经完全稳住了。谢谢。”

“最好随时把药带在身上。”

“是啊！”

绅士点头说，“本来是随身带着的，只有今天放在饭店里忘了带出来。等船靠了岸，我们就马上要回饭店。”

“请多保重。”

“你们有几个人吧？”

“是的。我们都是护士，在同一家医院工作。”

“原来如此，怪不得……”

绅士笑道，“知道是这样，说不定就不会发作了。”

“这么有效？那真是太好了。”

有阪千寿微笑道，“我想您走路不要走太快才好。那，我先走了。”

有阪千寿点头告别，正要上甲板时。

“啊，等一下”

绅士叫住她，“我该怎么谢你呢……”

“不用了……。小事一件。”

“不行不行。因为你，我才捡回了这条命的。”

绅士从大衣口袋掏出一个小纸袋，“这是 在途中的古城买的钥匙

练，刚好有三个。

虽然不值什么钱，不过说不定其他地方买不到。”

“可是，这是您特地买的……”

“买了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只是想说或许会用得着才买的。 一位一个，请你收下。”

绅士说着，把纸袋塞到有阪千寿的手里。

“那……您的好意，我就收下了。”

“不要客气，接着还继续旅行吗？”

“下一站到巴黎，然后回日本。”

“这样子啊。祝你一路顺风。”

绅士轻轻握住千寿的手。

“谢谢”

千寿走向甲板。

当然，乘坐这艘下行游船的人，都是为了要欣赏两岸的风景。船舱内除了这位绅士之外，没有其他人。因为在船舱里，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景色。

千寿一离开，这位绅士好像对欣赏外面的风景丝毫不感兴趣似地继续看着德文观光指南。

喀当！听到声音，绅士抬起头来。

船外的气候温暖宜人，可是一位穿着有点不合时宜的防水长大衣及深戴一顶呢帽的男子，朝绅士的方向走去，木制的地板发出了脚步声……。

“喂！”

两艘游船会船。

对方船上的日本观光客也向这边挥手招呼。野野村和子大声挥手呐喊，山形久江听了皱起眉头。

“旁边的人在干嘛？”

“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做什么坏事。”

“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

久江叹气说道，“再也不跟和子一起旅行了。”

“随你便。”

在一旁的有阪千寿只是微笑听着。

每旅行一次，久江便会说这句话五六次。

旅行结束，在机场或车站分手时，三人都会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三个人旅行。可是，下一次还是三人同游。当然，三人之中如果有人结婚的话，则又另当别论，不过由于三人都二十五岁了，什么时候都可能有人结婚。

“啊，昨晚的肉好大块。”和子伸伸懒腰说道。

“在莱茵河的船上，能不谈昨晚的肉吗？”

“因为我很感动啊！有意见吗？久江会为不能吃的风呀光呀而感动。而我是因为便宜的肉而感动，道理是相同的。”

“说的也是……”

千寿把那位绅士送的钥匙链交给两个人。

“耶，真有意思。”

和子看着说，“三个都不一样耶。”

“是西洋棋棋子。”

久江说道。“我要这个骑士”

“我要 这是什么？”

“城堡。”

“是吗？我以为是头盔。”

“那，我要这个。”

千寿把剩下的一个拿在手上，“这是什么呢？”

“我看。”

久江瞄了一眼，“那是主教。”

“主教！ 唉！好吧，反正适合诚实认真的我。”

“自己夸自己，真不害臊！”和子笑道。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应该去道谢一下。”

千寿说，“他现在一个人在那船舱里。”

“这样子啊！久江，走吧！”

两人发出喀哒喀哒的脚步声，走下甲板。

千寿靠着栏杆，了望河岸缓缓而去的绿色景致。微风徐徐，终于适应时差的头脑感觉非常舒畅。希望一直都是这样……。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有这种瞬间想法也是幸福的。

休息片刻，正要转身时，肩膀撞到一个人。

“啊，对不起。”反射动作说道。

对方是一位将大衣领子竖起的男子，呢帽戴得很深，几乎看不到脸。

看了千寿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就走掉了。

“ 奇怪的人。”千寿撇头说。

是日本人吗？不太清楚。

不像是看风景的样子，快步离去，消失在其他的观光客之间。

“ 喂，千寿。”

和子们回来，“下面没有人啊！”

“咦，真的吗？”

“嗯。空空的。”

“那一定是身体恢复，上来甲板了。”

那边也有一个到甲板的出口。

“下船时，如果遇到了再道谢可以吗？”久江说道。

“好吧！”

千寿点头说。

三十分钟后，船到达河岸。

千寿，和子，久江三人，比其他船客还要早一步下船，看看那位绅士是不是会随后下来。

但是 客人几乎都下来了，还是没看到那位绅士。

“奇怪！”久江纳闷说。

“一定是先下船了。”

和子说，“走吧！”

“嗯……”

千寿怎么都无法释怀。当然，和子说得没错，可是……。比自己先下船的客人，千寿也都一一看到。里面好像没有那位绅士。可能是看漏了吧，要不然的话 莫非！是从船上掉下去吗？

如果是这样，应该不会没有人发现吧？

“千寿，走了。”

被和子催促，千寿转过身，将游船抛在身后离去。  
那位绅士送的钥匙链，收在肩膀上的背包里，千寿几乎已经忘了这件事。

## 第二节 水中的少女

“喂，晶子。”

肩膀被拍了一下，丹羽晶子回过头。

“凉子啊……”

“怎么了，一副没精神的样子。”

晶子微笑说道，“怎么样，是不是要刷新纪录？”

“一定要试看看。”

田中凉子说得理所当然的样子。

室内游泳池散发着一股水的味道，丹羽晶子非常喜欢。

“水波好柔哦！”凉子回答说道。

“嗯。”

晶子让手脚稍微柔软之后，和凉子一起走向游泳池。

高中二年级，十七岁。

一穿上比赛用的泳衣，苗条但却有女人味，丰满的线条清晰可见，好像镶了框似的。

如果是为了参加大赛而练习，肩膀和手臂会长肌肉，不过晶子和凉子不论再怎么努力，都不像是要参加奥运会的标准，所以并不怎么引人注目。

两人的身体滑进水中似地消失。

在水里是一种幸福……。

晶子缓缓拨开水时想着。

只有游泳这件事，才可以无意识地进行。

虽然这样自由自在地游着，但是对晶子而言却是最快乐的时刻。不过说是自由自在，却已达到普通人拚命游泳时的速度。

“还是不太对劲。”

坐在游泳池旁的凉子说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没事。”

晶子仰泳，缓缓游过凉子的面前。

从玻璃的天花板，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

那种湛蓝令人生起一种悲伤的感觉。

“到底怎么了，晶子？”凉子问道。

“没事……”

心里的痛楚即使对别人说了也不会消失。就算是从小学就认识的好朋友也一样。

对不起。

他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

从昨晚就一直、一直不断响起。昨晚，晶子一觉也没睡。

夜里，相约在常去的公园见面，他没看晶子的眼睛，有口难言地说出“对不起”时，已经知道他接着要说什么了。

仔细回想，大约从两个月前，他总是找藉口不和晶子见面，终于明白了。

另一方面，也听到谣言。就是看到他和别人——那个看起来有点轻浮的女孩子走在一起的谣言。

虽然晶子不认为那是谎言，但是她深信会走在一起，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是的！他也经常和其他的女孩子出去玩。

我们又不是未婚夫妻……。

内心虽然感到害怕，但是晶子故意不想那个问题。那个即将到来的问题。

为什么，他会骗我？

只要我隐瞒他跟别人交往的事，见面的时候表现出像情人的样子，我就不会被一直蒙在鼓里。

可是——不行。他是很诚实，不会说谎的人。

就是喜欢他这一点，而现在却……。算了，昨晚他说了那句话，我也听到了。

而且，我也笑着说：

“谢谢，我很高兴。”

最后还握了手。他的手流着汗，尽管是在凉凉的夜里。

如果大哭或是硬拉住他，说不定他不会与我分手，说不定他会离开那个女孩子。可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特意修饰的外表，是打算像电影里的女英雄一样吗？

是希望扮演一个帅气地将男人抛在身后而去的“诚实女人”吧……。

总之——已经结束了……。

“晶子！”凉子叫道。

“嗯！”

该正式上场了。

游泳池边的看台上，父母，家人和学校的朋友已坐了近百人。

这附近三所高中的游泳部，经常举办游泳大赛。半年一次。——以前，晶子非常活跃，都得第一名。

“你看！”

凉子说道，“你男朋友来了。”

怎么可能？——忍不住地想这么说。

可是，晶子的眼睛很快找到坐在观众席后方的他。

目光一交会，看到他挥手，开口叫道：“加油！”

胸口变热。他回来了！

重新考虑之后，还是选择我。嗯，太厉害了。晶子差点想笑。

“晶子，上场了。”

“好！”

咚咚，小跑步跑上起跳台。

一百公尺，蛙式。这是晶子参加的项目。此外，还参加了接力赛。

五十公尺的游泳池，从起跳台上方，看起来相当宽广。

水面微微泛起波浪。

“预备。”

声音响起。

低下头，做好预备动作。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

突然间面无血色。——枪声。

反射地，晶子的身体朝水面飞去。

“太棒了。”凉子自言自语说道。  
晶子前半段以高速度飞出去。不像以往的晶子，凉子心里想着。这样，说不定后半段会超前领先。  
折回。一定得第一。  
观众席上的亲友们站了起来，高声呐喊加油。  
不过，凉子感到不安。晶子是怎么了！那种游法非常认真正经。游到游泳池中间时，晶子的头突然从水面消失。  
“晶子……”  
是潜到水里吗？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浮上来！  
“晶子！”  
凉子跳起来。身子一跃，一口气潜进水里。  
晶子沈到游泳池底。  
振作一点！凉子将晶子的手臂绕到自己的肩膀上，用力踢游泳池底。老师和指导员跑过来。  
“叫救护车！”凉子叫道。  
观众席上，晶子的父母脸色苍白地站起来。  
椅子发出声音翻倒了。  
救护车的警笛声传来，是五分钟后的事。

### 第三节 老朋友

“啊啊。”  
野野村和子打了个哈欠，“已经结束了吗？”  
“什么！你不是说想赶快回日本吗？”山形久江开玩笑似地说。  
两个人总是互相消遣，有阪千寿只是在一旁笑着听。  
“当然想回去啊！”  
野野村和子应道，“可是，旅行要结束了也是很怀念。”  
的确，或许这是实话。  
一方面想回日本，吃开茶饭，但若这么结束又觉得意犹未尽……。从好几个月前就嚷着要去哪里，要买什么，好像都是谎言一样。  
“时间还很多。”  
和子看着表说，“还得再买两，三个礼物。我去看一下。”  
“请便。我要在这里坐。”  
千寿说道，“预算全都用完了。”  
这里是从巴黎回来的路上，顺道停靠在阿拉斯加的安格拉治机场。  
燃料补给和空服员换班，大约要停留一个小时。这段时间内，乘客都会在机场的一个限定角落打发时间。当然，路过这里的乘客压倒性的以日本人居多，所以有各种免税商品，也有很多人在这里大肆采购。  
山形久江打开旅游指南。  
“下一趟要去哪里玩呢？”煞有其事地说。  
“你性子真急。”  
千寿吃惊地说道，“哪有那么多钱？”  
“有什么关系。这样只用眼睛浏览旅游指南上的照片和解说，我就可以嗅到每一个城镇的气味了。”  
“可以省钱，真好。”

虽说是单身，但以护士的薪水，要每年都出国旅行也是很吃力的。

“不要挖苦我了。”

久江看着千寿说道，“回去之后，又是疲于奔命地照顾病人。至少能做梦也不错啊……”

“请，请，请多做一些。”

“我也去逛一下。”

久江站起来。“可以帮我看行李吗？”

“嗯，好。”

独自留在长椅上的千寿，打了个哈欠。

回去之后，说不定会因讨厌时差，精神恍惚好一阵子。

本来，护士这个职业就得经常上夜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习惯“时差”。

“千寿……”

好像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但是在这种地方，除了和子，久江之外，应该没有认识的人。大概是桢经过敏，或者是别人吧！

“你不是千寿吗？”

是男人的声音。

目前，千寿并没有男朋友。千寿确信有人在叫她。

“果然是你！”

刚才的声音说道。

千寿抬头看站在面前的这个男人……。

“你是……”

“真令人怀念！知道我是谁吗？”

不用说，心里面正想着：“啊，这个人是谁”不过……就是不知道是谁。

只知道是个认识的人……。那种笑法，总觉得很久的……。

“我是片桐。片桐俊作。”

“片桐！吓我一跳。”

眼前这位穿着西装的青年，是那个穿学生服，理平头的少年吗？千寿不停盯着他看。

中学时，有一群常在一起，感情很好的朋友。他是其中的一个。

“好久不见。”

片桐俊作在千寿身旁的空长椅上坐下，“不过，我立刻就认出你了，一点都没变。”

“什么……。都过十年了。”

“可是，没有变啊！那种一脸正经，挺直背坐着的模样。”

虽然稍微变胖，但是片桐的笑容却是一点都没变。

“你的发型变很多。”

千寿指着片桐规规矩矩旁分的头发说。

“头顶上的头发已经有点变少了。真讨厌。”

片桐若笑道，“千寿，接着要去哪里？”

“回去啊！”

“这样子啊。我接下来要去伦敦。”

“工作？还是度蜜月？”

“可惜，我还是单身。 旅行社的导游。”

“咦，那不是很吃力吗？”

因为自己参加过旅行团，所以知道导游真的是一种损耗神经的重劳动。在某个意义上，有一点跟护士相似之处。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各自的喜好，疲劳，意见等一涌而至……。

“旅行团的人数多吗？”

“人数并不怎么多。可是 ”

皱着眉头说道，“蜜月旅行团。都是新婚夫妇。”

“哈，哈，哈。”

千寿笑着说，“我正想说你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才不呢？我是一个人。像傻瓜一样。”

片桐说道，“千寿你呢……跟谁一起！”

有点战战兢兢地问。

“朋友啊。我也是单身。”

“这样子啊。”

片桐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如果是跟先生一起，就得早点逃开。”

“目前好像还没有这种事。”

“现在 在当护士吗？”

“是的。”

“这样子啊。不愧是千寿，彻底贯彻当初的志向。”

“太过分了。”

“不，是真的。我应该是当工程师的，但是……”片桐叹气说道。

的确，从中学生时代起，片桐就不太能安于一事，对人的态度不错，不过是个做事不太乾脆，八面玲珑的人。人很好，但是自己想做什么，连自己都不太清楚。不过，很细心，很随和，或许相当适合导游这个工作，千寿心里想。 “接下来两个星期要去罗马，巴黎。

蜜月旅行团我们不常办，虽然很轻松。”

“经常带旅行团吗？”

“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

“已经是资深导游罗？”

“可是带久了，胃会痛。”

苦笑道，“咦？那是我们的客人。”

两个像新婚夫妇的人，来找片桐。两个人都生气地嘟着嘴巴。

“怎么回事？”片桐站起来问道。

“请你把我们的座位分开！”男方说着。

“什么？”

片桐楞住。

“我也不想再看到这个人的脸！”

女方依旧是一副要踢人的样子。

“所以，请把我们的座位分开。不看到脸就没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片桐焦急地说，“还有别人在。不知道可不可以顺利更换座位 ”

“总之，不喜欢坐在一起。”

“我才不要跟你坐一起。”

“回去之后我们就离婚。”  
“啊，我也落得轻松。”  
两个人迅速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片桐摇头说：  
“夫妇座位分开，有的人还会抱怨呢……”  
“吓我一跳。”  
“大概回去之前就没事了。这是见怪不怪的事。”  
“我们还会见面吗？”片桐对着千寿说。  
“如果是在日本应该会。”  
“可以告诉我电话号码吗？”  
“好。”  
千寿在记事本上写下电话号码，撕下来递给片桐。  
“谢谢。回去之后打电话给你。”  
“聊聊以前的事。”  
“是啊！那，再见罗”  
“加油！”  
片桐以匆忙的脚步离去……  
“这样好吗？”  
千寿自言自语说道，“告诉他电话号码……”  
或许这也只是旅行途中的小插曲，千寿心里想……。

#### 第四节 教授

头用力点了一下，千寿醒了过来。  
机内一片漆黑。大概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的。  
挂在耳朵的耳机掉落在膝盖上。  
看看隔壁，和子和久江正紧盖着毛毯在睡觉。  
飞机有点摇晃，不过还不是很厉害。  
千寿的右边坐着久江和和子两人，左边坐着一位金发，看起来像生意人的中年男子。大概一直都醒着，开着的灯，正在看报纸。  
偷偷瞄了一眼，是德文报纸。德国人吧！心里有这种感觉。  
为了慎重起见，先道个歉，千寿并不懂德文，只是“知道那是德文”。  
手上有一本日本周刊。已经从头到尾都看遍了，一点也不想再翻开来看。  
到成田机场大概还不需要太久的时间，不过也不想再睡了，千寿不由得看了隔壁人的报纸。  
于是突然，肩膀靠近，看到一张照片。日本人的照片。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新闻，不过那个脸孔好像在哪里见过。白发绅士。很自然的散发一种智慧感觉的表情。是谁呢？  
想了一会，千寿耸耸肩膀。算了，没什么关系。反正确定不是什么特别认识的人。  
千寿手拿着手提包，站在洗手间。在狭窄的洗手间内，简单重新补妆。因为不喜欢是以一张乱七八糟的脸下降在成田机场。正要把手提包合起来时，突然想起来。装在这里面的钥匙练“对了！”不由得喃喃自语。  
那则新闻的照片。那是给我这个钥匙练，在莱茵河下行船上遇见的

绅士。

千寿回到座位后，还是一直想着那则新闻。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心里非常着急。

千寿不断探头看，隔壁的德国人也注意到，把报纸递给千寿。

“谢谢。”

不过拿了也看不懂。

“你看得懂德文吗？”

那位德国人问道，千寿吓了一跳。

“嗯，你会日文吗？”

“一点点。”对方微笑道。

“那，这个”

千寿打开报纸，指着那位绅士照片的地方说，“你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新闻吗？”

那位德国人看着新闻说：

“日本的教授，下落不明。”

“下落不明？……”

“上面写着说是要搭莱茵河的船，离开旅馆，没有回来。”

千寿重新看了那张照片。

“这样子啊，谢谢。这可以给我吗？”

“请。”

“谢谢。”千寿说。

“啊，好困。”

在成田机场的入境大厅，和子不断地打哈欠。

“睡那么多，还打哈欠！”千寿苦笑着说。

“可是，我还是很困嘛！”

“我要搭巴士去新宿。”千寿说道。

“嗯。明天见。”

“医院见。”

野野村和子和山形久江，住在离医院走路约十分钟的宿舍。

只有千寿在外面租房子住。曾经在医院宿舍住过钱年，可是觉得有点闷，所以才搬出来。虽然搭车上班要三十分钟左右，不过这也是很好的清醒方式。

坐上从成田机场开往新宿的饭店区的巴士，千寿才终于能喘口气。当然，三个人都是相当不拘小节，不过还是一个人比较轻松自在。这大概就是千寿的个性。

市中心的人多杂乱，总让人很难有愉快的心情……。

如此，过几个月后，又开始想去别的地方。

在巴士到达的一家饭店，简单用餐。因为行李很多，便搭计程车回公寓。虽然说是“高级出租大厦”，不过事实上是三层楼的公寓。

亲切的司机，替她把重重的行李箱搬到二楼。多付了一些小费，表示谢意。

“回来啦！”

隔壁的太太刚好经过，开口问道。

“谢谢，给你添麻烦了。”

“哪里。欧洲好玩吗？”

“嗯，很好玩。”

千寿回答说，“给你带了点礼物，虽然不成敬意。待会拿给你。”

“啊，谢谢。有空过来喝杯茶吧。”

“好。”

这是一个相当唠叨的太太，所以自己必须花点心思配合她。

进到房间 里面平安无事。没有荒芜，不过也没有变成宫殿。

打开窗户，让空气进来，把堆放在门口的报纸拿到房内。

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教授的新闻！由于心里惦记着，便打开几份最近的报纸。

“ 是这个吧！”

西洋中世史的权威之一，水岛高次教授。

新闻内容非常简单。

说是要搭莱茵河下行的船，离开旅馆，就一直没回来。平常就有心脏的老毛病，安危受到大家的注意……。

千寿沉思了好一会。

从这则新闻似乎看不出来教授有没有搭那艘船。但是，千寿她们在船上看到他。

应不应该通知他们这件事呢？

或许是多管闲事……。可是，在那艘船上时心脏病发作，千寿是知道的。只是……假使后来直接回旅馆的话，应该不会再发作。而且，下船时，也没有看到水岛教授的人……。

不由得，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情。

千寿查了一下 T 大学的电话号码，试打电话看看。

“ 请接水岛高次教授的房间。”

说完话，电话那边传来传唤的声音。

但是，似乎没有人出来接电话。 千寿放弃，放下听筒，开始整理行李。

## 第五节 助理

“有阪小姐。”

听到叫声，千寿立刻知道是在叫自己，不过也许是因为在发呆，而无法回应。

“有阪小姐。 ”

“嗯？啊，对不起。”

千寿回头。在医院地下楼的咖啡室休息。

“怎么了？有点发呆的样子。”

咖啡室的女孩子笑道，“啊，我知道了。时差还没恢复。”

“这是老毛病。”

“你的电话。”

“谢谢。”

站起来走到柜台接电话。 这里是医院内的员工用咖啡室，所以会来这里的都是医生，护士，净是白衣人。

“喂，让你久等了。”

千寿说道，“我是有阪。”

停了一会。

“嗯……”

一个犹豫似的男子声音。“是……有阪小姐吗？”

“是的。你是哪位？”

“嗯 我叫丸山。”

“丸山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是T大学水岛研究室的人。”

过好一会才想起来。

“啊。我知道。”

“你曾经打过电话来。”

那个男子 感觉非常年轻。大概是大学生吧？

“是的，昨天。出来接电话的人，好像不太清楚的样子……”

“对不起。他是来帮忙的一年级学生。只告诉我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对方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是 ”

“我叫丸山，老师的助理。 你是不是知道有关老师的事？”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和他在莱茵河的下行船上见过一面。”

千寿简单说明在船上发生的事。

“这样子啊！这么说，老师是上了船。”

这名叫丸山的男子，异常激动地说道。

“总之，我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件事。”千寿说。

“这样子啊。这么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嗯？啊，请等一下。”

对方传来说话的声音。不是一个人。好像是女性的声音，当然听不出在说什么……。

千寿有点心急。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心里想，对方是不是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啊，对不起。”

丸山很快地说，“嗯 可以跟你见个面吗？”

“耶……。可是，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不要紧。只是，想直接跟你谈，问问老师的情况。 嗯，可以抽个空吗？”

“今天上夜班 我是护士。”

“这样子啊。”

丸山有点夸张地说，“是这样的……。学生给我的电话号码，我打了说是医院，真吓了我一跳……。嗯，去那里找你，会不会给你添麻烦？”

“上班时间的话，不太……”

千寿有点不知所措。见了面之后要怎么办呢？

“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五，六分钟也可以。”

“这样的话没问题。时间不一定，可能要让你等一下……”

“没关系。那么，傍晚的时候我去找你。”

“好的。嗯 ”

电话已经挂断了。

奇怪的人。千寿感到纳闷。

当然，千寿也很担心那个叫水岛的教授。不过，从那之后报纸上再也没

刊登有关消息。

已经回国一个星期了。趁还没忘记的时候，昨天打电话去丁大学。

可是有人特地来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可说。

“啊，对了。”，回到座位，千寿想起来。忘了说那个叫水岛的人给钥匙练的事。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事。不过，还是告诉他吧。那么大老远的特地跑来这里……。

丸山挂断电话，回过头。

“下午的课一结束就去”

咦？研究室的沙发空空的。

“去哪里了？”丸山自言自语说道。

丸山正志二十三岁，是水岛教授的助理。

当然，这间研究室是水岛的，现在主人不在，感觉有点昏暗，失去活力。

或许，研究什么西洋中世史的，没有“活力”是很自然的事。

丸山正志坐在变色的沙发上，叹了一口气。

桌上摆着上课用的笔记。由于水岛下落不明，丸山不得不代替他上课。

因为还不习惯，而且不专业，所以有点吃力。

研究室的门打开。

“我以为你去哪里了呢？”

丸山松了一口气，“像忍者似的。”

“我又不是偷偷摸摸出去的。”

说话的是一名五官轮廓清晰的二十岁左右女子。

穿着朴素的灰色毛衣和裙子，不过端正的容貌却相当引人注目。把长长的头发往上梳，并问道：

“那个女人说了什么？”

“没什么。下午的课结束后，我去见她。她是护士。”

“什么！”

那名女子有点意外的样子，“为什么到现在才和我们联络呢？”

“大概很忙吧！而且，对于水岛老师的事，她说只是在船上见过面而已……”

“真的吗？”

“这是什么意思！”

“普通的观光客，会这么清楚记得无意中在莱茵河下行船上遇见的人吗？真奇怪。”

“奇怪……”

“那个女的，是不是跟爸爸有什么关系！”

“关系……，怎么会呢？”

丸山瞪大眼睛说，“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不知道。可是爸爸有女人可是千真万确的事。”

水岛冬子打开自己的手提包，“香烟没了。你有吗？”

“嗯，有……。只剩两，三根。”

“给我一根好吗？我等一下会买。”

“这里没有烟灰缸。”

“爸爸也真顽固。既然做了，就要彻底。”

用丸山一百日圆的打火机点燃香烟，若无其事地把烟灰弹到地板上。

“我也一道去吧！”

“去医院？”

“爸爸和那个人……。有阪？ 可能是爸爸的什么人。”

“问了，她也不会说实话，不是吗？”

“看反应就知道了。若是你的话，大概看不出来吧？”

冬子叼着香烟站起来，“我们在“R”碰面。三点吗？”

“嗯。三点一定去。”

“我等你。”

冬子走出研究室。

丸山轻轻叹气。

丸山和冬子的关系是一对情侣。不过，说起来感觉是冬子把丸山“当成情人”

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

“已经结束了。”

很有可能凭这句话就简单地被甩掉。

“好累……”

丸山看看手表。 离上课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丸山把水岛桌上，堆积如山的邮件一封一封拿起来看。大部分都是订阅的杂志，或是索取的资料。以及出版物的邮寄广告。可以扔掉的东西，几乎都已丢到垃圾桶了。如果不这样，将无法收拾。有一封信是从水岛常去的都心旅馆餐厅寄来的，打开一看，是免费午餐的招待券。

“这个月已经收到不少了。”

白白丢掉也是挺可惜的。丸山把招待券放进口袋里。

“ 这是什么？”

厚厚的信封，只有写水岛收的收件人名字，没有寄信人的名字。信封正面盖着一个“亲启”

的章。

丸山犹豫了一下。 应该交给冬子吗？当然，这是应该的。可是……。丸山踌躇了片刻。

如果打开才交给冬子，说不定会被数落一番。不过，可以说是没看到正面，不小心弄破的。

就这么办！这么多邮件，不可能一封一封仔细看。

当然，里面一定不是什么单纯的宣传品之类的东西。

丸山慢慢的拆开信封。

## 第六节 风中的声音

水岛冬子在大学正门前的咖啡厅“R”等候丸山。

应该十分钟前就下课了。加上准备的时间，大概快来了吧！

丸山是不是课上得太起劲了。冬子心里想，要是过去看他上课就好了。如果看到冬子在一旁，大概会很快结束。

他就是这么胆小，客气的人。 和冬子一起出去，如果冬子不主动一些，他连手都不懂得拉。会成为一对情侣，也是等得不耐烦的冬子，把丸山带进旅馆的。

不过 人很好，虽然说同住一起过，但是不会突然变得一副大男人的样子，是个相当好相处的人。当然，无法保证过些时候不会厌烦……。

冬子把香烟压碎在烟灰缸。 自己买的不带滤嘴的香烟。

丸山一直都只抽有滤嘴的凉烟。冬子也不是特别喜欢抽烟，因此一包烟都可以抽上三、四天。

冬子抽烟，有点是出自对父亲说抽烟有害身体健康，要她戒烟的反抗。

“咖啡，再一杯。”

对着柜台说，眼睛并朝店门口看了一下。

“咦？”

冬子盘着腿，“真是罕见。”

一位女性，有点战战兢兢的神情走进来。

“我可以坐下来吗？”她问道。

冬子不吭声地耸耸肩。 天气很热，不过她却穿着外套，不想脱下来。那位女性年纪约莫四十出头。看起来有点失落的感觉，头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梳理的缘故，似乎是乾裂的样子。

服务生端来白开水。

“红茶。不加糖。”

她点了饮料，“ 你父亲，有没有什么线索？”

“没有。”冬子摇头。

“还是只知道在欧洲发生的事……。无法再打听出更多消息吗？……”

“可是，尸体没有浮上来，所以不能断定是死了。”

冬子以轻描淡写的口气说，“很可惜是不是？”

“不要再说了。”

转过头去，“我很担心他。”

“为什么要这么关心你的前夫？”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是你的父亲。”

“跟你无关，不是吗？”

冬子的母亲治代，四十五岁。跟以前的丈夫水岛高次，年龄相差二十多岁，是他的学生。进研究所念书的治代，在结束硕士课程之前，被水岛求婚，结果立刻休学，结婚了。一年后生下冬子。

于是二十年过去了。

“他的心脏不好，不是吗？”

治代问道，“有没有带药去？”

冬子不回答，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看着窗户。学生们从正门走出来，但是没看到丸山。

冬子面前放着咖啡，治代前面放着红茶，两个人沈默了好一会，各自喝着自己的饮料。

“ 你没有戒烟。”

治代看着烟灰缸说，“至少也要改抽有滤嘴的，好不好？”

“不用你管。”

冬子不接受劝告，“我想做什么，那是我的自由。我已经二十岁了。”

“我知道。可是……”

治代慢慢的把红茶喝完。

冬子口气稍微转弱地说：

“你是不是有一点瘦了？”

“嗯。感冒。不断发烧将近两个星期。”

“工作呢？”

“也不可能休息……。在报纸上看到你父亲的新闻，很想联络，可是那正好是我身体最不舒服的时候。”

治代突然离家，是五年前的事。冬子十五岁，正是多愁善感的年龄。治代有了男朋友。

水岛找到他们两人居住的地方，知道治代没有回来的意思，而离婚了。从那之后，水岛就一直是一个人。不过，冬子发现这一年来，他似乎和一个固定的女性见面……。

“有没有一位水岛小姐！”

店内的服务生叫道。

“我就是。”

冬子和治代同时回答。冬子看了治代一眼。

“是我。”

“你的电话。”

“好……。”

冬子站起身走去。“喂。”

“啊，我是丸山。”

“怎么了？”

“临时有点事，不能去了。”

丸山说道，“是老师论文的事，突然有客人来。”

“噢。那，只好改天罗！”

“明天，我一个人去吧！”

“没关系啦。我也要去。今天晚上打电话给我。”

“嗯。不好意思，让你等那么久。”

“算了。加油。”

冬子挂断电话。

回到座位，一口把咖啡喝完。

“我要走了。”

说完站起来，“我付帐。”

“不用了，冬子。”

“反正是爸爸的钱。”

冬子在柜台付完帐，快速离去。

治代在座位上目送冬子，一直到看不见为止，终于有点疲倦似地垂下肩膀站起来。

两人离开店约十分钟后，从正门走出来的正是丸山。朝“R”的方向走来，看了一下里面之后离去。

店靠内侧的座位，一位背对入口坐着的男性，立刻站起来，把呢帽深戴到眼睛上方，披上长大衣，把似乎已经准备好的零钱放在柜台。

“谢谢。”

服务生把零钱分开，放进收银机内，并看了一眼走出店门的男人背影。穿那样的大衣，不热吗？

“千寿小姐。”

被一位护士同事叫住，停下脚步。

“什么事！”

“有人找你。说是你的访客。”

“访客？”

想起来了。大概是那位叫丸山的男子。

“谢谢。在哪里？”

“坐在门诊候诊室。”

“我去看看。”

因为是在往药局的路上，正好顺路。千寿快步朝门诊候诊室走去。

上午，那里挤满患者，不过一到下午，就变得很安静，没什么人。

到底在哪里呢？

千寿慢慢看了并排的长椅一圈。只有几个上年纪的人和主妇，可是其他……。看不到一个像是叫丸山的男子。

明明说是在门诊候诊室的……。

突然，千寿的视线停住，对面的长椅子上坐着一名男子。头歪向旁边，像是在打瞌睡。

可能是他。没有其他的男子。可是，如果是在等人，这样让人看不见地坐着，真是奇怪。

不管怎么说，千寿还是决定问那名男子看看。

“对不起。”

绕到前面一看，是一位年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男子，直觉这个人就是丸山。

睡得很熟的样子。

“伤脑筋，来找人的竟然睡着了……。真是的”

抓住那名男子的肩膀摇了一下男子一动也不动地朝旁边倒下，而且滚向铺着地毯的地板。千寿咽了一口气，急忙打开他上衣的钮扣，下面的衬衫流满鲜血。

“你是谁！”

千寿大声呼叫：“快叫医生！”

赶快进行急救！不过，一看就知道那名男子已经断气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医院里。

这时候，突然间，在风中传来一阵声音。

口哨声。有人在吹口哨。声音很微弱，不过旋律像是在哪里听过……。

“那是”

千寿自言自语说道：““罗列莱”曲。”

医生跑来了。

## 第七节 骑士在谁手中

“总之，是尽力了”

总务长柏木，一副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挽救的凝重表情说道，“在医院内发生杀人事件……。

真是伤脑筋。你应该知道吧！”

“对不起。”有阪千寿垂下眼睛说。

“慢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护理主任景山恭子站在总务室的入口，“柏木先生。”

“什么事！”

柏木一点也没有掩饰无可挽回的表情。如果知道景山恭子在场，大概就会改变说话的方式。

“有阪小姐，你用不着道歉。”

景山恭子走过来说道，“人又不是你杀的。柏木先生，你说是不是呢？”

景山恭子是从这家“一濑纪念医院”设立时起，就一直待在这里的超级元老。就连院长都还得敬她三分。身为护理主任，对年轻护士而言，是个“恐怖”的人，不过，面对外界时，却是会彻底给予袒护，是可以信赖的“母亲”。

“嗯，说的也是……”

柏木难以启口似地说道，“可是，站在我的立场，必须考虑社会的批评，和对病患的影响等等。”

“护士没有办法考虑那么多。”

景山恭子还以颜色说道，“上夜班的时候，一个护士必须照顾五十个患者。护士呼叫铃响个不停，这个时候，大众传播的报导是如何！批评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这很简单吗？”

“这个”

“你身为总务长，就有责任负起这家医院对外的全部事务。保护有阪小姐不被记者和传播界的人纠缠，以免影响工作，是你的责任，不是吗？”

招架不住景山恭子。柏木脸上浮现放弃的表情。

“我明白。我会全力以赴。”

“一切拜托了。有阪小姐，走吧！”

景山恭子催促有阪，两人走出总务室。柏木叹气，喃喃自语：“哎呀，哎呀……”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出到走廊后，有阪千寿对景山恭子说。

“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

“是啊。如果可以预先知道，大家就不会忙得团团转。”

景山微笑着说，“你后天不是上夜班吗？早点回去，明天好好休息。”

本来是预定今天上夜班，可是因为那个事件，时机不对，临时变更。

“好。那我先走了。”

“辛苦了。”

终于一个人，千寿放松地吐了一口气。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当然，医院不会完全“休息”。现在上夜班的护士，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东奔西忙。

然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呢？千寿怎么都无法理解。

被杀的人千真万确正是叫丸山正志，那个打电话来的助理。但是，为什么被杀害呢？而且，是在这家医院里！

千寿已经筋疲力尽。发现丸山被杀之后，已经过几个小时了。

好像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似的。

警察来问过很多问题，不过千寿已经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那个叫丸山的男子，千寿也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他……。如果没有景山恭子伸出援

手，说不定会在总务长柏木面前哭了出来。而且，说不定也会殴打柏木让他大哭一场“？”

“千寿！”

迎面而来的正是野野村和子。

“和子。上夜班吗？”

“嗯。听说事情很严重？”

“已经结束了。”

千寿苦笑，“和子，多少和你有点关系。”

“为什么？”

“你什么都没听说吗？”

“我一直在开刀房帮忙。刚刚才好不容易结束。”

和子在外科，一有开刀便忙得不可开交。千寿在内科值班。

“你现在有空吗？”千寿问道。

“不稍微休息一下，快撑不下去了。”

“久江在吗？”

“久江昨天上夜班，所以今天休息。”

“这样子啊……。那，明天再说吧！”

千寿和和子一起走进内科值班休息室。

这家医院的夜班系统，跟其他医院有点不同。通常，大部分的医院都采上班八小时的三班制，但这家医院日班是从八点半到下午四点半，夜班是从下午四点开始，到隔天早上九点共十七个小时。这期间可以轮流睡三个多小时。原则上，上夜班的前一天和隔天都各休息一天。

“十点的时候，会有人进来休息。”

千寿说道，“那个被杀的人叫丸山，是大学的助理。”

“千寿的男朋友？”

“不要乱说。你还记得吗？在那艘莱茵河下行船上心脏病发作的人。”

“嗯。那个人怎么了？”

千寿一说完那位水岛教授的事，和子探出身子说：

“真有意思！好像电视的短篇影集。”

“这么奇怪的事，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千寿皱着眉头说，“总之，那个人是为了那件事来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那个人在这里被杀和那个叫水岛的人下落不明有关系？”

“是啊……。警察就是来调查这件事。总之，就是这么回事。我想也告诉和子比较好。”

“我的兴致愈来愈浓了。”

和子一副忘记开刀房里疲惫的样子。

“我该走了。那，我先回去。”

“嗯。明天休息吗？”

“是啊。已经没有精力出门了。”

“真可惜，我有演奏会的入场券……”

“我走了，再见。”千寿挥手说道。

“晚安。”

和子虽累，但是看起来还是很有精神。这一点，跟她交往，心情总是很愉快。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天……”

千寿边走向更衣室，边垂肩放松地自言自语说道。

而且，想起一件事。那时候，发现丸山被杀害时，有人在吹口哨。吹着“罗列莱”的旋律。

这件事没对和子说……。不过，还是不要说好了，千寿改变主意。

和子现在一定兴奋得大呼……

“真过瘾，好像电视剧一样。”

水岛冬子被电话铃声吵醒。

电话……。妈，电话。不自觉地这么想。妈妈？我已经没有妈妈了。爸爸又不知道去哪里了。这个家，只剩下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

自从父亲下落不明之后，冬子也没去上学。她不是念父亲教的那所丁大学，而是一所私一上女子大学。这或许是对父亲的一种反抗。

电话……。是的没错。

“会是丸山吗？”

喃喃自语说道，边打哈欠，边伸手拿起电话听筒。

明天要去见和父亲在德国相遇的护士，可能是为这件事打电话来。

拿着电话的时候，冬子在沙发上睡着了。

“喂。是丸山吗？”

对方沉默了一会。“喂？你是丸山吗？”

冬子心里想这是不是在恶作剧。看看表，已经十二点多了。

“骑士。”

一名男子的声音。

“什么？”

“骑士在谁手中？”

奇怪的低沈声音。

“你说什么？你是谁？”

冬子用强烈的口气问道。

“丸山死了。”

那声音回答。

“你说什么？”

啪的一声电话被切断了。

冬子把电话放回去。

刚刚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在做梦吗？丸山死了！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恶作剧。”冬子生气地说。

不过，就算是恶作剧也颇令人难以理解。

他刚才说什么呢？骑士。是的，“骑士在谁手中”，他是这么说的。

骑士！这是什么意思呢？冬子百思不解。

明天一定要打电话向丸山发发牢骚，冬子心里唠叨地走向卧室。

## 第八节 千寿的风评

“对不起。”

听到有人在叫，千寿回过头。

“什么事？”

买完东西回来，两手提着重重的纸袋。

“这附近有没有一栋三层楼的公寓”

“如果是公寓就在前面。”千寿回答。

“啊。这个吗？”

年纪大约三十岁，总觉得印象不是很好的男子，“你住这里吗？”

那名男子问道。

“是啊。你看我提这么多东西……”

心里想赶快回去。

“对不起。这里是不是有个叫有阪的女人！”

千寿有点慌张失措。被问到自己的事，觉得很不可思议。

“有啊。”

“这样子啊。事情是这样的”

男子从上衣的内口袋取出警察识别证，并出示给千寿看。

刑警！千寿吓了一跳。不过，她曾听说也许有人会为昨天的事件来找她。

“我有一些问题想私底下问你……”

那位刑警稍微压低声音说道。

“什么事？”

“有阪千寿这个女人，风评怎么样？”

“风评……。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男的朋友是不是很多之类的……”

千寿差点冒火。那种事会有什么关系吗？

但是，她却若无其事地说：

“我没听过有男人进出的事。”

“不过，她应该不会没有男朋友吧？”

“可是，她是护士，工作很忙，所以没时间交男朋友，不是吗？”

“这样子啊！”

刑警有点失望的样子。

“你对她的印象怎么样？人际关系好不好？她为人是不是很高傲等等……”

“这要看对象吧？”

“话是没错，不过……。她的生活有没有特别奢侈？比如说用昂贵的手提包，或宝石，毛皮”

“你还想说什么？有没有后台老板，是不是？”

“是这样子啊？”

就连千寿都忍不住地想踢他。

这时候，一位同住在二楼的太太正要去买东西，走过来说：

“噢，有阪小姐，今天休息吗？”

“是的。”

“那明天就是上夜班罗。真辛苦。”

“哪里，谢谢。”

刑警楞住地呆立不动……。

“这个”

“我就是行为不检的有阪千寿。”

“啊 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

“因为生活奢侈，所以买这么多东西。”

“我帮你提上去。我来拿！”

“那，拜托你了。在二楼。”

千寿把东西全部交给刑警，两手空空地走进公寓上楼……。

“真的很抱歉。”

进到房间的刑警不断擦汗，“我只是想先探听一下。”

“我不会介意。”

千寿端了杯茶给刑警，“护士都是很坚强的。”

“对不起。”刑警低下头。

千寿不由得笑了出来。

“ 请用茶。”

千寿自己也坐下来，喝了一口茶。

“是为了昨天的事吧？”

丸山来访的经过，还没有对警方说明，也没有人问起这件事。

“是的。 啊，我叫江田。我为刚才的失礼，向您道歉。”

那位叫江田的刑警拿出手册，开口说道：

“我想了解一下有关昨天被杀的男子的事。”

千寿从在德国旅行时和水岛相遇开始，到丸山来找自己的事逐一说明，江田也一一把它记录下来。

“ 原来如此。这么说，丸山这个人你也是昨天才第一次见到。”

“可是，见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这样子啊！这么说，你没有直接和他谈过话？”

“是的。”

“电话中，有没有提到其他的事？比如说他会有危险等等 ”

“我没有超能力，所以无法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你说的是。”

江田刑警陷入沉思。

“可是，为什么凶手会知道丸山要来找你呢？”

“我又不是凶手，我不知道。”

千寿理所当然地说道，“不过，不管凶手是谁，都不可能在医院等。说不定是从外面跟踪丸山这个人来的。因为警院出出入入的人很多。”

“一点也没错。”

“除此之外，有没有找到什么理由 杀人的动机之类的！”

“没有，现在正要开始寻找线索。”

千寿慢慢的把茶喝完。

“ 你心里是不是想如果我和丸山这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人是我杀的话就可以轻松结案了？”

“不，没这回事 ”

江田说道，“是的，你说对了。”

终于承认了。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事情就好办了。”

看到江田叹气，千寿心里觉得这个刑警很有意思。

当然，千寿是一五一十地向这个刑警说明。包括钥匙练的事。只有“罗

列莱”口哨的事没有提到。因为她觉得这太戏剧化了，说不定只是一个单纯的偶然。

冬子走进父亲研究室的那栋大楼。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不知不觉地自言自语说道。

丸山被杀害的事，是从校方的人打来的电话得知的。昨晚的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丸山在医院被杀害，也是相当离奇。不是说昨天不能去的吗？为什么瞒着冬子，一个人去了呢？

冬子来看看丸山有没有留下什么纸条之类的在父亲的研究室内。

对于“情人”丸山的死，还没有真正的感受。是喜，还是悲“？”丝毫没有感觉。

手上拿着父亲研究室的钥匙。冬子打开门，一进到里面。

有个女人站在父亲的桌子前，突然回过头来。

“谁！”那个女的问道。

“我才要问你是谁？”

冬子还嘴说，“你在做什么？”

那位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女子，散发出一股学者或研究者的气息。

冬子直觉想到这个女人就是父亲的情人。

## 第九节 父亲的情人

冬子把身后的门关起来。

大学的研究室里，两个女人互相对望的景象，感觉上有点奇怪。

“你是谁？”冬子问道。

在对方回答之前，好强的自己是绝不会先报姓名。然而，面前这个女人却开口说：

“你是冬子小姐，水岛老师的女儿？”

冬子以不否认代替回答。

“随便闯进来，很抱歉。”

那个女人说道，“我是正在帮您父亲 老师做研究的人。”

冬子注意到那个女的是用现在式说话。

“你是怎么进来的！”冬子问说。

“老师有一副钥匙寄放在我这里。”

女人把视线从冬子身上移开，“我从电视新闻看到丸山先生的事件报导，吓一大跳才到这里来的。啊，对不起，我是N大的讲师，叫玉村百合。”

冬子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玉村小姐。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冬子表情不变地问道。

“事实上我来这里，是想找一件东西。”

自称是玉村百合的女人，看见邮件在桌上堆积如山。

“我寄了一份资料幻灯片给丸山先生。因为著作权的关系，不能用拷贝的副片，所以把原片寄来……”

“那幻灯片怎么了？”

“明天上课突然要用。昨天想和丸山先生联络，可是……。从新闻知道他被杀了，觉得很惊讶。他还这么年轻……”

说到这里，玉村百合把话停下来，“冬子小姐……是不是预定和丸山先生结婚的！我为你感到难过。”

“不要再说了。”

冬子不安地说，“我和丸出没有结婚的约定。言归正传……。你匆匆忙忙来是为了把那份邮件拿回去吗？”

“是的。来得不是时候，真的很抱歉。可是，那个东西明天一定要用。”

“是这样子吗？”

当然，没有根据反驳那个女人说的话是假的。

在研究人员之间，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会有父亲研究室副锁的人，并没有听父亲提过，也没有听丸山提过她的名字。冬子觉得有点不对劲。而且，她也从来没打过电话到家里来。

如果她是父亲的“情人”，同是研究的夥伴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知道了。”

冬子说，“可是，警方说过因为搜查的关系，不要乱动这里的東西。”

“这样子啊。”

玉村百合无计可施的样子说道，“既然警方这么说……那就没办法了。我再想想其他的方法。”

“可是，我也是学者的女儿。”

冬子说着，快步走向桌子旁边，“我和你一起找。不要对警察说就好了。”

“可是……”

“从N大学寄来的，对不对？”

“是的……”

冬子快速翻阅桌上的邮件。

“奇怪。N大的信封一个也没有。”

玉村百合神情相当不安。“那就算了。我”

“可是，你不是说一定要用吗？”

“话是没错，不过，在这个时候，真的很不好意思。”

玉村百合慌张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

然后转身就要走出研究室。

“等一下！”

冬子以尖锐的声音喊住她。

玉村百合吓了一跳站住。

“玉村小姐。”

“是……”

吞了一口气同时回头回答。

“你真的叫玉村百合吗？”

被冬子一问，玉村百合脸色发青，无力地垂下头。

“是真的……。对不起。”

“N大的讲师也是事实？”

“是的……”

“那么，你是在学会之类的场合和我父亲认识的吗？”

“是在仙台举行学会的时候……。在会场研究同一个主题，谈过话晚上又在饭店酒吧不期而遇。”

玉村百合坐在一张老旧的椅子上，“彼此谈得很没机，于是……。可是我也有丈夫，所以并没有打算长期交往。”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多前。从学会回来，大约一个月后，水岛老师打电话给我”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交往到现在！”

“嗯……。可是，请你相信我，我绝对没有想到要介入你和老师的生活。”

“不要说了！”

冬子皱紧眉头地说。“有没有香烟？”

“我不抽烟。自从老师严厉对我说不要抽之后，我就戒掉了。”

冬子冷笑道：

“爸爸也真专制。我知道爸爸有女人。都是大人了，有什么好隐瞒的。”

玉村百合垂下眼睛。

“不过”

冬子说，“我想问你知不知道有关我父亲下落不明的事。”

“我什么都不知道。”

玉村百合猛摇头说。

“知道那个事件后，很担心……。晚上也睡不着觉。”

看她一副疲倦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是在说谎。

冬子耸耸肩说：

“算了。那种事与我无关。”

停了一会又接着说，“你也认识丸山吗？”

“是的。见过几次面。”

“你是不是知道丸山为什么被杀？”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

玉村百合摇头说。

“这样子啊。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那是……”

“你知道丸山出事了，才赶快跑来这里？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邮件，对不对？”

玉村百合垂下肩膀。

“我说谎了，对不起。”

她说道，“事实上……。我先生发现我和老师的事了。”

“然后呢？”

“他委托侦探杜，跟踪我和老师，而且还拍了照片。”

“为什么你会知道？”

“有一天，我不小心接到我先生委托的侦探杜打来的电话……。非常震惊。跟我先生谈过当然，不对的是我……。总之，我先生现在是不会原谅我的。我想目前会先分居。”

“你打算怎么做，我并不想知道。”

“对不起。后来，是我先生告诉我的。他说他把我和老师的照片寄来这里。”

“寄给我父亲？”

“是的。他说还写了一封类似威胁的信。如果那封信被学校方面的

人看到，老师可能会有麻烦……。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能拿回那个邮件。”

玉村百合的话还满合理的。

“可是，没看到啊，不是吗？”

“嗯……。真奇怪。难道是我先生把地址写错？……”

“还是”

是丸山？很有可能是丸山先看到。但是，丸山被杀死了。当然，父亲和这个女人和杀人是无关的。

“我知道了。”

冬子应道，“如果那份邮件寄到，我会把它收下来。请你回去吧。”

“好……。对不起。”

不知道她是在为什么事道歉，玉村百合低下头，走出研究室。

冬子站着沈思了一会，不久自己也走出研究室。

玉村百合一走出研究室，便快步走向大门。

冬子一面看她的背影，一面跟在她后面走出去。她心里想，或许这个女的还有其他的同伴。

走出大门之后，女人停下脚步。冬子在大门前，躲在一棵很大的树荫后。

一辆车子朝玉村百合的方向开来，并停了下来。玉村百合迅速坐进驾驶座旁。

车子一发动，立即加速离去。红色的车子 进口车。虽然不太清楚是什么牌子，不过大概是奥迪之类的……。冬子对汽车不太熟悉。

开车人的模样看不太清楚，不过看得出来他戴着一顶呢帽。坐男人的车来。 是玉村百合的丈夫吗？

冬子走向研究大楼，在脑海中回想刚刚那部车子的车牌号码。对于数字，冬子的记忆力是惊人的。

冬子心里想一定要去 N 大问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玉村百合这个讲师？

## 第十节 泪与笑

晶子现在才明白，人竟然这么能睡。

晶子从小就是个不太爱睡觉的小孩。大约念小学的时候，经常熬夜，让父母亲非常担心。

“是不是把没睡够的份，一次都睡回来了呢？”

医生笑道……。

“ 噢、噢。”

听到声音，半睡半醒的晶子睁开眼睛。

“什么事……”

“量体温的时间怎么还在睡觉呢？”

感觉很不错的护士对着晶子微笑。

“对不起。”

晶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脸红说道，“那，现在量”

“嗯。这个夹着。”

护士一面量晶子手腕的脉搏，一面问道：

“感觉怎么样？”

“嗯……。总觉得在睡觉的时候，年龄好像变大了。”晶子笑着说。

“ 最好是想睡觉的时候就睡觉。”

护士答应说道，看看体温计，并做纪录，“我走了，再见。”

“喂——”晶子叫道。

“你要什么吗？”

“不是……。算了。嗯……。”

“什么事！”

这个护士始终都是很忙碌的样子，所以觉得叫住她，她会不高兴。不过

。

“我想问你一件事。”

晶子说：“听说这家医院发生了杀人事件，是真的吗？”

“嘘！”

护士看了一眼同病房的其他病人，压低声音说：“待会再告诉你详细情形。”

“那么说，是真的罗？”

“是的。一个坐在候诊室椅子上的男子，被一把利器一刺毙命！引起一阵大骚动呢！”

“凶手抓到了吗？”

“还没。不过被杀的人不是病人，所以你不用担心。”

晶子并不是特别担心。不过，在自己的周遭发生杀人事件，倒是件很稀奇的事。实在太可怕了！好奇心旺盛的年纪，什么事都想一探究竟。

“千寿小姐看到的。你去问她看看。”那位护士说道。

“千寿……。啊，是有阪小姐？”

“是啊！她跟你是好朋友，不是吗？”

“她是好人，很亲切。”

说完后，晶子急忙接着说：“当然，你们都很亲切。”

“其中也有很可怕的人哦！”

护士笑道，“今天她上夜班。那我走了。”

“对不起，问了你这么多事情。”

晶子说……。

晶子睡在四人房靠窗的位置，从这里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湛蓝的天空。当然，四周的建筑物也都会进入视线范围之内，不过有时还是有种被清爽鲜艳天空的湛蓝拥抱的感觉。

晶子到现在还不太清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只知道在游泳的时候，突然间跟前变得一片漆黑——即使努力挣扎，也无法逃离那个黑暗的深渊……。意识恢复的时候，已置身在这个雪白的世界——过了好一会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是医院的白色天花板……。

心脏跳动不规律，不过是如何撑过来的？……。虽然不太了解医生的说明，但是心脏似乎不好——因此只知道要住院住一阵子，接受检查。心电图，使用超音波的心跳回音器……。已经做过了——几个检查。

凉子前来探望，“晶子心脏不好？……。真是难以置信！”

她夸张地瞪大眼睛说，晶子看了有点生气。

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没被说过这种话，连晶子自己也吓了一跳。

自己如此一直沈睡着，宛如不是在现实生活之中的感觉……。这不是现实吧？

“哎呀！”凄厉的声音叫道。

到目前，晶子完全没发现到。眼睛虽然看得见，但却不知道是谁站在跟前。

“怎么了？”晶子问道。

不需多问，就可以明白。拿着花，站在病房床边，一定是来探病的。

“感觉如何？”

他问道，“我很担心。很难问到你的情况。”

“你可以不必特地来的。”

晶子说。“放学了吗？”

“要回家了。今天没有社团活动。”

“这样子啊……。你可以不必担心，我不会那么快死去的。”

他稍垂下眼睛。他的心情，晶子也很了解。

因为自己 因为自己抛弃晶子，事情才演变成今天这种地步。

“是的，都是你害的。”如果能这么说就好了。不过 这么做，也是无法将他挽回的。

“谢谢你送的花。放在那里就可以了，我想睡一下。”晶子声调爽朗地说道。

“这样子啊 那么，不能再打扰你了。我改天再来。”

他松了一口气似的。来了虽然很好，但是无话可说，也是很痛苦的。

“她好吗？”

晶子一问，他叹了一口气，然后点头说：

“嗯。她很担心你。”

“我想住院不会住太久的。你要好好珍惜她。”

“谢谢。”

他微笑着说，“我走了。再见。”

然后走出病房……。

有阪千寿一面忍住哈欠，一面打开病房的门。

这里是……。对了，那个做心脏检查的女孩子。一个非常纯朴的好女孩。不过，千寿也曾看过无数的病患，想想所谓“好人”或“好孩子”似乎总是积压着一些莫名的压力。千寿心里想，那个叫丹羽晶子的女孩子说不定也是如此。

想要开口叫她，不过好像是在睡觉的样子。脸朝窗户的方向，一动也不动。偷偷瞄了一眼 千寿心扑通了一下。

晶子在哭。

发现千寿在场，马上把脸转过来。

“对不起……”

用手擦掉眼泪，“突然 有点伤感起来。”

“那是很自然的事。”

千寿说道，“抱歉。”

“没关系。”

晶子摇头说，“对了，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杀人事件的事。是你发现尸体的吧？”

千寿微微一笑：

“你真好奇。 好吧，我告诉你。不过，要待一会。等我忙完了，再

来跟你说。”

“我起来等你。”晶子开朗的说道。

### 第十一节 在家的人

“要不要找个地方休息。”

那个男人说完，朝冬子拥过来。

“不要。现在没那个心情。”

冬子坐在驾驶座旁，把男人的手甩开。

“我要在这里下车，我想坐计程车回去。”

说着便打开门。

“好，好。”

男人似乎也放弃了。“我送你回家。把门关起来吧！”

冬子叹了一口气，把车门关起来。

“你这个人一旦说出口，就不会改变。”

男人发动车子说道。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就不要和我交往。”

冬子并非特别想和这个人交往。只是因为父亲不在，丸山也死了，一个人吃晚餐很没意思，所以才和他交往。当然，男的是会付帐，但是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和他睡在一起。

男的是丁大学的研究生，跟丸山同期。

“是对丸山前情未了吗？”男的问道。

“才不是。我和他没有要好到那种地步。”

“是吗？”

男的一笑，“是他迷恋你。”

“人各有好，不是吗？”

冬子说道，“我在那个转角下车。”

“你家不是还没到吗？”

“我想走一点路。”

“好吧。”

男的耸耸肩，把车开到路旁停下来。冬子自己打开门。

“谢谢您的招待。”

说完，把车门关起来。不管对什么人，最后都能说这样的话，或许是因为父亲教育成功的缘故。

目送车子离去，冬子慢慢朝家的方向走去。

适合悠哉漫步的季节，住宅区非常安静，行人又少。

“啊，对了。”冬子自言自语说道。

终于想起来刚才和自己在一起的男孩子的名字。竟然可以和一个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人一起吃饭，连冬子都佩服自己真是了不起。

冬子有种失落的感觉。情绪接着焦躁起来。

虽然不想承认这是因为一个人不安的缘故，不过或许事实就是如此。

不管怎么说，冬子才不过是二十岁的女大学生。如果父亲一直下落不明，要怎么办呢？

可是，冬子已经二十岁，不再是小孩子了。尽管是如此，日常的生活及理财事务，都是由父亲处理，冬子丝毫都不懂。变成一个迷惘，不知道该何

去何从的孩子。现在的冬子，正有这种感觉。

走到家大概还要十分钟左右。刚好，有座电话亭明亮如昼地立在路旁。突然间有个奇妙的念头。想打电话回家看看。当然，一定没有人会来接电话……。如果有人来接呢？那是闯空门吗？

不过也许会是父亲来接电话说：

“现在才回来。让你担心了，对不起。”

冬子并非没有这样想过。

投入十圆硬币，按电话号码。听到接通的声音，这段时间似乎特别长。

嘟……嘟……嘟……。

“喂。”

有人来接电话，冬子吓了一跳。是打错了吗？

“喂？”

那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妈？”

“冬子。吓我一跳。”

是治代。

“你在家做什么？”

“我担心你一个人要怎么办？”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虽然是这么说，不过冬子的话里头多少含有几分喜悦。“你是不是想我要是和男人上床的话，该怎么办？”

“这……”

治代无话可说。

“你有钥匙？”

“所以才进得来呀。对不起，这么随便。可是，我又想到，如果你一个人发烧起不来，动弹不得的话……”

母亲的心情应该不会有半点虚假。虽然是件意想不到的事，不过冬子真的很高兴。

不管怎么说，有人关心自己，是再也高兴不过的事。

“你现在在哪里？”治代问。

“附近啊。大约离家十分钟距离的地方。”

“晚饭吃了吗？”

“嗯。跟朋友一起吃的。妈你呢？”

“我肚子还不饿。”

“你还没吃？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过了吗？”

“我看了楞住了。”冬子笑了。

跟妈妈聊天，笑了……。多少年没有这种情形了。

“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这样子好了，反正我现在要回去了，一起去吃吧！”

“可是你已经吃过了啊！”

“还可以再吃一些小菜。”

“那……我等你。”

治代踌躇了一下，不过却是一副愉悦的样子。万万没想到冬子会对自己这么说。

冬子一走出电话亭，完全变一个人似的，踩着轻快的步伐走回家去。是的。自己是有“母亲”的。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会有人不计利害地关心自己。冬子异于平常的天真地沉浸在自己并非孤独一个人的喜悦之中。

到家，还有七，八分钟左右。

叫部计程车，找个地方去吧！去吃饭。

冬子现在的心情似乎可以再大吃一餐。

“妈！”

冬子从大门处喊道。“你在哪里？”

没有回答。冬子进到屋子里。

“妈！”

走进客厅一看……。冬子一时楞住，呆立不动。客厅内被破坏得一团乱。橱柜上的东西掉落一地，抽屉都被拉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冬子突然恢复意识。接那通电话时，妈妈什么都没说。这么说……。

大门的地方，有声音。才一回头，大门的门打开，有人跑掉的脚步声。冬子赶紧追着跑出大门。

不，现在要先找妈妈。

“妈！”

冬子看了一下厨房，然后跑上二楼。

妈妈倒在二楼的走廊。

额头有被殴打的伤痕，流着血。

赶扶把一下脉搏，跳动正常。似乎只是昏过去而已。

冬子松了一口气。急忙到洗脸台，拧了一条热毛巾，回到妈妈身旁。

抱起来，轻轻擦拭她的脸，这时妈妈才稍微皱一下眉头，张开眼睛。

“妈！要不要紧？”

“冬子……”

治代努力睁开眼睛，“你得赶快逃走！很危险，我不要紧的。”

“没事，没事。坏人已经逃走了。”冬子点头肯定说道。

“是吗？”

治代说着吐了一口气，“吓死我了。我到二楼想把窗廉拉起来，正要下楼的时候，眼前突然闪过一个人……”

“谁？有没有看见？”

“好像是……穿着长大衣。”

“大衣？”

口脸看不清楚。就是那种。还有……”

治代有点焦急地说，“怎么说呢？帽子这样戴着，有帽沿的”

“呢帽！”

“对。一顶雪泥“日语发音类似呢帽”，戴得很深。”

虽然是这个时候，不过冬子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治代茫然不知所以的抬头看着冬子的脸……。

## 第十二节 钥匙练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来到这栋房子前面，有阪千寿看到警车停在那里，几个附近的人一面四处了望，一面聊天的景象。难道是 又有人被杀

害……。

江田刑警从屋子里走出来。

“啊，有阪小姐。”

举起手来和有阪打招呼。

明朗的口气，令千寿楞住。如果是发生凶杀事件，应该不会是这副模样。

“我来迟了。”千寿说道。

“哪里，我才抱歉。仔细想想，你不是才刚上完夜班吗？”

江口说，“连这种事都没注意到，警察真是没有人缘。”

“我稍微睡了一觉。”

千寿微笑着说，“不要紧。偷时间睡觉是我们的专长。言归正传，发生什么事？”

“有小偷。”

“这里……。那位水岛先生的家？”

“是的。不知道是不是意外。女主人被打，似乎受了点轻伤，不过就只是这样，总算没什么大碍。”

“哦。可是……。这个时候来打扰不太方便，我下次再来好了。”

“不，不要紧的。我有话要跟你说。”

江田说道，“请进。对方也想见你。”

“怎么？……”

千寿进到里面，看到里面有一群人四处走动，因此感觉有点不知所措。

“啊，这边走。”

一而上二楼，江田一面说：“女主人叫治代，其实他们已经离婚了。”

“那，为什么”

“她的女儿一个人住，她担心女儿所以来看看，结果遇上了小偷。”

“运气真不好。”

“是啊！”

江田应道，“不过，也有好的一面。”

“噢？”

千寿一脸疑惑。

“请进。”

走出来的女儿把千寿一行人带进房间，“这里没有被弄乱。像储藏室一样，真不好意思。”

“不要紧。我是有阪千寿。”

千寿低头打招呼。

“我是水岛冬子。这位是我母亲。”

一位头上包扎着绷带的女士，坐在沙发上。

“听说你遇到小偷了。伤得怎么样？”

千寿问道，治代有点难为情的苦笑着说：

“包扎得太夸张了……。没什么大碍的。”

“有点松了。对不起，请问有没有新的绷带？”

“有。”

“可以拿给我吗？”

千寿重新把绷带包扎过，以免看起来太夸张。

“不愧是专家。”

在一旁看的江田佩服地说道。

“是啊。舒服多了。”治代微笑道。

江田所说的意思，千寿也能明白。

冬子关心起自己，治代真的很高兴。大概是因为小偷事件，让异常的隔阂消失了。

冬子泡茶来，终于进入正题。

千寿把在莱茵河下行船上，遇到水岛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次。

“果然是心脏病。”

治代皱起眉头，“明明叫他要随时注意的。”

“可是他到底在那里消失的呢？”

冬子说，“听说是下船时就没看到他了。”

“不过，也可能是我看漏了。”千寿说。

“可是，你很努力的在找，不是吗？”

治代摇头说，“他大概真的没有下船。”

“不过……”

江田纳闷地说，“如果有人掉下船的话，大白天，一定会被发现的。”

“也不见得是自己掉下去，或是被别人推下去。”

千寿说，“例如，一个人留在船上不醒目的地方，或者是以完全不同的装扮下船了。”

“说得也是。”

江田应道，“那种观光船，是不会一一清点上船客人和下船客人人数的。一定是这样。”

被别人赞美，有点不好意思。这并非千寿的想法。是那个住院的少女，丹羽晶子听了千寿的话，说出口的。

“送你们钥匙练？”冬子问道。

“是的。挂有西洋棋的棋子。三个人，一个人一个。”

“西洋棋的棋子……”

突然，冬子皱起眉头。

“怎么了？”江田问道。

“没有……。只是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西洋棋的事”

冬子陷入沈思，“对不起。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那个钥匙练是不是……”千寿说。

“我不知道。可是”

江田耸肩说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西洋棋的棋子里面藏着宝藏的地图！我有点无法相信。”

大家相对而望，然后笑了出来。

这种“开朗”绝对无法想像是在遭小偷的家里所出现的对话。

千寿回到公寓，忍不住睡意的打了个哈欠。

醒醒睡睡地睡了几个小时，却还是睡意依旧。

“睡一下吧！”

想睡的时候就睡，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千寿俐落拉起窗廉，一个人睡进单人床。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

是的。一定是因为身体感觉不清爽。洗个澡……。说不定头脑就清醒了，管他的，真的清醒了到时候再说吧！

从床上下来，在浴室前正在脱衣服的时候，对讲机的铃声响起。  
是谁？ 犹豫了一下，真麻烦！不过反正看不见！  
赤裸着身子地按对讲机的钮。  
“哪位？”  
“啊，千寿！在吗？”  
一个很有精神的男子声音。  
“耶？”  
“是我。片桐俊作。”  
想起来。 那个在安格拉治碰见酌老朋友。  
“嗯，对不起。现在有点 ”  
当然不可能就这样出去。  
“突然跑来，很抱歉。我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我问了以前的朋友地址，就跑来了。”  
“这样子啊…… ”  
“不方便吗？那我下次再来好了。”  
“嗯 你可以十分钟后再来吗？”  
“十分钟！可以。”片桐相当爽快地说。  
心里面并非不高兴，可是却在全身赤裸裸的时候来！  
匆匆忙忙地洗完澡，穿山衣服。  
十分钟后，片桐准时来了。  
“对不起，让你受惊吓了。”  
片桐上楼，“是不是正跟男朋友在床上呢？”  
“不要乱说！”  
千寿大笑道，“我正要洗澡，身上没穿衣服。”  
“耶！太可惜了！如果你忘了锁门，我突然进来的话 ”  
“你在说什么？”  
千寿用拳头轻轻敲了一下片桐的头。  
“请坐。我给你泡杯咖啡。”  
“谢谢。你很忙吗？”  
“是啊！ 接下来要去哪里？”  
“旅行团吗？嗯，这次也是莱茵河观光。”  
“莱茵河？”  
千寿吓了一跳，“噢！…… ”  
“怎么了？ 啊，这是从伦敦带回来的礼物。一点小意思。”  
“谢谢。 片桐，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求婚的话，随时都没问题。”  
“已经…… ”  
千寿苦笑，“不是这件事。我要你帮我找钥匙练。”

### 第十三节 恋爱宣言

“嗯 ”  
片桐俊作答应千寿的要求，“有那种事吗？”  
“咖啡，让你久等了。”  
千寿把泡好的咖啡倒在杯子里。

“谢谢。味道真香。”

夸张地叹口气说道，“出国经常喝咖啡，不过好像跟水一样，没有好好的品尝过。”

“片桐，你真会说话。”

千寿自己也慢慢喝着咖啡。

“不过，事情似乎满精采的。我一年到头都在国外，可是碰上的净是客人的牢骚。”

“别闹了。杀人的事一点也不好玩。也不要想得这么夸张，说不定还有别的隐情。”

然而，虽然是这么说，但千寿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水岛教授的失踪，那位助理丸山被杀害的事，还有潜入水岛空宅的小偷……。把三件事情联想在一起，很难说是偶然。或许每个事件之间都有点关联。当然，千寿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说那个有西洋棋棋子的钥匙练，可以拿给我看吗？”片桐说道。

“啊，对不起。当然可以。不行了。刚上完夜班，头脑有点恍惚。”

千寿站起来，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水岛教授给她们三个人的钥匙练之一。把他放在片桐面前。

“就是这个。我的是主教。另外两个一个是骑士……一个是……城堡。”

“这个吗？……”

片桐把钥匙练拿在手上看了半天，并玩弄上面的棋子，“看起来不像藏有东西的样子。”

“我也看过了。不过，好像没有特别的手工。”

“另外那两个呢？”

片桐把钥匙练还给千寿说道。

“怎么样？我想大概一样。还没有跟她们说过。明天在医院碰面再说。”

千寿说，“和子一定没问题，久江的话……。她是出了名的爱丢东西，说不定不知道已经塞到哪里去了。”

“我不觉得这里头会有什么特别的秘密。不过……。”

片桐思索了一下。

“什么？”

“莱茵河畔我也去过几次，可是在礼品店都没看过这样的钥匙练。当然，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名字的教授，一个人去旅行，在我不知道的小乡镇买的。”

“是啊。如果，在你工作途中，看到跟这个一模一样的话”

“嗯。我会记住。”

片桐从上衣口袋拿出厚厚的笔记本，记了备忘。这跟学生时代，有点吊儿郎当模样的片桐判若两人。千寿微笑着说：

“你变得非常有条有理。”

“嗯！啊，这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反正，大概是我记忆力不好，所以养成凡事都要做备忘的习惯。”

片桐有点不好意思似地说，“也因为这个习惯，害得我被女朋友甩掉了。”

“噢，为什么？”

“约会的时候，问了她的生日，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又约好下次约会的

时间，也写在这个笔记本上。结果她非常不高兴地说：“是不是不做备忘，就会忘记！一点也不关心我。”说完之后就……”

“哎唉，真可怜。”

“即使不做备忘，也会记得。可是因为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话题有点岔开。

“嗯 对不起。没什么东西好招待你。”

千寿说道，“如果事先知道，我就可以先做准备。”

“不，你不要这么想。是我不好，什么都没说就跑来了。”

“没那回事。”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问看看你方不方便，可是又想到说不定会被你拒绝，所以不敢打。”

丝毫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片桐……”

“嗯，怎么样？可以和我交往吗？”

片桐宛如十几岁的少年一般胀红着脸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当然，你可以不必勉强……。你也很忙，我又经常不在日本”

跟片桐约会！千寿想都没想过，有点困惑。当然，并不是不喜欢片桐。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学生时代的朋友。以所谓“情人”的眼光来对待，似乎有点亲密过度。

“怎么样？”

片桐翻弄眼珠，瞄了一眼千寿的脸。

千寿耸耸肩说：

“那……。如果是当朋友的话，也可以这样聊天。”

“嗯！这样当然不错。那偶尔吃吃饭，看个电影”

“好啊。可是……。我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了，要尊重彼此的感觉。”

“对，要尊重！尊重，敬重，看重……”

千寿笑了出来。

送片桐到车站，千寿漫步走向公寓。

已经是半夜了。送片桐赶上最后一班电车。

然而……。

不愧是片桐！不过千寿内心仍旧感到非常愉快。

被人喜爱，如果太过投入也很麻烦，不过如果没有直接伤害的话感觉也是不错。

然而 不论是当结婚或恋爱的对象，对片桐没感觉却也是事实 或许因为学生时代的印象仍然很强，所以看到当导游正活跃“是不是未知！”的片桐，千寿的，觉还是无法改变。

不过，并不烦躁。 是的，如果以轻松的交往，自然地转移为“恋爱”的话……。

但是，千寿也想经历一次一睁开眼睛，就陷入一场热恋的感觉。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有脚步声。一时之间，千寿以为是自己脚步声的回响。那个脚步声，跟千寿的步伐非常一致。但是，注意一听，又有点不合。有人走在后面。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定是从片桐搭走的末班电车下车的人。下班后去喝一杯，现在正要回

家的上班族……。

但是总觉得怪怪的。感觉走路的速度，跟千寿的步伐一样快。不过，会有这种事吗？

虽说是半夜，不过这附近都是并排的房子及公寓。应该不会有抢劫或强盗出现。

突然间听到口哨声。没错，是走在后面的那个人吹的。用口哨吹着“罗列莱”的曲调。

千寿脸色苍白。在医院，丸山被杀害的时候，有人用口哨吹着“罗列莱”。跟那个曲子一样！

千寿猛一回头。一个人影也没有。是不是躲在某处，只是用口哨吹着“罗列莱”的曲子千寿快步跑起来。一口气，跑向公寓。跑上楼梯，打开房间的锁，跌进里面……。

紧紧套住。回到房间的千寿，猛烈地耸肩大口喘气，缩坐在房间内。

全身冒汗。到底怎么回事？刚刚不是幻觉。

真的听到了。真的……。

#### 第十四节 候诊室内

有人走近自己。

虽然在打盹，不过晶子还是很清醒。会有这种事吗？虽然在睡觉，可是却是醒着……。

对晶子来说，是平生第一次的经验。当然，住院也是如此。

“喂，晶子。”

肩膀被拍了一下，猛一回头。

“凉子！”

“在睡觉吗？对不起，把你吵醒了。”凉子说。

“没关系。我只是半醒半睡。”

“咦，有这种事吗？”

“坐啊！”

“嗯。”

医院的“娱乐厅”。

虽然说是娱乐厅，但是只放了几本书和杂志，不过因为光线良好，上年纪的人经常来这里晒太阳，睡觉。

“你在做什么？”凉子问道。

“没什么。只是坐着。”

晶子这么回答，“不过，这是头一次。头一次就这么坐着。”

“或许吧！”

“住院后，整个世界好像全变了。”

晶子说，“以前一直都是竞争，竞争，突然间，这一切都消失了……”

“晶子，你太认真了。”凉子说。

“耶，你很少对我这么说。”

“我是说真的。”

凉子说，“游泳，念书，一点空闲的时间都没有，一直都很努力，不是吗？稍微休息一下，也很重要。”

“真像凉子说的话。”

“这是什么话麻？”

凉子拍打晶子。

“噢！可以欺侮病人吗？”

两人低声笑。

凉子的话，令晶子满开心的。因为自己也开始有相同的想法了。

“也许住院，会让人改变人生观。”

晶子说，把视线投向明亮的窗子一方。然后看着凉子问说：

“学校有没有什么变化？”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么早来吗？”

“耶？”

听了才发现时间的确很早。

“今天考试。”

“啊，这样子啊！”

如果是以前，不参加考试，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不管再怎么发高烧，也会去参加，而且对这种认真的程度感到愉快。现在，竟然连考试的日子都忘掉了。

“所以凉子看起来很开心，是不是！”

“这是讽刺吗？”

“是啊！”

晶子应道，笑了，“在医院也有很有趣的事哦！”

“哦，什么事？经常动错手术吗？”

“才不是。前阵子，在这家医院发生了杀人事件哦。”

“噢？”

凉子丝毫没有惊讶的样子。

“是晶子杀的吗？”

“为什么是我杀的呢？”

“不知道……。很有趣，不是吗？”

“你在想什么？是在下面的候诊室。”

“啊。我在报纸上看过了。是这家医院吗？”

“嗯。有个叫千寿有阪千寿的护士，她在德国旅行的时候，被卷入一个很奇怪的事件。”

“奇怪的事？”

“一位日本的大学教授从莱茵河下行船的船上失踪了。”

“好像是国际间谍战一样。”

凉子重新坐正说道。“说详细一点麻！考试考完了，正好有空。”

“OK。啊，千寿小姐。”

晶子睁开眼睛说。

“朋友吗？”

千寿走过来，“晶子快吃晚饭了。应该回房了。”

“是！”晶子听话地站起来，“可以聊聊天吗？”

“嗯。如果不是聊到半夜的话，没问题。”千寿笑着说。

“千寿小姐。”

晶子说，“怎么看起来一副很累的样子。”

“是吗？有点睡眠不足。上完夜班之后，都会这样。不要紧的。”

千寿微笑道，“因为你才是病人。”

“是。”晶子也微笑着说。

“人好像不错。”

要回病房的时候，凉子说。

“嗯。非常好。感觉很合得来。我们经常聊天。”

“你说她被卷入事件……”

“是啊。”晶子应道。

田中凉子离开晶子的病房，已经将近晚上七点了。因为晶子的话很有趣，凉子听得很入迷。

通常，话题结束后，还会继续猜测是不是那样，是不是这样，可是提醒自己应该回家的是，凉子肚子咕噜咕噜的叫声。

“改天再来。有后续的话，我还要听。”

凉子摇摇晶子的手，走出病房。

然后，走下一楼的候诊室，“打个电话回家吧！”

于是走向公共电话。

在这里不确定是哪个地点有人被杀害！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颤。

“喂，妈？嗯，我来医院看晶子。现在还在医院。正要回去。

嗯。好，再见。”

放下听筒，正要取出电话卡时……。

那是什么！口哨。有人在吹口哨。这是什么曲子？似乎在哪里听过……

了！是“罗列莱”曲。对，没错。

凉子肯定地走向正门。

这么说，晶子的话里头，也出现过罗列莱。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巧合。

是谁在吹的呢？那个口哨声飘散在冷冷清清的候诊室，看不到发出口哨声的人的影子。

。啊，想起来凉子突然间觉得肚子很饿，快步飞奔出医院……。

## 第十五节 掉落的棋子

晶子醒了。

几点？看了一眼床铺旁边的时钟，两点多一点点。当然是半夜。晶子叹了一口气。

以前住院之前，明明没什么重要的事，也经常到两点才睡。当然，十七岁的少女通常都会熬夜，因为听收音机的深夜广播，所以晶子并非过着不正常的生活。这种心脏病，跟熬夜并无特别关系。

半夜两点吧？在这种时间醒来，还是住院之后头一遭。

每天晚上一过十点自然就会想睡，早上大约六点左右醒来。

偶尔散散步，做检查……。每天都没什么变化，不过，不可思议的，晶子并不觉得无聊。

医院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连在这里流逝的时间都跟外界不同。一点也不觉得一天同样有二十四个小时。

不过偶尔像这样在半夜醒来，也是一种不错的感觉。因为明天不会有特别让人烦心的事。

其他的病人似乎都还在睡梦中。晶子慢慢下床。

想上洗手间。为了不吵醒同病房的人，轻轻地用脚寻找拖鞋。大概是在这一边……。

找到了。

拖鞋不知道踩到什么硬硬的东西，晶子慌忙把脚抬起来。是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蹲下身子，晶子用手摸索。捡起来一看。

“是钥匙链。”

怎么会掉在这个地方？

虽然灯光昏暗，不过眼睛已经适应了，所以知道那是个西洋棋的棋子。

马头的形状大概是骑士吧！

这个东西是谁遗失的呢？是凉子吗？说不定就是她。妈妈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晶子把它放进小桌子的抽屉内，轻轻不发出脚步声地小心走出病房。

“咦。”

刚好遇上一位走过来的护士。

“怎么了？”

有阪千寿的好朋友，山形久江是她，没错。

千寿开玩笑似嘲弄着说她是：

“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真的是一个感觉温文儒雅，像爱做梦少女般的人。

“醒来了。”

晶子说，“正好要去厕所。”

“这样子啊。最好不要勉强睡觉。因为反而会睡不着，焦躁。”

“好的。上夜班吗？”

“是的。已经习惯了。不过还是会累的。”

“刚刚，有救护车的声音”

“对啊。喝酒，吵架，杯子破掉割伤了脚。”

久江蹙着眉头说道。

“伤得严重吗？”

“很深，血流很多，有点危急，但总算度过危险……。不过是自己喝得烂醉，吵架受伤被送来，不值得同情。”

久江笑着说，“你父亲喝酒吗？”

“只陪客人喝。在家绝对不喝。”

“这样比较好。发泄似地喝，也无法解除压力。结果两方面的压力便对肝脏造成伤害。

肝病很可怕的。虽然你还不用担心。”

“那是指目前。”

“是啊！”

久江笑道，“有什么事的话叫我。”

“好的。晚安。”

晶子的拖鞋在走廊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逐渐远去。

上完厕所，正要回病房的晶子，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通往太平梯的门，停下脚步。

有点开着。

一直都是关得紧紧的……。晶子自己的个性是，必须确实确定门是开着或开着，否则就全身不对劲，因此特别在意太平门为什么是开着的。

这种时间，应该不会有人进出。当然，我没有必要在意。说不定是因为有什么事情，所以才开着。但是如果有事情才开着的话，应该要开得更

大，不是吗？只打开几公分，感觉就是很不自然。

要回病房，但仍然挂意在心的晶子，走向那个门的方向。

如果自己把门关起来，是不是不太好？

要不要对久江说呢。

从门的小隙缝，偷偷瞄了一下里面。稍微看得见水泥楼梯。

晶子觉得似乎听到 的声音。 是什么呢？

再稍微把门打开一些。然后，探出头突然，一股强悍的力量，抓住晶子

的手臂。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待晶子回过神来，已经被人从背后紧紧抱住，嘴巴也被手捂住了。

“安静！”

低沉，带着杀气的声音，就在耳际，“不许出声。 懂吗？”

没有回答的余地。晶子只是哑然，但丝毫不感到害怕。

“你知道吗？”

男子的声音，变成很普通的语调。

“如果出声，就杀了你。”

用左手紧紧捂住晶子的嘴巴，男子把握在右手上的东西，拿在晶子跟前晃动十几公分的刀子。那种刀光闪闪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玩具。

“用这个割开喉咙的话，就再也不能说话和呼吸了。你明白吗？”

嘴巴被捂住，无法回答。晶子上下点头答应。

“好。 大概是还不想死吧！”

晶子再一次点头。

“在这里住院吗？”男子问。

晶子点头。男子轻轻把捂住嘴巴的手移开。

“大声叫的话，一秒钟之内就让你离开这个世界。”

晶子终于有害怕的感觉。心扑通扑通地跳，膝盖也不停地发抖。

不过，很奇怪。 明明很恐怖，却还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感到害怕的自

己。

“多大？”男子问。

晶子完全看不见从后面抱住自己的男子的模样。当然，晶子也不敢往后

看。

“年龄吗？”

“嗯。”

“十七。”晶子小声说。

“为什么住院？”

“嗯……心脏病。”

晶子想，为什么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眼前的刀子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很年轻嘛！”

男子用有点嘲弄的口气说。“是不是有个叫山形久江的护士？”

“什么？”

晶子吓了一跳。

“知道吧？”

“嗯……”

“今天上夜班吗？”

“是……的。”

“在哪里？”

“不知道。”

晶子说，“因为很忙 可能到处巡视。”

“原来如此。可是，到处巡视也应该会在这个走廊来来去去吧！”

“嗯……”

“好。从这里偷偷看走廊。”

“耶？”

“如果山形久江经过的话，出声叫住她。”

“可是”

“照我的话做。只要把她叫来这里就可以了。”

男子把门关到只可以用一只眼睛看的宽度。

“好。乖乖的听话！”

男子放开手。晶子慢慢回头。

大大的口罩，太阳眼镜。 脸虽然几乎都看不见，不过给晶子的印象是他似乎非常年轻。

“我不想伤你。”

男子说，“懂吗？”

晶子点头。 打开门，可以逃得掉吧？

“不要动歪脑筋。”

男子似乎看出晶子的想法似地说，“这把刀子比你的脚还快。”

咻的一声，白色的刀光闪过晶子面前。 晶子睡衣的钮扣被划掉一颗，弹到地板上。

线被割断！晶子用两手捂住前面的睡衣，脸色发白。

“脚步声。 看一下。”

晶子把眼睛对准隙缝，看经过面前的护士。

“不是她。”

“是吗？不要说谎。”

这个男子打算对山形久江怎么样呢？晶子感到背部汗水滴落。

## 第十六节 吹口哨的男子

“噢，千寿。怎么了？”

久江看着千寿的脸，吓了一跳地说，“忘了东西吗？”

“不是。”

千寿应道，“白天的时候，跟你说过的。那个钥匙练的事。”

久江有点楞住。

“啊，那个在莱茵河下行船船上拿到的东西？”

“是的。找到了吗？”

“嗯，找到了。”

“噢。总觉得有件事放在心上……”

“所以回去了才又来！”

“是啊！”

“耶。今天晚上很忙。现在正好喘一口气！”

久江说，“真怀念德国之旅。”

“不知不觉已经过这么久了。”千寿笑着说。

“好像又工作了一年似的。再去玩吧！”

“好好订个计画。”

千寿说，“钥匙练呢？我想放在我这里比较好。”

“嗯。好啊！反正又不用……”

才说完，就呆住了。

“怎么了？”

“我记得找到了。可是，忘了后来又放到哪里去了。”

“已经……”

千寿叹了一口气，“啊，有人在叫。”

护士铃响起，久江急忙站起来。

“喂，喂。”

千寿走到走廊，坐在长椅子上。那个“罗列莱”的口哨声，仍然萦绕在耳际。当时的恐惧……。那不是偶然。发现丸山在这里的一楼被杀害时，也曾听到“罗列莱”的口哨声。是凶手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免太戏剧化了。想对江田刑警说，可是又没证据。明天一定。

“真奇怪。”回来的久江说。

“有人情况不好吗？”

“不是。正好相反。有个叫丹羽晶子的女孩子吧！”

“是啊。她怎么了？”

“不在床上。刚刚起来要上厕所，我遇到了。”

“那，说不定在厕所里身体不舒服”

“看过了。可是也没在厕所。”

千寿站起来。

“最好找一找。可是，会去哪里呢？”

“找不到啊！也不是会迷路的年龄，而且又没有梦游症。”久江纳闷说道。

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出去的。不过，还是先找找看。我帮你找。”

“这样子！那，我们分头找。”

“嗯。”

千寿和久江分开，开始找其他病房和走廊转角一带。

“没人啊。”

听到声音，晶子吓了一跳。

不能打马虎眼。男子注意到了。

“来了！”

晶子想说“不是。”但是，男子已经知道了。

“等一下。”

男子说，“还有别人。”

的确，有两个人的脚步声。

“其他楼也要找吗？”

说话的是 千寿！

“总要想想办法，找不到就糟了。”

发现晶子不在，正在寻找。

“啊，有人在叫。久江，你去一下，我再找找看。”

“这样子啊？那，我马上回来。”

久江快步离去。

千寿的脚步声远去 停下来。

“后退！”男子说。

晶子退开门边。男子把刀抵放在晶子胸前，低声说：“不要出声。”

脚步声靠近。 是千寿。大概是发现门有点开着，来看看。

危险！不可以过来！晶子想大叫。千寿会被杀！

脚步声停下来。

“等一下！你在做什么？”

千寿跑开，“ 不可以出来这里！”

好像是有病人随便离开病房。

晶子松了一口气。汗从太阳穴流下来。

“怎么搞的？……”

男子自言自语说，“今天晚上似乎很难下手。”

突然，晶子神志不清，跟前一片昏暗……。就这样，晶子倒下，失去意识。

“对不起，千寿。”

久江跑来。“又是那个人是不是？”

“每天晚上都这样。”

千寿走到走廊，“已经不要紧了。话说回来，那个女孩子呢？”

“嗯。去看过了，可是床上还是空空的。”

“真叫人担心。希望没有随便倒在某处才好。”

“咦，电话 ”

久江跑去。“喂？ 耶？ 你是？ 喂！”

久江感到纳闷，放下听筒。

“怎么了？”

“奇怪的男人声音说：“有个女孩子倒在太平梯的地方。””

千寿吓了一跳。

“那，刚刚 。快点来！”

穿过走廊。打开太平梯的门一看，晶子倒在冰冷的水泥楼梯上快要天亮之前，江田刑警一面打哈欠地来到病房。

“啊，抱歉！”

“江田先生。”

千寿松了一口气，“有没有看到留言？”

“有。稍微出了一趟远门。对不起。”

江田抓着头说，“那个女孩子呢？”

“现在正在睡觉。”

千寿说，“我想应该没事了。”

“有没有说些什么？”

“没有。 现在必须先让她休息。”

“说的也是。”

江田应道，“但是……。那名打电话来的男子”  
“没有线索。不过，那名男子一定吓着这个女孩子……”  
“有没有外伤？”

“没有。江田先生。”

“什么事？”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千寿说道，“我好像被杀人凶手盯上了。”

“你说什么？”江田的睡意似乎全消。

“不只是我，说不定连久江，和子都被盯上了。”

“就是你们一起去德国旅行的人。”

“是的。”

“为什么说被盯上”

“口哨声。”

“口哨声？”

江田一副吃惊的样子。

“你知道“罗列莱”这首歌吗？”

“当然知道。”

“大概是……杀人凶手用口哨吹那首曲子。”

自己说着，千寿还是全身毛骨悚然，好像是在说笑话似的。不过，感觉一脸邪恶的凶手模样，似乎就浮现在跟前……。

### 第十七节 送花的人

“不要紧吗？如果不舒服的话，就过一会再说。”

江田刑警看着丹羽晶子的脸说。

“不要紧，我已经没事了。”

晶子躺着点点头。

“这样子啊！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要说哦。”

“好的。”

在一旁听的千寿，努力忍住笑意。江田操心过多，真奇怪。

晶子睡得很饱，气色也变好了，“听说那名男子的脸没看清楚！”江田问道。

“是的。因为戴着太阳眼镜，还戴口罩。”

“这样子啊？可是，确定是男的？”

“对。因为他说了话呀！”

“声音的感觉呢？是年轻？还是年纪大的样子？”

“感觉很年轻。”

“噢。身高呢？”

“大概……跟刑警先生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这样子啊。噢？我的身高多少？”

江田喃喃自语地说，晶子笑了出来。

“嗯……。那，跟那个男的发生什么事，可以尽可能详细告诉我吗？可以一面想一面说，不要太急。”

“好。”

“没事吧？”

“不要紧。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

“我想喝一杯咖啡。”

“咖啡？”

“好久没喝了。千寿，可以吗？”

千寿微笑道：

“可以。可是，要喝淡的。”

“好。”

“我现在去拿来。”千寿走出病房。

在医院内的职员用咖啡室泡了一杯美式咖啡，拿在手上回到病房，江田正站在走廊。

“咦，怎么回事？”

“那个女孩子在换睡衣。”

“噢。想得真周到。跟上次遇到品行不良的护士时，完全判若两人。”

“请原谅我。”

江田抓着头说，“下次，请你吃顿晚饭。”

“耶？”千寿有点吃惊。

“也就是在这种地方约你，很奇怪。”

“为了谢罪吗？”

“不，纯粹是约会。”

江田语焉不详地说，“请你赶快回答。”

“嗯，好的。”

江田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说：

“这样我就可以安心问那个女孩子的话了。”

说着便打开病房的门。松了一口气，却忘了一件事：忘了自己为什么出来走廊。

“呀！”

正要穿上新睡衣的晶子，慌忙遮住赤裸的胸。

“对不起！我太鲁莽了！对不起！”

江田又奔到走廊，这次脚滑一跤，跌了四脚朝天，屁股狠狠蹬了一下。

“耶，太厉害了！”

前来探望的田中凉子，对晶子的“恐怖经验”感到兴奋。

“你可以不那么高兴吗？”

晶子说着苦笑，“如果笨一点的话，就被杀掉了。”

“可是，这种经验很难得啊！”

“经常这样的话，命再多都不够。”晶子说道。

“可是，那名男子很有可能再回来杀害晶子。”

“你好像很期待似的。”

“不是这样。是杀手吧！我也想见识一下。”

“不要闹了！”晶子说。

“是丹羽晶子吗？”

“是啊？”

“这个。送来了。”

是一捧很大的花束。

“厉害！”

凉子瞪大眼睛，“好像很贵的样子。”

“不要什么都说：“厉害，厉害。””

晶子说，“可是，这是谁送的呢？”

“送到柜台，人就走了。”

护士说着，然后走出病房。

“应该会有卡片吧？”凉子说。

“可是……什么都没有。”

“奇怪。不过，一定真的很贵。要好几千圆吧？”

“想不出来会有谁送这么贵的花。”晶子纳闷说道。

“晶子小姐。”

另一个护士探头叫道，“有你的电话，可以出来接吗？”

“可以。”

晶子下床，“凉子，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把花插到花瓶吗？”

“OK。池坊流，让你瞧瞧名家的手法。”

“真的！”

“当然不是真的。”

晶子笑着，走出走廊。

“对不起，是这个吗？”

拿起听筒，“喂，我是丹羽。”

中间沉默了一会。

“啊。你还好吗？”

传来男子的声音。

是谁呢？晶子感到困惑。

“我是……丹羽晶子。”

“花送到了吗？”

“花……。那，你是”

“昨天晚上很抱歉。”

晶子吞了一口气。昨天晚上的男子！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

“把你打昏了，我吓了一跳。”

男子继续说，“我以为你死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晶子深呼吸两，三次。

“嗯 已经不要紧了。”

“是吗？我很担心。那束花就是向你道歉的。好好保重，你还很年轻。”

“谢谢……”

没有必要说什么谢谢吧！才这么想时，电话已经被切断了。

杀手为什么会特地送那样的花来……。说不定那束花上面有什么机关……。

“凉子！”

晶子跑回病房。

“怎么样，这个？”

凉子指着看起来只是竖立在花瓶里的花说：“题名是“恰到好处”的花。”

晶子松了一口气，然后笑了出来……。

“打算约会的，但弄到这种地步，真的很抱歉。”江田说。“从刚才到现

在，已经道过三次歉了。”

“这样子吗？”

江田手握方向盘，“但是，再怎么讲，在这个时候喋喋不休，发一堆牢骚的是江田本人。”

千寿觉得非常可笑。

江田热心地研究东研究西，考虑味道和价钱的均衡，挑选餐厅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就在等候，要翻开菜单时，有人和江田联络，说是水岛冬子想见他一面。

江田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两个人坐车朝水岛教授的家前去。

千寿并没有特别感到厌恶。倒是江田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是那栋吧？”

江田减慢速度，“如果取消和你的晚餐约会，换来的只是一句“没什么事”的话，我会气得火冒三丈。”

这种说话方式，让千寿忍不住笑了出来。

按大门的门铃，门马上打开。

“刑警先生。对不起，突然把你叫来。”

冬子说，“请进。”

“我也跟来了。”

千寿说着走进来。

“怎么样呢？头上的伤。”

千寿问冬子的母亲治代。

“托你的福，已无大碍。”治代微笑道。

“事情是玉村百合打电话来了。”冬子说道。

“玉村百合？你说是你父亲的情人。”

“是的。当N大的讲师，也是我调查过的，没错。”

“那，玉村百合说了什么？”

“她说有父亲的事要对我说。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江田和千寿对视了一眼。

“然后说马上过来……。电话中说已经来到附近，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

“电话是几分钟前打的？”

“一小时前。”

江田思索了一下。

“其他有没有说什么？”

“说我父亲被杀害了。”

冬子放低声音说，“当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总之，是玉村百合。”

江田站起来，说道：“电话借用一下。”

“有人在门口。”千寿说。

“喔！”

“你瞧，在敲门。”

的确，清楚听到敲门声。

“我去看看。”

江田跑去，打开大门的锁，把门打开。

站着一个女人。    瞪大眼睛。

“救我……”

女人用微弱的声音说。

千寿吞了一口气。那个女人把手压放在肚子旁边，血溢出似地流出来。

女人倒下，血在大门下蔓延开。

“赶快叫救护车。”千寿叫道。

## 第十八节 约会地点

电话铃响。

千寿揉揉惺忪的眼睛，终于想起似地跳起来。响多久了呢？

“喂。    啊，和子？怎么样，那个女人？”

“总算没有生命危险。”

和子的声音也有点疲惫的样子。

“太好了。”千寿松了一口气。

“多亏紧急处理得当。现在在外科。”

“真是不好意思！”

千寿笑着说，“意识呢？”

“还没恢复吧！有什么事的话，会通知你。”

“拜托你了。晚安。”

千寿放下听筒，又钻进棉被里。

在一片慌忙混乱之中，千寿一套最贵的西装沾满血迹，已经报销了。江田感到很不好意思，说是要赔偿。不过对千寿而言，那个叫玉村百合的女人能获救，算是最大的回报。或许这也是所谓的护士气质吧！当然，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正要入睡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这回又是什么事呢？

“喂。”

边打哈欠边说道：

“啊，对不起。你在睡觉吗？”

“是片桐吗？”

千寿说，“没关系。我刚好醒来。”

一个可以不必花心思去应付的人，心情觉得无比轻松。

“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有一场说明会取消了，时间很空。”

“今天晚上？    这个，是没有别的事……”

“我带你去一家很棒的烧肉店。然后去跳迪断可，进旅馆，如何？”

“太过分了。”

“开玩笑的。”

片桐笑道，“那……六点半左右去接你。”

“七点好了。”

“七点。OK。那么，再见。”

片桐现在或许正一副吹着口哨，洋洋得意的样子。    。？.. 好了，千寿心里想。该不会再遇上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吧！……。

千寿再次钻进棉被里，闭上眼睛。这次没有电话铃声，千寿很快进入甜美的梦乡。

跟片桐约会吗？还是保持自然的心态“好乱哦！”

进到烧肉店的千寿，瞪大眼睛说。

“是不是没有座位了？”

“什么！在这里，一切看我的。等一下。”

片桐说着，往里面走去。

等了五、六分钟，一张两人座的座位准侑妥当。

千寿睡过头，错过了约定的时间。

“对不起，片桐，让你等那么久。”

千寿一面拨开写着店名的门帘，一面说道。

“待会还预约了迪断可和旅馆，可以取消其中一个。”

“那，要取消哪一个，就由片桐全权决定。”

“真的？”

“是啊。”

片桐直盯着千寿看，然后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旅馆是开玩笑的。”

“你真是个好人的。”

千寿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心被片桐吸引住。

当然，以千寿的年纪和男人交往，已经可以考虑结婚这件事了。千寿心里想，或许像片桐这种老朋友，有点不可靠，若没有人跟着，又有点令人担心的男人，最适合自己的。

虽然跟浪漫的恋爱无缘，不过也是满有意思的……。

一开始吃起烧肉，片桐就忙个不停。真不愧是个导游，千寿还没开口，他就说：

“加调味汁。”

不断地夹肉给千寿，并亲切问道：

“烤得如何？”

千寿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你自己也吃一点吧！”

就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两个人都吃饱了，吐了一口气。

“真好吃。”千寿说。

“那，接着去跳迪断可吧！”

“真的吗？吃得这么饱去跳舞，肚子怎么受得了？”

“那，要做什么？”

“喝一杯咖啡，然后去散步吧？”

“好啊！”片桐很高兴地点头。

两人都喝了点啤酒，双颊潮红发热。走出店，脚步有点蹒跚。

夜晚的路上还有很多年轻情侣，相当热闹。

“总觉得怪怪的。”

千寿说，“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吗？”

“没有。只有工作关系，会带人来。”片桐说。

“片桐，你去旅行的时候，没有发生恋情吗？”

“怎么可能呢？大部分用完晚餐，都会有客人要求带他们看看夜景，回到饭店已经半夜了。检查第二天的行程和车票机票，能睡四、五个小时就不错了。”

“很轻松，不是吗？”

“早上也是像便宜的紧凑行程一样，一大早就得起床。有时候五点就吃早餐。一整天东奔西跑，只有在巴士上稍微睡一下……。就是瘦不下来。”

“不过，真的很不简单。”

千寿由衷说道，“片桐，你能做这种工作，我还那么说你，对不起。”

“不，是真的。”

片桐应道，“可是，太钻牛角尖的人反而不适合。那种人一点弹性都没有。”

“不要把身体弄坏了。那边的路好像比较没有人走。我们去那边吧！”

“耶？可是……。”

“没关系，会有路出来的。”

“这个我知道，可是前面是……。”

“是什么？”

千寿说着，停下脚步。

道路左右两旁林立着旅馆的霓虹灯……。

“是这种地方。”千寿说。

“是啊，还是穿过去好了。”

“说的也是。”

千寿挽起片桐的手臂说：“不管怎样，走吧！”

## 第十九节 侧影

人似乎很容易受环境影响。

迎着风，千寿和片桐手挽着手漫步。两侧是栉比鳞次，豪华霓虹灯闪烁不停的旅馆街。

当然，两人只是不经意走进这条街，并没有那个意思，但是走着走着，话题就停住了，而且有种凝重的气氛。

“嗯，这个……。”

片桐刻意清清嗓子说。

“下次，要不要一起去旅行……。嗯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安排旅馆和火车很容易。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去……。”

“你喉咙痛吗？”

千寿有点讽刺意思地问道，“要好好漱口。”

“漱口！当然！每天都有好好漱口啊！”片桐强调。

“不错。”

千寿微笑道，“接吻时，如果有口臭，会很杀风景的。”

“我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是吗？”

“是的。”

“那……试试看吧！”

话的气势是很可怕的……。总之，两人停下脚步，然后……接吻。就在街道中央，不过没有别的行人，所以不必担心。

“……怎么样？”

片桐脸色苍白“当然，是因为紧张的关系”。

“嗯……。有烤肉汁的味道。”

千寿说，“不过，很好吃。”

千寿轻轻把片桐推开说：

“今天就到这里。朋友交往的界限。”

“嗯……。我知道。”

片桐并没有特别失望。或许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

两人又起步走。

“事情好像满严重的。”

片桐说，“你被卷进奇怪的事件。在日本也引起一阵骚动。”

“可是，那个叫玉村百合的人获救，我想她如果恢复意识，一定知道些什么。”

“你也要小心一点。”

“你会为我担心吗？”

“那当然。”

“真体贴。”

千寿微笑道，“那，我再陪你喝一杯咖啡。”

“OK！”

两人边笑边挽着手，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嗯，对不起。”

听到声音，野野村和子抬起头来。

“咦。有事吗？”和子说。

是守护被刺的玉村百合的警官。

“不，没什么事。”

年轻警官有点羞涩的样子，“嗯……我可以喝杯咖啡，提提神吗？”

“啊，可以。稍等一下。”

和子站起来，“是随身包哦。”

“好，当然没问题。”

警官松口气说道。

“要不要坐一下！”

“不，我要马上回去。”

和子取出杯子，冲泡咖啡。

“真了不起。”

年轻警官一脸佩服的表情，“你一直都没睡，工作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我很讶异。”

“这是工作。”

和子说，“请用。”

“啊，谢谢……。好香。”

警官一口气喝一大口，吐了一口气。

“换班的人呢？”

“早上会来。一直坐在旁边守护也不轻松。”

“是啊。”

“玩的时候，却可以轻轻松松地玩通宵。真奇怪。”

警官一本正经地说，和子笑了。

“那个女人恢复意识了吗？”

“现在还是一直睡着。如果醒了，必须问她很多话，啊，该回病房了。”

杯子待会还你。”

“放着，没关系。”和子说。

“辛苦了。”接着又说。

简直是……。和子心里想，净发生些奇怪的事。那个叫丹羽晶子的女孩子差点被杀害，这家医院的出入大门，夜间开始有警察站岗。而且，现在这个叫玉村百合的女人的病房，也有警察看守。病人是很敏感的，尽管和子等人装得跟平常一样若无其事，仍旧察觉得出有事情发生了。最近，总觉得医院笼罩着一股凝重的气氛。希望能早点抓到凶手，结束这场骚动……。

“咦？”和子自言自语。

眶唧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破掉的声音……。是耳鸣吗？

没有把握是否有听见。夜里在医院总是会听到各种奇怪的声音。

和子只是耸耸肩。护士呼叫铃的灯亮起。和子赶紧走到走廊。

刀子……。

朝自己的面前逼来。晶子害怕地缩起身体，发不出声音。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刀子慢慢滑下晶子的胸口……

晶子张开眼睛。深深的喘息两，三次。是梦吗？

是的。知道是在做梦。所以，就不那么恐惧。不，感觉就像是外面看恐惧中的自己。

不过，在那可怕的经验之后，半夜睡不着也是没办法的事。

突然发现病房的门微开。有人忘了关吗？晶子一看，有一张脸在外面窥视。当然，光线昏暗，看不清楚。不过，晶子发现帽子——那个男子戴着警官似的帽子。

是警察吗？大概在巡逻吧！

听说有个女人被刺杀，送来这里。是与千寿小姐事件有关的人。

我也是关系者——如果再派特别警卫给我的话，凉子一定又羡慕死了。

晶子想睡，闭上眼睛。当然，病房的其他人都已入睡，安静无声。

从走廊照射进来的光线，慢慢扩大，然后消失。

进来了吗？是谁？

晶子微微张开已经入眠的眼睛看。人影朝晶子的床的方向靠近。

什么事呢？这么晚了，会是谁？

像皮影般的人影，怎么看都像是个穿制服的警察。

可是……。

警察在晶子的床边停下脚步，半蹲着身子窥望。

晶子喘不过气来，忍不住睁开眼睛。

看到脸了。——一张见过的脸。

猛一挺起身子，那位警察快速离开病房。

刚刚那个人是谁？是在哪里见过的男子？没错，是在哪里见过……。想起来了！

晶子用手摸索护士呼叫铃。那个男子！拿着刀子的凶手。

铃呢？铃在哪里？

找到了！晶子使尽全力按铃。不断的按。

## 第二十章 面对恐惧

电话铃响，千寿醒了过来。

“喂喂……”

跟片桐约会，相当愉快。当然，片桐并非睡在身旁。不要着急，顺其自然吧“喂。”

拿起听筒说道。

“千寿！是我。”

“和子。怎么了？还很早不是吗？”千寿边打哈欠边说。

“事情糟了”

和子的声音异于平常的尖锐，很混乱的样子。

事情似乎非常严重。千寿用力摇摇头。

“怎么了？快点说。”

“那个叫玉村百合的人 被杀了……”

“被杀……。不是脱离危险了吗？”

“有人潜入医院，在病房杀的。”

“怎么会？ 其他的病人呢？”

“耶，其他……。只有跟在玉村百合身边的警官受重伤。”

“真过分……。那，凶手呢？”

“穿着警官的衣服逃走了。那个女孩子 叫丹羽晶子的女孩子发现的。”

“那个女孩子要不要紧？”

“有点激动，不过没事了。”

“我马上就去。那个刑警来了吗？”

“江田先生吗？没看到。不过，很多人进进出出，不清楚。”和子说道。

千寿挂断电话，呆然地坐了一会。

好大胆的犯罪行为。以前偷偷潜进来，知道医院有戒备，竟然还敢再潜进来！

大门的门铃响起，千寿吓了一跳。

“我是江田！你在吗？”

门外传来江田刑警急切的声音。

“来你这里！”

江田瞪大眼睛。“就站在床铺旁边？”

“是的。”

晶子应道，“一直看着我。”

“真可怕……。我的心跳都快停了。”千寿不由得说道。

“王八蛋！什么嘛！绝对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江田只颊胀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你。好吗？相信我。”

“好。”晶子点头说。

江田刑警很快离开病房。 千寿抓起晶子的手说：

“好好休息。激动是对身体不好的。”

“千寿小姐。”

“什么事？”

“我有话要对你说。”

“好啊。”

“在别的地方说，好吗？”晶子说。

两人走出病房，穿过警官来去匆匆的走廊，来到一间小客厅。

“这里没人。”

千寿说。“坐吧！ 什么事？”

“那个凶手……”

晶子有点难以启口地说，“我想他不是要来杀我的。”

“为什么？”

“如果他有这个念头，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我给杀了。可是他只是一直看着我，什么也没做。”

“那，为什么会去你那里呢？”

“大概……”

晶子有点犹豫，“是关心我吧？”

“关心！”

“是不可思议，不过我想他好像真的很关心我。”

晶子对千寿说收到那男子送的花和接到他的电话的事。

“有这种事？……”千寿应道。

“可是，很奇怪。那么容易杀害人的男人……”

“不要想那么多，也是有这种人的。”

听了千寿的话，晶子总算露出放心的样子。

“送花的事没有对刑警先生说，真抱歉。”

晶子边走回病房边说。

“我替你说。”

千寿说道，“你放心休息。”

“好。”

晶子走进病房。

千寿朝玉村百合的病房走去。

“满严重的。”

江田面色凝重地说，“一刀刺中要害。好不容易才救过来的！”

病房的门当然是关着。

“这么一来，倒令我想起那位下落不明的教授。”

江田走到走廊，“对不起，这里有没有可以喝茶的地方？”

“我带你去。”

千寿带江田到职员用的休息室。来得正是时候，里面没人。

“完了。”

江田叹气说道，“怎么对上司说明呢？……”

“凶手是受人之托的吧？”

“大概是。他的手法……。虽然很令人气愤，不过做得很乾淨。”

江田摇头说道，“那名女子绝对不可以死。”

“为什么玉村百合会被杀害呢？”千寿有点困惑地说。

“所以啊，我刚刚说想起水岛教授的事。”

江田似乎要挺起身子似地激动说：

“因为玉村百合知道些什么，所以才被杀害。来搜查教授办公室，是为了要找些什么东西。”

“水岛教授是不是做了什么事？”

“我是不想怀疑。不过，教授也会喜欢钱。”

“可是 他会做出什么事呢？”

“水岛教授是中世史的研究者？”

“是啊。”

“比如说西洋的中世美术品……。现在有些集团以特殊途径高价贩卖这些禁止拿出来东西。”

“可是”

“当然，这只是推测。”

江田应道，“不过，一定是因为有什么关联，教授才会消失。”

“消失？”

“表面上是失踪。当然，实际情形现在才要展开调查。”江田说道。

千寿喝着咖啡，突然开口说：

“嗯……。我跟丹羽晶子谈过话。”

听说了凶手送花来和打电话来的事，江田楞住。

“难以置信！这么说，那个凶手爱慕这个女孩子罗？”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想有放在心上是真的。”

“说的也是。”

江田应道……。“等一下。”

“嗯？”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怎么了？”

“假设说这个女孩子有危险的话。”

“有危险？”

“是的。突然间心脏恶化，处于病危的状态。”

“不吉利！”

“当然，只是假设。可是，凶手如果听到消息，说不定会来探望或和她联络。”

江田眼睛闪烁着光辉。

“这么说是要拿晶子当诱饵？”

“值得一试。”

江田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

可是 千寿总觉得怪怪的。当然，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晶子会怎么想呢？千寿很担心晶子的心情……。

## 第二十一节 大学

“冬子，还好吗？”

朋友们看到冬子，愉快地挥手打招呼。

冬子也露出笑脸地摇摇手。

虽然不是很大，不过走在女子大学美丽的校园内，却意外传来很多其他同学的招呼声。

就连冬子想不起名字的同学，也跑过来问说：

“怎么了！情况不好吗？”

冬子很高兴，同时也觉得很羞愧。为自己一个人自私自利的躲在自我的世界中感到羞愧。

久违了的大学。 自从父亲下落不明之后，就一直没来过学校。

这么久之后再度上学，原因之一是由于母亲在家。

母亲治代被殴打的伤势也已经无大碍。

“不可以让你一个人待在这么杂乱的地方。”

于是把母亲接回家。

今天早上起床想到阔别已久的大学，冬子看到母亲已经先起床在厨房弄东弄西，吓了一跳。

“你在做什么？”冬子问道。

“做你的便当。”

听到这样的回答，冬子又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去学校？”

“这种事，一看就知道了。”

母亲的回答终于让冬子卸下心上的一块石头……。

试过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容易。如今，冬子才发现自己的胆怯，懦弱。

“冬子！你还活着？”

这个声音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

高中时代到现在的朋友笕田和代。

如果说冬子的个性是有点多虑型的，那么笕田和代则是属于彻底开朗型的。端看外表，圆溜溜的眼睛，虽然称不上是美女，不过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时髦。

“你看，四肢健全。”

冬子回答，“什么嘛！电话一通也不打给我。朋友是最无情了。”

“噢，冬子，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一下近况呢？”

如此一来一往两人同时笑了出来。

“第一堂课不上。”和代说。

“耶？我特地一大早出来的。”

冬子皱眉说道，“那，你为什么这么早来！”

“我！我只不过是起得早一点而已。”和代澄清着说。

“哈哈。难不成是刚从某某旅馆出来？”

“猜中了。”

“你真行！”

冬子苦笑。

“要不要喝点东西？我想问一下你父亲的事。”

“好啊……。我特地来的，会好好去上课。”

“没有人说你要跷课吧？”

于是，冬子和笕田和代两人走进最靠近大学大门正对面的一家咖啡厅。

“真可怕！”

看到笕田和代点了两人份的三明治，一端出来才一转眼的工夫就一个人吃得精光，冬子忍不住说道。

“肚子这么饿吗？”

“这个嘛！运动过后必须补充能源。”

和子吐了一口气，喝完咖啡，“再一杯。”

又点了一杯咖啡。

“听说丸山被杀了？”

“嗯。发生很多事。在这几天之内，我也长大了。”

“太夸张了吧？和代笑道。

不过，不是开玩笑，冬子遇上这个事件，自己也觉得有很大的改变。当然事件还没有结束。

父亲生死不明，也不知道丸山和玉村百合是被谁杀害的？为什么会被杀害。也许冬子自己也会遇上危险。冬子感到害怕。母亲回来，正沉浸在又回到“家庭”的幸福感之中的现在，冬子比什么都害怕死亡。

和代听了冬子叙述事件来龙去脉之后，脸色发白。

“简直像侦探故事一样嘛！”她悠悠哉哉地说道。

冬子看看表说：

“该走了，和代。”

“啊，对了。”

和代突然想起来似地说，“总务处的人有交代。”

“什么事？学费还没缴吗？”

“你的名气好像不怎么好。”

“我？”

“寄给冬子的东西竟然会送到总务处。”

“为什么会送到总务处？”

“不知道。总之总务处拜托我，要是你来的话就叫你去领。”

“好。那，今天我请客。为你替我担心道歉。”

“太棒了！”

和代把手指头压得喀滋作响，“我应该多吃一点。”

冬子笑了。付完帐，走出店外。

正要过马路朝学校大门的方向走时，和代突然发呆似地站着，没有跟上来。

“和代，你在做什么？”

“啊，对不起。”

和代走过来，“刚刚好像有口哨声”

“啊！”

“我听到口哨声。那是什么曲子？”

“是什么？”

“啊，对了。”

和代说道，“想起来了。是“罗列莱”那首歌。”

心里不断想着要跑一趟总务处领那个“包裹”，可是一直到中午快休息时，冬子都抽不出时间。实在是因为太久没来上课，缺课的部分相当多，向同学借笔记，找老师问报告的题目，忙得不可开交。

一到午休时间，便吃母亲做的便当，被同学们团团围住。大家都知道冬子经历了戏剧性的事件，但大家都不提那件事，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冬子感到很高兴。

好不容易在午休结束的时候，跑了一趟总务处。

一进到总务处，柜台里面的小姐便注意到冬子，起身走过来说：

“水岛小姐是不是？”

“是的。休息了一阵子，对不起。”

“没关系。你父亲的事还没……？”

“嗯。是不是有我的包裹？”

“对对。请等一下。”

女办事员走进里面，打开橱柜，抬头探了一下，“这个这个……”

拿过来一个相当大的包裹。用棕色稍有破损的纸包着，绑着绳子，大小大约是百科字典那么大。

“是谁寄的呢？”冬子问。

“不太清楚。寄件人的地方涂掉了。是从德国寄来的。”

“德国？”

“是的。那交给你罗！”

“谢谢。”

接过包裹，冬子突然间站起来。

“怎么了？”女办事员惊讶地问道。

“没有……。没什么事。谢谢。”

抱着包裹，走出总务处。胸口扑通扑通地跳，手在发抖。

“冬子。”

笕田和代走过来。“是这个包裹吗？那是什么？”

“和代”

冬子抓住和代的手，“跟我来。”

“去哪里？”

“哪里会有空教室？”

“是有空教室。可是下午的课时间快到了。”

“我想看看里面是什么？”

冬子说。“这是我父亲的字。是他寄来的。”

## 第二十二节 被夺走的包裹

“该量体温了。”

听到千寿的声音，晶子突然回过神来。

“噢。对不起，我在发呆。”晶子说。

一直坐在娱乐室内，没有注意到时间到底过了多久。

“不要紧。睡着了吗？”千寿问。

“没有。我要回到床上。”

“好吧！反正你是最后一个量的。”

两人一起走向病房。

“放轻松一点。”

千寿确定体温计的刻度下降之后，递给晶子。

晶子叹了一口气，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千寿为晶子把脉。

“不要想太多。”

千寿说，“不喜欢的话，可以拒绝。我替你向那个刑警说。”

“可是……”

晶子有点犹豫。

“没关系。他想跟我约会正无计可施，他很怕我。”

千寿眨了一下眼睛，晶子稍微睁开双眼说：

“真的吗？好像是在骗我！”

“是真的。不过，刑警和护士约会，似乎很少见。”千寿笑道。

“可是……。我明白了。”

晶子垂下眼睛，“因为有人被杀害，得逮捕到那个凶手，所以我必须协助……。只是我“我懂。”

千寿应道，“那个男人一定也是真心关心你。”

“嗯，是的。你的意思是要利用他对我的关心……。心里面有点难受。”

千寿记录晶子的体温和脉搏数。

“我也是不太赞成。不过，也有很多人装病的，不是吗？比如说，你的病情因为某种因素而恶化……”

晶子沈默了一会：

“我是无所谓。可是”

那个江田刑警进到病房来。

“情况怎么样？”

一副笑脸走到床边。

“刑警先生是不是身体发热呢？”晶子说。

“我？”

“看到千寿小姐。”

江田脸红，咳嗽清了清嗓子。

“等一下 我想先请你听我说。”

“好，我在听。”

“这个，江田先生……”

千寿一开口，晶子便说：

“没有问题。”

“耶？”

“就照我说的话。”

“真的吗？那太好了。你的安全”

发现到自己说得太大声，急忙放低声音：

“你的安全，绝对受到保护。”

“可是……这样好吗？”

千寿慎重问道。

“是的。”

晶子肯定地点点头，“万一，说不定又会有人被杀害。”

“谢谢。”

江田说，“不过……问题是要怎么引犯人来？”

自言自语似地喃喃说道。

晶子一直看着天花板……。

“ 这里可以。”

和代打开窗户说道。

“嗯。 不好意思，带你一起跷课。”

冬子把包裹放在空教室的桌子上。

“我们都很想看看，不是吗？你失踪的父亲寄来的小包！”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寄来的。 这绳子绑得很牢。”

“如果有把刀子就好办了……”

和代说，“等一下，旁边有家商店。我去借一把。”

和代跑出去。自己感兴趣的事跑得特别快！

不过，冬子也同样希望早点看看包裹里面是什么。或许这可以知道父亲失踪的原因。重量不是很重，里面究竟是什么呢？可是，收件人的名字确实是父亲本人的笔迹。如果里面有夹信，或许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和代，借来的刀子呢？”

冬子对站在门口的和代说。

然而……和代脸色苍白，动也不动地站着。

“和代，怎么了？”

冬子说道，一只手突然从和代身后伸过来，用一把锐利的刀子抵住和代的喉咙。

“要用刀子的话，这里有。”

一名男子押着和代走进来。穿着黑色大衣，呢帽深戴到眼睛的那名男子说：

“你想让这个朋友送命吗？”

“是你！殴打我母亲……”

“没有杀她，还得感谢我呢？”男子说道。

“冬子……”

和代全身发抖。这是理所当然的。

“把那个包裹拿过来。”

男子说，“不然的话，就把你朋友的脖子割断。”

“不要！”

冬子说道，“好！”

没办法。不论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都无法跟和代的性命相比。

“给你。我拿过去，可是你不可以伤害和代。”

“真是听话的女孩子。”

男子说，“拿来这里。”

冬子把包裹抱在手上，慢慢往前走。

“放在那张桌子上。对。往后退！”

冬子往后退。

男子把刀子换到左手，用右手拿包裹。

那时候，和代突然低下头，冷不防地咬了一口男子握着刀子的左手。

全身发抖的和代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做。

“好痛！”

男子也发出惨叫，刀子掉落到地上。

“这家伙！”

被一甩，和代的身体滚出了二，三公尺。

“王八蛋！”

男子抱起包裹，飞奔出教室。

“和代！”

冬子跑过来，“要不要紧？”

“什么麻！”

和代只是直眨眼睛，站起身子，“屁股好痛……”

“怎么这么鲁莽呢？刚刚差一点就送上一条命。”

“嘿嘿……”

和代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牙齿很利，被我咬了一定很痛。”

“简直是无可救药！我以为你心跳停止了呢？”

“已经逃走了吗？”

“追不上了。”

冬子说，“可是他的刀子掉在这里。”

冬子蹲下身子，取出手帕把男子掉落的刀子包住，捡起来！

“说不定上面会有指纹。”

“嗯。把这个交给警察或许可以查出一些线索。”

包裹被夺走很可惜，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

“联络警察吧！和代。和代，怎么了？”

和代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地说：

“腿现在才软了……”

### 第二十三节 意外的相遇

“父亲大概还活着吧！”

冬子一说，江田刑警面有难色的陷入沈思。

“确实有这个可能。”

想了片刻之后，江田以慎重的口气说：“这个可能性可以说绝对不小。但是，就算那个包裹的确是水岛教授寄的，寄的人也不见得是同一个人。”

冬子一副泄气的样子说！

“说的也是。我没考虑到这一点。”

“我不是有意要泼你冷水。”

江田道歉似地说道。

“不要紧。失望也是挺难受的。”

冬子微笑。

千寿突然觉得冬子摇身变成一个大人了。接到江田的联络，一起到冬子的学校来。

借用大学的会客室，听笕田和代和冬子说明事情经过，江田喜出望外地说：

“如果可以从这把刀子采到指纹，那可就很有帮助，太好了！”

“而且，和代也咬了那个男人的左手一口。我想应该受了伤。”

“可是还不至于到出血过多而死吧！”

和代说道，大家都笑了出来。

“那当然喂！又不是被狮子咬到。”冬子说道。

“不过，这可是用来分辨凶手的线索。”

江田说。“这个季节应该是不会戴着手套来掩饰。”

“没错！”

千寿点头，“就算来医院，也可以认得出来。”

笕田和代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又有点得意的样子。

“不过，先别高兴得太早，还是得避免发生有危险的事。”

江田忠告地说，“对方杀了几个人，不可以太小看他。”

“是。”

笕田和代一脸神奇的表情应道……。

“不过……”

千寿说，“那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嗯……。比方说形状之类的，都不知道吗？”

“是啊。因为是用箱子装着。大约这么大。”

冬子用手比了一下大小，“重倒不重。”

“只有这样是找不出线索的。”

江山叹气说道。

“可是，如果是寄给冬子的，为什么要写成学校地址呢？”

对于千寿的话，江田颇有同感地说：

“说的也是。我没注意到这一点。”

“对啊！”

冬子也是一副无法理解的神情，“应该不至于把家里的地址给忘了吧？”

“也有可能是别人模仿教授的笔迹。”

“嗯……。可是，父亲的笔迹很特别，要模仿并不容易。”

“但是，笔迹特别的字反而最好模仿。”

“不过，那么说的话应该是相当亲密的人，或笔迹模仿专家，不是吗。”

千寿说道。

“是啊。没有现成的物品，也无法下任何断言……”

“而且，如果是希望让别人相信是他本人寄的，更应该查清楚自己家里的地址。”

“嗯……。说得没错。”

“那，这真的还是父亲寄的东西吗？”

“我认为你父亲寄的。”

千寿说道，有点羞涩的样子。

在江田这位犯罪专家面前，说出如此斩钉截铁的话，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对不起，江田先生。”

冬子和箔田和代去上课后，千寿说道。

“什么？”

“没有……。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就净顾着自己说。”

“哪里哪里。”

江田笑了，“像我们这种专家，经常会依恃经验的直觉。反而是非专家可以用清醒的眼光看事情。”

江田的话让千寿松了一口气。总觉得自己似乎伤害了江田的自尊。

“我该回医院了。”千寿起身说道：

“我送你。不好意思，上班中把你叫出来。”

江口打开门。

千寿走出走廊。可能正好是下课时间，学生们鱼贯走出教室，走廊上挤满了人。

“这样是快不了的。”江田苦笑道。

“可以不急着走”

“喔？”

“学生餐厅开着吗？我想去看看。”

千寿说。“你赶时间吗？”

“没关系！”江田微笑道。

江田把那把刀子交给部下，和千寿两人走进学生餐厅。缺乏情趣，实质本位的作风，真是名副其实的学生餐厅。坐在椅脚咯吱咯吱作响的椅子上，千寿吃着江田端过来的拉面。

当然，这个时间很多学生都已经回家了，所以餐厅很空。

“我想起学生时代的事。”千寿说。

“千寿小姐还不到会想念以前的年龄吧？”

“谢谢。只有江田先生会对我这么说。”

“可是”

江田叹气说道，“刑警这个行业完全与恋爱和结婚无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行动。虽然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还是……”

“我懂。不过，我想没有江田先生你想的这么悲观。”

“或许是吧……。可是，现在也无法跟你约会。”

江田有点发牢骚似的。

“现在我们不是正在聊天吗？”

“说的也是。希望这个事件不要那么快解决。”

两人轻笑。然后，两人都把拉面吃得一乾二净。

“刚刚你说的。”

千寿说。“如果寄那个包裹的确实是水岛教授的话，为什么要寄到学校，是吗？”

“这是问题所在。非得要寄到学校的理由是什么！……”

“或者理由是因为不能寄到家里！”

“说的也对。等一下。冬子小姐今天领到那个包裹，是因为她一直没来上课……”

“是啊。寄的人一定以为冬子小姐能立刻收到。”

“嗯……。我还是不太理解。”

江田一副纳闷的样子。

“真的该走了。”

千寿喝了一口水说，“你送我吗？”

“当然。我不会错过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的时间。”

江田非常认真地说。

两人走出餐厅，朝大学的停车场走去。

“哎！现在大学的停车场真是不得了。”

江田不知道是赞赏或是惊叹的口气说，“你看，进口车就有好几部！还有跑车！现在的学生真有钱。”

“对啊。咦，冬子小姐。”千寿说道。

水岛冬子追着江田两人似地小跑步过来。

“对不起！幸好来得及。”

“怎么了？”

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千寿不由得紧张问道。

“……有件事我忘了说。”

冬子说道。“刚刚才想起来。”

“与那名男子有关吗？”江田问。

“是的。不……也不能这么肯定地说。”

冬子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抱歉。平常运动不足，真讨厌。”

“不要紧吧！要不要我给你检查一下！”千寿笑道。

“不要紧！千寿小姐，医生和护士是不是也会好好为自己检查一番呢？”

“这个……”

千寿避开话题说，“不谈这个，你说想起什么事了？”

“啊，对！”

冬子拍拍自己的头，“这是我发现玉村百合在我父亲研究室时的事。我看她是坐上一部红色进口车走的。”

“那部车是玉村百合的吗？”

“我想不是。是一个戴着呢帽的男人驾驶的。”

“原来如此。”

“对不起，到现在才想起这件事。因为发生母亲的事，还有那么多事件。”

“哪里，你能想到，太好了。”

江田掏出记事本，“你还记得那部车吗？如说是什么车种？”

“不记得。”

冬子摇头说，“我对车子不熟，没有驾照。可是车牌号码我记得。”

“你说什么？”

“这个刚刚想起来，赶快记下来。也许会记错，不过我想大概差不了多少。”

冬子把纸条递给江田。

“太好了！就算有一，二个数字不对，也是有很大的帮助。输入电脑，可以很快找到疑似这部车的车主。”

“记忆力真强。”千寿佩服地说道。

“我一向很善于记数字。”

冬子说，“如果知道车主是谁的话”

才说到一半，冬子突然楞住。

“怎么了，冬子小姐？”

冬子似乎听不见千寿说话的样子。而且……横越停车场……，朝一部车跑去。

“江田先生。”

千寿说，“是红色的进口车。”

“真不敢相信！”

江田瞪大眼睛，“号码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 第二十四节 疏忽大意

“那，凶手是开那部车？”

山形久江睁大眼睛说，“竟然会有这种事！”

“我也吓了一跳。”

千寿说道，“不过仔细想想，开车来学校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为什么会丢下车子逃走呢？”野野村和子说。

三人正要走进医院员工用休息室。

“大概是手被咬，抱着包裹逃走了。也许是没有办法朝停车场的方向逃，折回来又很危险，所以只好弃车而逃。”

千寿喝着咖啡，“真苦！”眨了一下眼睛。

“清醒了吧！”

山形久江笑道，“如果能找出那个车主……”

“江田先生已经查过了。可是是部赃车。”

“什么嘛！”

“不过，对方不知道那部车被冬子小姐看过。当然，更不知道她已经记住车牌号码了。

所以，还是有可能性。”

“可能性？”

“来开车的可能性。”

久江和和子对看，互相点点头。

“这么说，说不定可以把凶手逮捕归案罗？”久江说。

“没错，可是……”

千寿有点不安，“应该是要轮流监视。考虑到那个女孩子，我不希望是在这家医院内逮到他的。”

“你说丹羽晶子吗？”和子说道。

“是的。虽然她本人说没问题，可是还是有几分危险。”

千寿说。“走了吧！”

“千寿今天晚上是……！”

“夜班。”

“那，就在这里分手了。我要去约会了。”久江悠哉说道。

“加油！”千寿说。

江田打了个哈欠。

当然，已经很习惯“埋伏”了。虽然说是习惯，但埋伏是件吃力的工作却是不变的事实。

但是，跟大部分的埋伏几乎都是没有任何目标，“连瞄不准的枪法都派不上用场”相比较，今晚可以说有很大的希望。因为，有凶手留下的车这个极为诱人的“饵”。

“快点来啊……”

江田在自己的车内喃喃自语说道。

“快睡着了。”

有个人影慢慢靠近。

“谁？”

摇下车窗问道。

“是我。”

埋伏的夥伴是一位年轻刑警，名叫田代，当刑警才两年左右的新人。

“有没有买什么东西来？”

“这是便当。还有茶。”

“谢谢。”

江田接过东西，“你的呢？”

“我吃汉堡。”

说着把纸袋给江田看了一下。

“那样够吗？”

江田摇摇头说道，“吃吧！”

狭小的车内充满便当的饭菜味道，以及田代一起买来的汉堡和纸杯咖啡夹杂的味道。

“窗户打开吧！”江田说。

“凶手会来吗？”田代轻松地说。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凶手。”

“不过，满刺激的。这还是头一遭。”田代一副兴奋的表情。

“喂，这可不是游戏，警觉一点。”

“我知道。可是，又不是现在就马上要逮捕凶手。”

“我不希望节外生枝……”

转眼间，江田已经把便当吃完了。这样对胃不太好，可是没办法。

那部红色的车，在月光下清晰可见。如果有人来开的话，绝对无法逃脱。

把茶喝完。

“好喝！喂！吃饱了吗？”

“吃饱了……”田代嘬嘬嘴说。

“我拿去丢掉吧，这些空盒。”

“不，我去丢。”

江田说，“那个袋子也拿去。”

“可是”

“没关系，我顺便去上个厕所。”

“那，麻烦你了。”

“有什么事的话按喇叭通知我。”

“我知道。”

江田下车，走在一片寂静的大学校园内。

田代虽然还年轻，干劲十足，但绝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男人。大概没问题吧！

上完厕所，江田用水洗把脸，清醒一下之后快步走向停车场。

红色的车依然动也不动地停在那里。江田和田代的车停在树荫下，从那部红色车的位置看不到的地方。

“真安静。”

说着，江田便打开车门。

田代慢慢从车内倒下来，头没力气地往下垂，差点快碰到地面。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刹那间，江田惊愕得无法动弹。

“不要动。”

男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如果你不想跟他一样的话，就不要动。”

背部有东西抵着。

一股血气渐渐冲上江田的脸。

田代已经完全动弹不得了。有血的味道。

“是刑警吗？”

那个声音说道，“你的运气太差了。”

田代那已经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朝上望着江田。

田代……。什么嘛，王八蛋！

“手举起来，贴在车顶上。”男人说道。

愤怒使江田忘了自己。两手要往上举时，突然向后转身，想要挥打男人。但是，拳头落空。

对方早已经把头向下缩，躲开了。心里想着这下子完了时，肚子旁边感到一阵刺痛，江田踉跄了几步。膝盖一弯，便倒在地上。被刺中了！听着远去的脚步声，江田努力伸手拿车内的无线电……

## 第二十五节 懊恼之后

片桐俊作在笑。

摊开报纸，一屁股坐在早餐桌上。而且，在早餐桌旁舞动自己脸庞的是一个双颊红润的婴儿……。千寿努力的在喂婴儿吃饭。

老公！不要笑，来帮帮我！

被千寿一瞪，片桐连忙说好好的站起来。

算了，你要上班。赶快出门吧！要迟到了。

嗯，那我走了。

来，跟爸爸说再见。慢走！

婴儿一副懂事似地挥挥手那张脸长得跟片桐一模一样。

千寿当然是在做梦。而且，自己也深知那是梦。

“哎呀！”

睁开眼睛，伸伸懒腰。

那是和片桐的结婚生活。虽然只是个梦，但心里却非常甜蜜。人就是这么奇怪。

“似乎很甜蜜，但没有梦。”

“虽然没有梦，但似乎很甜蜜。”

虽然是同样的想法，感受却完全不同。人生或许就是如此。

这里是休息室。上夜班，中途小睡片刻。

几乎时间一到，千寿都可以自然醒来。其他还有几个人发出惊人的呼声，睡得正熟。这个工作挺累人的，但是一站到患者面前，又得表现出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感觉像是在变魔术。

喝杯咖啡吧！还有十分钟。

走出到走廊，朝向自动贩卖机。是深夜，不过也快天亮了。

虽然不是特别冷，但没有人氣的走廊一股寒意，人，不由得肩膀缩了起来。

病人是没有“休息”的。很少有人可以睡得熟，所以病痛是“不会休息”的，因此病人也没有休息。所以护士也没有休息。虽然心里清楚得很，但……。想睡就是想睡！

在纸杯内倒入热咖啡，不加糖地喝着。头脑稍微清醒了一点。

丹羽晶子不知道怎么了？天亮后再去看看。

对了。江田刑警应该正在监视那部红色的进口车。凶手大概捉到了吧？

事件解决之后，请和我约会吧！江田有点哀求似地诚恳说。

一想到如果江田知道自己做了和片桐在一起的梦，必定会很失望，心里便觉得怪怪的。

和片桐交往是还没到考虑那么多的地步。只是，笼统的印象，跟片桐结婚的话，大概就是那幅景象。这一点如果对象换成江田的话，大概会是完全不同的情景吧！很少在家里一同用餐，早上也不是每天很规律的出门上班。

这个意思是表示，刑警也是没有“上班时间”的工作。

片桐与江田。并非特别要拿天平来衡量，不过东想想西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

“千寿！千寿！”

转身向身后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山形久江正慌慌张张地跑向自己。

“怎么了？”

千寿感到惊慌。久江很难得如此慌慌张张。

“糟了！那个那个刑警”

“刑警……江田先生吗？”

“是的！听说江田先生被刺伤了！”

千寿咽了一口气。把手上的纸杯捏扁，咖啡洒落到地板上。

“简直……”

江田虚弱笑道。“太丢脸了。”

“不要说太多。”

千寿说，“没能够立刻过来看你，很抱歉。夜班到天亮，走不开。”

“哪里……。谢谢你特地过来。”

江田偷偷叹口气，“没什么大碍。很快就可以下床了。”

“不可以。我知道你很着急，但还是得好好休息。”

有点严厉的口气说，“对不起，我又不是医生。”

千寿来到医疗江田的医院。江田的伤并没有生命危险，但出血很多，似乎曾相当危急。

想到这里，千寿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不过，对江田而言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田代这位年轻刑警的死亡。

自己明明就在现场，那种懊恼在江田内心翻搅，千寿也是一点一滴清清楚楚看在眼里。

“一定要！”

江由说道，“一定要把那家伙逮捕归案。”

“嗯。我来帮你吧！”

千寿应道，“可是，你现在必须先恢复体力，对不对？如果勉强的话，又会出血。”

江田看着千寿，微笑说：

“我想住进你们的医院。”

“你在说什么？”

千寿瞪眼说，不过有点放心的样子。

“我会再来看你的。有没有缺什么东西？”

“这个……”

江田望着天花板说，“我想要一把手枪。”

“那种会惹是生非的东西，是不可以带进医院的。”

“那……。算了。”

“什么？”

“随便你？”

“哦？”

千寿感到为难，然后，轻轻地弯下身子，在江田额头上亲吻一下。

“我又不是小孩子。”

江田不满意似地说。

“那么就请你乖乖地睡觉吧。”

千寿说道，“我会再来。”

说着，千寿走到走廊，有个女孩子走过来。

“噢？”

是水岛冬子。

“我看到电视新闻。”

冬子说，“怎么了，那位刑警先生？”

“嗯，不要紧了。不过，因为是重伤，所以目前还必须躺着休息。”

“这样子啊？……”

冬子垂下眼睛，“都是因为我说出那部车的事，害得一位年轻刑警丧命。”

“这与你无关。”

千寿拍拍冬子的肩膀说，“你这么说，江田先生会更消沈。慰问是要让患者提起精神的。”

“是的。”

冬子点头，“那，我要有精神，开朗一点”

“去买花吧？要不要一起挑？”

“好啊。要挑很多鲜艳的花，让他觉得不好意思。”

千寿和冬子神采奕奕地一同离去。

千寿也同样希望能受到鼓励。

## 第二十六节 凉子的精采演技

“我听到了。”

看着千寿的脸，晶子说道。

“那位刑警先生的事。”

“噢。”

千寿点点头，“可是如果你因为这样而病情恶化的话，那是很伤脑筋的。”

一如往常的冷静……。在这一点上是护士和患者的差异。

“千寿小姐。”

晶子说道，“还是试看看吧！”

“试什么？”

了解后，反问，“如果你有什么万一呢？这个必须尽量避免。”

太没道理了。让这个没有任何关联的少女置身危险，怎么都做不出这种事。而且，凶手在两个刑警监规之下，竟还能漂亮地将计就计。如果照晶子的话做，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保护得了她……。

“可是，话不能那么说。”

晶子坚持说道，“说不定又会有人被杀害。”

听她这么说，千寿也让步了。不过，当然，做决定的不是千寿。

“我明白。”

千寿说道。“我去跟江田先生商量看看。”

“一言为定。”

晶子说……

“打消这个念头吧！”凉子说。

“连你也会这么说。”

晶子生气说道，“就算病情恶化我也不在乎。”

“晶子……。可是……”

下课后，前来探望的凉子劝告似地说，“我们是学生。小孩子。你懂吗？这种事应该让大人去做。”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有些事是必须做的。这跟大人或小孩无关。”

“你真是顽固。”凉子笑道。

晶子脸上也终于浮现出笑容。老实说，心里面是很难受的。如果自己能主动，早点了解要让那名男子落人圈套的话……。说不定江田刑警也不会被刺杀，还有另一名称年轻刑警……。算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不管怎么说，必须逮捕到凶手。

晶子已经下定决心。

田中凉子大约和晶子聊了三十分钟。

“改天再来看你。”

说着挥挥手，走出病房。

晶子的父母亲都在工作，非常忙碌，所以并不是随时都有人在身边。因此，凉子也是尽可能常来探望晶子，但毕竟不可能每天都来。

凉子在医院大门遇见护士有阪千寿。

“辛苦了。”她笑着说。

真是一个很棒的人。应该是相当累人的工作，但是一点也没有给人那种感觉。凉子小时候也曾想过要当护士。可是，自从知道自身体质是一看到血就会贫血之后，便放弃这个念头了。

走出医院，凉子快步离去。

想到明天有报告一定要交。必须快一点！今天的电视连续剧也是非看不可。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完结篇！

凉子突然放慢脚步。

听到口哨声。是什么曲子呢？对……。“罗列莱”那首歌的旋律。罗列莱？

听晶子说的。那个凶手一直是用口哨吹着罗列莱曲……。

“喂，你。”

被叫住，凉子停下脚步。

“不要回头。”

那名男子站在身后说道，“听懂吗？”

路上无人。凉子只有默默点头。

会被杀吗？刀子刺穿胸膛。

“你是丹羽晶子的朋友吧？”

“是……是的。”

声音颤抖。男子轻笑。

“不要害怕，我不会对你怎样。”

男子是这么说的。是真的吗？那就不要冷笑嘛！

“她的情况怎么样？”

男子问道，“心脏不好吗？”

“是。”

“病情呢，怎么样了！”

这名男子 真的很在乎晶子。

凉子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秒钟会变得如何。总而言之，此时此刻，可以说突然变身成“名演员”了。

“不太好。”

凉子说，“晶子要动手术。”

“你说什么？情况那么不好吗？”

“明天要动手术……。所以今天我去看她。万一 或许再也见不到她……”

声音虽然颤抖，但很真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么说。

“这样子啊！”

男子说。“真可怜！”

“那个晶子……”

“不，只是问一下。 记住，什么事都没发生。”

“是。”

男子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凉子心想男子会不会再偷偷折回来，害怕得动弹不得。

这时候，从对面走来一位老太太，一副莫名其妙地看着呆立在路中央的凉子。

终于凉子回头看了一眼。 没人！

有救了！

全身冒汗，凉子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宛如一鼓作气跑完数百公尺的样子。

对！没错！刚刚发生的事，一定要说。对那个千寿小姐说。然而 要去哪里好呢？凉子一片混乱。

医院。回到医院。要赶快。但是，想要走时，脚却又不听使唤。一步，又一步。若不努力移动，脚就抬不起来。

结果，要回到才数百公尺远的地方，竟花了十五分钟……。

“事情就是这样。”千寿说。

在病床上，江田显得激动。

“那家伙会来！一定会来！这种机会只有一次！”

“请你冷静一点。”

慌忙说道，“那么激动对身体不好。”

“不好无所谓！我要表扬那个女孩子的朋友。”

“总之，那名男子今晚还有可能会来。请多加警戒。”

“我知道。”

江田应道，“由我带头阵指挥。”

“不要开玩笑？”

大声说出口后，千寿又连忙慌张道歉说！

“对不起。”

“可是，这种事有可能吗？”

“很可惜。”

江田叹气说道，“不管怎么说，先别管对方。我们要马上采取行动。问题是要怎么布局才不会被那家伙发现……”

沈思中的江田目光炯炯，一点也不像是病人的样子……。

## 第二十七节 果断

“问题在于其他的病人。”

护理主任景山恭子说道，“万一没有逮捕到那名男子，被他跑进其他的病房，该怎么办？”

前来的刑警被这么一说，一副无言以应的样子。

“希望你能了解。”

景山恭子继续说，“我是很恨那个杀人凶手，绝对不是不想帮他。但是，站在我的立场，不允许会让众多住院患者陷入危险的事情发生。”

站在一旁的千寿，也觉得景山恭子的话很有道理。

“所以”

那位刑警一副疲惫的样子说：

“我们警方也做了万全的准备”

“哪有所谓的万全这回事！不是吗？”

被景山恭子这么一针见血的一问，连刑警也不得不承认说：

“这个……虽然的确不是百分之百……”

“万一在医院内发生枪战的话，情况会变成怎样呢？”

景山恭子摇摇头，“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让人毛骨悚然。”

“主任。”千寿战战兢兢说。

将此事通知住院中的江田的是千寿。立场上，是不可以沈默不表示意见。

“什么事？有阪小姐。”

“这个当然，再小的危险都得避免。可是，那名男子只是想来看晶子小姐。不，虽然不确定，但却是有这个可能性。就算没有任何人戒备，他来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不幸呀！”

“嗯。”

景山恭子应声，“可是，如果为了这件事派好几位警察来看守，事态可能会更严重。”

“立即逮捕！”

刑警挺身说道，“同时扑上去。绝对万无一失。”

“刚刚不是说无法百分之百吗？”

景山恭子反嘴说道。

护理主任室内，再度弥漫着沉重的气氛。

千寿又开口了。

“那间病房是四人房。暂时把病人移到其他房间，由刑警先生当替身躺在床上，如何？”

“好啊！”

刑警雀跃说道，“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危险了。然后就是堵住房门入口，让他无法逃脱……”

“丹羽晶子要怎么办？”

景山恭子说。“万一，凶手知道那是圈套呢？那个女孩子会变成第一个目标。”

千寿无言以对的垂下眼睛。的确，景山恭子说得没错。要在医院内进行那种“逮捕”，是太过分了。但是，一想到被刺躺在床上的江田的懊恼……。

“那你说，万一凶手来的话，到底要怎么做？”

刑警两手一摊地说，“说‘辛苦您了，请你离开’吗？”

“这样也行得通。”

景山恭子说道，“更好的办法是不让那名男子来医院。”

“怎么说……”

“请警官站在大门口明显的位置，这样凶手就不会进来了。”

“可是，这样会被他逃走！这是多么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说逮捕那名男子是你们的工作，那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患者。”

景山恭子说，“很抱歉，医院内的事我有责任。”

“这点我了解”

“请不要搞错！”

景山恭子打断刑警的话说道，“我的意思不是担心自己会被辞职，而是希望患者能安心心的待在医院里。因为他们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何时，就算是半夜，也会有医生和护士在，所以才很安心。不可以让互相杀伤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

景山恭子的话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

刑警也是一副放弃姿态的默不吭声。

“主任。”

千寿说，“这个凶手胆子很大，善于躲过警方的戒备。如你所说，就算在医院外面戒备，他也是有可能设法潜入里面。我觉得丹羽晶子的病房，还是得派人戒备。”

“丹羽晶子，她本人怎么说？”

千寿稍微犹豫之后说：

“她自己也说知道会有危险。”

“所以说嘛”

“嗯。我了解，我也很担心。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我顿意代替她睡在床上。”

“也可以挑体格小的女警官来代替。”刑警说道。

景山恭子在考虑。当时的气氛，在她开口说话之前，没人敢说话。

“总而言之”

就在景山恭子开口的时候。

喀哒一声，门打开了。

“咦！”

千寿瞪大眼睛说，“怎么下床跑来了呢？”

是丹羽晶子站着。

“那件事。”

晶子说。“来这里时，正好听到我的名字……。对不起，一直站着偷听你们的谈话。”

“可以听听你的意见吗？”景山恭子说。

“好。”

晶子应道，“我是病人。可是，我想有些事是身为人必须做的。有好几个人被杀害。可是，那名男子……”

稍微犹豫之后，晶子继续说：

“他关心我的身体，这点我了解。那名男子关心我的心情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我曾想会有这种事吗？但却是真的。”

“我明白。”

景山恭子说，“人并非那么单纯。”

“是真的。”

晶子说道，“我很高兴。虽然也憎恨那名男子，但是这种令人憎恨的男子，能有这么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感到很高兴。”

晶子稍微挺胸，眼睛直视护理主任：

“我很乐于当饵。不，并不是为了要逮捕那名男子，而是希望确定那名男子的心情。我知道会有危险，请不要对我的父母说，让我试一试。”

淡淡的口气，无疑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话。

景山恭子正想要说些什么，晶子又抢先一步附带说：

“也是为了这个人……”

门稍稍打开，进来的是“咦！”

千寿瞪着眼睛。“江田先生！”

江田脸色有点苍白，但却以稳健的步伐走进房内。

“对不起……。做这种无理的要求。”

江田说，“不过，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让我们一试好吗？拜托。”

“江田先生！你的伤还”

“一直躺着是好不了的。心里烦躁只会让胃更不舒服。”

“不要胡说！”

景山恭子一直盯着江田看，终于从椅子上起身，把手放在晶子的肩膀上说：

“你的勇气可嘉。”

然后，看着江田说：

“这个女孩子的勇气务必要有回报。”

江田双颊胀红。

“这个女孩子，一根指头都不会被碰到……”

江田的话强而有力。

“那么”

景山恭子吐了一口气说，“这件事知道的人愈少愈不会被发现。幸好这里的总务长休假。”

讽刺似地说道：

“现在叫人拿这里的平面图来，商量一下要如何布置人员，就在这里做决定。”

“太好了。”

“千寿小姐。”

“是。”

“你把这位小姐送回病房，回来的时候把内科护士长带来。”

“是。”

千寿应道，“走吧！”

催促着晶子，走出护理主任室。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江田一眼，江田也看着千寿，笨拙地眨了一下眼睛。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在走廊上，晶子说道。

“没那回事，我就没有你这般的勇气。”

对千寿的话，晶子愉快似地微笑……。  
不过，时间不多了。千寿也感到不安。  
那名男子真的会来吗？而且 一切都会今天晚上结束吗？

## 第二十八节 夜幕来临

“千寿。”

喊住千寿的是山形久江。

“噢，怎么了！”

“没问题吗？”久江压低声音说。

“到这个地步，只有放手一搏了。”

千寿说着，看看手表，“已经十点了吗？ 久江，要表现得跟平常一样。患者是很敏感的。”

“我知道。”

久江应道，“万一被我遇上了，我就踢他个四脚朝天。”

“不要胡说八道。”千寿苦笑。

跟久江分手后，千寿把盖着布的盆子拿在乎上，朝走廊一头走去。敲敲丹羽晶子病房的隔壁房门，轻轻把门打开。

“啊！”

江田从椅子上挥挥手。

“不可以不睡觉哦！”

千寿进到里面。“ 我带来热东西了。”

“正好想喝杯咖啡。”

“很可惜。咖啡对身体不好。是清炖肉汤。”

“哎啊！”

江田笑道，“不是脱脂牛奶，太棒了。”

“隔壁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只是听到睡觉声。”江田说。

晶子床下装设了隐藏式麦克风，在这里江田正在听病房内的情况。

这个病房是空的，和晶子同病房的患者也都暂时移到其他房间。取而代之的是让女警官和相当高龄的退休女警员代替睡在床上。而且，只要不发生严重的突发状况，这三个人是不参与逮捕的。

如果凶手来的话，晶子就把他当成普通的人士，叫他回去。而在凶手要出去的时候，将他逮捕，一切的行动计画都已经安排妥当。

江田因为受伤，所以不参与和凶手对峙的场面。在这里担任以麦克风进行指挥的任务。

“大家都屏息以待。”

江田说道，“当然，也有时候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事。”

“要保护这个女孩子。”千寿说。

“那当然。”

江田应道，“就算赔上了我的性命。”

补充说道。

“怎么……。说那么不吉利的话。”

千寿说，“你不是希望和我约会吗？”

“你显意吗？事情解决之后……。”

“等你伤势好了。”

“旅行也惬意吗？”

千寿微笑。

“是的，旅行也愿意。”她回答说。

“那，我三天就会好的。”

江田认真的表情说道。

医院外面 在离大马路有点距离的地方，停了一部正面遮住的警车。

“现在几点了？”

一位体型稍胖，脸形孩子气的刑警问道。

“十一点了，时间快到了。”

这位瘦瘦高高，头发大部分已经掉光，不过实际上才二十七岁，算是同伴的后辈。

“杀死田代的家伙。希望能用我的手将他杀死。”

“他很难对付的，不是吗？真的会来吗？”

“不知道。江田先生看准他会来。”

“他也是相当固执。”

“啊 亲眼看着部下被杀害，是很懊恼的。”

路上一片寂静，没有任何行人。

“凶手手上有伤？”瘦的说。

“在左手。注意看一下。”

“哦……。可是，那家伙应该会提防吧！”

“可是，伤是无法掩饰的。”

“这个……”

说着，“有人来了。”

街灯光线中，出现一位走路东摇西晃的男子。

那名男子穿着长大衣，脚步不稳的样子，右手提着瓶子，左手插在口袋里。

“喝醉了。”

“嗯……”

胖刑警说道。“奇怪。这附近应该没有喝酒的地方。”

“怎么办？”

“问看看。”

两人下车，走向那名穿着长大衣的男子。

才走到旁边，就闻到一股呛鼻的酒味。

“干嘛？你们想抢劫吗？”

那名口齿不清，双眼惺忪的男子，怎么看都像是个五十岁左右的流浪汉。

“兴致不错嘛！”

胖刑警开口说，“先生，你要去哪里？”

“回家。不行吗？”踉跄说道。

“瓶子已经空了，可以丢掉。”

“空了？胡说，还满满的，你看！”

说着，拿起空威士忌酒瓶晃了一下。

“有没有听到声音！”

“好了，你走吧！”

刑警苦笑，“不要感冒了。”

“耶，是谁……。你是做什么的？把我叫住……。现在又叫我可以走了，是吗？”

“好，好。”

胖刑警耸耸肩膀说。“赶快回去睡觉吧！”

“不用你说……睡觉。”

那名男子又是摇摇晃晃地离去。

两位刑警目送着醉汉的背影……。

“回车上吧！万一有联络进来就不好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瘦刑警说。

“什么事？”

“那个醉汉，左手插在大衣的口袋内。”

两人停顿了一下，快步追赶那名醉汉。

“喂，等一下，先生。”

胖刑警说。“你的左手怎么了？”

醉汉停下脚步，回头。

“左手吗？”

从大衣口袋伸出左手。手上绑着绷带。

两位刑警迅速站到左右两旁，拔出手枪。

“喂，把手举起来！”

“干什么嘛！”

醉汉瞪大眼睛说：

“拍电视剧吗？”

“不要多说，两手举起来！”胖刑警怒道。

“好啦……。好啦。”

醉汉两手往上举，“碰上这种事……还是第一次。”

“喂，检查一下。”

瘦刑警小心翼翼地走近，绕到醉汉身后，在身体上轻拍，开始搜查有无携带武器过十一点了吗？……。

对江田而言，时间竟过得令人难以置信地慢。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坐在那里的缘故。

但是，在隔壁一位十七岁的少女正冒着生命危险要与杀人凶手相对。当然，少女也是醒着的。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要逮捕到那个家伙。发现田代尸体时的震惊，又再度浮现在江田脑际，久久不去。大概过五年，十年都无法忘怀吧！

要做个了结。就在今晚。

塞在耳朵内的麦克风，只是传来安静的呼吸声。

已经一点了。看了手表一眼。就在那时候，医院外面传来“砰”的一声。

是枪声！江田抓着麦克风说：

“外面的警车附近有枪声。查看看。”

那时候，又听到一次枪声。

## 第二十九节 人质

千寿也听到那个声音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千寿是护士。就算听到“砰”

的声音，也无法判断那就是枪声。

不过，万一……。千寿跑过走廊。轻轻打开晶子病房的门，看了里面一眼。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晶子看着千寿，坐了起来。

同病房的其他三位患者 女警官们 听到枪声都跳起来，互相对望。

“不知道。”

千寿说。“不管怎样，那是外面的事。你还是乖乖地睡吧。”

隔壁房间的门打开，江田出来。千寿想开口说话，但江田却脸色胀红，完全无视于千寿存在样子的走进晶子病房。

“江田先生，刚刚的是枪声吗？”一位女警官问道。

“怎么会这样？”

江田以严厉的声音说。“你们是这间病房的患者！听到这个声音就跳起来，难道都忘记自己的任务了吗？”

“对不起。”

“快点回到床上。万一凶手是为了试探这里的情况，才故意发出枪声，那我们就上当了。”

江田的话，丝毫都不留情。 三人无言的回到床上。

“你们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行动。”

江田说，“那就是当这个小女孩会有被枪杀危险的时候。要好好记住！”

江田走出走廊。 千寿说：

“我可以陪着她吗？”

“不，一切都跟往常一样。”

江田摇头说道，“我想那个声音是车子的回火声，继续工作吧！”

“好。”

千寿对晶子说：“不要紧的。睡吧！”

然后，把门关上。

“平常的训练竟然完全派不上用场。”

江田叹气说道。

“没办法。护士刚开始接触实际患者的时候，也是会把在学校学的忘得一乾二净。”

江田有点想笑，但却只是皱着眉头。

一位刑警匆匆忙忙跑来。

“江田先生。”

“情况如何！”

“流浪汉有点怪异，现在正要调查。流浪汉有生命危险。”

“是谁被击中？”

“一个受伤，另一个头被打到，昏了过去……。无法掌握情况。”

“王八蛋！”

江田咬着嘴唇，摇头。“ 叫大家都不要动。他可能是要分散我们的注意。”

“已经说过了。”

“好了。如果有消息，立即和我联络。”

千寿跟着江田，走进晶子隔壁的病房。

“哎呀……”

江田坐到椅子上说：“不可以老是像电视剧里的刑警一样。”

“那当然罗！你也不要再乱动。会出血的。”

千寿在江田要坐到椅子上时，看到他皱了一下眉头。“会痛吗？”

“好像挤青春痘一样，不碍事的。”

“不要骗我。是不是又出血了？是的话得躺下来。”

“没有，真的不要紧。”

江田摇头说，“不好意思惊动你了。请回去工作吧！”

千寿犹豫。不可能不痛的。可是，如果打了止痛针，又会有点想睡，行动也会变得迟钝。现在是束手无策。总之，希望事件早点了结……。千寿心里想，过于担心反而会对江田造成负担。

“那，有什么事的话，请随时叫我。”

说着便走出房间。

十一点多了。夜，才刚刚开始。

千寿心想这似乎会是个漫漫的长夜。

“啊……”

山形久江看看表，心想必须去看看那个患者的点滴了。有点和社会脱节，粗心大意的久江，面对工作则又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态度。当然，若不这样也是很伤脑筋的，不过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论再怎么困，头脑再怎么不清楚，也不会粗心地忘记该做的事。一撇开工作，就算不是特别想睡，也会忘记重要的约会，并且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自己也感到奇怪……。

对了。听那位叫丹羽晶子的女孩子说，那个杀人凶手的目标是我。不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久江一点也想不起来。有人恨得想要杀掉我！……。不，一定是为了其他某种目的。或者难道是自己在不注意的时候，做了招人怨恨的事吗？

“哎，我就是那么粗心大意。”喃喃自语说道。

那个钥匙练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丝毫都想不起来。被千寿数落了一番，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把自己的东西弄丢，这一点是有自信不会输给任何人“！”。不过，别人的东西绝对不会弄丢……。

“山形小姐。”

一位年轻护士叫住久江。

“什么事？”

“你的电话。野野村小姐打来的。”

“和子打来的！会是什么事呢？”

是一起去欧洲旅行的野野村和子。久江去接电话。

“和子。怎么了？”

她说。“今天不是休假吗？”

“是啊！”

和子的声音有点僵硬的感觉。

“久江，你听好。”

“什么！我在注意听啊！”

“现在……我被一把刀抵住。”

“你说什么？”

久江楞住了。突然间听到这样的事。

“是真的。那个凶手，刺杀刑警先生的……”

和子的声音在颤抖。

久江也终于了解和子的话。

“和子……。你没事吧？”

“不要惊动大家！求求你，不要让别人发现，否则我就没命了。”

“我知道……”

久江不由得握紧电话听筒。

“旁边……有没有别人？”

“现在？没有。”

“听着。我现在是从医院附近的电话亭打的。”

和子说道，“你……是不是有个西洋棋棋子的钥匙练？”

“这个……”

很难说出口已经弄丢了。正在犹豫的时候，和子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

“你带着那个出来。拜托，要赶快。”

“可是”

“从急诊大门出来的话，走到巷子，往左转。距离不远。”

“左转，是吗？可是，和子”

“拜托，快一点。小心不要被人发现。”

“和子，和子。”

电话被切断。“完了！”

那个钥匙练。会在哪里呢？

拿和子当人质……。卑鄙的家伙！可是，生气是无济于事的。若不赶快，若不赶快，和子就会被杀害！

怎么办？那个钥匙练……。久江努力地想，会跑哪儿去呢？口袋……。放在护士服的口袋内。可是，然后就不见了。掉落在某个地方。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想着遇到千寿时要交给她，带着四处走的时候，不知道掉落在哪个患者那里。

既然是这样，只好找罗！要找遍医院内的床铺底下，并非易事。

久江情绪显得绝望。和子竟然在这个时候被人用刀子威胁。

总之总之，先去了再说。

不管那个男子守不守信用，还是要对他说真的弄丢了。拖拖拉拉的，要是和子有什么万一的话……。

### 第三十节 昏迷

“噢！”

千寿看到久江异常地惊慌，停下脚步。想要开口叫她，但是一转眼间久江就不见了。

好像是朝急诊大门的方向跑去，可是并没有听见救护车的声音……。

心里觉得不对劲，可是手边的工作还很多。千寿快步离去。

已经快十二点了。每次上夜班，十二点到两点是最辛苦的时候。但是，今晚不知道是否由于精神紧张的缘故，丝毫不感到疲累。当然，待会也许会累得话都说不出来。

在晶子病房前停了下来。她一定也是醒着，直盯着天花板看吧。千寿轻轻敲隔壁的门。

“江田先生。”

悄悄把门打开，“江田先生……”

江田头稍微低垂，看起来似乎在打瞌睡的样子。可是，这种时候，应该不会睡觉的。

“江田先生。”

急忙走近，千寿咽了一口气。卷在腹部上的绷带，渗满血迹。

出血了！怎么搞的！千寿飞奔出走廊。

“叫医生！”

对附近的护士叫道，“准备输血！”

千寿正要回到江田房间时，丹羽晶子打开门出来。

“发生什么事吗？”

向千寿问道。

“是那位刑警先生。不听话，出血了。不要紧的。马上治疗。”

其他的刑警跑来。千寿说：“请帮忙一下，把他移到床上。”

然后又转头对晶子说：“你赶快回床上。”

“好的。希望没什么大碍。”

“他是个很坚强的人。”千寿点头示意。

回到病房，让失去神志的江田躺到床上。

“这下子糟了。”

年轻刑警困惑的表情说道，“一定要有人指挥。”

“这里有我们。你通知警戒的人。”

“是。”

刑警拿起江田使用的无线麦克风说：“江田先生倒了，请派人来接手。”

医生跑了过来。

千寿从一时的骚动中回过神来。这回又俨然是个专业护士。

“这种伤势还到处走动，简直是自杀行为。”

医生生气地说。

千寿也知道。或许明明知道又没有制止他，就是一个错误，不过江田也一定不会听的。

“要赶紧止血”

就在医生说着的时候 医院的灯一时间全都熄了。

电话亭。

是那个吧？久江快步走向马路那头，在黑暗之中发出光亮的电话亭。

“和子……。和子，你在哪里？”

久江试着叫道，自己只能发出如此凄凉的微弱声音。

电话亭四周没半个人。难道不是这里吗？可是，在电话中听到的确实是这条路心里思索着，打开电话亭的门的久江吞了一口气。电话亭的地板上，膝盖立起，被塞进似地坐着的正是和子。手脚被绑着，似乎是嘴巴被堵住，从睡觉的地方被带出来的样子，还穿着睡衣。

“和子！和子！”

久江大声喊叫，可是没有回答。

久江把和子手上的脉搏。不要紧，只是昏过去而已。

“太过分了！……”

久江正要解开和子手上的绳子。

“很抱歉。”

背后传来男子的声音。

久江打了个寒颤，身体像冰冻似地无法动弹。

“慢慢回头。”男子说。

久江回过头。眼前正闪烁着锐利的刀光。

“它已经见惯女性了。”

穿黑色大衣的男子说。

一顶呢帽戴得深及眼睛，戴口罩，脸看不清楚。久江身体开始发抖，无法控制。

“你不要害怕。”

男子说，“我不是想杀你。我只要拿到钥匙练就好了。”

久江脸色愈发苍白。应该说是情况最糟吧！

“赶快拿出来。钥匙练。有骑士的棋子那一个。”

“那个 那个 ”

久江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

“那个 不见了。”

“你说什么？”

“是真的。没骗你！我发誓，是真的。本来带着……可是不知道掉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话，事情就不一样了。”

男子的声音突然变得冷酷，“你的命，或是你朋友的命。只要钥匙练不拿出来，就会有一个人死。”

“等一下……。等一下。”

久江努力说，“我是在医院到处走动的时候掉的。所以……一定可以找到。求求你！

等一下。”

“我不能等太久。”男子说。

“我负责看护的楼层是固定的，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到。”

“你去找。”

男子说。“给你三十分钟的时间。”

“三十分钟！”

“你的朋友留在这里。如果，你告诉警察的话，就把她的喉咙割断。”

男子的声音充满焦躁，“你听懂吗？”

“听懂……。我会努力找。我一定会拿来，请你不要杀害和子！”

“赶快去！三十分钟！”

被男子的声音追赶似地，久江跑回医院。

“吓我一跳。”千寿吐了口气。

“抱歉……”

江田躺在床上，睁开眼睛。

“我努力想撑下去……”

“太勉强了。”

千寿摇头说道，“以后的事就交给其他的刑警去办。你不要担心。”

已将江田移到别的病房。晶子病房的隔壁，有别人代替指挥，都是经验丰富的刑警。

“突然停电了。”

千寿说着，江田皱起眉头。

“停电？”

“是啊。当然是突然间的。马上会切换到自备发电。”

“原因知道吗？”

“现在是半夜。不过，电力公司的人应该会来。”

“是吗？……”

江田有点不安地看着天花板。

“偏偏是在这样的夜里……”

“是啊。不过，或许是吧！”

的确，千寿也觉得不安。以前，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灯熄灭只不过是数秒钟的时间，这期间也并非是一片漆黑。紧急灯亮着，走廊和大门也是亮着。就算这时候有人偷偷潜进来，也一定会被发现。

“你不要担心。该休息了。”

千寿温柔地说，走出江田病房。

突然想起来，久江刚刚为什么那么惊慌呢？

### 第三十一节 发现

担心江田的伤，又担心丹羽晶子，不过即使今天晚上是个特别的夜晚，对住院的患者而言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千寿跟平常的夜班一样，忙得不可开交。有的患者必须一面看点滴的时间，一面量体温和检查血压。也有人一到晚上情绪就不好，护士呼叫铃按了三次。

千寿几乎没有坐下来的时间，到处忙来忙去……。

“喂。久江。”

千寿走在走廊上，停了下来。

“久江，你在做什么？”

山形久江脸色惨白地从一间病房走出来。而且，被千寿一叫，一副受惊吓的样子。

“啊……。千寿。你在忙啊？”

久江心神不宁地固答。

“有什么事吗？刚刚你也是匆匆忙忙地不知道去哪里？”

“没什么……。我在赶时间。”

千寿抓住要离去的久江的手臂。

“等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事？事情不单纯，对不对？”

“千寿……。和子她……”

久江突然哭了起来。

“久江！坚强一点。”

千寿把久江带到沙发处。用手帕擦久江的眼泪。

“究竟是怎么回事？和子今天不是上夜班，不是吗？”

“她江被抓了。”

“被抓了？”

“都是我害的。我不知道把那个钥匙丢到哪里去了……。如果三十分

钟之内没有带钥匙练去的话，和子就会被杀掉……”久江啜泣说道。

“被杀掉……！你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说一遍！”

“可是已经 过十五分钟了！只剩下十五分钟而已耶！”

“不要紧。不要紧的，你这样子，反而会浪费时间。镇定一点，从头开始说吧！”

千寿一安慰，久江终于镇定下来的样子说：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久江吐口气，说明和子被抓走当人质的事情经过。

“ 什么嘛！那么，那个凶手是和和子一起在那个电话亭罗？”

“可是，不行的啦！如果带刑警去的话，和子会被杀死的。”

“我知道。 我也知道和子的性命很重要。”

千寿陷入沈思。当然她也知道这件事应该向江田说。可是，理所当然的江田会想要逮捕凶手。要是和子有什么万一的话……。

千寿也迷惘了。她了解江田的心情，不过也绝对不希望给和子带来危险。不过，江田是刑警。他有任务，其立场是受限制的。

“ 千寿小姐。”

听到声音，千寿吓了一跳。

丹羽晶子站着。

“怎么了？”

千寿硬做出笑脸说道。

“听说那位刑警先生又出血了.要不要紧？”

“噢，你听谁说的？不要紧了。现在正乖乖地在睡觉！”

“那就好了。听到一点消息，很担心。”晶子说。

“你太紧张了。不管怎么说，你还年轻，要自己保重。”

江田说不定正在打喷嚏。

“千寿。”

久江说。“要赶快找到钥匙练啊！”

“我知道。你回床上睡觉好吗？”

千寿轻轻拍晶子的肩膀。

“好。晚安。”

晶子低着头走出去。

“ 要找哪里好呢？”

久江说。“这么暗，也不可能点着灯找。”

“是啊。也不见得一定是在病房内。”

“我明白……”

久江叹气说道。“会掉在哪里呢？真是的！”

要离去的晶子突然停下脚步，折回来。

“千寿小姐。”

“怎么了？”

“刚刚说钥匙练，是怎么回事……”

千寿和久江对视了一眼。

“正在找。”

“是不是有西洋棋棋子的？”

听到这句话，久江差点跳了起来。

“对！你在哪里看到？”久江逼问道。

“我捡起来了。”

“在哪里？”

“掉在床铺底下。”

“然后呢”

“放在我的抽屉里。”

久江听到后，几乎站不稳。

“振作一点！”

千寿连忙扶住久江。

“太好了，能找到。你可以拿来吗？”

“嗯，可以啊。”

晶子看到久江放心的样子，惊讶地走向病房……。

“这个床单麻烦你了。”

拿过床单的是准护士三木由美子。

“好的。”

由美子打哈欠似地回答。

“打起精神。”

被瞪了一眼，由美子伸伸舌头。

当然，前辈虽然很可怕，但这已经是以前的事了，“轻松”避开话题，是由美子这个年代的专长，对方也就算了。

由美子拿着脏床单，走下楼梯。只要放到地下室的洗衣间就可以了。顺便到自动贩卖机买点饮料喝吧！由美子就算被指派做某些事，还是能找出自己喜爱的享受方式。

走下地下室的楼梯，眼前站了一个人。

“啊！”

不由得发出叫声。

因为是穿着制服的警官，由美子就放心了。

“对不起，吓了你一跳。”

“哪里，我才吓了你一跳。”

那位警官有礼貌地道歉。

话说由美子想起有听说今天晚上会有警察来医院。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把床单扔进洗衣间的篮子里，由美子走向自动贩卖机。

在寂静的地下室走廊，回荡着马达低沈的运转声。

“嗯……。要喝什么呢？”

一百圆的硬币拿在手上，心里拿不定主意，结果还是买了可乐。由美子从小就是喝可乐长大的。

“真好喝。”

喝了一口，吐口气。

喝冰可乐虽然有点冷，但具有醒脑的效果。

不经意地喝着可乐，一面环视四周的由美子，突然间从一个大垃圾箱的后面看到一双人脚。

是什么呢？丝毫不加深思地一步一步往前走……。由美子瞪大眼睛。

男子只有穿着内衣和内裤，双手双脚被绑着。似乎是昏迷的样子，嘴巴也被塞住，筋疲力尽地动弹不得。

“喂……。怎么了？”

想了一下，开口这么问道，不过当然是没有回答。

突然间，感觉身后有个人，回头一看，刚刚那位警官就站在旁边。

“嗯 这个人 ”

“最好不要看。”

那位警官说，“你很喜欢大声喊叫，是吗？”

由美子眼前出现手枪的枪口，这时她才感到害怕。

就算想叫也叫不出声音来。

“安静不要出声！”

那位警官说着，用左手遮住由美子的眼睛。

由美子第一次遇到比前辈护士还要可怕的人。

### 第三十二节 另一名男子

“我去！”千寿说。

坦白说，听到千寿这句话久江反而如释重负。

倒不是害怕自己会有危险而是不敢看到和子被捆绑的惨状。

“还是一起去吧 ”

久江才一开口。

“不用了。”

千寿打断久江的话说道。已经没时间了。如果我迟迟不回的话，就通知刑警。”

“千寿…… ”

“放心吧！”

千寿轻拍久江的肩膀。“等我回来。”

“嗯。”

千寿从医院的夜间急诊大门出去。当然，千寿自己也很害怕。让和子和久江卷入这个事件，自己也有责任。无论如何，非得让和子平安回来。

电话亭……。没错，就是前面那座。

千寿走到路上。

“慢着。”

突然被叫住，吓了一跳。

“是。”

转过头，原来是千寿也认识的刑警。

“嗨！辛苦了。”

“哎！原来是你。”

刑警似乎也松了一口气，“你在这里做什么？”

千寿吞吞吐吐地说：

“打……打电话。”

“电话？”

“是啊！因为不想被医院里的同事听到。”

口气有点暧昧。

“原来是这样。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刑警环视四周说道，“那个凶手也不知道会躲在哪里？”

“是啊……。可是，就在那里而已。你看，那个”

那个电话亭。在黑暗中发出光亮，无人的电话亭就立在跟前。

“就在那里。打完电话就回来……”

“这样子啊。”

刑警点点头说，“那，小心一点。”

“谢谢。”

千寿松了一口气，朝电话亭走去。插在口袋中的手一直紧握着挂有骑士的钥匙练。

“等一下。”

刑警喊道，追了上来。

“有事吗……！”

“我还是不放心。我和你一起去。”

“可是”

“你放心。我会站在电话亭外面，绝不听到你的谈话。”

才不是担心这个！不过，站在千寿的立场，怎么都无法拒绝。

“好吧……”

千寿无可奈何地应道，两人朝电话亭走去。

“江田先生还好吗？”刑警问说。

“有点出血，不过已经没事了。”

“这样子啊！他是个卖任感很重的人。”

刑警应说，“眼睁睁地看着部下被杀害。内心的懊恼一定相当痛苦。”

那个凶手就在这附近！千寿感到不安。倘若凶手认为刑警碍事，必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说不定子弹就从路旁的草丛中飞出来……。

来到电话亭前。

“请吧！”

刑警在距离电话亭前不远处停下脚步，“我就待在这里。”

“嗯……”

千寿把手放在电话亭的门上，一股劲地把门推开。

和子不见了。会去哪里呢？总之凶手一定在这附近。和子大概也和凶手在一起吧？

千寿回过头看刑警。他两手盘在身后，在一旁踱步。

怎么办？就在千寿不知所措的时候，跟前的电话突然响起。千寿吓着似地差点跳了起来，不过还是迅速拿起听筒。

“喂，喂。”

“你把刑警给带来了？”

男子的声音显得焦躁不安。

“下是的！是在路上遇到，跟着来的！真的。我什么都没说。相信我。”

千寿喋喋不休地辩解，对方却只是沈默不语。

“喂喂。喂喂。”

千寿不断叫道，“和子安全吗？你不可以伤她一根毛。”

“钥匙练呢？”

“带来了。”

“挂有骑士的那个吗？”

“是的。挂有骑士棋子的。”

“没有弄错吧？”

“绝对没错。”

“好。”

那男子说道，“我现在在车子里。待会经过那里的时候会把车窗打开。你把钥匙丢进车内。”

“可是，和子呢？”

“之后我会放她下车！”

“可是”

“照我的话做！否则就把她给杀了！”

“知道了！”

没办法，千寿只好答应。

“我会照你的话做。”

“好极了。到电话亭外等着吧！”

噗，电话挂断。千寿走出电话亭。

“嗨！打完了吗？”刑警说。

“是的……”

千寿的心情陷入混乱之中。刚才的电话……。那声音真的会是凶手吗？总觉得口气有点不安的样子，声音又在颤抖，完全不像是个冷酷的杀手。

“有什么事吗？”刑警问道。

“没……没事。”千寿摇头回答。

那声音……。千寿觉得那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一时无法释怀。

听到汽车声，回头一看。看见车灯。那辆车开到靠近千寿时，突然减速。

车窗是开着的。千寿于是将钥匙丢进车内。

车子开始加速。

“就是那家伙。”

刑警看到穿着大衣，手握方向盘的男子大声喊道，“停车！”

车子急速离去。刑警拔出手枪。

“等一下！”

千寿叫道。“不要开枪！”

太迟了。刑警根本没听到千寿的叫声。子弹射出。车子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左右摇摆。另一发子弹似乎击中轮胎。千寿咽了一口气。车子冲上人行道，撞到行道树。

发出巨响，玻璃全碎。

“等一下！”

千寿喊道，“我的朋友在里面！被当成人质了！”

穿着大衣的男子从车内爬出来，跳入黑暗之中消失了。

千寿跑向车了。探头看看车内，和子手脚被绑，穿着睡衣躺在后座。

“和子！”

打开车门，抱起和子匆忙解开绳子。

“千寿！”

和子深深吐了一口气，“好可怕哦！”

“已经没事了。”

千寿紧紧搂着和子。

那位刑警也跑回来了。

“有没有受伤？”

“没有。”和子应道。

“其他的人会去追那家伙。”刑警喘着气说。

“刑警先生。”

千寿说，“请多加留意。刚才的那名男子和那个凶手并不是同一个人。”

“什么？可是，是穿着大衣，戴呢帽还有口罩”

“穿着是一样，可是并不是那名男子。医院方面的警戒绝对不能松懈。”

千寿一口气把话说完，扶着和子说：

“可以走路吗？回医院吧！”

便和和子一同离去。

### 第三十三节 第六感

“总算是平安无事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在值班室里，千寿把装着咖啡的纸杯递给和子。

“谢谢！”

和子喝了口咖啡，“这样也能算是平安无事吗？”

不过，和子也极为现实，一知道已经安全，心情便完全平静下来。

反而是浪漫主义的久江，一副落寞，颓丧的样子说：

“都是因为我把钥匙练弄丢才会……”

“算了吧！反正和子也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千寿有点惊讶的表情说道。

“不过重要的是，和子你还记得那名男子的长相吗？”

“多少还记得。”

和子回答。“对方似乎也是相当不安的样子。我还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了？”真是吓死我了。”

俨然一副和子说话的口气，千寿只是苦笑。

刑警回来了。

“唉！真是的。”

擦着汗说道，“跑掉了。不过现在还没有中计。”

“医院里面也”

“请不要担心。警戒并没有松懈。”

刑警应道，“想向野野村小姐请教几个问题。”

“好的，请说。”

“是的。从那个凶手的车子？撞到树的那一辆，掉出这个东西。”

看到刑警从口袋中取出的东西，千寿吓了一跳。那不正是千寿丢进车内，挂有骑士棋子的钥匙练吗？

“这就是他所要的。”

千寿说道，“可是，他连捡走的机会都没有吗？”

“真是失败的家伙。”

刑警摇摇头说，“不过，这个钥匙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大概是什么证物之类的东西吧？比如说进行走私或其他交易时的必备之物……”

“难道是有以这个钥匙练为目标，拚死拚活去争夺吗？”

刑警说道：“这个由警方保管。”

当然，它将会是重要的证物。但是，千寿考虑片刻之后说：

“刑警先生，如果允许的话，能让我保管这个钥匙练吗？”

“可是——这很危险的。野野村小姐就是因为这个才被——”

“我明白。”

千寿说，“如果由警方保管这个钥匙练，凶手反而不敢接近。我会很小心的，让我带着它吧！”

刑警犹豫了一会。

“真是这样的话，必须和江田先生商量一下。”

说着耸耸肩膀。“想必江田先生也会说：“真拿你没办法”吧！”

“你真了解他。”千寿微笑说道。

挂有骑士的钥匙练握在千寿手中。

“——没问题吗？千寿。”

久江一副不安的样子。

“嗯。不必担心。我可不是久江，像个爱哭鬼似的。”

“太过分了！怎么这么说呢？”

久江气呼呼的样子，“这种朋友不要也罢！”

千寿自己也明白得很。带着这个钥匙练，就如同带着一块会吸引“危险”的磁铁一般。

不过心里老是惦记着一件事。

与掳走和子的男子在电话中谈话时，千寿就已经察觉到了。——那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是在哪里呢？——是谁的声音呢？千寿想一知究竟……。

有人敲门，千寿打开门，见到丹羽晶子站着。

“呀。还没睡啊！”

“是的。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刚才好像有听到枪声。”

晶子似乎很担心的样子。“有人受伤吗？”

怎么说晶子都不可能不担心地安安稳稳睡觉。

千寿一五一十地叙述和子“遇难”的经过。

“哇，好可怕！”

晶子两手祈祷似地紧握，“我被刀子抵住的时候，也是非常害怕。”

“是啊！我能体会。”和子应道。

久江却有点无趣的坚持说道：

“我也有遇上可怕的场面。请你们不要忘记。”

大夥都笑了。紧张的感觉似乎已全都烟消云散了。

“就算睡不着，醒着起来走动只会造成身体负担。”

千寿说，“快回床上躺着吧！”

“好的。”

晶子天真应道，“真是漫长的一夜。”

“真的很漫长……”

晶子出去后，千寿喃喃自语说道：“——唉，工作，工作。久江也有事要做吧！”

“嗯！”

一开始工作，精柙就来了。——这就是护士的本色。

晶子走向病房，但是莫名的却有种奇怪的感觉。感觉相当清晰，一种在

健康的时候所无法感受的“第六感”突然笼罩着晶子。虽然是奇妙的念头，不过却觉得可以了解天才或是有过大发现的人，多少都有点不健康或怪异之处。人在健康的时候，都只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在”，而遗忘了自己的“内在”。也许是因为“外在”的刺激强烈，吸引了所有注意的焦点吧？

一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只盯着白色的天花板看，就算不愿意，也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内在”……。

晶子第一次体会到人也需要有“空白”。在“空白”之中，培养预感事物的能力，以及从外在洞察自我的能力。此时此刻，晶子正被那种“第六感”所攫住。预感在回病房的走廊途中，会遇到某人……。

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就站在病房前面。

看起来像站岗似地，抬头挺胸，双脚叉开，强而有力地站着。

晶子正准备打开房门时。

突然想起来。她明白了。

“嗨。”

那位警官以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怎么会来这里……”

“有话想跟你说。”男子说。

“那制服……”

“别担心。只是让他暂时昏过去而已，没有杀他。”

男子偷偷地看了一下四周，“从太平梯下地下室吧！我不打算伤害你。希望你不要出声。拜托。”

那名男子突然出现在眼前，晶子叫都叫不出声音来。病房内有女警官在。只要一大声喊叫，就会有刑警从四面八方赶来。可是晶子并不想这么做。

“好。”

晶子应道，“你也不要伤害其他的人。”

“除了自卫之外，绝对不伤害其他的人。”

男子轻轻抓住晶子的手臂催促说：

“走吧！”

两人打开通往太平梯的门，很快的就看不见踪影了。

千寿从远处望见晶子和警官在谈话。她们谈话的样子，让人觉得有种不自然的生疏感。

莫非？……。

千寿将身体紧靠着墙壁时，晶子和那名警官已经从太平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是那名男子！千寿突然间不知所措地呆立着。

啪的一声，肩膀被拍一下。

“呀！”

差点跳了起来。“江田先生！干什么？”

江田脸色苍白地站着。

“坐不住嘛……”

“真的是很傻！这样会出血，把命送掉的。”

千寿严厉说道，“那名男子。”

“真的吗？”

“刚刚把晶子带往太平梯的方向。还穿着警官的制服。”

江田的脸色一时泛红。

“立刻部署！”

“要在床上部署。”千寿严厉说道。

### 第三十四节 金蝉脱壳

“冷吗？”

男子靠着地下室冰凉的水泥墙壁说道。

“没关系。”

“听朋友说的……。说你要动手术？”

晶子犹豫了。

“很抱歉。”

她诚实地说，“那是骗你的。我是逼不得已的……”

本以为触怒那名男子，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他却只是睁大眼睛，而且笑了。

“那女孩，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演员。”

“她的目的是为了把你引诱来。这下子你恐怕逃不掉了……”

“这个不必你费心。”

男子摇头说道，“可以不动手术，是不是？”

“目前是不需要。”

“那太好了。”男子应道。

晶子突然觉得胸口郁闷。

“你杀了刑警先生。为什么？”

“你想大声喊叫！”

男子说，“我不想多做解释。”

“去自首吧！”

“办不到！”男子摇头说。

“为什么？”

“因为我握有太多组织的秘密。”

男子以手玩弄警官的帽子说道，“就算进了监狱，也会在狱中被杀的。”

“难以置信！”

“是真的。大概在入狱前，在拘留所就会被干掉。警察当中也有人会互相通风报信。”

“有这种事……”

“这种事你不知道也好。”

男子以温柔的口气说道，“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

晶子觉得不可思议。此时，与这名杀了几个人的男子共处，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

“喂！”

晶子说。“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有对你好吗？”

“你并不杀我，不是吗？”

男子轻笑，“我有个妹妹，长得很像你。”

“妹妹？”

“也是心脏不好。想让她接受手术，可是没有钱，结果就死了。”

“噢……”

晶子自言自语似地说，男子却吃吃地笑。

“以上的事别放在心上，好吗？这是常有的故事。”

晶子突然间楞住，然后笑了出来。

“有哪些是实情呢？”

“用谎言来自保，是我的老本行。”

“可是，为我担心的心情是真的吧！”

“是吗？”

男子如此说，突然抬起头。

“有人”

“不要出声。”

男子一动也不动。从他举手投足之间，可以看出弥漫着可怕的紧张气氛。

晶子也竖起耳朵，可以听到从太平梯的方向，传来微弱的脚步声。

“被发现了吗？”

男子说，“我的脑筋也变迟钝了吗？”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男子握着手枪，“你走吧！”

“可是”

“我不会开枪的。快走！”

口气冷静，但却带点严厉。

晶子知道那男子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了。

“那我走了。”

“祝你早日康复。”男子说。

“嗯。谢谢。”

对这种男子道谢。被杀害的刑警的家属，一定会觉得岂有此理吧！可是，晶子无法控制自己不说。爬上楼梯。

“是你？”

刑警探头说，“那家伙呢？”

“在下面。”

“快上来！”

晶子被推拥似地爬上紧急楼梯，打开门。

“没事吧？”

千寿正等着，紧紧抱住晶子的肩膀，“赶快回病房。”

“嗯……。”

虽然心里挂念着，可是晶子深知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

从太平梯的方向，传来枪声。

刑警们一口气地跑下地下室。

对方开一枪，稍微停下脚步，但立刻又有更多人往地下室冲去。

“在哪里？”

冰冷的水泥墙壁。走廊。

“别担心。出入口都已全部封死了”

“喂，有声音”

嗯，嗯的声音。

趋前一看，在自动贩卖机的后面，穿着衣裤，手脚被绑，不断呻吟的是。

“制服被抢！太过分了。那家伙呢”

嘴巴被堵住，以眼睛示意往出口的方向。

“好。快把绳子解开。其余的人跟我来。”

虽然说是出入口，不过大门应该已经彻底封死。或许是躲在黑暗中的某个角落。

“小心点。对方是职业杀手。”

紧张的时刻。握着手枪的手渗出汗水。

不过……刑警们终于追到出入口处。

“奇怪……。这中间会有藏身的地方吗？”

“门也检查过了。”

“可是，外面……。喂！”

大声怒喊道。“外面有人吗？”

“有。”

从外面答应道，“没有看到任何人出来！”

“岂有此理！”

刑警们互相对望。

“回头看看吧！说不定看漏了什么。”

“嗯。”

回到走廊上，只见堆积着许多空纸箱。突然纸箱动了一下。

“打开看看。”

咚的一声，把纸箱踢开一看，从里面滚出一个手脚被绑的护士。

“喂，不要紧吧！”

“那个凶手呢”

声音颤抖，“还有一个警员……”

“啊，你是指那边被绑的那个家伙。他已经没事了。”

“那边！我是说在这个箱子里。”

迅速打开另一只纸箱，发现一名穿着内衣，不省人事的男子。

刑警们都傻了眼……。

“糟了！”

其中一个人叫道，“刚刚假装被绑的才是凶手！”

“赶快！”

刑警们同时冲回走廊。

来到自动贩卖机处，停住脚步。只见刚才解开绳子的刑警已经不支倒地。

“凶手呢？”

“回医院内了！”

刑警们又冲上紧急楼梯。

### 第三十五节 祈祷

“什么？逃走了？”

江田脸色胀红，“怎么会这样！”

“江田先生。”

千寿安慰道，“不可以。这样又会出血的。”

把想要下床的江田，又按回床上躺着。

“不过，还没有离开医院。”

一位刑警说道，“一定找得到。”

“那就赶快去找啊？”

被江田一吼，刑警们慌忙离开病房。

“ 哎啊！”

江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烦恼不安也是无济于事的。”

千寿说。“安静地睡。好吗？”

江田默默点头。 正因为千寿了解自己内心的痛楚，她待在旁边反而让江田感到难过。

“那……。我会再来。不要乱动哦！”

千寿说着走出病房。

走廊上，刑警们来来往往。已经不是躲着守株待兔的样子了。事情终于演变成最恶劣的局面。杀人不眨眼的狠毒凶手，就在这间医院里。如果他比重病患者当作人质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千寿，怎么了？”久江走过来问道。

“糟糕透了。不知道凶手会躲在哪里？”

“耶？”

“冷静点。 尽量冷静，以免让患者们受惊吓。”

“我知道。 不过，他会躲在哪里呢？”

“要是知道的话，就不用如此费心思了！”

千寿轻轻打了一下久江的肩膀，“要特别小心哦？”

说完便离去。

凶手曾袭击警官，换上他的制服，出现在晶子面前。可是，之后是穿回原来的衣服，或是依旧穿着警官的衣服呢？……。不管怎么说，他是个胆大的凶手。

千寿当然憎恨那个凶手，不过对于他那冷静，能洞察先机的行动力，不得不感到佩服。

“噢！”

千寿看见一位医生，面对着墙壁，一副痛苦的样子。她停下脚步。

“医生，怎么了？”

开口问道。

突然间，犹如变魔术般，跟前出现一把锐利的刀子。

“乖乖的不要动，否则在你出声之前，这把刀子就会割断你的喉咙。”

男子说，“听懂吗？”

千寿慢慢点头。 心里想着要镇定，可是两脚却不听使唤地颤抖。

“你逃不掉的。”千寿说。

“我有人质，不要紧。”男子以悠哉的口气说道。

“走吧！ 从急诊大门出去。”

“刑警先生会 ”

“我知道。”

刀子从身后跨过千寿的肩膀，被抵在她的喉咙上。“我不想偷偷摸摸地

出去。我要光明正大地跟你一起走出去。”

两位刑警快步跑来，发现千寿时，骤然停住脚步。

“辛苦了，各位。”

男子说，“我现在要出去。不要挡路。”

刑警们互相对望。

“可以让一下路吗？ 谢谢。”

非常饶定的样子。不，倒不如说他是在享受这种状况。

“那个女孩子似乎满喜欢你的。”

男子边走边说，“她会有救吗？”

“你说晶子吗？ 嗯。我想她会靠自己的力量恢复的。”

“那太好了。”

男子应道，“人最重要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活着。”

刑警们围了过来。可是，没有人敢出手。

“就差一点点了！”

“出去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借部车。你必须与我同行。”

急诊的大门就在眼前。当然，警员们早已守候在外。

千寿感觉到汗水不断地从背部滑落。

突然，江田出现在眼前。

“站住！”

举着枪大声喝道，“把刀子丢掉！”

“唷，原来是那位刑警先生啊！”

男子说，“还能走动，真不简单。”

“江田先生。”

千寿叫道，“不要勉强”

“部下被杀。我能坐视不顾吗？”

可是，千寿在那男子手里。只要稍微乱动，刀子就有可能割破千寿的喉咙。

“要开枪请便。”

男子说，“不过，是会割破这女人的喉咙的。”

“卑鄙的小人！”

江田胀红着脸，瞪着男子。“能保住性命就是胜利者。 我想借部车。将钥匙插上，开到大门前。”

江田困惑了。千寿则紧咬嘴唇，盯看江田看。

即使江田开枪，千寿心里也将无怨无尤。她没有说出一句求救的话。

江田慢慢放下手枪。

“丢到这里。”男子说。

枪掉落。江田吐了一口气说！

“备车。”

接着又说：“不过，一定会抓到你的。”

“好啊！要加点油哦！”

“还有 不要伤害这名女子。”

“那得看你们的表现。”

江田走到外面。 千寿想到江田的内心挣扎，相当难过。

“这回总算可以平安无事地出去了。”

男子说，“我是不想杀你的。”

就在此时。每个人都楞住了。

跑出来到千寿等人面前的竟是晶子。

“你在做什么？”

千寿叫道，“晶子！”

穿着睡衣的晶子，拾起江田丢弃的手枪，用双手紧紧握住。

“放开她！”晶子说。

“住手。走开！”

“不。除非你放开她，否则我绝对不走。”

晶子用炯炯发亮的眼神，注视着男子。

“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男子不知如何是好。

“我数三。你把她放开。”

“如果不放呢？”

“一。”晶子数着。

“我还不死。”

“二……”

晶子慢慢将枪口移向自己的心脏。男子脸色发白。

“傻瓜！你在做什么？”

“放开她！”

江田跑回来，不过停下脚步，像被冻住似地一动也不动。

“求求你……。放开她。”

泪水从晶子眼中掉下来。

时间似乎停止了。每个人都屏住气息。

“三。”

晶子说道。

“住手！”

男子同时叫道，“听你的。听你的。”

千寿被往前推出，踉跄了几步。

晶子跑上前来。千寿紧紧抱住晶子。

“喂。”

男子说，“让那个女孩子把头转过去。”

千寿回头，看见男子把刀刃抵住自己的喉咙。千寿把晶子的脸按靠在自己的胸前，就在这个当儿，锐利的刀刃深深地刺进男子的喉咙，血流如注。

千寿闭起眼睛。

觉得好像睡了很久似的。

听到敲门的声音。千寿醒了过来。

“谁？”起身问道。

“我啦！”

是片桐的声音。

想起来了。约了片桐。看看表，发现自己睡了将近十个小时，吓一大跳。

“等一下。”

在睡衣外面披件羊毛外套，打开大门。

“啊。你在睡觉啊？”  
捧着花束的片桐，直眨眼睛，“要不要换个衣服再出来？”  
“好啊。你上来。我很快就换好了。”  
“嗯。这个样子也挺好看的。”  
“是吗？”千寿笑道。  
换好衣服，急忙泡茶。  
“听说事情满严重的。”  
片桐说，“不过，总算结束了。”  
“是啊。或许这样的结局还算幸运……。好像看了一出惊人的连续剧。”千寿说道。  
“这花……。给你”  
“谢谢。好漂亮。”  
接过花束，千寿微笑。  
“今天休息吗？”  
“请三天假。实在太累了……”  
“这样子啊。那个江田刑警呢？”  
“嗯，又出血了……。不过现在已经乖乖住院了。”  
“他真幸运。”  
片桐慢慢地喝着茶。  
“我明天起又要去欧洲。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晚上能不能陪我？”  
“这个……”  
“怎么样？”  
千寿垂下双眼。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  
“给我？”  
“又不可能把这个给你。”  
千寿把挂有骑士的钥匙链放在片桐面前，“抱歉！”  
片桐沉默片刻。然后，垂下双肩说：  
“你已经知道了？”  
“我就觉得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在拿和子当人质的那通电话中。后来才恍然大悟。”  
片桐环视了一下房间四周。  
“刑警躲在哪里？”  
“没有刑警。”  
千寿直规着片桐，“片桐。去向警察自首。我陪你一起去。”  
片桐看着千寿说：  
“把你勒死，再拿走这个。这种事我是做得出来的。”  
“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也无妨。可是，你下不了手。”  
“我会被杀的！如果没有这个”  
片桐喊叫似地扑向千寿，两手掐住千寿的脖子。  
“原谅我……。如果不这么做……。我会……”  
然后一松手，突然趴下，开始嚎啕大哭。  
千寿轻轻把手放在片桐肩上，静静地不动。  
片桐过了一会，终于抬起头来。擦着泪笑说：

“没出息的模样还是跟以前一样……”

“片桐……”

“在国外，赌轮盘，输了很多钱。向在场的日本人借了钱。那家伙与艺术品走私有关联，硬是把我牵扯进去。”

“那水岛教授是！……”

“玉村百合是我们的同夥。她是教授的情妇，不知不觉中教授也帮了不少忙。最初时，他本人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平常无法进入的美术库，或是要进入寺院，教授的名字都非常有利用价值。渐渐地，教授终于察觉了。而且……想要退出。”

“所以，就把他给杀了。”

“是那名男子干的。在莱茵河下行的船上，就是你们乘坐的那一艘船……。教授手上持有这个进行交易时必备的，有骑士棋子的钥匙练。他大概是察觉到自己会有危险，所以才把这个送给你们。”

“那个助理，叫丸山的人呢？”

“我们的组织拚命寻找挂有骑士的钥匙练。这个叫丸山的男子，在寄给教授的包裹中发现兴交易有关的信件。他威胁我们去买那些信件。简直是自寻死路。”

“偷偷潜入水岛教授家中的也是……”

“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有可能藏钥匙练的地方，都得尽全力寻。找不到的话，我会没命的。”

“玉村百合也想退出吗？”

“她害怕了。找不到钥匙练，那名男子毫不留情地就会杀人。她心里想，乾脆向警察说明……。来和我谈这件事。”

“那么，是片桐……”

“是的。我被命令杀了那个女的。害怕极了。既然做了，只好一不做二不休……”

千寿心里想，如果是在我手上。如果这个钥匙练是在我手上事情也许就不会那么复杂……。

“我对不起你。”

片桐低下头说，“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知道。”千寿应道。

“老早就想见你了。”

“我也是……”

千寿轻轻把脸贴近片桐，温柔地吻着……。

两人一起出去，在外面用完餐之后，走向警察局。

“对了。”

千寿边走边说，“教授寄到大学结冬子小姐的包裹。那是什么？”

“噢，那个啊！”

片桐笑了出来，“本来以为是寄什么贵重的物品，那家伙把它抢来，结果……”

“里面是什么？”

“刮胡刀。”

“你说什么？”

“电动刮胡刀。在日本买的，故障寄回来修理……。更可笑的是，那是

布朗牌，德国制的！”

千寿和片桐一起笑了出来。

擦肩而过的路人绝对看不出这两个人，现在正要去警察局自首……。

尾声“噢！”

进入病房，千寿看见江田站在晶子的病床边。

“嗨，你好。”

江田有点慌张的样子，“先别提那件事”

“已经可以走路了吗？”

“医生许可了。”

江田转到外科病房，所以不可能时常和千寿碰面。不过，住院一个月，江田胖了许多，似乎经常向和子发牢骚。

“千寿小姐。”

晶子说，“江田先生有话要说。”

“啊，没什么 不用急着说。”

江田慌慌张张地说。

“可是，那种事应该早点说。”晶子说道。

“什么事！”千寿瞪大眼睛问道。

“江田先生说很难开口，所以才来找我商量。说应该怎么讲才好。”

“说什么？”

“这个……。要说什么好呢？……”

江田一副犹豫的样子。

“我很忙。有话就快说吧！”

门开了。

“还是听我说吧！”

“噢，和子。”

野野村和子穿着便服进来。

“千寿。对不起。”

和子郑重其事地说。

“怎么回事？”

“我在外科病房，一直照顾着江田先生……。我知道是不可以。可是，不知觉中和子低着头说。

千寿看看江田，然后看看和子，最后看着晶子。

“千寿小姐，你不会生气吧？”

晶子说道，“我刚刚对他们说你一定会祝福他们两人的。”

千寿楞住了。

江田和和子？ 不如不觉之中凑在一起！

“实在很抱歉。”江田低下头说道。

“不要这么说。”

千寿说，“这又不是什么对不起人的事。 不过，和子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噢？”

“结婚喜宴上，我会泄漏一堆你在护校时的糗事！”

和子放心的吐了一口气。

“千寿……”

“赶快把这个外科病人带走吧！碍手碍脚的。”

千寿故意说。

江田和和子手挽着手走出去。

“千寿小姐。”

晶子说，“你会不会心痛？”

“这个”

千寿耸耸肩膀，“掏荷包才会心痛。不知道要被拿走多少红包。和子最会精打细算了。

“把把你的脉吧！”

晶子微笑说：

“我来为你把脉。”

“还是我帮你看看手相吧！”

千寿笑道，“英俊的白马王子，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晶子的脉搏有规律地跳动着，可以让人感受到一股年轻，强而有劲的活力。

晶子出院的日子已指日可待……。

## 迷路的新娘

作者：赤川次郎

### 序曲

啊……。头好痛啊！

太柔软的枕头在头痛时刻，反而产生了反效果。

按了太阳穴好几次，又紧闭着眼睛再张开……。重复地做了这些动作之后，终于稍微减轻了头痛。

在这种情况下醒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前田小夜子已二十四岁，酒醉到第二天才醒，算是常有的事。

但是像这次这么严重，的确很少见。-----而且，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不是自己的房间。

可是……。小夜子终于清醒过来之后，暗暗地吃了一惊。

这是个陌生的卧房。是谁的房间呢？而且，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想起来了。是和大学时代的朋友一起喝酒。

因为都是女孩子，反而喝得过度了。那是告别单身生活的最后狂欢。

因为前田小夜子后天不，已经天亮了，所以是明天吧，就要结婚了。

婚前最后一次聚会，所以要大家尽情欢乐！

如此怂恿煽动的是哪一位朋友呢？已经想不起来了。

婚前好好享乐，结婚之后才不会后悔，才会幸福美满！

小夜子是一伙人里头最早结婚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以过来人般的口吻对她那样说……。

后来是怎样了呢？

小夜子缓缓地在床上坐起，盖在身上的毯子，因而掉了下来。小夜子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苍白了。她的身上一丝不挂！

总觉得……对，记起来了。好像是对一个男人说：

‘要不要和我睡觉？’

做了什么傻事呀！小夜子的脸色苍白，头痛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真的 真的做了！

明天就要结婚了，却做了这种事！

好不容易眼睛稍微习惯了之后，藉着透过窗帘所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可以了解房间的情形。这里并不是旅馆，而是某一住家的卧房，不过却相当宽敞。

不管怎样，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赶紧离开这里。

衣服呢？脱掉的衣物到哪里去了？

太暗不好找东西。小夜子看到床边的床头桌上有一座小台灯，就摸索着台灯的开关 是这个吧？

卡嚓一声，房间顿时明亮起来，床的四周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话虽如此，可真是了不得的房间。比起小夜子现在一个人住的公寓房间面积总合还要大。而且，还有这张大床！

不是双人床的尺寸那种大，简直是不合情理的大。并且床头及床梁上，还像古董家具般，有着美丽的雕刻。

‘内衣……。在哪里呢？’

小夜子慌张地环顾着四周。

会不会夹在毯子里？

一掀开毛毯 一个白发男子翻着白眼，脸部扭曲、表情苦闷 已经死了。

小夜子从床上跌落下来。她全身瘫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她用那一起扯下来的毯子卷着身体，直打着哆嗦。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出现了一个男子。

“怎么了？”

说着就往床铺的方向走来，“社长：这……”

那个男子以锐利的口吻问跌坐在地上的小夜子：

“发生了什么事？”

“我……睡着了……。刚刚，醒过来……。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

小夜子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马上叫救护车！”

男子这么说着，又说：“大概已经 没救了。”

小夜子茫然地听着男子在走廊讲电话的声音。那种心情，简直就像做恶梦一般……。

“唉呀！哎呀！”

瘦瘦的、穿着有些装模作样的男子说。“爸爸怎么死得这么难看。”

小夜子听到这个穿着装模作样的男子，名字就叫做内山秀辉。大概有三十五、六岁吧，一副不健康的脸色，怎么看都不像是认真工作的人。

死掉的人是他的父亲内山广三郎，六十六岁。

“我爸爸是相当有名的实业家。发生这种事……。要是被社会大众知道的话，会成为笑柄的。”

“对不起……”

小夜子有气无力地说。

起居室是比那个卧室还要大的房间。  
发现尸体之后数小时，已经过了中午。

“怎么样？”

内山秀辉咄咄逼人地说。“是不是从我父亲那里拿了什么财物？”

“什么也……。我什么都不记得。”小夜子说。

“嗯，藏起来的话可不行。脱光衣服，让我看看是不是有偷什么东西。”

内山秀辉上下打量着小夜子说。

“哥哥，不要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门开了，出现了一位穿着黑色套装的女性。和内山秀辉长得不太像，但还是会让人觉得他们是兄妹。大概是两人身上都有对生活不负责任的气质吧！

“有纪啊。不觉得来得太迟了吗？”

“知道消息时我正在箱根的别墅呢！已经是尽快赶过来了。”

有纪说着就往小夜子这边走了过来。

“我是大仓有纪。内山广三郎的女儿。”

“我是前田……小夜子。”

“这事情从哥哥那儿大致听说了。父亲一年到头和女人玩在一起，所以你所说的也是真的吧！要是你有从父亲那里带走财物的念头的話，就不会一直睡在这里了。”

有纪以乾脆的语调如此说着，又对内山秀辉说：

“哥哥，就让这个人回去吧！”

“哎！随你高兴怎么做吧！”

内山秀辉耸耸肩膀说。

小夜子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心想：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扭送到警察局去。

“前田小姐。”

有纪坐到小夜子旁边，说：“发生了这种事，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吧？”

“啊……。”

“我们也是如此。父亲在这社会上，算有头有脸的人，人家知道了会说：内山广三郎死在年轻女郎的身上。为人子女的我们也要有点面子。关于这件事，就让我们一起将它忘得一乾二净吧！”

“好……。”

“好吧？就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父亲在睡梦中心脏病发作，这样子的话，面对社会大众也就不会觉得丢脸了。”

“我知道。”

“很好！你真懂事理。”

有纪说着就把手搭在小夜子的肩上，“那么，你可以回去了。另外，要是以后在某个地方相遇，彼此就装做是陌生人。不过，大概也不会再见面了。”

“是。我明白了。”

“就这么约定了。”

“好……。”

“我送你到大门。”

大仓有纪把小夜子送出大门。  
小夜子到了外面，回头一看，再次因为那么大的房子，而膛口结舌。  
“真是不得了的一夜。”  
小夜子嘟囔着快步走开。  
赶快忘了吧！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要抹去昨晚的记忆。  
不用说，小夜子以为这样就一切结束了。而且和那样有钱的人见面什么的，是绝不会再发生的了……。  
但是，小夜子错了。

## 1 黄道吉日

“喂！唐璜！可不可以不要来烦我！”  
冢川亚由美急躁地骂道。  
“呜……。”  
唐璜 如此奇怪的名字，但却是一只短腿、纯正血统的名犬(?)  
“我可是在赶时间哟！  
聪子在做什么呀？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  
亚由美嘟囔地说着，不过说实在的，由于自己也是动作慢，所以就松了一口气。  
“亚由美。”  
和往常一样，母亲清美擅自把门打开了。  
“妈妈呀！不是告诉过你要先敲门的吗？我可是女大学生！”  
“好啦！好啦！”  
清美总是没把话听进去。“神田小姐来了。哎呀！你打扮得很可爱嘛。”  
“哪有对自己的女儿说“很”的！”亚由美说。  
的确，亚由美今天穿的是有点露肩、且曲线毕露的紧身洋装，连自己都不得不认为很棒、“魅力十足”。  
“怎么样？会不会抢了新娘子的风采？”  
“你放心好了，才不会！”  
“真的，因为妈净是保证一些怪事。”亚由美苦笑着说。“你跟聪子说一下，我马上就过去。”  
“好啦好啦。亚由美，要是在典礼会场发现合适的对象，就把他灌醉，然后结婚，如何？”  
“别胡说八道。”  
亚由美抓起手提包。“我要走了。咦？”  
没看到唐璜的影子，大概是挨了骂使性子吧(腿虽短自尊心倒很高)！  
亚由美咚咚地走下楼梯。  
“久等了。”  
往玄关走去，亚由美的知己神田聪子穿着有蕾丝边的可爱连身洋装站在那里，等着亚由美。  
“哈哈，可爱极了。”  
亚由美说着，“妈！我走了。”  
才这么招呼着，亚由美的父亲冢川贞夫闻声从起居室走出来。  
“哎呀，爸爸在家啊？啊，今天是礼拜天呀！”

“亚由美。要走了吗？”

冢川贞夫以一种老大不愿意、愁眉苦脸的表情说。

“嗯……。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是啊！你也要走掉了啊！”

冢川贞夫紧紧地抱住亚由美，说：“相信总有一天，会再奉神明的旨意，再度相逢的。”

“啊，喂！爸爸。”

亚由美才着急着，清美走了过来：

“赶快去吧！你爸爸正在回味体验刚刚看的卡通场景呢！”

冢川贞夫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师，但唯一古怪的是热中少女卡通，尤其喜爱“赚人热泪”型的卡通。

“去吧！我的女儿！”

贞夫眼中带泪地放开亚由美，说：“神与你同在！”

“我走了。”

亚由美好像要把聪子推出去似地，一起走了出去。“啊，冒冷汗了。”

“不过，你父亲很可爱啊！”

“那样不是很快乐吗？一定很天真。今天可真是好天气啊！”

“那样子？过些日子，或许家里就会装上音箱，每说一句话就“锵！”的一声也说不定。”

五月份，近年的天空蓝得眩目。

路旁停着一辆汽车。

“嗨！”的一声，从窗户露出脸孔的是。“两位都很漂亮啊！”

“殿永先生！”

亚由美吓了一跳，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想送两位一程。”

经常和社会事件牵扯上关系的亚由美和聪子，每次总给这位胖胖的男子殿永刑替添麻烦（？）。

“可是，你的工作呢？”聪子问。

“被警察局解雇了吗？”亚由美说。

“不，不。不是那样的。”

殿永笑着打开车门：“来，请上车。是要到“K会馆”吧？”

“啊，是妈妈告诉你的吗？”亚由美问道。

“是的。碰巧今天没有值班，你母亲告诉我说：“我家的女儿要是被攻击的话，殿永先生也会困扰吧！””

“真是的！”

亚由美说着就叹了一口气。

“哎，算了。快上车吧。助手也跟来了。”

“助手？”

从驾驶座旁突然露出脸来的，正是唐璜。

“你什么时候……。”

“今天是好日子里！走吧！”

殿永很愉快地说。

“K会馆”给人一种今天的确是好日子的印象。

总之，就是仪式和喜宴一个接一个进行，大厅以及走廊上都是人潮，整

个会馆的功能发挥到最高点啦！

“唐璜，你要是被踩碎了，我可不管哦！”

亚由美在大厅入口处如此声明着。“还有，先说好，若是有诸如蹩进新娘裙子里的举动，我会把你勒死！”

“汪！”

在亚由美的迫力下，唐璜老实地点头了（？）

“啊！人可真多呀。”

殿永把车子驶入停车场后，走了过来。双排扣的西装配银白色的领带。真的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呀！

“是一位叫做前田小夜子学姐的婚礼，她的结婚对象叫什么名字？”亚由美说。

“嗯……。说是姓“久井”，叫做“久井隆”。”

“要往哪里走好呢？”

接待牌上列了一长串的“XX府·XX府结婚会场”的牌子。“有了，在三楼，“久井府前田府”。”

“好像是吧，这么大的排场，了不起。”

聪子吃惊似地说：“这样的话，我也……。”

“结婚和这个没关系吧！走吧？咦？殿永先生呢？”

殿永一会儿之后来了。

“对不起，刚刚看到熟面孔。”

“是歹徒吗？”

“冢川小姐！”

殿永叹了口气说：“你就不能想想别的吗？”

“个性使然。”

“可惜不是嫌疑犯。好像是在哪里见过。应该是 有名的财经界人士。”

“曾出现在电视上吗？”聪子问。

根据是否曾出现在电视上，来判断“是否有名”，是聪子所抱持的信念。

“喂！走吧！”

亚由美等人还有唐璜匆匆忙忙地穿过人群，走向电梯。

电梯缓慢地升上三楼时

“对了。”殿永说：“我想起来了。”

“什么？”

“刚刚在大厅看到的人是有名的实业家，对，叫做 内山广三郎。”

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单独在休息室的小夜子，差点没跳起来。

“啊，是！”

“可以进来吗？”

传来的是熟悉的声音。

“啊 请进。”

用这样见外的口气说着，连自己都觉得奇怪。

“哇，漂亮极了。”

久井隆一进来，便直盯着穿着新娘服的小夜子。

“别这样盯着人家看嘛！”

小夜子红着脸说，便低下头去。

“你还好吧？今天早上觉得你脸色苍白 。”

“已经不要紧了，是前天晚上像傻瓜似的喝得太多了。”

“还好不是在昨天晚上！带着宿醉举行结婚典礼可就不好了。”久井笑着说。

小夜子瞬时打了个寒颤。一听到宿醉这两个字，就想起了昨天在那张大床上醒来的事。非忘了不可！早点把它忘得一乾二净！

昨天小夜子从那栋房子回来以后，就焦虑不安，满脑子想着那个叫做内山广三郎的人的亲戚会不会跑来呢……。

不过，当然是没那些事。所以到了傍晚就振作起精神，到东京车站迎接来参加婚礼的父母亲。

“今天晚上我那些朋友打算把我灌醉。”久井说。

“啊，不要紧吗？”

“没问题，这么重要的夜晚，哪有可能让他们得逞。”久井笑着说：“我会反将他们一军。”

“反将他们一军？”

“我让那些朋友到喜宴后的第二次宴会地点集合，然后送上大量的鲜花和食品，并留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随与地玩吧”。然后随便告诉他们一个饭店的名字，说我们住在那里。他们不会知道的。”

“那样子好吗？对你的朋友那样。”

“朋友之间也是要有礼节的，对不对？谁都没有干扰别人最私人时间的权利。”

久井的话令小夜子十分窝心。

“真高兴。你对我这么费心……。”

“理所当然的。因为能和你结婚。”

久井无忧无虑地笑说。

久井隆，二十六岁。虽然比小夜子大上两岁，但由于生就一张娃娃脸，所以看起来两个好像同年纪。

小夜子和久井隆是相亲结婚的。家乡的亲戚来说媒相亲时，小夜子原是抱着玩玩的心情。

但是，久井一看到小夜子就喜欢上她了，于是积极地采取行动。而小夜子则觉得久井“并不是会令人讨厌的类型……”。过了不久，久井就向小夜子求婚，小夜子也就同意了。

也许就是这种不在乎的心情，才会牵扯上那件糟糕的事也说不定。

如此一想，小夜子不禁对久井感到抱歉，而觉得有点郁卒。

“你父母亲呢？”久井说。

“嗯，刚刚出去了。说要去小店里买点儿东西回来。”

“那么，我在这里待太久也不太好，而且还有一些朋友会陆续到来，待会儿再见吧！”

“好。”小夜子又说：“隆。”把久井隆叫住。

“噫？”

久井隆回过头来微笑地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么叫我。”

“是……是的。”

小夜子好像初恋的少女般，含羞地回答。“一直一直都想这样称呼你，永远如此。”

久井走向小夜子，轻轻地掀开面纱，然后在小夜子的额头上轻吻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

“学姐！你在吗？”

“是冢川。”

小夜子笑着说：“你也跟她见个面吧，她满有趣的。”

“什么样子？”

“见了面就知道了。”

确实是见了面就知道了，因此就不必再叙述了。

## 2 秘书的微笑

“你在这里啊？”

大仓有纪说。“害我一直找你。”

大仓贞男眼光散漫地抬头看着妻子，说：

“是你啊。是你要找的，我可没拜托你来找我。”

“你喝醉了。”

有纪叹了口气说。“真丢人！我可不知道是否会有熟人出现在某处！”

在会场大厅底的里面。这个休息室满是盛装打扮的男男女女。

当然大仓贞男的打扮也是西装配上丝质领带，但眼睛周围红红的，还睡眼惺松，和他的穿着可说是不太相称。

“要不要喝点啤酒什么的。”

大仓贞男这一说，有纪使生气地说：“等一下！”就叫服务生过来：

“嗯，咖啡，不要放糖，要浓一点的。”

“好。”

服务生看热闹似地看了两人一眼，然后走开。

“我不要咖啡，喝了会睡不着，你知道的。”

大仓发牢骚地说。

“你随时都像在睡觉的样子！振作一下吧！亲戚们都会来，你还这样！”有纪反驳地说。

大仓苦笑说：

“大家都知道的，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丈夫。”

“正因为这样，你才要振作一点！真伤脑筋！”

有纪以吓人的表情瞪着大仓，不过并不是很认真生气的样子。

“爸爸呢？”大仓问。

“什么？”

有纪有点吃惊。说：“爸爸怎么了？”

“啊，今天会来吗？”

“唔……。会，已经来了。”

“那样吗。那么，我不去打招呼不好吧？”

“算了吧！不必勉强。”

有纪有点紧张地说。

“是吗？”

大仓不可思议地看着妻子。

服务生送来咖啡之后，大仓不悦地喝了一口，便皱起眉头，说：

“这是咖啡吗？尽是苦味。”

“所以才有效啊！”有纪说。“喂，我有重要的话要和你说。”

“什么话？”

“现在不行。你这副样子，而且这里人这么多。”

“那么，要怎样呢？”

“今天结束了以后就马上回家。不要一个人溜到外面喝酒。”

有纪看到大仓的视线移向别处，知道他果然想要到别的地方去。

“好不好？就这么说走了。”

“呵，知道了。我会好好地喝咖啡，但是至少也让我放一点砂糖进去嘛！”

“好的，请用。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先和你说好。”有纪说。

“好，好。不管什么都答应。”

“认真听哦！”

前田先生，啊，好久不见了……。那个时候……。

附近桌边的谈话，无意中传入耳里。前田先生。 “前田”先生。

“今天都不要和老爸说话。”有纪说。

“什么？不要和爸爸说话？”

大仓吓了一跳说。

“对，详细情形以后再说，总之别和爸爸说话，知道吧？”

“啊……”

大仓对于有纪不同于以往的“命令”，甚是惊讶。

“但为什么”

“以后再告诉你。今天就乖乖地一起回去吧！好不好？”

“啊……”

那么，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小夜子了。

是啊！小夜子现在应该是在休息室。我老婆在那里陪她。

小夜子。

前田……小夜子。

有纪心不在焉地听着这名字……。自言自语地说：

“莫非是……”

回头一看。

一位有点秃头，感觉温柔敦厚的中年男子，正和另一位看似他的亲戚的男子寒暄着

“那么，待会儿见。”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他们如此客套回答着。

前田小夜子？ 可是，难道……。

“喂！怎么了？”

大仓看着妻子的样子说。

“没什么。”

有纪摇着头说。可是只要看到有纪的表情，就知道她有心事。

“嗨，大仓先生。”

说着来到的是容貌端正，身材细瘦的男子。

“野口先生。不好意思，你找我？”

“不，并没有特别的事，只是想确定你是否在这里罢了。”

内山广三郎的秘书野口走向大仓说：

“好久不见！”

并且行了一个礼。

“哪里，哪里。”

大仓在咖啡里加了一匙砂糖，说：

“刚刚才酒醒呢。我老婆总是受你照顾。”

“你在说什么？野口先生是爸爸的秘书！”

有纪皱着眉头说。

“我知道，我是说他在别的方面照顾你的样子，对吧？”

“你在胡说什么？……”

有纪突然脸色胀红。

野口的表情则丝毫不变，说：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

“不懂就算了。算是醉汉的自言自语吧。”

大仓笑着说。“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到。是到“内山休息室”的地方吧？”

“是的……。那么，一定要来哦。”

有纪站了起来。“准备好了以后就过来。野口先生，走吧。”

有纪随着野口走出休息室。走到出口时回头一看，大仓正以痛苦的表情喝完咖啡。

“咖啡钱我付了。”

野口说着，正把皮夹收进口袋。

野口总在不知不觉间就把事情做好，就这一点来看，他是个优秀的秘书。

“唉！野口先生……。”

有纪急急忙忙地一边走着边说：“我先生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看不出来。”野口说。

有纪停下脚步。在大厅的一个角落，正好没有什么人。

“野口先生……。上次的事情……请你明白只此一次。我当时喝醉了，并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有纪吞吞吐吐地说着。

“我很了解。”

野口的嘴角浮现出笑容。“但是大仓夫人您这么美丽，只要抱过一次，就绝不会忘记。”

“别这样说……。”

有纪一下子红了脸。“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那还有什么事？”“那”件事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内山广三郎是个怪人。

若说想

一个人休息而待在另一个房间，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嗯，这一点我很放心。你处理的事情，不会有什么疏失才对。要是由哥哥来处理的话，一定就糟了。”有纪说。“只是，我现在有点担心。昨天那个女孩子，你还记得吗？”

“内山先生带回家的那个吗？”

“嗯，她的名字的确是叫做前田小夜子，是吧？”

“是的。”

“刚刚我听到“前田小夜子”这个名字。好像是要在这里举行结婚典礼。”

“怎么会？怎么说都太巧了。”野口瞪大眼睛说。

“当然，我也是那么想。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知道了，我马上去查。要是今天真有叫做“前田”的在这里举行婚礼的话，要找是很简单的。”

“是的。”

“不过，我想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场面这么拥挤，当事人若是新娘子的话，一定没有空再去看别的客人。”

“嗯，我知道了。经你这么一说，放心不少。”

有纪松了一口气说。

“我是精神安定剂吗？”野口笑着说。

“不只是让我精神安定，也使我精神迷乱。”

“是吗？”

两人的视线一瞬间交缠在一起。

“我先生要是发现了的话就糟了。可不能疏忽哦。”

“我偶尔也想“疏忽”一下呢。”

野口说着就微笑地又说：“那么，我走了。待会儿见。”

野口的表情一下子回复到“秘书”的身分之后，便走开了。

有纪轻叹了一口气。

和野口的关系会变成那样，是从来没想到的事。但是，就只那么一次……。和丈夫大吵以后，就无法在众多客人的面前扮演“贤伉俪”。就是因此之故吧！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地被野口所吸引。不过，有了那么一次，野口就不再是个单纯的“秘书”了。

有纪叹了口气，振奋一下精神，就走上宽敞的楼梯了。

而大仓贞男就在不远处，注意看着有纪的身影。

原来就在有纪和野口出去之时，大仓马上就离开了座位。他远远地看着两个人讲话的样子，当然听不到谈话内容，但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一种“拥有共同秘密”的独特亲密感……。

野口这家伙……。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过有纪的样子也是奇怪。

以前老是噜嗦着要我向爸爸打招呼、要讨爸爸喜欢，今天却叫我“不要和爸爸说话”？真是怪事。

大仓已经完全酒醒了，马上就可以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原本就不是大醉，稍微重新打理了一下领带，就走上和有纪相同的楼梯。

途中与一位穿着新娘礼服的新娘子擦身而过。

今天是内山家亲戚的女儿要出嫁。

结婚……。目送着纯真新娘的背影，大仓的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想当初和有纪结婚时，有纪非常紧张，切结婚蛋糕时，眼睛还泛着泪水呢。

哎，虽说那是特意的表现，但是应该也有那么一点以严肃的态度，希望这个婚姻直到永远的心情吧！

人的真心是多么无常啊。当然啦，事到如今叹气也没有用……。

大仓走上楼梯。

要不要去见内山广三郎呢。大仓对于有纪不让他见内山一事，感到

兴趣……。

### 3 交错而过的脸孔

“还不错吧？”神田聪子说。

“嗯，很感动。”亚由美诚恳地点了点头，说：“结婚典礼果然不错！”

“我指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新郎，长得一表人才。”

“你在说什么呀！”

亚由美瞪了聪子一眼，而脚边“汪！”的一声，唐璜“笑了”。

“呀！真是仪表出众啊！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

殿永从两人的背后走过来。

“啊，殿永先生也有年轻的时候啊。”聪子说。

“真无礼啊，聪子。殿永先生当然有年轻的时候，也有“瘦”的时候呢，对不对？”

“你们两个都没礼貌！”

三人正在斗嘴时，会场的服务人员大声地说：

“各位，真不好意思，由于后面的人无法前进，所以请早点前往喜宴地点！”

“真是混乱！”

“真赚钱。”

聪子说出自己的实际感受。“喂，拍照了。”

在基督教式的会场，久井隆和小夜子的婚礼刚刚结束。

婚礼之后是喜宴，在这之前应该会有个合照纪念。

“摄影室非常拥挤，所以请在听到广播以后，再按照顺序来。”

服务人员大声地说着。

走廊上有好几对新人。真是今人难以相信的盛况。

“啊，前田学姐。”聪子说。

穿着新娘礼服，脸颊泛红的小夜子走了过来。

“冢川，怎么样？”

“很感动。”亚由美说。

“是吗？没有事先练习的时间，两个人的脚步不一致呢。”小夜子笑着说。

“两位有时间吧？”

全部结束以后，大家一起来喝杯茶吧。”

“好，我要好好地看看新郎。”

“随便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小夜子愉快地说。“啊，爸爸。”

“刚刚有人来说现在摄影室空着，可以先拍新郎新娘的合照。已经派人去叫久井了。”

“这样，那么我这就去。冢川你们要不要来看我们拍照？”

“要！”

这两个人是不会说不要的。连带的，“汪！”的一声，唐璜在脚边也说要一起去。

“那就走吧！”

小夜子走在前面，带着她们穿过走廊时，那边走来了一位同样是穿着新娘礼服的新娘。

当然啦，那一位新娘的后面也跟着好几个人……。走廊有足够的空间让两队人马擦身而过，新娘们彼此之间也会行个招呼表示礼貌。

于是，小夜子抬起头，稍稍抓起裙摆走着，但……。

小夜子突然停下脚步，走在后面的亚由美等人，差一点就撞上小夜子。

“前田学姐，怎么了？”聪子问道。

“怎么会……”

小夜子低声念着，缓缓地回过头来，看着刚刚交会而过的一行人，完全没有听到聪子的声音，脸色也一下子变得惨白。

“喂，小夜子，怎么了？”

经父亲这一喊，小夜子才回复过来。

“啊……，没什么。没……”

小夜子边说着边继续向前走。不过亚由美却看到小夜子抓着裙摆的手，在轻微颤抖着。

久井在摄影室里等着。

“喂，快一点。真是的，一生只有一次呢。”

“对不起。”摄影师惶恐地说。“不管怎样，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会拿出全副本事的。”

“那就拜托了。”

久井笑着说。“怎么了？你的脸色不太好。”

“没什么，不要紧的。”

小夜子摇着头说。“我有点紧张呢。”

要拍的是两个人的合照。

亚由美等人为了不造成干扰，站在摄影室的一角远望着。

“好漂亮啊！他一定会是一个好先生。”

聪子低声说。

然而亚由美注意到的，是刚才小夜子惊慌的样子。那不是一般的惊吓。

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顺利地拍完照之后，服务人员说：

“请两位各自到休息室休息。喜宴开始之前，还有一些时间，到时候会有个团体照。”

于是小夜子便对久井说：

“那，待会儿见。”

“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宴客时就没办法吃了。”

“不要紧，还饱饱的。”

小夜子露出笑容回答。然后突然走到亚由美的身边，小声地快说道：

“冢川，听着。我希望等一下你来休息室。和你一道来的那位，你说是个刑警？”

“是的。”

“那就请你们两位一起过来，不要跟别人说！”

在亚由美还没来得及回答的时候，小夜子就和父母亲聊着话儿走了。

“怎么了？”

聪子走了过来问道。

“没什么。”

亚由美摇着头说。

要我和殿永先生去？ 亚由美觉得好像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她低头看脚边的唐璜。

“呜。”

唐璜看着亚由美叫了一声。

“我知道你肚子饿了。”

亚由美对唐璜说。

“我做了糊涂事。现在说这个虽然已经太迟了，不过我再也不会喝酒了。”小夜子说。

在新娘的休息室。

亚由美和殿永如小夜子所要求的，来到这里。不过，有“褐色保镳”之称的唐璜，以观察员的身分，蹲在亚由美的脚边。

尽管如此 并非想要让他听到这种自白。

“真是糟糕啊！的确是一件不太好的事。不过，那是你个人的问题，我们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谢谢。冢川，也拜托你了。”

“当然！”

亚由美知道什么事该说，什么事不该说。

“不只那样而已。”

小夜子继续说：“请你们两位到这里来，是以前听说过冢川和各种案件有关”

“不只是有关。还跑过拘留所、和犯人打架啦。很了不得的，这个人。”殿永说。

“等一下，有那么一回事吗？那样的话，我简直成为大流氓了。”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我听到的是这个意思。”

“等一等。”

小夜子笑着说：“两位是好朋友吧？”

“汪！”

“没事不要吼叫！”

亚由美稍微用脚顶了顶唐璜。

“老实说，我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个 我刚刚遇到了同床死掉了的老人。”

小夜子正经地说。

“啊？”

亚由美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据说那老人是位有名的实业家。叫做“内山广三郎”。”

“你说谁？”

这次是殿永吃了一惊。“内山广三郎？确实吗？”

“是的。因为我是在那个人的房子里醒过来的，也见过他的儿子、女儿。就如我刚才所讲的，当时的条件是谁也不准说出去，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刚才在走廊错身而过的新娘后面人群里面，的确有那个老人。”

“没有错吗？”

“是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见到的老人的儿子与女儿也在人群中。即

使有长得相像的人，也不会三人同一时候出现吧？”

“那是……，不过，前田学姐，假设那个人不是死亡，而是比如说心脏病发作等等，之后也许恢复意识了。是不是也有可能？”亚由美说。

“嗯……。这也说不定。不过那个时候那个老人的样子……。我实在不认为还会活着。”小夜子说。

“真是奇怪啊！万一没有死的话，昨天今天这两天就能恢复健康，并且出席宴会，也实在难以想像。”殿永说。

“那么，殿永先生的意思……”

“请等一下。”

殿永对亚由美说。又说：“前日小姐，你说发现死者的人是？”

“嗯……。我记得是个秘书。”

“那个人也在这里吗？”

“这我不知道。当时房间里暗暗的，所以无法看清楚那个人的长相。”

小夜子摇着头说。

“那个男的曾说过“叫救护车”，对吧？”

“嗯。不过，对了。救护车没有来的样子。”

“但是，你说他去打电话……”

“可是并不知道是打去哪里的电话。那时候因为很害怕……”

“说得也是。”亚由美点头说。

殿永陷入思考。小夜子又说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件事是否会给丈夫知道了。我只担心这一点，别人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

殿永平静地说。“但是，听你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寻常。

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的话最好，万一发生了什么事的话，我会尽我所能地保护你的隐私权。”

“麻烦你了。”

小夜子说着行了个礼。

“前田小姐，拿出精神来！接下来可是愉快的喜宴！”

“说得也是……”

小夜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亚由美和殿永来到走廊，走到有沙发的角落，并且坐了下来。

“你觉得怎样？”亚由美说。

“汪。”

殿永说“啊，不是，是唐璜在叫。”

“呀！结婚之前发生那样的事！谁都会吓一跳的！”

殿永拿出手帕，擦着汗说。

“别开玩笑，快回答我。”

“当然啦，要是那位小夜子可疑的话，倒还无所谓。但是，照她那说话的样子，我想还可以相信。”

“她是个可靠的人。不过，也有一喝醉酒，就变得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她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酒醒了。那样子的话，就有问题了。而且我今天也的确看到了内山广三郎。所以，假使他真的死了的话，今天在会场

的内山广三郎，就是个冒牌货。”

“冒牌货？”

“以某种理由，雇用一個和内山广三郎长得非常相像的人，并让他出席今天的场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还有，在今天的这种场合里，各个层面的朋友都会来，如果是冒牌货的话，不是马上就会被拆穿吗？”

“这一点，我想他周围的人会巧妙掩护着。而那个“知道”内山广三郎死了的人，一定就在现场。”

“前田学姐……。”

“那个人也知道前田小夜子的名字及长相。 “对方”也许也注意到前田小姐了。”

“嗯，当时要是仔细看就好了。”

“啊，并不是说这个事件里有犯罪的意味，但一定得小心一点。”

“那怎么做呢？”

“我来看守。当然不是紧紧地跟在新娘后面，而是从这张沙发就可以看到走廊及休息室。”

亚由美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殿永已经想到这一点，所以选择了这个位置。

“真不愧是专家。”

“别捧我了。可是喜宴一开始，会有很多人，不知道会不会阻挡到我的视线！”

“不要担心，我会跟前田学姐说，请她也替殿永先生准备一个座位。”

“谢啦——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殿永说出他实际的感想……。

#### 4 持刀的女人

“这音乐好极了！”

一直都只热衷于摇滚乐的聪子，在喜宴席上说了她难得的感想。

喜宴从新郎新娘进场开始，然后进行了切蛋糕的仪式。现在由于两位新人离席去“更换礼服”了，所以暂时休息。

虽然宴会并不是很盛大，但人数恰当所以气氛很好。

新郎久井隆在大学时代曾参加乐团，担任过小提琴手，所以那个时候的朋友就组成四重奏，并在台上演奏，作为宴会的背景音乐，让宾客愉快地用餐。

会场里洋溢着柔和的乐音，让人身心舒畅。难怪聪子会有那样的感言。

亚由美的食欲很旺盛，吃了三个面包。附带一提的是，在餐桌下，唐横也悄悄地参加了这场婚宴。

“看这样的情形，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样子。”

亚由美对殿永说。

“什么事？”聪子问道。

“没什么。”

“哼！两个人讲悄悄话。好吧！喂，唐横。我们要好好相处哦！”

“呜……”

“这个花花公子。”

亚由美笑着说，并瞪了唐璜一眼。

殿永心想新郎新娘换礼服时，会有好几个人跟着，所以应该不会有事，就一直坐在位子上。但此时他却突然站起来，小声地对亚由美说：

“我去看一下情况。”

亚由美看到殿永的盘子里已经不剩任何食物了，不禁暗自佩服。

“喂。”聪子说。

“干嘛！”

“真看不出来那位久井隆先生是个吃过苦的人。真令我惊讶。”

是呀。亚由美也从祝贺词当中，听到新郎在很年轻时就开始工作，以资助兄弟的生活，觉得感动不已。

懂得待人处世，却又不会给人世故的印象，让人觉得他的人缘也好。事实上也是如此吧。

虽然前田小夜子所说的话让人感到惊讶，但如果她是和久井隆一起生活的话，一定会幸福的。亚由美如此地想着……。

“亚由美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坐在那里呢！”

聪子眼睛看着新娘的座位说。

“你不是一样！”

亚由美不甘示弱地说。

“呜……”

唐璜在桌子底下要求“给我一些东西吃”。

大厅里难得的人少了。

刚好现在有好几场的婚宴同时进行，因此大厅里几忽没有人。

内山秀辉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点了一根香烟。喝了酒及香槟之后，他有点儿醉意，而感到恍恍惚惚。

不过，就这位男士而言，平常就是恍恍惚惚的。

“在休息吗？”

内山秀辉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

“干嘛，是你啊？”

内山秀辉看着大仓贞男说：“我是逃出来的，不喜欢那种场合。”

“我也不大喜欢。”

大仓说着，就往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工作方面怎么样？”内山秀辉问。

“老样子。一旦失败了，人情就变得淡薄了。”大仓耸耸肩说。

“也许吧！我也是。一做事，马上就会亏损。我知道会有这种后果，所以乾脆不工作。

这是为了我们内山家。”

内山秀辉三十五岁，虽然比三十八岁的大仓年轻了二岁，但外表看起来却比大仓老得多。

由于是不健康的衰老，头发也就愈来愈稀了。

“但是。父亲的事业以后还是由你来继承吧！”大仓说。

“爸爸并没有那么想，已经对我死心了。”秀辉笑着说。

“是吗？”

“哎，继承人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有纪。她比较像爸爸，是个可靠的人。”

“的确。”

大仓点点头说。又说：

“但是，就现实问题来看，不会让有纪继承吧？”

“到那个时候再说吧！爸爸自有他的看法。”

对秀辉说的话，大仓的脸上浮现了诡异的笑容，说：“是吗？”

“什么意思？”

秀辉看着大仓说。

“啊，我的意思是爸爸可能在想些什么。”

大仓说着，慢慢地在沙发上调整位置坐正。

“以前有纪总是噜苏着要我向爸爸打招呼，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居然叫我不要和爸爸见面。于是，我就一个人去找爸爸。”

“见到面了吗？”秀辉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说是要一个人在另一个房间。我一去到那里，一个从来也没见过的“部下”死也不肯让我进去。我可是半子呢！你不觉得奇怪吗？”

“但是……”

“不错，举行仪式的时候，爸爸曾经出现。但是有纪和你紧紧地跟着，不让别人靠近。

而且，在宴席上时也是如此。有纪不在我旁边，反而在爸爸的旁边。这，怎么想都不寻常。”

“你想说什么？”

秀辉直盯着大仓说。

“这是很容易想像的事。内山广三郎发生了“什么”事？”

大仓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或者我应该问说那位叫做内山广三郎的男子是何方神圣？”

秀辉的眼里突然闪过一道诡异的光芒。

“请你不要误会。你和有纪想做什么事，我都无所谓。只是，我对于自己不能成为你们的一份子，感到不满。”

大仓说。

“一份子……。你并不是内山家的人。”

“没错。不过，有纪是，而我是有纪的丈夫。对了，假如有纪和野口私通的话……。”

“你说什么？”

秀辉目瞪口呆的，“有纪和野口？不可能有那种事！”

“那就去问当事人呀！我深爱着有纪，而且我想有纪也是深爱着我。然而，野口他……。他完全不是内山家的人，才是需要小心的人物。”

大仓慢慢地站起来，又说：

“好了，该回去宴席上了，新郎新娘的礼服也该换好了。当新人进场的时候，最好能在场拍手比较好……。祝福人家是件愉快的事呢！”

说完，大仓就走了。内山秀辉则一动也不动地沈思着。

然而他的唇角，不断神经质地抽搐着。

“各位久等了！新郎新娘已换好礼服，就要进入会场，请大家鼓掌欢迎他们！”

司仪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会场。

一关掉主要的照明设备，聚光灯就把会场的入口照得分外明亮。

穿着白色晚宴服的久井隆，挽着一身红色长礼服的小夜子。当他们缓慢地步入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

“嗯，真是人要衣装呀！”

聪子哼着，不知道指的是那两个之中的哪一位？

亚由美也在拍着手 突然发现到殿永已回到座位上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殿永虽然胖胖的，但动作灵活，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现在，他那双眼睛仍旧毫不马虎地看着穿梭在酒席间的两位新人。

亚由美原本想问有没有什么事发生，但音乐及鼓掌声太大，可能会听不见说话声，就作罢了。

“唐璜，你也来拍手吧！”

亚由美胡乱地说着，往桌底下一看……唐璜不见了！

跑去哪里了呢？

亚由美四下张望地找唐璜 但以唐璜是个“矮个子”，实在很难看到它的踪影。

还是，难道……。

小夜子的长礼服，正好是唐璜所喜欢的。

但钻进裙子里面……应该没有吧。

亚由美焦急地弯下腰，拚命地找寻唐璜的影子，但白费力气。

就在这时候，久井与小夜子两人已在各酒席敬过酒，正走向他们原来的席位。

啊，没什么要紧吧！

亚由美松了一口气，看着两人向前方走去的背影……。

忽然 有一个黑影（？）跟在小夜子的后面，正要钻进小夜子的裙摆。

那家伙……。果然！

当亚由美赶忙要站起来的时候

“呀！”的一声。后来才知道是一位站在入口附近的女服务生，所发出来的叫声。

总之 有一个女人把那女服务生撞倒，冲进会场里面了。

那女人以正要回到座位的两位新人为目标，从酒席之间跑过去。

“糟了！”

殿永和亚由美同时飞跑过去。

就在此时，会场的灯光全打开了，因此看到了那女人的手上拿着一把刀子。

“快逃！”亚由美叫说。

这时候，原以为唐璜会一溜烟地跑掉，没想到它居然瞄准那跑过来的女人，以它的短腿奋力一跳。

那女人大概想不到这种场合里有狗，吓得停住脚步，并且为了不被唐璜咬，而用两手防守的时候，刀子掉落地板上。

殿永抓住那女人的手腕，以一种好像发自丹田的声音说：

“给我老实点！不要慌！”

女人好像从梦里醒来似的，呆呆地看着四周。

殿永对司仪说：

“请继续。”

就把那女人带出会场了。

那……亚由美呢？

不用说，亚由美也跑向那女人——原本打算如此做的，岂料途中被电线绊住，结结实实地跌了一跤，撞到膝盖，一时之闲爬不起来。

“你还好吧？”

聪子扶亚由美起来。

“哎呀……。好痛……。”

亚由美皱着眉头说。

很遗憾的，亚由美这英雄式的举动，并未受到评价。反而是唐璜扑向那女人，救了两位新人，而得到：

“好厉害的狗！”

“看起来很聪明呀。”

“嗯！狗品高尚。”

“是一只有智慧的狗呢！”

等等的好评。

而狗主人亚由美，可说完全被忽视了。

“亚由美……”

“没关系。”

一脸不高兴的亚由美说：“虽然如此，我还是会坚持到吃完点心，喜宴结束才走，不会中途离席的。”

“什么？被我抛弃了？”久井隆说。

“她是这么说的。”殿永说。

“混蛋！我完全不认识那女人。”久井说。

啊，好痛啊……。亚由美还在抚着她的膝盖。

刚才的骚动因为一下子就结束了，所以喜宴仍按照原订计画进行了。

现在，久井和小夜子在休息室听殿永说话。

“不管怎样，根据那女人的说辞，你已经答应要和她结婚的，现在却背叛了她。”

“完全没有的事。”

久井也只能这么说吧。小夜子则是脸色苍白地一直看着地上。

“怎么办呢？目前暂时由这里的曹卫看守着那女的。算是伤害未遂罪吧。最好是送到酱察局

去——但是，由我说这个挺奇怪的。”

“不可以。那样做……。太可怜了。”小夜子说。

“小夜子。你该不会认为那女人所说的话是真的吧？”

久井握着小夜子的手说。

“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她在胡说什么，我从没见过那个女人。我可以发誓。”

“嗯……。我是想相信你。可是……。”

“你……。”

“久井先生。最好让她一个人静一静。”亚由美劝说。

“谢谢。这衣服也得脱下来了……。”

小夜子站起来低声说着，就走出去了。

“ 什么嘛。怎么解释都不相信我吗？ ”

“她的心情一时之间不平静，就让她冷静一下。”

“说的也是。哎 为什么会遇到这种倒楣事？”

久井叹了一口气说。

“不过，的确有些女人会梦想与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相爱。虽然如此，还是有必要好好地调查那女人。”

殿永这一说，久井马上接着说：

“对！一定要调查。如果知道那是无中生有的，她也会谅解我的。”

“就这么办吧。”

殿永一走到走廊，亚由美也跟着追了出来。

“ 怎么样呢？殿永先生的想法如何？ ”

亚由美边走过走廊边问。

“不太清楚啊。不过，想要刺杀人，拿的却是水果刀，这一点很奇怪。那是无法杀人的。”

“那么，果然很奇怪罗？”

“哎，问题就出在是哪里奇怪。”

殿永说了正确的意见。

“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名字也不说，只是发呆。”殿永摇着头说。又说：“但是，对新娘来说，就要是真有“什么”，新郎当然会否定，所以感到烦恼吧！”

“是啊，要证明没有那回事满难的。”

“没错。”

两人向会馆里的警卫室走去。敲着门，说：“对不起。”就打开门。 “糟糕了。”穿着制服的警卫躺在地板上，女人已经不见了。

“打起精神！ 喂！”

警卫被殿永这么一摇喊，终于睁开眼睛，说：

“啊……谢谢，好痛……。”

说着，抱着头：“要我给她茶喝，就……。被她从后脑勺一敲……。”

“没看到她逃走吗？”

“是的……。对不起。”

殿永条地站起来，说：

“新娘子可能有危险！”

亚由美和殿永“又”一起跑了出去。

这次可不能再跌倒了！

于是亚由美勇敢地把裙子一掀，穿过大厅，吸引了众人的眼光……。

## 5 揍人

“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

亚由美正在安慰殿永刑警。

似乎让人觉得这两人的对白相反了，不过作者并没有写错。

“啊，谢谢……。也许我也已经要老糊涂了。”

殿永心情低落地说。

“别这么说……。即使老糊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这实在不能说是安慰。

这里是结婚会场 K 会馆的大厅。

白天的婚礼、喜宴已告一段落。接下来是准备从傍晚到晚上要在此举行婚礼和喜宴的别家，宾客也正逐渐到来。

殿永和亚由美唯恐前田小夜子有生命危险，就飞奔到新娘的休息室……结果在那里发现了小夜子那满是血迹的尸体 才怪！

果真是那样的话，大厅里就会来了很多警察了。

“这不是比起小夜子学姐被杀害，或是怎么样的，好多了吗？”

“汪！”

唐璜也表示同意（？）。

“谢谢。 我也是这么安慰自己。” 殿永点点头说。

事情是这样 殿永和亚由美赶到休息室，连门都没敲，就把门打开（因为没有时间），而发现脱下了新娘礼服，只穿着内衣裤的小夜子……。

刚好小夜子的母亲也在那里，于是……。

“色情狂！”

大叫之后果然引起一阵骚动，连警卫也跑来了。

当然啦，误会马上就解开了，小夜子也没有生气。但是 这也就是殿水心情低落的原因。

“那个女人不晓得跑去哪里了？” 亚由美说。

“她只是逃走而已，对久井先生而言，却很严重的。因为要证明那根本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就变得困难了。”

“是啊。”

其实呢，小夜子也有喝醉酒，和内山广三郎同床共寝的把柄。但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如此，才怀疑久井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吧……。

“ 呜。”

唐璜叫着。

“啊，那些人…… ”

亚由美走过走廊，看到内山广三一郎及他的亲戚们。

“那是内山本人，还是冒牌货 ？当然不能直接问他啦。” 殿永说。

内山广三郎挺着胸膛走着，但是过度挺胸的样子却反而让人担心他好像会整个人往后仰而跌倒。而紧紧跟在他旁边的，大概就是小夜子所说的大仓有纪吧。紧跟有纪后面、其貌不扬的人，亚由美认为可能就是内山秀辉。和人比起“秀辉”这个名字，实在是逊多了。

跟在后面，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的人，是有纪的丈夫大仓贞男吧。看起来头脑不差，但给人一种对前途毫不在乎的印象。

应该说小夜子描述的人物的准确度，相当高吧？

内山广三郎等一行人，穿过大厅，正要往大玻璃门走去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位打扮极为普通的女人（这种说法有点奇怪，总之不是参加结婚典礼的穿着），快步走向内山等人。

之所以没有人留意到那个女人，主要是她的步伐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她很紧张。

那个女人一靠近内山广三郎，就突然握紧拳头，重重地揍了广三郎的头。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大仓有纪大声说：

“你做什么！”

于是那个女人哼的一声，说：

“这个老色鬼！”

就转过身，从玄关出去了。

每一个人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

殿永走过去，说：

“抱歉，我是警察，对于刚刚那位女人的暴力行为，要不要以现行犯来逮捕？”

“啊，不。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爸爸？”

有纪急忙地说。

“不，还是将她逮捕吧！”

说完，殿永就跑出去了。

在这之前，亚由美也已跑到外面，抓住那女人的手腕。

“干嘛！放手！”

那女人非常生气地说。

“刚刚揍了人，不是吗？”

“我只揍活该被揍的人，有什么不对？”

这女人大概三十五、六岁，没化什么妆，看起来像是一般的上班女郎。

殿永跑来，说：“我是警察。”

说着，就拿出警证：“能不能请你一起到警察局一趟？”

“哼！要逮捕我？随你便吧！我可是无所谓。”

女人顶撞地说。

“喂，警察先生。”

匆匆忙忙跑来的是大仓有纪。

“不用麻烦了。她打错人了。喂，对不对？”

“我才不会行错人呢！”

女人反驳说。“我的确狠狠地揍了内山广三郎。不会错的。”

“请交给我们处理。”

说完，殿永就抓起女人的手臂：“喂，来吧。”

“好呀。去哪里呢？是四天三夜的温泉之旅吗？”

“是拘留所大饭店。虽算不上是五星级饭店，但有天花板和墙壁。”

“很好睡的哟！”

亚由美说出她的经验（？）……。

“这么说来，你和内山广三郎的交情匪浅罗？”

殿永问道。

“是啊。一年左右。”

女人毫不隐瞒地回答。

“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的？”

“内山因为生意的关系来到我们公司……。那时候只觉得他是一个架子颇大的老头。我只是跟在课长后面，端端茶水。”

这女人的名字就叫做结城美沙子。

虽然是在侦讯室，却谈得很起劲。满稀奇的。

“然后，回去之后过了两、三天，课长对我说“今天晚上，请你去这里一趟”。指的是 T 大饭店的蜜月套房。我不明就里的去了，一去才知道内山已在那里等着……。屋里有香槟、佳肴。原来我被当作交易的条

件，事前课长也同意。”

“真过分！”在一旁听着的亚由美说。

“当时很生气，但心想既然来了，我就吃一些我爱吃的，吃完就回去。

然而，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喝下去的酒好像被下了药，竟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已在内山的床上了……，于是，我变得自暴自弃。之后约一年的时间，我以爱人的身分，拿了他一些钱。”

对亚由美而言，这是无法理解的事。但也许那就是人生观的不同处……。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跑去打内山呢？”

“因为 昨天野口那家伙忽然来找我。”

“野口？”

“就是内山的秘书。是个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的家伙。”

结城美沙子说完，又说：“可以给我一根烟吗？”

“啊……。”

“谢谢。”

点燃香烟，呼出一口烟之后，结城美沙子又继续说：“野口那家伙对我说的：“内山先生说已对你厌倦了，希望到此断绝关系。”并拿出一百万日元的支票。这样做不会令人家生气吗？讨厌的话也就算了，自己却不来说。和人家上了无数次的床，却叫秘书来说已厌倦我，就想把我打发。不觉得太对不起我了吗？”

“那……。就因为这样所以才揍内山的吗？”

“对。本来想狠狠揍他一拳，再当他的面把支票撕破。爽快吧！”

“那，支票呢？”

“后来想一想，太可惜了，就没有撕掉了。”

亚由美不由得笑了出来。

这位叫做结城美沙子的女人，虽然很率性，但却有着某种令人无法讨厌的特质。

“对方好像不打算控告你，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再去公司上班，反正我一直有工作。光靠零用钱是无法生活的，那只是兼职罢了。”结城美沙子耸耸肩说。

“那很好，脚踏实地工作，是最好不过的了。”

结城美沙子，看着殿永说：

“你真是个有趣的警察。”

“另外，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刚才你打的那个人，真的是内山广三郎没有错吗？”

“什么意思？”

结城美沙子瞪大眼睛说。

“啊，我是说，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内山广三郎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我没有仔细看……。但，为什么问这个呢？”

“哎，有一些事。”

殿永说着，轻轻地拍着美沙子的肩膀，说：“好了，如果有内山家的人，或是叫做野口的秘书和你联络，可不可以请你通知我？”

“好是好……。会有事发生吗？”

“我不知道，才这样说的。当然也是顾虑到万一你有生命危险。”

殿永严肃地说。

美砂子也认真地点了点头……。

“真是奇妙的一天阿。”

殿永边开车边说。

“你想会有什么事发生？”

亚由美坐在驾驶座旁边说。

而坐在后座的唐璜以及神田聪子，则是疲倦得靠在一起睡着了。

“最好不要发生什么事。问题是，内山广三郎是不是果真已经发生什么事情了。”

殿永摇着头说。

“是啊。要是内山死了，换了一位冒充内山的人……。”

“那么目的是什么？而且知道内情的前田小夜子，和爱人结城美沙子两个人，可能会成为这个冒充事件的阻碍。”

“你的意思是说小夜子学姐会遭到攻击？”

“不，还没有证据显示会到那种地步。但不管怎样，现阶段我们这边还不能采取行动。”

“也就是说“我们”。”亚由美说。

“我可没那么说。不要按自己的方便解释。”

殿永皱着眉头说。

“我可是知道殿永先生在想什么。”

亚由美一本正经地说。

“那位久井隆和小夜子的事也是问题。那个女人既然已不见踪影，就没办法知道她是不是久井隆的旧情人了。”

“今天晚上……又是两个人的新婚之夜。会怎么演变呢？”亚由美说。

“希望新婚之夜能顺利进行。”

已经是晚上了。车子抵达亚由美的家门口。

“唐璜！你再不起来就把你扔在车上罗！”

亚由美大声地嚷，唐璜慌慌张张地从窗口跳出来。

“哈啊！”

聪子打了个呵欠说：“已经早上了吗？”

“怎么？睡迷糊了啊！”

亚由美笑着说：“那，殿永先生，有什么事的话，再通知我。”

说着，挥挥手……。

接着，就催促唐璜进家门。

“你在做什么？”

唐璜一动也不动。

此时路旁的黑暗处，走出来一个人——小夜子。

“冢川小姐。”

“啊……。你怎么在这里？”

“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不想和他在一起过夜。是不是可以让我在这里住一晚？”小夜子说。

“可以是可以。不过……久井先生知道吗？”

“我留了一封信给他以后，才过来的。也不能让他担心啊，所以就跟他

说要来你这里。”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请吧，新娘。”

亚由美半开玩笑地一说，小夜子放心地笑了。

## 6 浴室里的尸体

隔天，星期一，亚由美暂时先去了学校。

为免各位读者忘记，因此有必要叙述一下。不管怎么说，亚由美还是个大學生，并不是一直留待在拘留所的。

由于课是从中午开始，所以起床的时候是上午十点。

而小夜子已经起床在厨房喝着咖啡。

“哎呀，你已起床了呀？”

“不好意思，昨晚打扰你了。”小夜子微笑地说。

“别这么说……。怎么办呢？今天。”

“嗯。”

小夜子点点头说：“昨天晚上我仔细地想过了。要是那个女人真的和我丈夫之间有什么的话，我也没有资格责怪他呀！既然是这样，就姑且相信他所说的。而且从今天开始就是蜜月期了，这期间怎么样都会有沟通的机会吧。”

小夜子的表情爽朗，好像心中已不再有疙瘩。

亚由美松了一口气，说：

“对嘛！都已经是夫妻了。”

“你就从来没有要结婚的迹象。”

突然，亚由美的母亲清美进来，说了一句。

“这跟妈没什么关系吧？”

亚由美瞪着眼说。

小夜子看着这对母女，笑了出来。

“啊！对了。那位警察来过电话了。”

清美边收拾着餐桌边说。

“殿永先生？说了什么吗？”

“嗯，我没问他有什么事。”

“那我行个电话联络看看。”

“不用特地打电话呀。”

“可是，我很担心。”

“他刚刚打来，你只要去接电话就行了，干嘛打电话给他呢？”

“早说嘛！”

明知抱怨也没有用，但还是向母亲发了牢骚，然后跑向电话。

“哎呀，你还在家啊？”殿永说。

“刚起床不久。有什么事吗？”

“小夜子小姐有没有和你联络？”

“小夜子小姐？在我家。”

“你说什么？”

“昨天晚上来的……。在这里过夜，刚刚才说要回饭店。”

“这样啊！哎，总之知道她在哪里了就好。”

殿永叹了口气，又继续说：“请转告她，要她继续留在你家。”

“怎么了？”

“有个女人被杀了。”

亚由美那还有点睡意的脑袋，一下子清醒了。

“你说的女人 是结城美沙子吗？”亚由美问道。

“不。不过有关她的事情，我也有在注意。”

殿永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才又说：“ 昨天，想要刺杀久井隆的那个女人被杀了。”

“你说什么？”

“在久井隆住的饭店房间里。 死者被勒死了。”

“那……。难道……。”

“久井隆目前行踪不明。”

亚由美不知道要对小夜子怎么说。没有办法只好先挂了电话。

“ 我必须走了。”

小夜子愉快地说着，来到走廊。

“没有打电话到饭店，他会担心的。”

按着，小夜子察觉到亚由美的表情不太对劲。

“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呢！”

“就是这里。”

殿永说。

以前亚由美也跑过不少命案现场，所以也不是第一次看尸体了。然而，虽然喜欢埋首于案件里，却怎么样都无法喜欢看死尸。

浴室挺宽敞的。是一间蜜月用的大套房。所以浴室也因此而设计得宽敞吧！

女人赤裸着身体，蜷曲在浴缸里面。脖子上深捆着细细的绳子，脸上浮现着恐怖表情。

“绳子原本是在浴缸上，用来晾衣物的，却被剪断了。”殿永说。

“的确是那个女人。”

亚由美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从她的皮包里面，查出了她的身分。”

殿永边走边走回寝室：“她叫做小田久仁子。”

“小田久仁子……。”

“嗯。 是个上班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将会查明。”

亚由美的心情也很沉重。

“ 久井先生呢？”

“还不知道下落。”

殿永摇着头说。

“你认为呢？”

对于亚由美的问话，殿永并没有马上回答。

“大概的情形 你知道吧？”

“是啊。”

亚由美带着不太想说的心情开口说：

“如果小田久仁子真的是久井先生的情人的话……。对于小夜子的离去，久井先生一定会担心，并且对小田久仁子感到生气。于是，当小田久仁子来到这个房间……。”

“也就是会惹人讨厌。”

“但是久井先生先忍住怒气，悠勇她再一起同床。就在小田久仁子在浴室洗澡的时候，把她勒死……。”

“也就是说不再让她有妨碍的机会。”

殿永点点头说。“一般都会做出如此的推测。”

“汪！”

亚由美吓了一跳，看了一下房间门口。

唐璜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的是铁青着脸的小夜子。

“我刚刚都听见了。全是谎言。他不像是个会杀人的人。”

“小夜子小姐，我们也不想认为久井隆先生是个杀人犯。但是，他不见了，这对他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在这种地方杀人，不是一定会被逮捕的吗？”

“的确。但是，实际杀人犯并不是如一般所想的那样。通常是想杀害死者之后，将尸体运往别处，却在杀人之后，又惊讶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陷入意识迷乱之中，恍恍惚惚地离开现场。这种情况是有的。”殿永点着头说。

“那么，他也是那样。”

“这只是身为警察的一般性看法。”

按着是一阵沉闷的寂静。

“不管怎样，我相信他。”

小夜子打起精神说。

“很好。真相尚未大白之前，请相信他吧！这样会比较好。”殿永微笑地说。

亚由美则是把手搭在小夜子的肩上，说：

“没问题的，我们会为你找到真正的凶手。”

“谢谢。”

小夜子紧紧地握着亚由美的手……。

“什么事啊？”

一个声音说：

门口的警察在做什么吗？原来是久井隆本人站在那里。

“阿隆……。”

“小夜子！你去哪里了？”

久井一跑来小夜子的身边，就将她紧紧地抱住。“找了你一整个晚上！太好了！”

其实不怎么好。

“对不起。”

殿永这一开口，久井不可思议似地问道：

“哎呀，是警察先生啊。在这里做什么呀？……”

“蜜月旅行取消了？”神田聪子问。

“当然啦。不止这样，新郎被警方侦讯，新娘整日以泪洗面呢。”亚由美苦笑着说。

从学校要回家的路上。

还是大学生的亚由美（是否有点噜苏？），下了谋和聪子走在往车站要回家的路上。发现小田久仁子的尸体已是三天前的事了。

这期间，殿永也是四处奔走，找到了好几个线索。

小田久仁子的确有“男朋友”，常对同事们说：

“今天晚上有约会。”

但是，那位男士指的是不是久井，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据。

不管怎样，久井目前的处境不利，被逮捕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可是，还是存在着几个疑点。”亚由美说。

“譬如？”

“小夜子学姐说她在离开饭店的时候，有留言给久井隆先生。那是不会错的。可是，久井隆先生却说他没有看见留言。假如他有看到留言的话，就会知道小夜子学姐在我那儿，而不会担心地四处找寻她的下落了。”

“那封留言，还在吗？”

“找不到了。”亚由美摇着头说。“另外，假使有人趁久井先生不在的时候，让小田久仁子进入房间里，再杀害的话……。问题是那个人为什么能进得去房间里头呢？”

“是呀？饭店的房间都是自动锁呀！”

“所以没有钥匙就没有打开门的道理了。        如此看来，还是久井先生做的罗……。”

“小夜子小姐真可怜。”

“嗯……。老实说，她现在在我家。”

“在你家？”

“是的。        如果是和她的父母亲在一起，要是这案件成为大众传播媒体的话题，可能会有麻烦，而且也会伤害到她本人。”

“说得也是……。那么，是在亚由美的房间？”

“有唐璜和她作伴。这种时候它最管用。无论怎么说，它就是喜欢漂亮的女生。”亚由美说。

“虽然是狗，却很有用。哎，可惜个子矮了点，没有办法开门而已。”聪子说。

听了聪子这么说，亚由美笑着回答：

“要是唐璜会开门进来，就太可怖了。”

“它现在可能在打喷嚏吧！”

聪子这一说完        。“亚由美，你怎么了？”

原来亚由美停下脚步，两眼直盯着远处看。

“亚由美！振作一点！你还不能死啊！”

聪子抓着亚由美的手，摇晃着说。

“真没礼貌！是谁死了呀。”

“因为你刚刚突然一副蠢样子。”

“对不起啦。”

亚由美蹶起嘴说：“喂，要不要去饭店？”

“哪里？”聪子吃惊地说：“有男人在等我们吗？”

“没有男人，就不可以去饭店吗？”

“不是的。”

“我的灵感来了。        刚才不是提到门吗？”

亚由美洋洋得意地说……。

“啊，没错。”

饭店的柜台职员说。因为说是“忘了带钥匙，没办法进去房间。”

“是这个女人吗？”

殿永把照片拿给职员看。

“哎呀……这个嘛……，因为打扮不太一样，印象也就不同了，但可能是……。”

“那么，是用万能锁开门的吧？”

“嗯。经常有那种客人，尤其是度蜜月的客人。”

“我知道了，谢谢。”

殿永环顾着出了事的蜜月套房，又摇着头说：“好了，我们也该仔细地想一想了。”

“因为我常常这样。明知道是自动锁，却把钥匙放在里面，忘了拿出来。所以就想到这种可能性了。”

亚由美既自负又客气地说。

“这样就可以知道小田久仁子是如何进来这里的。”

“也就是说不是久井先生让她进来的。这一来，也许犯人不是久井。”

“是有这个可能性。小田久仁子开门让某个人进入房间里，这个人杀死了小田久仁子。”

“那么小夜子学姐的留言，不就是被小田久仁子给丢掉的吗？”

“恐怕是吧。也许久井一没看到小夜子，就吓了一跳，而没看到留言。”

“可是，为什么会知道他们两人在这家饭店呢？”聪子说。

“从举行仪式的 K 会馆跟踪到这里并不难。另外，房间号码只要拨一通电话，就可以知道了。”

“不觉得这是一个陷阱吗？”

殿永对亚由美所说的话，显得洋洋得意地说：

“大概吧！不过，现在最好还是先把久井当成凶手。”

“这样真凶手就会大意，而露出马脚也说不定。”

“嗯……。不过，我不懂的是犯人为什么要杀小田久仁子。而久井若有杀人的嫌疑，那又对谁有利呢？……”

亚由美也和殿永一起陷入沉思了。

大仓有纪打开房子的门，走进去里面。因为房子很少使用，所以空气不好。于是她打开全部的灯，并且开启所有的抽风机以后，房子的气氛也就跟着不一样了。

“真可惜呀！”

有纪低声地自言自语着。

这里也是属于内山广三郎的房子。

以前时常让别的女人住。因为内山广三郎已经丧妻十年了，所以即使有女人，也不会在家里发生争吵失和的事情。

当然啦，父亲到处拈花惹草，有纪也只能默不作声，但心里却不怎么好过。

父亲在母亲生前，就有别的女人。这一点身为儿子的秀辉及女儿有纪都很清楚，他们的人生观也因此受了不少影响。

有纪在少女时期就暗自发誓，以后绝不成为那样的夫妇，因此和诚实的

大仓结婚。

大仓也的确是个正经的男人，虽然也有些过于呆板的缺点，但这对有纪而言，反而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有纪在大学时代，也交了不少男朋友，但绝不深入交往。大概是看到自己父母的样子，而变得有点洁癖吧！

有纪是结了婚之后，才第一次和男人发生关系。大仓对这一点似乎有点意外。不过，两个人之间的婚姻算是相当美满。

然而，大仓变了。

事业失败之后，人生遭到挫折，自尊心一下子就崩溃了。自暴自弃的丈夫，令有纪失望透了。

即使受到打击，只要两人同心协力，就可以再站起来。有纪如此相信着，也打算如果丈夫要求的话，不管吃什么苦，她都愿意去做。然而……。

大仓接受岳家的援助过日子，而且现在也已习惯那种生活……。

有纪坐在沙发上，舒了口气。

不能再重来一吹吗？

那一晚看到前田小夜子之后，有纪的心情复杂极了。

和自己比较，两人实在不同：说什么是结婚典礼之前的最后一次狂欢，然后和陌生男子上了床。

有纪在吃惊的同时，也对前田小夜子事后若无其事，还扮演着“纯真新娘”的样子，感到生气。

只是，那是在大醉以后的事情，后来也脸色铁青地后悔不已了。从这点看来，那个前田小夜子还算有救……。

玄关响起了敲门声。

出去一打开门，秘书野口走了进来。

“实在是……”

野口进来里面后，说：“好像愈来愈麻烦了。”

“我可不管。”

有纪有点撇清似地说着，回到起居室。又说：“找我有什么事？野口先生。”

“那是一定的嘛！”

野口说着走向有纪，并往旁边坐下，伸手搭绕在有纪肩上。

“放手！不是已经说过不要再那样了吗。”

有纪躲避地说。

“我不想接受你所说的事。”

“真的，不要。你放手！”

有纪扭着身子。于是，野口把有纪按倒在沙发上。

“有纪……”

“拜托你……。我不想那样！”

正当两人纠缠在一起时，突然有个声音说：

“真精采！”

“贞男。”

有纪条地从沙发上起来。

“别在意我呀。好不容易气氛正热烈。”大仓笑着说。

“啊，对不起……。”

野口把领带弄正，又说：“有什么事？”

“和你们一样。”

“什么意思？”

“利用空无一人的房子办事。这样可以节省饭店的费用。”

大仓向后说：“进来吧！没关系。”

出现的是结城美沙子。

“啊。你。”

野口瞪大眼睛说。

“一百万圆就想把我打发，开玩笑！”

美沙子说着，就对野口吐舌头。

“贞男。”

有纪表情僵硬地站起来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和你一样，只是你们先到了一步。没办法，喂，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大仓抓起美沙子的手说。

“等一下！”

有纪叫住大仓：“你可以使用这个地方，我正要出去。”

“这样吗，不好意思。”

“不客气，请慢用。”

有纪说完，快步地走出去了。野口匆匆忙忙地追了上去。

“这样好吗？”美沙子问道。

“啊，没什么关系。这样子的房子，免费让我们享受，够奢侈吧！”

“是啊。”

美沙子略略地环顾房子里面，说：

“好漂亮啊！”

“怎样？要不要洗个澡？身体清爽以后比较好。”

“我……想回去了。”

“什么？”

“我要回去。”

“难得来到这里了，为什么……”

“对你老婆不好意思。看她的样子就知道她还是爱你的。你还是回去吧！”

美沙子说。

大仓坐到沙发上，说：

“想不到你很正经。”

“你也是。明明还爱着自己的老婆，而且也不是特别喜欢我。故意使坏可不行哦，一看就知道。”

听了美沙子的话，大仓微笑了一下。

“也许吧……。不过，你满意那一百万的分手费吗？”

“一百万和一万都一样，都不是工作赚来的钱，所以并不想要。但是要给我的话，我不会拒绝，但也不会要对方再多付一些。不过，若是我无法工作的话，或许就会那么要求。如果我有上班，就不怕没有钱。”

大仓并没有回答美沙子的话，反而说：

美沙子如此说道，又说：“怎么样？我可是要回去了。”

“不，我似乎太小看你了。”

“我不喜欢被利用，如此而已。”美沙子笑着说。

“那，就这么办吧！”

“OK，那就让你请了。”

大仓站起来，又说：“让我请你吃晚饭，算是给我一点面子。”

于是，两个人一起笑着走出公寓。

大仓的心情很奇怪地变得舒畅了。觉得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

“汪！”

唐璜吠了一声，出来迎接亚由美。

“你要做什么？一个人吗？啊，不对，应该说是一只，小夜子呢？”  
亚由美说。

“汪！”

好像有什么不满意的样子。

“什么嘛？肚子饿了？看看厨房有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的……”

亚由美说着走进屋内，正要往厨房走去的时候

“汪！”

唐璜又吠了一声。

“干嘛！真吵！”

亚由美说着，正回头时。

砰的一声，亚由美的头被某种东西击中，昏了过去……。

醒过来的时候，聪子和殿永担心地看着她。

“要不要紧？看得到我吗？”聪子问。

“觉得怎么样？”殿永说。

“不是跳华尔滋那样的好感觉。有二位在的话，这里就不像是天堂了。”亚由美说。

“还会挖苦人的话，表示不要紧。”

“好痛……。肿起来了……。啊，真倒楣。”

亚由美摸着头说。

“不过，还好不严重。神田小姐联络我的时候，可吓了一跳。”

“说什么担心我，却连救护车也没叫。”

原来亚由美横躺在家里起居室的沙发上。

“哎呀……，想说等你醒了，问了以后再叫救护车的。”聪子说。

“要问我是否还活着？”

亚由美把目光朝向坐在地上的唐璜，说：

“你这个不可靠的保镖！亏你在小夜子学姐有难的时候，扑向犯人，帮了个大忙！”

唐璜则是扭过脸，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没有看到小夜子小姐，好像大家都出去了的样子。”殿永说。

“对，要不是我偶尔过来这里，亚由美现在还躺在走廊呢！”

“顶多感冒而已。”

亚由美摇着头说。“是不是被殴打的关系？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什么？”

“为什么小田久仁子会被杀害？这一定是要让人以为犯人是久井隆，那小夜子即使“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的确。这样一来，也就是说有人要杀小夜子，然后再假装成小夜子自

杀的样子。”殿永点点头说。

“那人来到这里，要杀小夜子之前，刚好我回来了。然后，就把我打倒……。”

“汪！”

唐璜抗议似地叫着。

“是吗？如果那样子的话，你怎么样也不会默不作声的，是不是？那么，一定是小夜子学姐自己出去的了。”

“出去？”

“如果她相信久井先生是清白的，那么就会想到喜宴上发生的事就是陷阱，而以为这一切必定和自己亲眼见到“内山广三郎之死”有关……”

“那么”

“大概……是去内山广三郎的家吧？”

殿水点了点头，说：

“这个推测也许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也不能随便就进去内山家里面呀！”

“有“人”可以进得去。”

说完，亚由美直盯着唐璜看。

## 8 砸碎的陶器

“什么？”

结城美沙子停止用餐的动作，说：“内山广三郎是冒牌货？”

“不要那么大声。”大仓说。

“对不起。”

美沙子缩着脖子说：“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就是上次在K会馆的时候。”

大仓一边吃饭，一边说出那一天有纪和内山秀辉不让大仓见到内山广三郎的事。

“噫，真难以想像，所以那个警察才问一些奇怪的事吗？”美沙子说。

“实在奇怪。我觉得他们是用一个长得和内山广三郎一模一样的人，来蒙骗大家的耳目。”

两个人在气氛轻松的餐厅里用餐。

美沙子看起来心情很好，吃得很多。

“长得很像啊……。”

美沙子无法相信似地说。

“你不是揍了内山广三郎吗？有没有什么觉得奇怪的地方？”

“没有看仔细耶。匆匆地跑过去，啪的一拳，然后就迅速地离开了。”美沙子说。

“是吗。可是，总觉得奇怪。”

大仓摇着头说：“一定有隐情。”

“那你想内山本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呢？”美沙子说。

“这个嘛……。不太清楚。在这以前见到面的时候，身子还很硬朗。”

“对呀！我也是在这之前见过他的，并不是很久以前。”

美沙子说完，点了一份点心之后，又继续说：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可以找得到十分相像的人吗？内山广三郎这个人

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嗯，没错。”

“若真的想用障眼法，可不得了啊！哪有人能在短短的一、两天内就找到一模一样的人？”

大仓听了以后，点点头说：

“你说的不错。那么，这件事后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幕呢？”

“一定有什么内幕。只是……”

“啊，这件事实际上和你没有关系。对不起呀！说了奇怪的事让你也烦恼。”

大仓点了一杯咖啡，才又说：

“接下来，怎么办呢？”

“今天晚上吗？还是未来？”

大仓笑着问：“都有。”

“未来嘛 年纪大了，死路一条。今天晚上嘛……对了，不想和你上床。”

“为什么？”

“你不够帅。”

“喂，不要太过分呀。”

大仓苦笑地说。

“哎，要不要去内山广三郎家？”

“你说什么？”

“去大声吆喝，说：想用一百万当分手费，太小看我了。 叫内山出来见我。你觉得怎样？”

“可是，你 。”

“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就算是想确定他是不是内山本人吧！不也很有趣吗？”美沙子愉快地说。

“是吗， 好，那就送你过去吧。”

“等我吃完点心。”美沙子说。

“好大的房子。”野口说。

“说什么呀！不是常常在这儿进进出出吗？还说这种话！ 哥哥也快回来了吧！”

有纪笑着说。

“嗯……有纪小姐，有什么打算？”

野口悠闲地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说。

“你指的是什么？”

这是在内山广三郎的房子里。 当然啦，有纪因为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可以随意地拿饮料来喝。

“今后。 缝承内山广三郎的是谁呢？”

有纪看了野口一眼，说：

“这和你无关。”

“那可不行，我可是内山广三郎的秘书。”

“但是你不是内山家的人。没错吧？”

有纪以稍微严厉的语调说。

“唉呀！我是在为你担心呀！”

“不用你担心！这件事由我们自己人决定。”

“是由秀辉先生继承吗？唉，未免太没有道理了吧。而且他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愿。还是……大仓先生？可是他和你有着很大的问题。”

“用不着你来说这件事。也许我们会重新开始也说不定。”

“可能吗？他从中午就一直喝酒。”野口笑着说。

“那是我丈夫的事，你没有权利说这些。”

有纪瞪着野口说。

“不用这么凶巴巴的吧！”

野口的态度已不是秘书的样子了。

“你先生现在正和那女人在床上，而你。”

“他是他，我是我，所以我没有必要因为他，而和你睡觉。”

“你说得没错。可是”

“干嘛！”

野口笑了一下，说：

“你最好不要对我太冷淡。毕竟我们曾睡在一起。”

有纪突然胀红了脸。

“不要再提那件事！”

“我的确不属于这个家族，但是，却和那个秘密有深厚的关系。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让我生气。”

有纪直盯着野口说：

“你想威胁我？”

“没那回事，我只是想说我们合作才是有利。”

“没有必要，你给我出去！从今天开始，你被解雇了。”有纪大声地说。

“你没有解雇我的权利。我要是把内幕卖给传播媒体的话，可是会高价买出的哦！”

野口一副满不在乎地说。

有纪缓缓地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了，你要我怎么做？”

“那就好办了。我不是个贪心的男人，所以只想得应有的地位，还有你。只要有这两样，其他的我不会再说什么。”

有纪稍微扬了眉毛，说：

“我是没有办法给你地位的。”

“这我知道，不过你可以和你哥哥谈谈。”

“我哥哥？”

“只有你哥哥是继承人，对吧？不过，不管怎样，他也只是坐在社长的位置上而已。从幕后操纵是很有趣的。”

野口的眼睛射出一道令人不愉快的光芒。

“你……？”

“我和有纪小姐在幕后操作。怎么样？”

有纪站起来，一靠在桌子上，就点点头说：

“真有意思。”

“是啊，我们两个人能合作的话，事情就好办了。再也没有这么有趣的事了。”

“是啊……。”

“怎么样？”

野口的手抱住有纪的腰，然后拉到跟前说：

“你就不要再理你先生了。”

“是啊。不要管他了。”

“这样才对嘛……。”

正当野口要抱紧有纪时，有纪手抓着一只大形的唐朝陶偶，砸向野口的头部。

“喂。”

内山秀辉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很贵的耶！那陶偶。”

“又不是哥哥买的。”

有纪往下看那倒在地、成大字形的野口。没有动弹的迹象。

“死了吗？”

秀辉说着，提心吊胆地走近过去。

“不知道，你自己看！”

“我不要。”

“真是胆小鬼！”

有纪屈着腿，抓起野口的手腕，说：“不要紧，还活着。”

“真是不正经的家伙！”

“该生气的是我。”有纪说。“怎么处置？”

“这个嘛……。”

秀辉搔着头说。

真是一个什么事都不会作决定的男人。有纪着急着。

就在这时候，玄关响起了门铃声，两个人吓了一跳。

“是谁？”

“是玄关的门铃，不是大门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人吧？”

有纪看了一下地上的野口，说：“不管怎样，先把他放到隔壁的房间去吧！”话一说完，就走出起居室了。

“你说什么？”有纪说。

“哎呀，你听了大概不会相信。但是，爸爸和这个人有将近一年的关系，所以事情变成这样，一点也不奇怪。”

“我也是最近才察觉到的。因为总觉得身体怪怪的，就去找医生检查……。结果，皆生说我有喜了。”结城美沙子说。

有纪看了丈夫一眼，说：

“你是叫我要相信她所说的？假如真的怀有孩子的话，又怎么知道是不是爸爸的？”

“不会错的，除了内山先生以外，这一年来我没有和别的人睡过。”

“也没有和你？”

有纪看着丈夫说。

“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真的。”

“这样啊，真巧，我也是。”

有纪说完，高声地笑了。

“总之，请让我见内山先生一面。”美沙子说。

“见了面之后又怎样呢？”

“我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为了钱？要钱的话，我可以给。”

“不。”

美沙子直视着有纪说：“不是为了钱，无论如何，我想听到他亲口说他要怎么做。”

有纪和美沙子互相凝视着，谁也不让谁的样子。

有纪站了起来。

“你等一下。”

说完，就走出客厅，上了二楼。

来到一间位于里面的房间，有纪把钥匙拿出来，打开门后，就把电灯点亮。

“爸爸。有麻烦了。”有纪说。

然后，突然听到盥洗室那边有声音，有纪皱起了眉头。

“应该没有老鼠吧……。”

说着就走了过去，稍微犹豫了一下，啪的一声打开盥洗室的门。

## 9 替身

“呜……。”

“嘘！”

亚由美戳唐璜一下，说：“会被发现的哦！安静一点！”

换做唐璜的话，也许它会想说：“你才吵呢！”

偷偷地躲在大庭院里。这里是内山广三郎的房子。

当然，亚由美并不是得到殿永的许可才来的。

这么胡来的举动……即使做了，殿永虽然不会吓到，但一定会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知道吗？你啊，在千钧一发之际，可要拚了命保护我哟！”

亚由美以教训的口吻对唐璜说。

话说两个人（或者说是一个人 and 一只狗）便偷偷地走入庭院，看到一间光线明亮的房间。

“那大概是起居室吧。”亚由美低声地说。

由于庭院大部份是草坪，所以太靠近的话，就有可能被看到。不过，还好有种植物，低着头走的话，可以到那附近。

“那个就是了。”

清清楚楚地看到起居室。

而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的，正是在K会馆看过的内山广三郎。

可是，总觉得样子怪怪的。

内山广三郎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直盯着正前方，好像什么也看不见的样子。

接着有人出现了。

“啊，爸爸呀！”

说话的是大仓有纪。

在有纪后面走来的是她的丈夫大仓贞男，还有一个女人那个结城美沙子。

“干什么呀？在这种地方。”

亚由美喃喃地说。

可以听得见里面的说话声。可能是面对庭院的气窗稍微开着的缘故吧。

“对不起。”

大仓向内山广三郎点点头说：“好久不见了……。爸爸。爸爸。”

任大仓再怎么呼喊，广三郎还是没有回答。

“有纪，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如你所看到的。虽然活着只是那样子而已。”有纪说。

“你说什么……。”

大仓惊愕地说。

“不对！”

结城美沙子大声说。“不是这个人！我的爱人不是这个人啊！”

“你……。确定吗？”大仓问道。

“是的，我们在一起睡了好几次，不会错的。”

美沙子斩钉截铁地说。

“有纪。”大仓转向妻子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男的是谁？”

“是爸爸啊，内山广三郎。”

“可是……。”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已经一年多了。”

短暂的沈默。

“你刚说什么？我……和内山先生见面时，是一年前耶！”

“你所看到的是别的男人，他是一位没有名气的演员，一直扮演着爸爸的替身。”

大仓和美沙子都一副哑口无声音的样子。

“有一年的时间了？”

“是的，爸爸的脑部突然发生问题，几乎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这件事被大家知道了的话，公司将会变得一团糟。”

“所以才找个人代替？”

“爸爸的情形开始恶劣的时候，就常找那个男人代理爸爸，参加一些宴会或剪彩的仪式。那种场合，真的爸爸不去也没有关系。”

“尽管如此……。”

“爸爸倒了以后，我和哥哥实在束手无策。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继承父亲。暂时还是用那个男的来出席董监事会或宴会。”

“那……我是那个“替身”的爱人罗！”

美沙子呆呆地说。

“嗯。如果不某种程度地满足他的喜好的话，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秘密泄露出去。那时候就说要想个办法的，却又过了一年。”有纪说。

“那个替身呢？”

“死了。”

“你说什么？”

大仓瞪大眼睛说。

“他把前田小夜子那女孩带来这里，结果却死在床上。我可是急坏了。因为隔天有一场亲戚的结婚典礼，无论如何父亲都得出面，但是……。”

“所以就不让人和他说话？那我明白了。”

大仓点点头说。

“可是，前田小夜子也在那会场举行婚礼。我们在走廊突然遇到运

气真不好。

“一点也不错。”

秀辉走了进来。

“哥哥。”

“那个女孩怎么了？”

“我给她解开绳子。已经让她服药睡了。哥哥页过分。”有纪说。

“她溜到这里来，看到老爸的样子了，没办法。”

秀辉说完，把手搭在坐在一动也不动的父亲的肩上，说：“事情既然变成这样的话，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不过，我就不好过了。”

“新的制度开始，总会有一些不顺利。”有纪说。

“因为我和那个死掉的替身一起挪用了不少的金钱哩！”秀辉耸耸肩说。

“我想也是那样的。”

有纪摇摇头，又说：“所以你打算也让那女孩消失？”

“若那个女孩把事情真相泄露的话，可就糟了。所以让我的女人扰乱了那个女孩的结婚典礼，说是他丈夫的情人。”

原来小田久仁子是内山秀辉的爱人！

听了他们的谈话，亚由美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杀死了那个女人？”有纪说。

“那家伙也满贪心的。杀了她以后，再弄成是久井杀的样子。这样子，即使前田小夜子的尸体被发现了，也会让人觉得是自杀的了。”秀辉说。

“你真令人受不了！如果事情能照你说的那么容易的话”有纪说。

“还有。”秀辉把手枪拿出来。“你是要和我合作呢？还是要死在这里？”

“你打算怎样？”美沙子说。

“让爸爸突然死亡。说是被强盗殴打致死，这样社会大众也不会起疑，而且也不会被人造谣生事。”

“你想杀死他？”

“反正他现在和死一样。这样活下去也没有意思。”秀辉笑了笑，又说：

“当然我要继承这一切。这一年来，我已做了能做到的继承对策。以后，我当了社长，要怎么花钱，就简单多了。”

“哥……。”

“你赞成吧？在这里死掉的话，就可以弄成是强盗干的了。”

没有人开口说半句话。

“好！那就让爸爸死了吧！”

秀辉点点头说。

“住手！不管怎样。”

有纪大叫说。

“他活着又能怎样？”

正当秀辉把枪口朝向内山广三郎方向的时候。内山广三郎的头慢慢地移动了。

“怎么……。不可能！”

广三郎的脸直直地转向秀辉的方向，而且他的右手慢慢地抬起，往秀辉这边伸了过来……。

“住手！”

秀辉扣了板机，枪声响起的时，大仓揍了秀辉一拳。

秀辉一下子就躺在地板了。

亚由美咚咚地敲着玻璃窗户。

“哎呀，是你啊……。”

美沙子说着打开窗户。

“我全都看到了，小夜子学姐呢？”亚由美说。

“在那里。”有纪指着说。

小夜子从内山广三郎所生的沙发后面，露出脸来。

“还好吗？”

“嗯……。我来到这里以后，突然被那个男的给绑起来……。”小夜子说着站了起来，又说：“怎么样了？”

“很顺利。”有纪点点头说。

“汪！”

唐璜叫了一声。

“啊，是这样啊，是小夜子从后面操纵，让他动的啊，真恐怖！”亚由美点点头说。

“不过，却达到百分之百的效果。”

美沙子摇了摇头，又说：“原来这边才是真的内山广三郎！”

“真是出乎意料的事件呀！”

小夜子说着叹了一口气，又按着说：“久井先生的嫌疑解除了。”

“啊！”

美沙子大叫一声。

不知什么时候，头上流着血的野口向着起居室走来，拾起秀辉掉在地上的手枪。

“别动！他妈的！什么都没了。”

“是吗？”

大仓点点头，又说：“一切是你计画的吧。我想秀辉是无法想到这些的。”

“枉费我的一番计画。这样子的话，我只好逃了。快把钱拿出来！我要现金。”

“野口先生。”有纪开口说。

亚由美偷偷地碰一下唐璜。该你出场了。

不管怎样，个子矮还是有好处。

才刚咻的钻到沙发下面，就绕到野口后面，断然地咬了他的脚踝。

“啊！”

之后，亚由美听到野口的惨叫，叫声可能甚至传到了门口……。

尾声

“一路顺风。”

亚由美挥着手说。

“很多事都要谢谢你呢。都是托你们的福。”小夜子说。

“来，走吧。”

催促的当然是久井隆。

稍稍迟来的蜜月旅行，正要从成田机场的起飞开始。

而亚由美、聪子及唐璜“三人”是来送行的。

“真是一位好丈夫。发生了那样的事，也不生气。”聪子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亚由美说。

“呜……。”

“哎呀！”

亚由美之所以瞪大眼睛

“啊，你也来了。”

是大仓贞男和有纪两个人。

“你们两位？”

“嗯，第二次蜜月旅行。”有纪微笑地说。

“打算再重来一次。”大仓说。

“好好哦！真令人羡慕。”

聪子这一说完，就被亚由美碰了一下。

“顺便”送走了大仓夫妻以后，亚由美松了口气，说：“那，回家吧。”

说着就走了出去。又说：“聪子，路上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嗯。那个人会继承内山广三郎的公司吧？”

“好像是。”

“不晓得会不会帮我们介绍工作？”

“你的梦好小哦！”

说完，亚由美和聪子大笑。

唐璜则在成田机场的混乱人群中，为了避免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到，而拚命一边穿梭着，一边跟在两人的后面……。

## 濒死的新娘

### 序曲

期望如果太大的话，大多会失望。人生往往如此。然而对片濑幸子而言，“人生”也许是不合理的东西。

片濑幸子睁开眼睛，模糊的双眼渐渐地可以看清楚事物的同时，头脑也跟着清醒起来，因而觉得：“啊……，这是‘天国’了啊……。会是什么样的好地方呢？不知道彻男是不是已先来这儿等我了？以前总是我迟到，所以想在这个时候要早一点到……。可是，要去天国，并不是有‘特快车’或‘慢车’啊……。”然而愈来愈清楚看到的世界，让幸子感到失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到处是污迹的肮脏天花板(原本应该是乾净的吧)，并且有些地方油漆剥落了。

什么，这里？天国也变得这么旧了吗？啊，天国这么旧也是当然的……。可是，没有好好保养吗？天国也人手不足吗？还是……。

“幸子！哎呀！幸子！睁开眼睛了！认得的话回答我”由于母亲突然出现，幸子吓了一跳，觉得心脏停止跳动了。心脏停止跳动？这意思是……。妈妈没有理由也到天国来。这么说，这里……并不是天国。

幸子不得不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

我……被救起来了。

“幸子！知道我是妈妈吗？喂！认得的话就回答我！”真烦……。对于一个没死成功而失望的人，要求那么多，也真伤脑筋。

“妈……。”幸子无可奈何地回答了。

若发出的声音一点元气也没有的话也不好，所以稍微调节了一下，说话已相当稳定了。

“幸子……哎，太好了……。太好了。”母亲抽泣地哭出来，幸子则有点厌烦。要是觉得“还活着，太好了”的话，为什么那时候不多注意我的心情，不就没事了？想对妈妈那么说。但是，毕竟自己的身体是刚自杀获救的状况，没有和母亲争吵的体力，所以就没有说话。

“幸子……。不要再做傻事了，要是爸爸知道了的话……。会如何地生气啊！”做母亲的这一番话，让幸子更沮丧了。反对自己女儿的恋情，使他们走入了殉情一途，却还只注意被父亲责骂的事。

幸子的幸福之类的，却一点也不关心。的确，幸子也知道自己的父亲片濑隆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虽说如此，但

幸子想起了那个时候。对，“那个人”的事……。

“妈”“什么事？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就说呀。”“不是的……。彻男呢？”对于幸子的问题，母亲移开视线。

“喂，幸子……。你还很疲倦，再睡一下？”“彻男到底在哪里？”这时，听到了病房的门开了的声音。

“怎么样了？”父亲低头看躺在病床上的幸子。

“她刚刚醒过来了。”“既然这样，就不用急着来这里啊！”片濑隆治以一如往常的口气说。

“真会给我做蠢事，惹来社会的笑柄。”社会。社会啊？幸子已不再对父亲所说的话生气，甚至觉得父亲很可怜。

高大魁梧的身材、高高在上的威严，对于一度决定面对死亡的幸子而言，都是虚幻的。

“你看着她！”“嗯，那已是……。”“这孩子或许会再一次地做出傻事吧！对方死了，自己乾脆也死了算了。”父亲说着，又说：“我要回去了，还有工作要做，不能在这里悠哉。”父亲说完，也没向女儿说一句话，就从病房走出去了。

对方死了？是谁啊？幸子呆呆地看着母亲将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然后泡茶的样子。

“妈……。彻男呢？”幸子说。

“丸山彻男已经没救了！”母亲自顾自地说“他被河流吞没，你一个人挂在浮木上……。漂到水浅的地方，还有一点呼吸。运气真的很好，那种事不要再一次地”幸子则看到“自己”走下床，摇摇晃晃地往窗户的方向走去。然后打开窗户往下看。五层楼的高度。掉下去的话一定会死。

也许“还”追上彻男。

彻男，你现在在哪里呢？“不要！”母亲从后面抱住幸子。

“放开我，妈！我要死！”“不可以！不要！来人 有没有人来啊！”母亲的声音响遍了整层楼。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求求你！”幸子说。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想把手放开的意思。

雨越下越大。

“会淋湿的。”“没关系。”“可是”。“你不答应我，我就不放开。”在寒冷的雨中，只有被三上紧握着的两手是温暖的。

“三上先生……。”“我知道你在犹豫。”“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应该了解才是！”“可是，从你上次自杀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是该忘记的时候了。”“我无法忘记。”“你不忘记也可以，可是，你还活着，有义务过幸福的日子。也是为了已死了的他。”幸子忽然低下头去。雨渐渐地渗到肌肤来，不可思议的是既不冰也不寒冷，而是一种痒痒的温暖，也是一种欢喜。

“答鹰我。”“三上先生。”“拜托 和我结婚吧！”“嗯……。”“你说嗯，是说好罗。”“是的。”说完，幸子终于抬起脸来。

幸子觉得好像隔了七年，才把脸抬起来。

幸子依偎在三上的臂膀里，两人紧紧依靠，丝毫不让雨滴渗入般的，紧紧靠着……。

一 昏迷的女人

“为什么要约在这种地方？”

神田聪子抱怨地说。

“不是我决定的。”

回话的人当然是本书中的女主角冢川亚由美。“是妈妈说要在这里的，没办法呀！”

“虽然说是那样……。还是觉得不愉快。”聪子说着，撅起嘴巴生气了。

“是啊，故意讽刺人嘛。”“就是嘛！”尝到底讽刺什么事呢？原来现在这两人所站着的地方，是N百货公司的家具卖场。

时值秋天的结婚季节，百货公司里正举办“结婚家具大特卖”活动。

并非便宜没好货，而是好东西卖得便宜的评价吸引了人潮。从衣橱啦，三面镜啦，这种传统家具，到时髦的厨具系列，一排排陈列的卖场里，到处可见状甚亲密的情侣。

身为女大学生的亚由美和聪子两人，虽然还不是商家“招呼的对象”，但若有一、两位“男朋友”，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然而，两个人却都还没有对象。

“没有什么好急的。”“对呀！对呀！”虽然总是这么说，但两人也曾如此说：“都是一些没有眼光的家伙。”“就是嘛！”尽管如此 因为多半是来选购家具的，所以都是“已成定局的情侣。也许这个缘故，可以感觉到他们不同于“爱人同志”，让人觉得他们都很稳定。

“喂，亚由美。”“干嘛？”“有没有好男人？”“没有。”两人仔细地在卖场看着。

“哎，男人也是各有所好呢。”亚由美说着说着……。“那两个人看起来不错呢。”“哪一个？ 啊，真的呀！”很难得的两人意见一致。

是一个穿着西装的男性，和一侗穿着颜色明朗的洋装的女性。两个人都约二十六、七岁。

“这个橱柜，挺不错的。”女方说道。

“大小不晓得放不放得进去？”“量看看。”女方还带卷尺来。

量了大小之后，

“卧房也许放不下，不过，如果是这一个人的话，哪里都可以放。”“那就候补罗。”男的点点头说，“先看看其他的再决定吧！”“嗯。”女的点了点头。

这时，百货公司里广播说：“从K区来的三上公平先生，有您的电话，麻烦请到附近的服务台接电话。”

那对男女互看了一下，说：“ 刚刚是说三上？”“ 广播是说三上公平。我是听到这样。”“ 怎么会？又没有跟任何人说要这里来。” 三上纳闷着，又说：“ 等我一下！”“ 嗯，我就在这里等你。” 亚由美觉得：和年龄比较起来，这个女人的态度是很稳重的。

于是，她把两手放在后面，晃着稍大的皮包，走在各衣橱之间……。

叮当！馆内又响起广播声：“ 从 S 市来的片濑幸子小姐。” 女人似乎吓了一跳，停住脚步，不由得往空中看。

两人都被广播？ 的确少见！

“丸山彻男先生在一楼正门等您。” 亚由美看到女人听到广播之后，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 危险！” 亚由美大叫。

这位穿着洋装的女人瘫倒在地上了。

亚由美几乎不假思索地跑向那女人。

“不管在哪里，你都一样哩！” 说话的是冢川清美，亚由美最亲近的母亲。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女儿不服气地皱着眉头说。

“别那种脸，皱纹会增加的。”“ 不要管人家的脸。” 母亲和女儿亲密（？）争吵的地方，是百货公司里医务室的前面。

“ 怎么样了？” 神田聪子走了过来说。

“啊，聪子，那个男的呢？”“ 嗯，刚刚请人去找，叫他来这里。”“ 真是对不起。就因为我这孩子这样子，害得神田小姐也交不到男朋友。” 清美说。

因为是当着亚由美的面，聪子也不能说“ 是啊”，于是就“ 不……唔……啊……” 地支支吾吾的半天，说得莫名其妙。

“那，为什么突然昏倒呢？”“ 不知道，她在听到广播以后，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就昏倒了。”“ 嗯，难道是得了馆内广播恐催症。” 清美自以为是地点点头说。

“没听过有这种事。”“ 我也是。” 就在持续这没有结论时，刚刚那位和女人一起的男人快步地走了过来。

“ 很抱歉 。”“ 是三上先生吧。片濑小姐在那里面，她昏过去了。不过，好像已经不要紧了。” 亚由美说。

“这样啊。” 男人说着，叹了口气，又说：“ 哎，麻烦各位，真对不起。”

“没什么。她常常在站起来的时候，头昏眼花吗？” 虽然亚由美这么问，但她自己并不相信是这个缘故。

无论怎样，三上公平走进医务室时，亚由美等人也跟在他后面又进去了。虽然这是没有必然性的。

片濑幸子坐在诊断用的硬床上，脸色还有些苍白，但一看到三上公平，则露出浅浅的微笑。

“还好吧！”“ 对不起……。有点 。我一定是在做恶梦。” 幸子摇着头说。

“发生了什么事？” 三上握着幸子的手问。

“广播说外找……。你刚刚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很奇怪，我一接电话，对方马上就挂断了，什么也没说。” 三上摇摇头说。

“那么，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罗？”“ 是啊。说有外找……，难道你也是？”“ 是不是真的有人找我？还是只是我的幻觉？我自己也不知道。” 幸子才这一说，亚由美就接口道：“ 嗯 对不起，容我插一句话。我们也有听

到，的确有广播说要找你。”“真的吗？”幸子看着亚由美，又问：“那……你听到了吗？等我的那个人的名字？”“嗯。可是只听了一次。喂，聪子。”“叫做什么……彻……男的？”“是‘丸山彻男’吗？”“啊，对，是这个名字。为什么你一听这个名字，就昏了过去呢？”亚由美说。

“混蛋！”三上突然激动地说：“是谁在恶作剧！”“公平，一定是那个人知道我要结婚而生气的。”幸子把手搭在三上的肩膀上说。

“不要胡说。”说着，三上紧紧地握住幸子的手，说：“你还活着！他已经死了，这是错不了的。”“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会有广播说他要找我呢？”气氛似乎不适合有第三者在，但以亚由美的个性而言，是不会这么闷声不响地离开的。

“嗯……不好意思。”亚由美客气地说。

“啊，谢谢。麻烦你们，真对不起。还没有谢谢你们。”“不用了。刚刚你们说‘有人死了’？”三上稍微清了清嗓子，说：“真抱歉，这是私事。”

“哎呀，公平，怎么可以对帮助我的人这么说。”“就是啊！”突然开口说话的是清美。“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要大方地接受帮助。”“嗯，这是我的母亲。”亚由美匆匆忙忙地介绍。“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可以告诉我俩呢？那个叫做丸山彻男的人是。”“不知道是谁广播说要找她，不过，可以确定一定不是丸山彻男。因为丸山彻男七年前就死了。”三上说。

“当时，我和他一起自杀。可是，只有我被救了起来……。之后，我就一直逃避男人。幸子说。

“我以为你已忘记那段过去了。”“对不起。当然，我不会改变我原来的决定的。”幸子说着，轻轻地反握三上的手。

“我是实际主义者。聪子，我们去一楼大门口，查看看是谁广播要找人的。”亚由美说。

“马上回来。”两个人快步出去以后，清美叹了口气，说：“我女儿最喜欢做这种事了，如果对你们会有什么帮助的话，就请叫她做，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她就是一个与其让她和好的对象相亲，还不如和杀人犯见面来得有趣的孩子。”哈啾！走廊传来亚由美那超级的喷嚏声。

“他们真是有趣啊。”幸子说。

“哎，也可以说是好管闲事。”“你这样说的话，就对不起人家了。”“我知道。”两人走在夜路上，不由得沉默了。不用说，是因为白天所发生的事情，影响了两人的情绪。

“可是，那两个人查得出来吗？拜托广播找人的人，也是有双脚的人，而不是幽灵。大概是有人z与我争风吃醋。不是有几个男人暗恋着你吗。”三上公平说。

“那会……少胡说八道了，哪有好几个。”幸子笑说。

“至少，在这里就有一个。”三上说罢，停住脚步。

幸子任由三上亲吻着。和往常一样的，幸子既矜持又温驯。但是，今晚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你可以回去了，没关系的，马上就到家了。”“你说什么，要是不把你送到家的话，会被你妈妈骂。”三上搂着幸子说。

幸子的家，位于安静的住宅区，走路约十分钟。

“你回来啦。”幸子的母亲知子出来说：“三上，总是麻烦你。”“哪里的话。”三上有些不安地说：“你，要不要紧？”“嗯，没关系。”“有什么事吗？”知子问。

“没有。再见，公平。”“嗯……。晚安。”三上虽然一脸牵挂的样子，却没有进去屋里。正要转身回去之时，外面的门打开了。

“怎么，这时候还在啊？”片濑隆治盯着三上说。

“隆治！”“我是送她回来的。”“这样啊，那，你已经可以回去了。”片濑说着，在玄关脱了鞋子，就喊，“喂，给我放洗澡水。”说完，就进屋里去了。

“真抱歉。”知子叹了口气说：“这个时候，愈来愈会板着脸。”“没关系，因为我是偷女儿的不速之客呀！那么，这就告辞了。”三上笑着说。

“小心一点。晚安。”知子把门上锁以后，问道：“幸子，发生了什么事？”“没有……。”

幸子加快脚步走上二楼。当她把手搭在房门上，正要进去自己的房间时，看到父亲换了衣服从卧室走出来。

“爸爸。”“干嘛，你和那家伙倒还常来往啊！”白头发明显地增加了。片濑隆治皱着眉头的脸，恢复成“平常”的表情了。

“今天……。”“干嘛？话不要说到一半。”“嗯，听到我思念的人的名字。”“谁？”“丸山彻男。还记得吗？”片濑直直地盯着女儿，说：“在哪狸听到这名字的？”“留话说要‘等我’。那个人，还没忘记我哩。”幸子的眼神迷惘着。

“幸子……。”“我可以先去洗澡吗？”“好。”“我马上去准备。”幸子进去房间后，关上房门。

片濑隆治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那扇关上了的房门。

## 二 洒脱逃了的男子

“喂，唐璜！你在干嘛呀！”在亚由美的责下，从沙发底下爬出来的正是“长上身的花花公子”。唐璜是一只狗。可是，由于是有纯正血统的腊肠狗，所以本人（？）似乎有着极高的优越感。

他的兴趣是钻进女孩子的裙子里头。这也不稀奇，因为国王总是活在女人的包围中，脑子里只想着建造后宫之事。

“呜……。”唐璜总是向亚由美撒娇。

“真是的，有客人来哩。很遗憾不是女孩子来啊！”“汪！”看着这一幕的，是肥胖的虎头狗。啊，不是，是殿永刑警，笑了出来。

“啊，一来到这房子，心情就会变得平和起来。”殿永一边喝着端出来的红茶，及清美亲手做的蛋糕，一边说。

“是吗？”“只要冢川小姐不要去翻什么以前的杀人事件。”“我可是什么案子都没有翻哦！”亚由美假装一本正经地说。“难道丸山彻男是被杀害的吗？”“我没那么说。”“可是你刚才……。”“那是说你平常的时候呀。”殿永得意地装傻说：“不过，真是不可思议的偶然。”“什么？”“丸山彻男。这个名字就在最近，也到我这儿来了。”亚由美蹙着双眉，说：“可是丸山彻男在七年前就自杀了呀！”“的确。”殿永点点头，又说：“因为有冢川小姐的要求，不能不去调查。于是就查了当时的记录。”“结果呢？”“丸山彻男‘暂时’是已死亡了。”殿永卖关子地说：“丸山彻男和片濑幸子二人一起投河自尽，片濑幸子获救，但是男方一直漂流，就在河川和大河汇流的地方，被航行中的船只的螺旋桨给卷了进去。”亚由美听了以后，不由得皱起眉头。

“当然，那个时候一定是会死的。但是，尸体几近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根本不可能确认。”殿永说。

“那么……。”“丸山彻男的双亲也无法辨别。只是，和片濑幸子、丸山彻男跳河自尽的时间符合，所以死者就被认为是丸山无误。”“那么，可能是其他的尸体？”“就可能性来说，是有这可能。但是，若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七年来他都没有出现呢？”殿永说。

“是啊……。”亚由美陷入沉思。“那，还是说丸山彻男死了，而在百货公司里广播找片濑幸子的，是有别人知道她的过去？”“也许是这样也说不定。我也问过百货公司的服务人员，但她不太记得拜托广播的男子的样子。只记得好像有重感冒，用口罩把脸遮住。”“是故意遮的吧？”“恐怕是。”“可是，殿永先生……。为什么他要那么做呢？”“刚刚我说过，正好在最近我也听到丸山彻男这个名字。”“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这道理嘛……。本来是要保密的。”“不要说小气话，我会请你吃晚饭的。”“你这是要收买刑警吗？”殿永严肃地说。

此时，清美走到起居室，说：“你们在说晚餐，反正不是都吃我做的？殿永先生，要不要再喝一杯红茶？”“啊，谢谢。”

“妈，不要偷听！”亚由美瞪了母亲一眼说。

“你说这是什么话！是我决定要在那家百货公司碰头的。要是在别的地方的话，这一次的事情，你就会一无所知了。”虽然不是什么值得自傲的事，但清美充满自信地说着，听起来也满有道理的。

“要我和聪子去百货公司看那些成双入对的情侣，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我是想要你们想一想，为什么自己会没有男朋友？不过，结果又是杀人事件什么的……。真令人绝望啊！”“哎唷。”亚由美正要说话的时候。

“哎呀！哎呀！”殿永愉快地插嘴说：“我不是来看两位吵架的。事实上，在前几天，有一位病患从某家精神病院跑出来。”“你说什么？”“那男的，就叫做‘丸山彻男’。”殿永说。

“汪！”唐璜抬起头吠了一声。

“喂，龙男，有你的客人。”龙男听到喊叫的时候，正好人在修理中的车子底下，检查汽车漏油。

“我这里正做到一半。找其他人吧。”尾崎不停手地说。

“不是工作，是有事找你的。”同事说的话，使得尾崎终于停止手上的工作，用力推支撑车轮的修车台，人便从车子下面咯登地滑了出来。

“谁啊？找我有事？”“不知道名字。穿得很体面，大概不会和你这充满油垢的手握手吧。”同事小声地说。

啊……！尾崎一站起来，就伸了个懒腰。

长时间躺在车子底下，身子朝上地工作，是重体力的劳动，尤其是胳膊会变得像铅一般地重。

一边拿着毛巾擦手，一边走着。一走到外面，尾崎便停下脚步。

“是你啊！”“嗨。”三上公平说。

“干嘛？我正在工作。”尾崎没好气地说。

“我也是啊！我和你的工作不同，一小时没在公司的话，会捐失上千尺。”尾崎哼地笑说：“那么伟大的上班族，找我这样的修车工人，又有何贵干？”

“你……。哎，算了，就单刀直入的说。是不是对幸子小姐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你说什么？”尾崎脸上带着讽刺的笑容消失了。“幸子小姐怎么

了？”“没什么，她非常幸福。因为和我在一起的缘故。”（既然这样的话，干嘛要到这种地方来？）“有人对幸子小姐恶作剧。”“恶作剧？”“是的。如你所知道的，她是个细腻、带有神经质的女人，总是在乎自己的过去。

“你说过去……是指那件事吗？”“你知道的吧？她曾自杀失败。”“知道。”“她被救起来，而一起跳河的男朋友却死了。”“可是，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吗？”“是七年前。但是，那个‘幽灵’出来了。”“你说什么？”尾崎被三上的话吓得目瞪口呆。

“会做那种事的人，一定是对我和幸子的结婚抱着反感的人，对吧？”尾崎忽然苦笑地说：“所以，你才来中里？的确，我是被她拒绝了。但是啊，我仍然希望幸子能够过得幸福，即使她的另一半不是我。”“你真善良呀！是真心的吧？”三上说。

“信不信随你便，但是……”尾崎的口气变严肃地说：“假使有人想加害幸子的话，我绝不饶他。而且，你有保护幸子的义务，若你没有好好保护幸子，我也不原谅你的。”三上有点被尾崎说的话震慑住的样子，但还是说：“这我知道，用不着你说。”说完，又说：“打扰了。”就转身走了。

尾崎目送三上严肃的背影离去之后，哼地笑说：

“封厥的傢伙。”就回到作案堤了。

“汪！。”“什魔事？”尾崎看着脚边，一室出身高贵的腴踢狗，正往上看着尾崎。

“有什魔事啊？看起来不像是肚子饿了的样子。”“汪！。”“追檬靛酋惕人家的自尊心。是含生氧的唔！”括的，常然不是那集狗。

“梆是？”“廓川亚由美。”豆由美报上名字的时候，好像是詹姆斯·廉德在雷影狸出现的场面。

不遏，在道狸瞞鼓是没有人知道亚由美的名字。

“你就是那个被片润幸子甩掉的尾崎能男吧。”尾崎皱着眉硕锐：“道侗……。你是不是说得太白了一黠？”“怎魔锐都一檬。有一些味同喝？”亚由美锐。

“我正在工作。”“我是大旱生，有的是峙同。”“我没有配合好的道理。”

“你不昼得失去一个和女大罩生聊天的核合很可惜？”尾崎忍不住笑了出来：“11你真是有趣。”“汪！。”“唐磺，又不是在税你。”“是叫做唐磺啊！虽然道度叫他，腿遛是短短的啊！。哇！。”尾崎差黠被唐磺咬到，因而跳了起来。“我知道了！。11我收回我刚税的韶。”“我等你工作告一段落。”

“啊……。那就遏了三十分撞之梭，我合去那家咖啡店，猜在那狸等我。”“好。遏未，唐玻。”豆由美税。“啊，你是叫做11廓川吧？在那家店要黠卡布基藉，其他的都很毅喝。”尾崎道一大聳喊了以梭，又纳地自言自语：“11奇怪的人。”“病患的事情，是不可以泄露出去的。”院畏绷着脸说。

虽然锐是医院院长，但只要看他脸上的肤色，就可以知道他一定是常打高尔夫球。白色的医生服完全和他不相称，倒是比较像是某中小企案的老板。

“那是指‘在这里’的病患吧！”殿永稳重地说：“从这里逃出去的病患，我想应该是例外。”院长有点不耐烦地说：“那个嘛……。警察的话，我们这里是会协助。”“若这么做的话，那很感谢。”殿永点点头说。当然殿永不是一个人来，亚由美也一起来了。院长则不可思议地看着亚由美，但殿永并不作任何说明。

“丸山彻男这个病患进来这里多久了？”殿永问道。

“是的……。相当长的时间，已经……七年左右了吧。”一听到七年这句话，殿永和亚由美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丸山彻男依然活着吧？“可是啊，那个病患是不是真的叫做丸山彻男，这我就不清楚了。”院长补充说道。

“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那个病患从进来这医院开始，就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且和他讲话也不回答，自己也都不开口说话。这种情形一直过了七年。”“既然这样，为什么又叫他丸山彻男呢？”“是在他一入院、脱下衣服的时候，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丸山彻男这个名字。”“怪不得。”“在医院里，若是没有名字的话也很麻烦。最后，就用那个名字称呼他了。不过，叫了好几次那个名字，他也没有反应。”“嗯……。那么，那个病患逃了出去，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既不开口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会想要逃出去呢？”院长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哎呀……的确，这一点是满奇怪的。说不定他想起来什么了。不过，根据主治医师的话，他完全没有恢复意识的样子。”院长接着就是：“我想今天已经谈得够多了，就到此为止。”就站起来了。

殿永原想着要不要坚持谈下去时，却转念说道：“打扰你了。”就站起来。

亚由美虽然有点不服气，还是和殿永一起走出院长室。

“这以外的事，我们自己来调查比较好。”殿永小声地对亚由美说。

两人于是往医院大走门去。

“那么，你是说那个一起殉情的男人还活着罗？”尾崎听了亚由美的话，瞪大眼睛。

“是有那种可能性。可是我很怀疑：这七年间一直待在医院的男子，竟然还能到百货公司去找幸子。可能吗？”亚由美说。

“是啊。但是你为什么来和我说这件事呢？”尾崎边喝着卡布基诺边说。

“我是来见你的。不过，是听了你和三上公平的谈话以后”“怎样？”

亚由美笑嘻嘻地说：“我比较喜欢你。”“什么嘛！”尾崎慌得脸红了。“哎呀

三上那家伙，我是不太喜欢他。不过我想，和我相比较的话，幸子选择了他，也是没办法的啊。”“怎么说这种丧气话。”亚由美摇着头说：“胜负从现在开始。因为幸子小姐听到应该在七年前就死了的爱人名字，内心开始动摇了。你若是能帮她解消这苦闷的话，‘局势’也许会改变也说不定，对吧？”“你真的那么想？”“是啊。”尾崎直盯着亚由美看，最后笑了一下，说：“你是来煽动我的？”“是的。”亚由美点点头说。“还有，可不可以请你不要直接叫我‘你’？好像不大有礼貌哦。”

3 幽灵之声

亚由美一回到家，就喊：“我回来了。”但……。“妈？”电视的声音从起居室传来。难道？爸爸今天休假吗？！

亚由美的父亲冢川贞夫，是某企业的工程师。也可以说是菁英份子，是优秀的技术人员。

只是，有一点奇怪的兴趣。即刚刚亚由美听到的感伤旋律，还有“啊，呜”的哭泣声。

那是耳熟的电视卡通节目。冢川贞夫的具趣是看电视上的“少女卡通”。而且还只限于能够“充分让观众哭”的超级感伤路线的卡通。

“因为对剧情好奇吧。”亚由美只能对父亲的嗜好作此解释，为了不打扰父亲，亚由美就绕道走廊，进去厨房。

父亲啜泣的声音，连厨房都听得到。据说哭泣可以消除压力，父亲那样

的消除压力法倒还挺便宜的。可是，这样的“嗜好”，是不太想让别人知道的。

亚由美正一个人喝着乌龙茶的时候，突然，“啊……。”耳边响起了女人的声音，吓了亚由美一跳。

“啊…。是你……。”“前一阵子真是谢谢你。”低头说话的是片濑幸子。

“哪里哪里。嗯，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刚刚。因为您父亲在看电视，所以就和他一起看。”幸子说。

“啊，那个……。”亚由美焦急地说：“父亲呀……是有点与众不同，但并不怪异，真的。”“怪异？”幸子一本正经地说：“他是一位真性情的人啊，我受到感动。”“啊……。”亚由美既放心又觉得可叹。“你看，连茶也没端给你，抱歉。”说着，就连忙去准备。

当亚由美将茶端进起居室时，听到父亲正在发表高论。

“没错！在少女卡通里面，还留有现代人已忘了的心灵滋润。”父亲极力主张着：“说这是多愁善感，只会‘赚人热泪’的话的人，是错误的。只有眼泪才是人类的真实情感。”“我觉得你说得很对。”片濑幸子认真地点了点头。

“啊，你很优秀！像我的老婆和女儿，就不能理解这样美的东西，真不知道该说她们笨蛋还是什么！”“爸爸。”“噢，亚由美啊，你也和这么优秀的人结婚吧！”真是乱七八糟。

“哎，太优秀了……。那个好心踢的雪琳娜！为什么没有人了解呢？”父亲嘟囔地自言自语地走出起居室。

亚由美则叹气说：“请用茶。父亲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不过，很不错呀，到了那样子年龄，还能保有赤子之心。”“是啊。”亚由美的心里觉得有点不舒服。“啊，唐璜，快来打招呼。”“呜。”褐色的花花公子不知什么时候装模作样地走了进来。

“哎呀，好漂亮的狗啊。”唐璜因为幸子温柔的抚摸，而陶醉其中的样子。这是唐璜喜欢的。

“冢川小姐。真的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幸子坐正说。

“哪儿的话。那之后幽灵有没有再出现叫唤你？”虽然想到对方或许会心情不好，但亚由美仍然故意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了。

“没有。”幸子认真地摇摇头说：“不过，我可以感觉到‘那个人’就在我的附近。”“你说的那个人，是指……。”“是丸山彻男。他虽然死了，但灵魂一定停留在人间，生气我变心了。”“可是，幸子小姐……。”“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幸子说。

“是什么事呢？”“老实说……这件事我也没有跟公平说，因为他知道的话，一定会生气。”幸子有点犹豫地又继续说：“我打算和彻男见面，不知道冢川小姐是不是能和我一起在场？”“什么？你刚刚说要和‘谁’见面？”亚由美不由自主地说。

“彻男。”“啊！”亚由美的好奇心虽然比别人旺盛一倍，但实在对和“幽灵”见面不感兴趣。

“啊，请不要担心，可以好好地回到这里的。”幸子说。

不能回来的话就糟了。

“那是……是由某人的介绍。是叫做灵媒吧？可以变成死去的人来说话。”说到这个，亚由美终放松了一口气。原来是那一回事，别人嘛！

“那么，也就是用类似所谓的降神术罗！”“是的，公平若知道的话，我想他一定会生气的。所以想偷偷地去。”“我知道了。”若是那样简单的事，亚由美就可以放心地接受了。

“请坐。”微暗的房间里，就和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一样，有各种星星形状的图画、鸟类的标本、缓慢摇摆的钟摆，而且对了，还有这个！放在桌子正中央的水晶球。

“不是来占卜的吧！”胖女人披上拖着长长下咽、有如法衣的衣服之后，说道。

“我想和死去的人说话。”幸子说。

“对了对了。你说过了，是和你一起自杀的人。对吧？年轻人啦！要是到了我现在这把年纪，就会了解不必为了男人作生命的赌注了。”女人很现实地说着。“不过，你似乎有呼唤灵魂的力量。”“我吗？”“是的。不会错的。我毕竟是作介绍，可以感觉得到。但是好若没有认真祈祷唤灵的话，灵就不会来到我的心中。”“是。”“这一位是。”说着，有点疑虑地看亚由美。

“啊，是我的朋友，我请她一起来的。是不是不可以呢？”“没有关系，这个人毫无灵力。”亚由美心想：要你多管闲事。

“那么，就请坐这边。”女人说着，就让幸子坐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在幸子对面的椅子上。

“来吧，专心地想那个人，不可以想其他的事。”“是。”“闭上眼睛。感觉回到七年前……。想着你正和那个人在一起……。”做法相当的不同。在四周挂着厚窗廉、狭窄的房间里，亚由美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注视情况。

电影或电视上也常看到这样的降神会，灵媒进入催眠状态后，就会进入戏剧的高潮。

可是这个气氛……。

好像是在问六合彩的明牌。

然而女灵媒开始摇动身体，气氛有点像是“那个了”。

胖女人的嘴里传出哼哼唱唱的低吟声。幸子一动也不动的闭着眼睛，似乎只有如此，才能打从心底相信女人。

女人突然震动身体，而且突然有年轻男子的声音，从她的嘴里冒出来。

“你……。是你妈？是幸子啊！”“你是？彻男？”幸子说着，张开眼睛。“是你啊。”“啊……。好想见你。”男子的声音说。

“彻男……。”“你找我啊。”“无论如何也想和你谈谈。”“幸子……。你已忘记我了吗？”“彻男！我没有忘记你啊。”“可是，你就要和别人结婚了，对吧？”幸子痛苦地低下头去。

“那是……。不过，彻男，那个人是爱我的。”“真悲哀啊！人心就是如此的吗？”男子的声音自嘲地说。“七年了……。过了七年，哎！我在这无情的世界，一直等你来，而你却要抛弃我。”“不是的，不是那样的。”“为什么不是？若没有忘记我的话，就不会把心交给别的男人了。如果你没有变心的话，就不会再去爱别的男人。还是，你想要和一个你不爱的男人结婚呢？”“彻男……。”幸子痛苦地吐了一口气。

“好吧，你独自享受幸福吧！我不会忘记你的。你要是背叛了我，我就永远和死亡断绝不了关系，永远的在这里流浪了。你知道那是多么痛苦的事

吗？”男子的声音说。

幸子开始啜泣着。

“我以为你会和我一起死。那时候，你获救是一个偶然，那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好已经‘自由’了，对吧？现在开始也不迟，到我这里来吧！”  
“彻男。”“真噜苏！”亚由美突然喊了一声，站起来说：“你死了最好！不觉得自己太任性了吗？如果你是真的爱幸子，就不应该说那么任性的话！滚回去吧！”女灵媒呆呆地盯着亚由美看。

“走，我们回去。”亚由美说完，就拉着幸子的手，从那房间跑了出去。

“对不起。”两人走在夜晚的路上，亚由美说。“不过，那样胡乱说的话，也真令人生气。”“没关系。因为我也‘很生气’。”幸子摇摇头说。

看到亚由美吓了一跳的样子，幸子笑了一下。亚由美则松了一口气。

因为那个笑容是很健康、正常的笑容。

“让你操心了，真抱歉。不用说，我还没忘记那个人，不过，七年前……。我和那个人都还是个孩子。”幸子说。

晚风咻地吹过。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和那个人都没有彻底成为大人。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举动。”幸子继续说：“不过，刚刚彻男说的话……。如果那真的是他说的，我也可以了解，因为他一直是死时的那个年纪，所以会那么说也是当然的。”“任性的孩子……。对，也许是。”亚由美点点头，又说：“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还是要和公平结婚。”幸子斩钉截铁地说。“假使彻男恨我而跑出来闹的话，我会给他一拳。”亚由美笑了。对这个幸子是越来越喜欢了。

### 三 亚由美被绑架了

“要回去了啊？”女人起身说。

“哎呀，你醒了啊？”片濑隆治一边打领带一边说道。

“我帮你，你打不好。”女人一下床，就在赤裸的身子上，裹上睡袍，走向片濑，又说：“马上会被老婆发现的。”“算了吧，反正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我老婆就是那样的一个女人。”片濑说着，任由女人打着领带。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就可以了。”女人稍微向后退，看着片濑说：“这样就一样了。”“是吗。那我走了。”片濑说。

“等一下。要不要喝点东西再走？”“不，不要了。”片濑看了一下手表，又说：“再待下去，就会太晚了。”“是啊……。”

11 这个女人是寺田佑子。

已经二十八岁的她，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以片濑的“爱人”的身分，住在这栋公寓里的一间房子。片濑是社长（也是老板），寺田佑子进他的公司才一年左右，就变成现在这种生活。乍见之下她比实际年龄小，感觉上像只有二十四、五岁，与其说她是美人，不如说她有着一张圆的，“可爱”偶像明星般的脸。这正是片濑隆治喜欢的典型。

“喂、佑子。”片濑往玄关走去时说。

“什么事？”“你……。相信幽灵吗？”佑子顿峙呆住，然后才问：“什么嘛，突然问人家这个。”“啊，没什么。”片濑摇着头，又说：“下次再来。”

“什么时候可以来呢？”“这个嘛，下礼拜比较忙，下下礼拜再想办法……。”

“说定了。”“嗯。”佑子从后面把头靠在片濑的肩上。

“哎……。”“总是让你回家过夜。下一次 一次就好，带我去旅行。”

“知道了。”

片濑说着，把自己的大手放在佑子的手上。

“就在最近吧。”片濑到了走廊，正要走出去。

佑子突然打开门，露出脸说：“喂。可以换一台电视吗？影像不清晰。”

“啊，没关系，什么时候买都可以，帐单就叫店家送到公司来。”片濑放心地默默头说。

“我知道了。”“再见。”走廊角落的黑暗处，有一个人影正看着片濑走向电梯。当然，佑子也没有注意到这人影。

佑子一进门，上了锁，就打了个哈欠。

已是晚上，时针指向十点多。

片濑这时候回去，到家也要十一点多吧！因此，他的妻子不知会不会感觉到什么。

佑子在帮片濑打领带时，尽可能地弄到接近原来的样子，这是考虑到片濑他老婆的心情。

即使心想丈夫外遇了，做妻子的也一定希望那只是自己多疑。领带打得完全不一样，和觉得看起来没什么改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所以佑子才会帮片濑打领带，好让他老婆相信他。

另一方面，佑子对片濑也相常用心。想去旅行是很久以前就说过的事……。片濑也有这个意思。

说可以换新电视，对片濑而言，应该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只要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

本来的话，也是可以更任性地要求别的，但是，佑子并不只为了钱，多少“有一点儿”是真的喜欢片濑。 ，有一点儿……。是一点儿。

佑子笑了一下。

这时候 玄关传来敲门声。

难道听错了？可是，也许是……。

“谁啊？”佑子问。

“是我。”佑子一听到这个声音，胸口马上就热了起来。连开门都显得迫不及待。

“你来了。”“啊。”“我好高兴。”佑子急忙地请男人进去。“喂，可以待久一点吗？”“嗯。只要那家伙不回来的话。”“你是说片濑？他刚刚已经回家了，不会回来了。”“那……。可以吧。”“嗯。”佑子的声音有点嘶哑地说。

两个人一起上床。夜还很漫长。

对佑子和“那个男人”来说都是。

“什么嘛，到底……。”亚由美一边把手伸向电话，一边揉着眼睛。

半夜一点。亚由美并不是已躺在床上，而是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睡着了。

正是因为电话才醒来的。

“喂，喂。”过了一会儿。“喂？”要是恶作剧的话，就马上挂断。

“那个……。是冢川亚由美小姐吗？”是个男子的声音。

“是的，你是？”“我是……。丸山彻男。”丸山？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丸山？”亚由美突然醒了过来。“喂？你真的是。”“我想和你

见一下面。”语气有点沉稳。听起来声音在相当近的地方。

“请问 你现在在哪里？”“你家附近。可以请你出来吗？”那声音说。

“好。”亚由美稍微想了一下：若没联络殿永的话，似乎不太好。可是，这时间，即使联络上了，等到他来，也要花一些时间。

“你人在哪里？”“在你家后面的电话亭里。对不起，这么晚了，还要你出来。”男子说。

“没关系。”亚由美挂了电话，就急忙往玄关走出去。

“汪！”唐璜慢吞吞地走出来。

“你在家等着，我现在要去带幽灵回来。”“汪！”听得懂吧。亚由美笑了一下，就出门了。

“后面的电话亭。”亚由美自言自语的，穿着凉鞋便急急忙忙地走去。

但是夜路上亮着灯光的电话亭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哪里去了呢？亚由美看看四周。没有人的样子。

“你在哪里？”亚由美虽然出声招呼对方，却没有得到回答。

就在这时候 听到车声。回头一看，灯光反射到眼睛。

是经过的车子吗？还是有关系的车子？车子在距离亚由美数公尺的地方停了下来，灯光渐渐熄灭。

亚由美向车子的方向走去。想看黑暗的窗内究竟是什么，但是 。

车门突然开了，亚由美连逃走的时间也没有，脸就被人用布覆盖住，同时从后面伸来粗壮的手臂，缠住亚由美的身体。

“谁 。”声音中断了。压在嘴巴上的布浸有药水。

全身感觉麻麻的。

什么，这是？为什麼.....

头晕晕的，身体好像浮在半空中，然后被丢到一个柔软的地方。

那是在车子里面。亚由美模糊地感觉到车子普噜噜地抖着发动 。

可是，一点也不知道车子行驶的目的地。亚由美被拖进黑暗里。

“你是尾崎先生吗？”聪子说。

“是的。有什么事吗？”尾崎离开车子的旁边，走了过来。一边说着一边用毛巾擦拭手上的油。

“汪！”的一声，尾崎好像很高兴地说：“什么，这不是唐璜吗？”“你认识冢川亚由美吧？”聪子说。

“她最近来过这里。”尾崎点点头，又说：“你是？”“神田聪子，亚由美的朋友。”“这样啊。有什么事？”“你知道亚由美在哪里吗？”尾崎有些困惑地说：“等一下，你问我她人在哪里？这话的意思是.....”“重前天开始，亚由美就下落不明了。”聪子说。

“那可就令人担心了。可是 她会不会是去了什么地方呢？比如旅行。”“亚由美很喜欢介入各种案件，我曾经告诉她，那很危险，不要再这样子。”“我懂了，那么，是被某件事给牵连到罗？”尾崎说。

“我觉得那最有可能。三更半夜的，穿了凉鞋就出门，什么也没带。”“那就奇怪了。”“我很担心。因为她之前说过要来这里。”“是的。我们聊了一些话。说的是七年前应该死了的男子，会不会还活着之类，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其他没有再说些什么吗？”“我想一想.....。她鼓励我再一次追求幸子小姐。”“她就是那么样的一个人。不过，像这次这样，突然消失.....。如果是她自己想要去哪里的话，一定会跟我联络才是。”聪子说。

“意思是说……。亚由美被绑架了吗？”尾崎表情紧张地说。

“可能。”聪子点点头说。

“等我一下。”尾崎说完就快步跑到里面。约五分钟后换了一件运动外套出来。

“我已经跟店里说要先走一步了，我们去找冢川小姐的下落吧。”聪子有点吃惊地说：“可是……可以吗？”“当然啦。我满喜欢她的。好，有什么线索吗？”尾崎说。

聪子心中一阵感动，低下头说：“谢谢！”“不管怎样，如果有什么事发生的话，都是和幸子小姐有关，还有应该已死了的丸山彻男……。”“她和殿永刑警两人，去过丸山待过的医院。”“我也想去呢。我有车，要不要一起去？喂，唐璜。”尾崎催促地说。

“汪！”“好好记住主人的味道哦！”“汪！”唐璜用力地吠了一声。

胸口好……闷啊。

尽管如此，亚由美还是知道自己的意识正在逐渐恢复中。

到底怎么一回事？难道我入院了？会想到“入院”，大概是因为闻到药水味的关系吧？终于能睁开眼睛了，但是先看到的是一片模糊的世界。

看到天花板，满是污垢，有点肮脏的天花板。

亚由美想要起身，却因头痛得厉害而皱起眉头。即使那样，她还是没法坐起来，再把眼睛闭上一会儿之后，头痛才渐渐好了。

“啊……。好严重啊。”亚由美喃喃地说。

对，……听到丸山彻男这个名字之后，就出去了，然后车子……。

然后呢？实在想不出来。

亚由美勉强地看了看“房间”四周。

很扫兴地，房间非常狭窄。门上有个小小的窗户，而在另一面的窗子，则装有铁窗，玻璃窗也很肮脏。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然后，亚由美知道自己只穿着一件白布袍……从颈上套下去的睡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喀嚓咋一声，门慢慢地打开了。

“啊！你醒了吗？”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走了进来。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亚由美说。

“医院啊。”“医院……。我为什么会来这里？”“那是有原因的。来，趴下来睡。”“啊？”“会有一点点痛，要注射屁股。”男人的手上有支针筒。

“不是在开玩笑吧。”亚由美说。

“哎呀，给我老实点。”男人说着就走近亚由美。

“不要过来！”亚由美迅速地从男人旁边跑开，并往走廊飞奔出去。

快逃！亚由美拼命地跑着。

5 被囚困的美女亚由美在走廊上努力地跑的时候，发觉到这个地方正是她和殿永曾经来访，“丸山彻男”所住过的医院。

被骗了！

医院出乎意料的大。无论是往左或往右，走廊好像迷宫一般的没有尽头。而在后面追亚由美的男人，由于块头大，身体重，而脚程快不起来，在中途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始落后了。

亚由美感觉到已经甩掉那男人了，就在身旁的一扇门前停下脚步，偷偷地打开那扇门。

是诊疗室吗？ 有病床和椅子。

可是，病床上有绑手绑脚的皮带，无论如何都是令人不舒服的东西。

这里好像没有人的样子。亚由美是因为全心在逃，才跑得到这里，此刻药效发作，又头晕起来，走起路摇摇晃晃的。

就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身体这个样子，也走不出去。

亚由美自艾自怜地低头看着身上的白布睡衣。睡衣下几乎是赤裸的，一想到自己暴露在那些男人的目光之下，再度升起一把怒火，而那把怒火也就成了“精神的力量”。

亚由美稍微看了一下橱柜内，发现里面有医生穿的白衣服，就拿来穿在身上。而橱柜的大小刚好可容纳一个人，于是就决定先躲起来，再看看情形。

在橱柜里头，曲着膝坐下，再把橱柜关起来。由于光线从门缝里透进来，所以里面并非全暗。

可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应该是这酱院的人把亚由美绑架到这儿来的没错。但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亚由美曾和殿永来到这里，所以调查了亚由美。但院方现在做了这种举动，反而是自己露出可疑的马脚。

亚由美虽然也觉得这里的院长不太靠得住，但也只是那样觉得而已，应该不会绑架人的啊！

听到脚步声，亚由美紧张了。

“ 哎呀，吉泽先生。”说话的人好像刚才是追亚由美的男子。

“什么，怎么了？怎么喘得那么厉害？”“有没有看到 病患？是个女的。”“女的？不知道唷，逃走了吗？”“她是不可能逃出这医院外面的，不久就会出来的啦。”男子虚振声势地又说：“要是发现了的话，请通知我。”“知道了。不过，我可不想被咬一口。所以，到时候一定会叫你自己去抓。”喀一声，这个房间的门开了。亚由美在橱柜里头，不由得把气憋住。

吹口哨的声音。是叫做吉泽的医生吧。

从声音来看，应该是三十几岁的男人。

嘶的一声，听到纸张撕开的声音。

亚由美的眼睛高度，刚好可以从细缝里偷偷地看……。没被看到，太好了！

身穿白衣的男子面向桌子，大概是要午餐吧？拿出三明治，正要开始吃。从纸杯里传来的咖啡香味，连亚由美都闻得到。

亚由美闻到味道以后，才发觉到自己是空着肚子的。因为药效才睡着的，所以过了多少时间，也没办法知道，但肚子里的时钟觉得有一年（？）没有吃了。

亚由美可以看到那位医生的背，而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他开始吃三明治了。

“口水”流了出来，亚由美狠狠地骂了自己。振作一点！武士即使饿着肚子，也要咬着牙签，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可是我不是武士呀。另一个自己抗议了。

咕喀，出乎意外的，肚子叫了一声，实在没有办法。亚由美打了一个寒颤，不知道有没有被听到，然而看那医生的样子，一点也没变。

好像是没有听到的样子。

正当松一口气的时候 医生好像想起了什魔事的檬子，按了按桌上的对讲机。

“我是吉泽。”“哎呀，医生呀，怎么了？”亚由美心想：是护士吧？“我想请你中午要不要一起吃。”“哎呀，真难得，我很愿意。在哪里吃呢？”“我过去你那边。哎，我刚刚一个人吃着三明治，实在无趣。”“我这边的餐厅还算好哟！”“说的也是啊。那我现在就过去。先帮我点餐。”“好的。吉泽医生的食量很大吧？”“不，普通的就可以了。不够的话就‘吃你’。”“哎呀！”护士说着嘻嘻地笑。

叫做吉泽的医生站起来，就边吹着口哨，离开房间。叭嗒叭嗒的拖鞋声远离后，亚由美才松了一口气。

于是……，亚由美的目光不知不觉地被那已打开、放在桌上的三明治给吸引了。

不可思议啊！这是什磨力量呀？为什么我会从橱柜出来呢？为什么会将手伸向三明治呢？哎，一点也不奇怪，总之是亚由美向空着的肚子投降了。

“真不可思议。为什么三明治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呢？”亚由美喃喃自语着。

就是被吃掉了。

不过，总之这样还能应付一下。亚由美松了一口气。似乎还会有人进来的样子，但那是从这里逃走以后的事。这么说来……。

“好像已经用完餐了啊。”突然冒出一个声音，吓得亚由美跳了起来。

叫做吉泽的医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正看着亚由美。

“啊……对不起。我是冢川亚由美。”乍见之下，吉泽医生似乎是个温厚的人。

“真有礼貌。我是吉泽。”吉泽打过招呼后，又说：“那么，回到你的房间吧？”“等一下。”亚由美赶忙地说：“我什么病也没有，是被绑架到这里来的，真的。”“绑架？”吉泽吓了一跳，又说：“你啊，是不是以为这里是强盗集团的大本营？”“是真的。请听我说。因为我在调查一个从这里逃出去的病患，叫做丸山彻男的人。”“丸山彻男？”“是的，因为我和认识的警察一起调查这件事。如果你怀疑的话，只要联络殿永刑警，就会了解了。”“嗯……你们是在调查什么事呢？”吉泽好像想听亚由美说的样子。

“七年前丸山彻男和女朋友一起自杀。那时候获救的女朋友现在要和别人结婚了，所以本来应该死了的丸山彻男就……。”“有脚步声。”吉泽回头说：“有人来了，你再进去那个橱柜一次。”“好。”“不要乱动，也不要出声哦！”“好。”亚由美又得在橱柜里受拘束了。可是亚由美抱着一个希望：只要能勉强从这医院逃出去的话，这么一点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门打开了。

“吉泽先生。”说话的是刚刚追着亚由美不放的男子。

“啊，我知道了，可以帮我告诉院长说我马上过去吗？”“好的，请快一点去。”“啊，那是当然的啦。”砰的一声关门声。过了一会儿之后，“已经不要紧了，出来吧！”吉泽说道。

“对不起。”亚由美打开橱柜的门，又说：“这里面好多灰尘哦！”“不好意思啦。”吉泽这一说完……。

突然有人从后面紧紧地抓住亚由美。不一会儿工夫，亚由美就被按在桌子上了。

“可恶！”是那个男的！亚由美拼命地扭动身体，大喊：“你骗我！我不会原谅你的！给我记住！”立瞪着吉泽。

“好恐怖啊！哎呀，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这可是为了你好。”“什么。好痛！”亚由美觉得臀部被刺了一针，身体渐渐失去力量。

“要撑住……一定要活着……不行……”亚由美喘了好几口气，自言自语般说着，最后叫了一声“唐璜……”，然后咚的一声，头就靠在桌子上了。

“真不容易呀！”看护人轻轻地把亚由美的身体抬起来，说：“给您添麻烦了，多亏您的帮忙。下次绝不会再让她逃走了。”“是啊。”吉泽说着，就对那正想走出去的男子说：“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一位叫做丸山……彻男的病人？”“啊？丸山吗？不，没有这个人。”“是啊，我也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啦？”“啊，没什么。”吉泽摇摇头，又说：“那么，把她带走吧。噢，我也要吃午饭了。”吉泽医生说完就赶着去了餐厅。

“哎呀，吉泽医生。”老资格的护士工藤爱子往走廊走了过来，说：“你来晚了，我正去找你，还以为你迷路了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吉泽笑了笑，又说：“有一点麻烦事。饭菜已经凉了吗？”“你放心，还没点呢。”吉泽拍了拍工藤爱子的肩膀。

吉泽三十五岁，工藤爱子三十岁。两人年龄相当，而且都是单身，但这两个人一点都“不来电”。也正因为这样，两人才得以轻松地交往。

正要进去餐厅时，吉泽问道：“工藤小姐，你知道丸山彻男这个人吗？”“丸山彻男？”工藤爱子想了一下，说：“好像在哪里听过，不过，我确定不是这里的病人。”“这样啊。”吉泽和工藤爱子拿了自助餐的餐盘。

“啊，对了。我刚刚去沼田院长那里，正好院长有客人来。”工藤爱子说。

“客人？”

“好像是那些人说了‘丸山彻男’这个名字。”“嗯。”“不过不是听得很清楚。”工藤爱子一边说着，一边把生菜放进沙拉碗里头，说着“要多吃生菜。”“也多吃农菜。”“又来了。”“是什么样的客人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人都很年轻。还有一只狗。”“狗？”“是腊肠狗吧？身体长长的。吉泽医生若看了那么样的一只狗，一定也会有自信的。”“喂喂。”“对了。很有意思哟，那只狗。名字叫做‘唐璜’。”工藤爱子笑着说。

“唐璜？”吉泽想了一想，耸耸肩说：“很特别的名字。”然后又沈思了一下，说：“主菜是要汉堡，还是菜肉蛋卷？”“好奇怪哦。”神田聪子走出医院以后，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医院大门和那高高的围墙。

“觉得好像有什么隐情。”说话的是尾崎龙男。“如果冢川小姐真的是被抓到这里来的话……”“一定要设法救她！”聪子好像往常的亚由美一样，斗志十分旺盛。“也许亚由美会被卖到某个国王的后宫。不过，她也并不是什么大美人，应该不至于吧！但是，日本人的口味和外国人的口味不一样……”亚由美若是听到聪子说的话，一定会发大火的。

“汪！”唐璜坚持自己的存在。

“对了，你就去救亚由美。要不要借你一把手枪？”“狗怎么拿着手枪呢？好，今天晚上晚一点再到这里来，然后想办法溜进去。”尾崎说。

“好呀！”聪子用力地点了点头。

“可是，要是连我也被抓去了的话，怎么办？”

然后担心地喃喃说着……6 大厅之血

“请往这里走。”饭店的宴会工作人员以向导般的笑容说：“从大小来看的话，这里虽只是第二大的，但却是最好的房间。”的确，高高的天花板，

给人家的印象是比实际的大小还要大。

“好极了。光线明亮，是很好的房间。”片濑幸子点点头说。

“嗯。”三上公平似乎没有像幸子那么感动。

“这里是司仪站的位置。”说着，男工作人员走了过去。

“怎么了？”幸子悄悄地问：“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没有啊。”三上故作笑脸说：“只是想早点和你成婚。”“你在说什么啊？”幸子说着笑了。

“可是，你的父亲啊。”“我爸爸？怎么了？”幸子问道。

“怎么样呢？”男工作人员走回来问道。

“嗯，很好。喂，公平。”幸子说。

“嗯，不是很好吗？”三上说着点点头。

“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请随时与我们联络。”男工作人员说完，就打开手上记事簿的封面，说：“人数等等，请确定之后再联络。”“嗯，就那么做。”幸子亲切地说。

“还有……是片濑小姐和‘丸山先生’吧？”男工作人员说。

“你说什么？”三上低声地说：“刚刚说什么？”“啊？”“嗯”

“不对。是三上公平和片濑幸子。应该是这样。”幸子急忙地说。

“这个嘛。”男工作人员也赶忙地翻资料，说：“这里记下来的……。一开始，是接受‘三上先生’的订位，之后更改为‘丸山先生’……。”“是哪一个家伙？”三上抓住男工作人员的前襟，说：“你要是戏弄我的话”。

“住手！公平！你对他生气也无济于事啊！”幸子抓着三上的手说。

“嗯……。可是。”“走吧。请把名字更正过来。”“哦……。”男工作人员哑然地目送二人离去。

“到底是谁？混蛋！”三上走在大厅里，挥舞着拳头说。

“会打到其他的客人哟！冷静一点。”幸子安慰三上说。

“你觉得无所谓吗？”“因为……。如果每一次都受影响的话，只不过是让恶作剧的人高兴罢了，不要理他才是上策。”“嗯，稍微休息一下。”三上喘了一口气说。

“好啊。”幸子说完就和三上走进交谊厅。

“但是，我还是担心啊！”三上摇摇头，又说：“被人恶作剧了，还有一点办法也没有吗？”“嗯……。可是，也没有办法调查是谁做的呀！”幸子这么说了以后，忽然目光停留在一位大厅的客人身上。幸子坐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大厅。“哎呀……。”“怎么了？”“没，没什度。”幸子说。

刚好服务生走来，俩人便点了饮料。

饭店的大厅里，都是一些相约见面及只是休息的人。

“可是……。你真的认为丸山还活着？”三上说。

“不要再谈他了。即使他还活着，我仍然选择你。这件事已跟他无关了。”幸子说。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三上放心地又说，“老实说，我觉得尾崎那家伙满可疑的。”“尾崎先生？怎么会？他是个好人呢，而且表里一致。不会做那种事的。”“是吗？……。哎，算了，我们自己谨慎就对了。”“是啊。”三上握着幸子的手，说：“我只是担心。万一恶作剧的家伙，在结婚典礼当天做出伤害你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怎么会！”“哎，社会上有各种人啊！”三上一脸认真地又说：“最好先想出对策，真的。”“我知道啊。”

可是，不管怎样也不能叫警察来呀。”“ 嗯，那 。”有人来到桌子旁边。

“ 你是片濑幸子小姐，对吧？我是以前在你父亲的公司上班、受到照顾的寺田佑子。”那女人说。

“啊！我记起来了，到过我家好几次。”“ 嗯，送文件过去。那段日子真令人怀念。”“ 真的……。啊，这个人是我的未婚夫，三上。”“ 你好，我是寺田。快结婚了吧？恭喜啊。”“ 谢谢。”“ 你父亲还好吧？”“ 怎么说呢？老是蹦着脸。”“ 代我向他问好。”寺田佑子走出大厅，往化妆室的方向走去。

“她很可爱吧？爸爸很喜欢她，她也常常到家里来呢。”幸子才刚说完，三上的呼叫器就“ 哔！哔！”地响了起来。

“哎呀。我去打个电话，马上回来。”说完，就急忙站起来走了。

幸子一个人喝着服务生送来的柠檬汁，然后……觉得心理不太舒服。

并不是因为三上和丸山的问题。那事情她已在心中解决了。当然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受到这件事的影响。但是，现在心里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刚才的寺田佑子。

幸子觉得父亲和寺田佑子之间，不只是上司和属下这种关系而已。实际上，幸子对于那种男女之间微妙的变化，是很敏感的。

寺田佑子辞掉父亲公司的工作时，老实说，幸子松了一口气，而妈妈一直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到的样子。或许，她是装作不知道？寺田佑子出现在这里。而 在这之前没多久，幸子看到穿过大厅走去的客人，正是父亲。

是偶然吗？还是，父亲和寺田佑子的在这里见面。这样的话……。

“对不起，对不起。”三上回到座位来了。

“有事吗？”“ 在电话里讲完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呢？”就在这时候，悲惨的尖叫声传到大厅。

“怎么了？”幸子稍微起身问。

“哎， 是怎么了？”这时，有一位中年女人好像滚过来一般地跑进大厅，大声地叫道：“ 有人 有人死了！被杀死了！”饭店的工作人员跑了过来。

“好恐怖啊，发生了什么事呢？”幸子说。

“唉呀。哎，该走了吧！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可是……。我很担心。”幸子往大厅走出。

人群集中的地方，好像是在女化妆室。

“请后退！不要进来。”饭店的警卫在化妆室的入口，阻止看热闹的人群。

“ 警察马上就来了，请不要移动现场的情形。”不管怎样把人群推回去，客人们还是围成了人墙，伸长脖子、踏着脚尖，想要一窥究竟。正是所谓看热闹的心理吧！

幸子并没有特别用力挤入人群，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被后面的人往前推，察觉到的时候，已差点和张开两手的警卫鼻碰鼻了。

“不可以进去。”“ 嗯，我知道。”虽然想要后退，后面却是挤得满满的，根本动弹不得。不过 幸子隔着警卫的肩膀，倒是可以看到化妆室里面的情形。

有个女人倒在那里。身体靠在洗面台，脑袋瓜无力地垂掉下来。鲜血在瓷砖地板上扩散着。

“那个人……。”幸子低声念道。

“您认识吗？”警卫这一问，幸子不由得说：“ 啊 不，只是觉得好像

是刚才看到过的人……。”突然，幸子的手被紧紧地握住。

“走吧！”是三上。

“嗯，可是……。”三上拨开人群，硬是把幸子从混乱的人群中带了出去。

“不要和那种意外事件扯上关系。”三上不高兴似地说。

“我知道呀，可是……。”“怎么？”“死掉的是刚刚见过的寺田佑子啊！”三上停下脚步说：“你确定？”“没有错，而且我还记得她的衣服。知道她的身分，而没有跟警方说。好吗？”幸子说。

“没关系的，她身上一定带着一些可以知道身分的东西啦，那是警察的工作啊。”“说的也是。”“走吧，如果新闻说不知道她的身分的话，再出面说就可以了。”“对啊……。”幸子一边犹豫着，一边仍然被三上牵着，离开饭店大厅。

当两人正搭上出租车要离开饭店的时候，刚好警车和救护车相继来到饭店的正门口，聚集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

“我回来了。”幸子进了门，就说：“爸爸呢？”“现在正在洗澡呢。”母亲知子走出来说。“你今天较早回来。”“难道希望女儿晚上四处游荡吗？”“才不是呢？吃了没？”知子笑着说。

“饱饱的。吃过饭才回来的。妈，你知道寺田佑子这个人吗？”幸子说。

因为知子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僵硬，使得幸子吃了一惊。母亲还是知道父亲和寺田佑子的事“寺田佑子怎么了？”知子说。

“妈……你知道了？她和爸爸的事。”“当然啦。不过你爸爸还以为我好像不知道呢！”知子说。

“一直都知道吗？”“已经……两年了吧？”真是令人意外的话。一直悠闲似的母亲，竟然知道爸爸的外遇？“对了。她死了。”“死了？”知子说完，又说：“你爸爸洗澡出来的话，你就去洗澡。”然后就走进厨房了。

幸子第一次听到母亲那么冷淡的说话方式。

一个女人长期以来忍受丈夫的背叛所产生的怨恨，在一刹那觉醒到的缘故吧！

“回来了啊。”爸爸身披睡袍，来到起居室。“结婚会场怎么样啊？”父亲第一次问这种事。

“很顺利，是个很好的场所。但是，那家饭店今天发生杀人案。”幸子说。

“哦，很危险吧！”说着，就舒服地坐在沙发上。

“是以前在你公司的寺田小姐。寺田佑子小姐被杀了呢！”父亲手中正要打开的报纸，突然从手中掉了下去。

“你说谁？”“寺田佑子。”片濑铁青着脸，一直看着地板。

“是吗？真可怜啊！”过了半晌，片濑才低声说着，又说：“早一点去洗澡！”“嗯。”幸子往二楼走去。

要不要原谅父亲和寺田佑子的事情，是一回事。然而父亲及母亲的反应，都打击了幸子。

父亲是“真的”吃了一惊的样子。

幸子害怕着。想到父亲也在那大厅。她犹豫着是否要去问父亲，她在饭店大厅看到的人，是父亲没错吗？也许是父亲杀了寺田佑子……。这一想，更觉得恐怖了。她已经不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还有，自称丸山、一再恶作剧（或者说惹起人讨厌）的，到底是谁呢？如果，丸山彻男真的还活着的话……。

幸子猛摇头，开始将衣服脱下。

7 跟踪亚由美做了一个梦。

梦到唐璜追着年轻的女孩子跑来跑去，不管亚由美怎么说：“不要追了！”唐璜都不理会。

不久，唐璜跳向一位女孩子，并把她推倒了。然后

突然，那位女孩子站在亚由美的面前。是聪子。

“聪子，对不起，唐璜有没有做出什么奇怪的动作？”“喂，亚由美，我要结婚了。”聪子脸颊泛红地说。

“结婚？和谁呀。”“当然是唐璜啦。”一看，聪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穿上了新娘礼服，而唐璜站在她的身旁，脖子上打着蝴蝶结，一脸正经八百的。

“聪子……，你说结婚……。唐璜是一只狗啃！”“哎呀，有什么关系，只要相爱就好了。对不对呀？唐璜。”“呜……。”唐璜发出撒娇的声音，向聪子靠了过去。亚由美则失望地闭上眼睛。

“喂。喂。”干嘛呀，真罗苏，我可是要生气了！

“要不要紧？知道我吗？”咦？亚由美睁开眼睛。感觉很奇妙。好像处在半睡半醒之间，身体轻飘飘的感觉。

看到一张男人的脸了。

“是你！”亚由美瞪着那吉泽医生说：“你可真会骗我！”“嘘！不要那么大声。你说话这么有精神，可见不要紧了。”吉泽急急忙忙地说。

“什么不要紧？要紧得很。”的确，亚由美不谨慎是被再度关入病房，身上还被迫穿上限制行动的“囚服”。手脚也都动弹不得，一副实在悲惨的模样。

而且，由于那看护的人叫做大下对她打了一针，所以亚由美才会呈半睡眠状态。

“现在帮你把这脱掉。”吉泽把那“囚服”脱了下来。“唉，这样就可以了。”亚由美喘了一口气。自由真好！

“来打一针吧！”吉泽说着就从白衣服的口袋里，拿出金属盒子。

“什么？你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要是想害你的话，就不会帮你把那囚服脱掉了，对吧？”“真是奇怪……。哎！算了。”反正不管怎样做都无法反抗。

手臂稍微痛了一下，稍稍皱了一下眉。

“真笨！”“忍耐一点，这样应该可以消除药效了。”吉泽说。“这是你的衣服吧？”说着就把一包东西拿出来摊开。

“对！太好了。”没错，头脑渐渐清醒过来了。

“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亚由美说。

“你所说的丸山彻男、唐璜。好歹这些都不是胡说八道。”“当然啦！我是不说谎的。不管怎样，有人说我是基督耶稣转世呢。”吉泽笑了出来。

“唉，你真是有趣。”“我要穿衣服了，请你出去。”“好，好。”吉泽一出去，亚由美连忙把自己的衣服穿上。没有鞋子，不得已只好穿这里的拖鞋。

一来到走廊，吉泽就催着说：“走这边。这个时间只有值班的人会在入口附近，所以不用那么担心。”“你知道丸山彻男的事情吗？”“不，我完全不知道。只是，有一个病人是院长沼田先生个人所治疗的，没有任何人参与。我以前就觉得奇怪，搞不好那个人就是丸山彻男。”吉泽说。

“那个病人在哪里呢？”“院长的家里。”“自己家里？”“对，还特地派人照顾呢。所以我想他是相当不一样的病人吧。”吉泽停下脚步，两人来到窗口。外头暗暗的，已是夜晚了。

“那是院长的车。”吉泽说。

亚由美从窗户看过去，一辆大型宾士车，亮着车灯，正要从医院门口出去。

“院长好像正要回去的样子。你打算怎样？我是可以送你回家。”“去院长的家里看看吧！”亚由美毫不犹豫地说了。“我想知道那病人的真面目。”“你的精神可真好啊！”吉泽愉快似地说。

“也许是刚刚注射那一针的关系。好！走吧！”亚由美说。

于是，亚由美鼓足干劲地走在前面，但。走到走廊的转角处时。

“哇！”差点撞到人。

“是你！”站在亚由美眼前的大下，瞪着眼睛说：“你是怎么出来的？”“这样出来的！”亚由美突然朝对方的小腿用力一踢。

“好痛……好痛啊……。”大下抱着一只脚呻吟着。于是亚由美握紧拳头砰的给了他强而有力的一拳。大下一下子就倒下来了。

“你真厉害。”吉泽吓得说不出话来。

老实说，亚由美自己也吃了一惊。

还是刚刚打了那一针的关系吧？“你看！坐在那车子里面的，不就是院长吗？”聪子说。

宾士车出了医院以后，行驶在夜晚的路上。聪子和尾崎还有唐璜“三人”，坐在尾崎的小车子里面，窥探医院的情形。

“的确是。怎么样呢？要跟踪吗？”“是啊。”聪子点点头说。

尾崎不开车灯地跟在宾士车后面。车子开得满稳的。

虽然来到这里，想确定亚由美是否平安无事，但医院的围墙太高，想要溜进去的话，似乎并不如在电视上或电影里所看的那般轻松。

所以，不得已只好先看看情况。

“是开往郊外。放心吧！我对车子是很有信心的。对女孩子可就没有了。”尾崎说。

“汪！”“他说：没错。”聪子说。

尾崎的车子确实紧跟在宾士车后面，并且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那个殿永先生，真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聪子嘟着嘴说。

亚由美失踪的消息，聪子一直想办法要通知殿永，却找不到人。终放在今天傍晚，殿永主动联络聪子。

殿永听了聪子所说的话，也并不着急，只说：“冢川小姐的运势很强，不会有事的。”聪子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尾崎先生。”“干嘛？”“为什么片濑幸子小姐不要你呢？”“被甩掉还有理由吗？那要问对方啊！”尾崎粗鲁地说了之后，又说：“唉，没办法啊！谁叫我是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穷修车工人呢！”“怎么认识的呢？”

尾崎一边准确地握着方向盘一边说：“第一次见面时，她是坐在她父亲所开的车子里过来的。因为车子开到半路，引擎发生故障。

看到了我工作的那修车厂，就跑了进来。”“喔，是个偶然。”“我对她一见钟情。虽然我想她是不会把我看在眼里的，但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她，而她居然肯跟我见面。真令人不敢相信。不是吗？只是修了一次车子。”尾崎说。

“那，有约会吗？”“嗯，当然啦，吃饭、聊天、只有如此而已。可是，我非常幸福。”“那时候曾经说过以前自杀未遂的事吗？”“有。虽然是以前的往事，可是对她而言，却是个无法治愈的伤口啊！”“是啊。那你被甩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嘛……。都是我不好。”“我知道了。你想用暴力叫她做她不喜欢做的事？”“胡说！我是以绅士风度向她求婚呢！”尾崎认真地又说：“结果，被拒绝了。因此，这段感情就告结束了。”“这样啊，哎，就暂且相信你吧！”在越来越寂静的林道中，尾崎为免看漏那行驶在前面的宾士车的后车灯，而集中精神地开车。

“不过，老实说……。也许这是嫉妒吧！三上那家伙，我实在不喜欢。”“对，亚由美好像也那么觉得。”“我觉得幸子小姐最好不要和那种人结婚，当然啦，我并不是说和我结婚的话就很好。”“汪！”“你这小子，不要乱插话。”尾崎对唐璜说。“哎呀，开进叉路了，是在树林中吧！他们要去哪里？”“我怎么知道！”不开车灯而走在林木群中，太危险了。不得已，尾崎开了车灯。

“会不会被发现？”“我想在开车的家伙应该是看不到我们。光看前面就够头大了。而且我们也不会靠太近让他在后视镜就看到我们。”终于，前面的车子减缓速度。

“好像到了。”把车灯关掉后，尾崎这边也放慢速度。

不久，就看到森林深处三幢古老的别墅。别墅的窗口虽然点着灯，但让人觉得不知有没有人居住，荒废了似的。

“真搞不懂。”聪子说。

“嗯。就停在这一点吧！”尾崎停好车子，一关掉引擎，周围马上被寂静给包围住。

有点令人可怕。

“怎么样？”“不用说，当然是走近一点看看。”“可是，宾士车的司机在外面。”“那么就绕到屋子后面。”“我们又不是忍者，而且会有脚步声。”“唐璜，该你出场了。”聪子这一说，“汪！”唐璜短短地回答了一声。

司机从宾士车里面走了出来，做着深呼吸。山里的空气清凉，车子里面就显得沉闷多了。宾士车也不例外！对司机而言，这是一种愉快的刺激。

沼田只说了一声：“等我一下！”就走进去了。

总是这样子，这句“等一下”，有时是真的等几分撞，有时会等上半天。

好像是司机的宿命。拿出香烟，点了一根。因为在车子里面不能抽烟，所以就用停车等候的空档抽。

这时从树丛传来沙沙声，司机吓了一跳。

“喂！是谁在那里？”虽然发出声音喊，但对方好像不太想出来的样子。

“喂……。”这时……有一只个子非常矮的狗急急忙忙地跑出来。

“是狗啊！”司机松了一口气说：“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这是一只腿短、叫做腊肠狗的家伙，而且看起来血统不坏，出身挺高贵的样子。

“从哪里来的呢？嗯？”司机蹲下来和唐璜说话。

在司机的后面，聪子和尾崎蹑着脚无声地跑了过去。唐璜打了个哈欠，就往别墅大门跑了过去。

“要进去里面啊？”这样子的狗，是养的吧？司机虽然完全不知道别墅里面的情况，但是这只狗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要求“让我进去”，所以

司机以为一定是这里所饲养的狗。

“好，好。”司机一把门打开，唐璜就迅速而巧妙地通过门缝，向山庄里面走去……尾崎和聪子两人，趁着唐璜转移司机的注意力时，高明地绕到山庄后面。虽然绕到后面去了，但那里却没有后面的入口。

“怎么办？”“有了，看看里面的情形。有亮着灯的窗户。”“好。”两人低着头靠近身边的窗户下面之后，就偷偷地把头抬起来。

好像是起居室。

比较起屋子外侧陈旧的样子，里面大致上还像能住的样子。

沼田有点忐忑不安地在起居室里来回地走动。好像有什么令他担心的事情。

“难道没有其他的人？”“嘘！有人进来了。”起居室的门静静地开了。

沼田转头看。

“是你啊！”声音从玻璃窗的裂缝传到外面。

“干嘛死沈着脸？”说话的是“三上公平。”

三上躺在椅子上说。

“你做了什么事？说吧。”沼田以严厉的口吻说。

“你最好不要知道。”三上瞧不起沼田似的，又说：“不是约好彼此不管对方的事吗？”“那是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事到如今的话，情形不一样。”沼田以着急的语调说。

“镇定一点！你说发生了什么事？”三上说。

沼田叹了一口气说：“他死了。”沈默了一会儿。

“你说什么？刚刚你说什么？”三上说。

“人死了。已经结束了。”沼田摇摇头，又说：“我不应该听你的话的。”

“喂，等一等！”三上话一出口，就突然把脸朝向窗户，大声喊道：“是谁！”“不妙！”尾崎说。

“要逃吗？”“往这边！”两个人开始跑了，但。聪子跌了一跤。

“等我！”“快一点！”尾崎帮聪子站起来的时候。

“砰！”的一声，巨大的枪声好像震响了肚子，眼前的地面出现了一个大洞。

“接下来是你们的肚子也会出现大洞。”三上装好霰弹枪，从窗口瞄准着。

“过来这边！”在枪的威胁下，实在没办法，只好听话了。两人往起居室的窗户方向走过去。

“不顺利啊！真是不巧。”三上说。

“我已照你说的话做了。”沼田说。

“这我知道，但是，没有料到这两人会来到这儿。”三上低头看在地板上挣扎，被绑着的尾崎和聪子，立用鞋尖戳踢他们。

“干嘛！”聪子这一大叫，“这女人很强悍啊。”三上笑着说。

“你这混帐家伙！”尾崎瞪着三上说。

“这是金钱的世界。幸子怎么样都无所谓。问题是她那个父亲。知道吧？那父亲死了的话，就由幸子的丈夫继承一切。”“那么，用丸山彻男这个名字，故意制造那些把戏的人，就是你了？”聪子说。

“不，丸山彻男‘真的’还活着。我从沼田那里知道他还活着，就想到这个计画。丸山虽然还记得以前的事，但现在用药物保住性命。只要把药物当作诱饵，什么事他都会照做。”“那也是已经结束了。由于用药过量，

导致休克死亡了。”沼田说。

“真残忍……。”聪子说。

“现在他死了，实在伤脑筋。”三上沈思着说：“本来想在婚礼当天，借丸山的手来杀片濑隆治的。”“那太难了。”“办得到的。”三上抬头看着山茫的天花板，又说：“只要两个人同时化成灰烬。就不会知道尸体的身分了。”

“你说什么？”沼田睁大眼睛说：“连那样的事也……。”三上嘲笑地说：“已经大迟了。到底是做了，甚至杀人。”“那是……药物的关系。”“我不是指丸山。”三上的话使得沼田一时接不下话。

“那你指的是谁？”沼田好不容易才声音沙哑地说。

“女人。片濑的爱人寺田佑子。”三上微笑地说：“也是我的女人。不过，她迷恋我，不愿我和幸子结婚，便说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片濑。所以就叫她去饭店，趁她去化妆室的时候，让她永远无法再说。”沼田铁青着脸，差点跌倒。

“你亲自动手的吗？”“当然！因为要在我和幸子结婚之前，让她消失。”三上毫不在乎地又说：“这下子懂了吧？我只好把这里烧成灰烬了。”

“你……。”“别担心，这种事由我来做。”三上拿出打火机，喀嚓一声一冒出火苗，就把火点在窗帘上。

很快的，窗帘冒出白烟，开始烧了起来。聪子被烟给呛到了。

“不会太痛苦的。在烧死之前，就会被纤维燃烧之后释出来的纤维素的瓦斯气体闷死的。”

不过，我没死过，并不大了解到底会不会痛苦。”说完，三上笑了笑，又说：“喂，我要走了。”沼田一面用手帕捂住嘴巴，一面跟在三上后面跑了出去。

“混蛋！”尾崎拼命地移动被绑住了的手脚，想要用嘴巴把聪子手腕上的绳结解开。

“太不合理了！好痛苦啊！”眼泪流出来了。火焰往天花板扩散，木造的房子马上就会被火舌包围了。

会死在这里吗？聪子后悔没有先吃一些更好吃的东西。

“汪！”这时候，褐色的“英雄”跳进起居室里面。

“唐璜！”唐璜使劲地咬着聪子手腕上的绳子。绳结渐渐松了。

“解开了！”聪子急忙把自己脚上的绳结也解开，然后就帮尾崎解开绳子。

可是，火苗已经蔓延到起居室了，出口和窗户也都被火包围着。

“要赶快出去！”“可是要从哪里呢？”这时候，从窗户的方向传来一声人的声音。一辆车子的车头撞破窗户，向屋子里开进来了。

“从这里出去！”是亚由美的声音。

“亚由美！”“赶快！”车子冲了进去，尾崎等人从被中断的火苗地方，爬过车子上面，往外面滚出去。

“快点离开！车子要烧起来了！”亚由美抱着聪子跑出去。

车子被火焰包围，不到一会儿工夫就喷出强烈大火。

“得救了！”聪子趴在地面，松了一口气。

“对不起，三上没有走掉的话，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们。”亚由美说：“这位是吉泽医生，是他救了我。”“不过，真是吓人，这种事……。”吉泽医生也吓得不知怎么说。

“丸山好像已经死了。一定是在那里面……。”山庄已经完全被火包住了。在亚由美等人站着观看，前方的山庄渐渐地化为一根根的柱子，最后连柱子也向灿烂的火焰中崩塌下去……。

“三上，怎么了？”幸子走出玄关，困惑地说。

“这么晚了，真不好意思。”“不会啦……。”“你现在可以出来吗？”“现在？”时间已近十二点，父母都已经睡了。

“一下子的话，应该没关系。”“那就一会儿。”“嗯……。”幸子出来外面。

三上让幸子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过了五分钟，车子开到公园旁边，然后停了下来。

“有什么事？”幸子问。

“喂……，是有关那个女人在饭店被杀的事。”幸子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说：“寺田小姐？”“嗯，那个人是你爸爸的情妇，这件事……。”

“我知道。”“是吗，那么……。”三上犹豫着。

“怎样呢？”“啊……，只是不知道该不该说。”三上歇了一口气，又说：“那时候，我不是去打电话吗？”“嗯。”“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爸爸匆忙地从女化妆室出来。”幸子吃了一惊。

“不知道怎样才好。本来的话，是应该向警察说的。但是，一想到你……。”“三上，拜托，请你不要说。爸爸的情况我很清楚。他内心一定比进监狱还要痛苦。”“幸子……。”“我知道这是勉强的请求，可是，无论如何，我求求你。”幸子的眼里闪着泪光。

“我明白了。对我而言，你是最重要的。”三上默默头说。

“谢谢你！”幸子的声音颤抖着。

三上……抱着幸子，雨人的唇叠在一起。幸子也顺从着，没有反抗。

“幸子，要不要现在……去饭店？”“啊？”“好吗？都已经快要结婚了，不会不自然的。”“可是……。”幸子虽然犹豫着，但终于还是脸颊泛红地说：“好吧。”“好答应了？我好高兴啊。”三上提高嗓门，又说：“我会让你幸福的。”“嗯。”幸子点了点头。

三上发动引擎，正要把车子开走的时候突然，有东西从车子前跑过。

“哇！”三上紧急煞车。

“怎么了？”“好像是……狗吧？跑过车子前面，吓我一跳。差一点就撞到了。”

说着，松了口气：“好了，走吧！”咚、咚、咚。有敲车窗的声音，三上的心里紧张了一下。

“什么事？”拉下车窗一问，那个胖胖的男子说：“我是警察。三上先生，你被逮捕了。”“你说什么？”“你有杀害寺田佑子的嫌疑，还有纵火、杀人未遂……。合计起来，要坐好几年的牢呢。”“你胡说……。”“你杀了寺田小姐？”“你下车！这世界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顺利的事。”三上高声地笑了。

“快！出来外面！”殿永催促着。

“啊。挣扎也没有用吗？”三上说完，一看到幸子走出车子，就突然踩油门。

车子快速向前冲去，撞上了禁止车辆通行的栅栏，然后朝向空中翻转，车窗的碎屑四处飞散。

“哎！我也觉得那样的死法才帅！”殿永摇摇头说。

三上的车子被火包围住。

“真是可怜……。”幸子低声说道……。

“那么，三上是沼田院长的儿子？”亚由美吃惊地说。

“是的。”殿永点点头：“啊，谢谢。”说着，便低头啜饮片濑知子端出来的茶。

“姓氏不同。是……。”“沼田和情妇生下三上，而由沼田照顾。不过，三上也曾在沼田的医院接受治疗。”“所以，沼田才照着三上所说的话做。”聪子说。

在片濑家的起居室里，有片濑一家人和亚由美等人（当然也包括唐璜），还有尾崎也来了。

“和丸山彻男的关系呢？”亚由美说。

“幸子，我不得不向你抱歉。丸山那时还活着。”片濑隆治说。

“我是那么猜的呀。”“丸山，被救上来之后，意识不清。我为了不让你知道，就拜托以前就认识的沼田，让他入院。但是因为医院有些不方便，就移到沼田的山庄。当然，也给了沼田很多钱。”“丸山……。”“有很长一段时间，丸山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这两、三年，才开始慢慢地想起过去的事。所以三上看到他这样，才想到要利用他。”“打算把一切都归罪于丸山？”幸子说。

“没错，三上计画和你成婚后，就杀掉你父亲，嫁祸给丸山。”“为此，才急忙地用诡计给你们制造一个丸山还活着的印象。可是，为什么要故意说丸山失踪了？”“因为那时候丸山也没有待在那医院里。如果不那么报警的话，就成了原本就不存在那个人了。他们绝不会想到会有人特意来探视。”“那沼田之所以会帮助三上，是……。”“当然，儿子是原因之一，但也是因为医院经营上的困难，被金钱的魅力所吸引。”殿永说。

“可是，我可吃了苦头。为什么要把我那样……。”亚由美说。

“是沼田。”“沼田所指示的？”“好像是看中你，就叫人下药，想让你听命于他。”“……这家伙！”亚由美再次地生气了。

“也因为你太爱管闲事吧。”聪子说。

“什么！”“哎，冷静一下。总之，两位都没事是最好不过的了。”殿永笑着说。

“虽然如此，还放着我不管！不是太过分了吗？”亚由美抱怨着。

“这一点，我向你道歉。哎呀，因为没有看见你之后，并不觉得你被绑架，而是以为你一定是潜入别的地方了。”殿永搔着头说。

“都是因为你平常就那样的关系。”聪子开玩笑地说，而亚由美则无话可说……。

尾声

“喂，尾崎。”有人叫他，尾崎龙男还是从车子底下回答：“干嘛？”“有客人。”“客人？”“嗯。”“我知道了。”嘎啦嘎啦地从车子下面，躺在修车台出来。一站起来就问：“是谁啊？”“去就明白了。”尾崎的同事嘻嘻地笑着。

纳闷地走到外面 尾崎一下子目瞪口呆了。

一辆大型的高级轿车停在那里，司机一打开车门，从车之里面走下来的，是身穿纯白色新娘礼服的片濑幸子。

“幸子……小姐。”“尾崎先生，我来这里，是想请你接受我。”幸子说。

“什么？”“请和我结婚吧！”尾崎呆呆地站着说不出话来。  
“加油呀！”在一旁大声喊的是亚由美。  
“汪！”唐璜也叫了。  
“可是……。我……。”“我是爱着你的。真的。”幸子说。  
“啊……。”尾崎一副身在云端的样子。  
“喂，快抱着新娘亲吻。”聪子也在一旁煽动着。  
“可是……我全身都是油。”  
穿着工作服的尾崎说。  
“没关系呀！”身穿新娘礼服的幸子，倾全力地搂住尾崎。  
四周响起了掌声，唐璜则使劲地叫。

### 赤川次郎作品集

作者简介：一九四八年生于日本福冈县的赤川次郎，在桐明中学毕业后，曾在日本械学会工作十年。开始执笔写推理小说以前，一度热衷于漫画和电影，并曾撰写剧本和学拍电影。受此影响，小说中不时出现风趣和美妙的情节。赤川次郎也因这些独特的风格，开创了幽默推理小说的派系。

赤川次郎自从《幽灵列车》获得推理小说新人赏以来，作品均非常畅销，特别受到学生及一般女性欢迎。著名的作品有《三色猫探案》、《三姊妹侦探团》、《华丽侦探团》等一系列推理小说，组成赤川次郎丰富的作品阵容。

喜欢过家庭生活的赤川次郎，不喝酒、不吸烟、不赌钱、不爱流连娱乐场所，这个健康的形象令读者对他更添几分爱戴。

三毛猫怪谈  
三毛猫的圣诞节  
叁毛猫犯罪学讲座  
小偷行大运系列  
提线木偶陷阱  
恋母刑警VS占星馆主  
罗列莱口哨杀人曲  
玩得过火的杀人游戏  
温泉惊杀  
小偷必自私  
迷路的新娘  
濒死的新娘  
隔世幽灵  
天使系列  
三毛猫榜上无名  
幽灵候补生（短篇集）  
幽灵候补生  
双胞胎的家  
狮子在睡觉  
巷子好象要下雨

